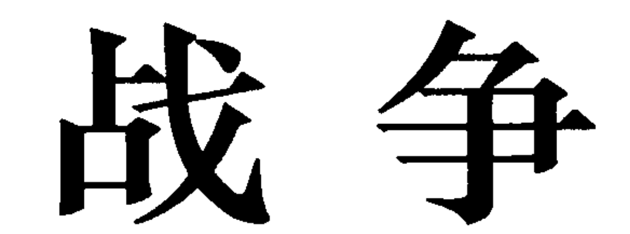

La Guerre
法国当代
文学名著
新寓言小
说代表作
战争
[法国]勒克莱齐奥 著 李焰明 袁筱一 译 许钧 校
译林出版社



[法国]勒克莱齐奥 著
李焰明 袁筱一 译
许 钧 校

译林出版社

... le Concours
... Ministère français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J. M. G. Le Clézio

La Guerre

根据 Editions Gallimard 1970 年版译出。
国际中文版授权:法国伽里马出版社。
本书出版承法国外交部给予协助,谨致谢意。

战 争

[法国]勒 克 莱 齐 奥 著

李焰明 袁筱一 译

许 钧 校 订

出版发行 译 林 出 版 社
地 址 南京中央路 165 号(邮政编码:210009)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扬州印刷总厂(地址:江都路 44 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8.25 插页 2 字数 183 千字
版次 1994 年 12 月第 1 版 1998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80567-406-X/I·178
定 价 10.50 元

(译林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责任编辑:韩沪麟

译 序

（一）

读完这本书，不知怎么总是要去想《夜营的喇叭》这个题目。那是张爱玲很短的一篇随笔，记的是每天晚上，她家附近的军营都要吹喇叭，“几个简单的音阶，缓缓的上去又下来，在这鼎沸的大城市里难得有这样简单的心，”但她怕听这每天晚上的喇叭声，因为只她一人听得见。但有个时刻，“外面有人响亮地吹起口哨，信手拾了喇叭的调子。”她于是奔到窗口去，“充满喜悦与同情，”然而她也“并不想知道是谁，是公寓楼上或是楼下的住客，还是街上过路的。”

普通的中国读者，或许对勒克莱齐奥并不熟悉，尽管他早已跻身法国文坛并成功地占有了重要的一席之地。但这份陌生，与读这本《战争》是丝毫无妨的。因为没有必要知道那是谁，他也一定比“街上过路的”更加无关紧要。问题是，当你听见那细细的一声喇叭平地响起，悠悠刺穿了天际，就在很深的夜，就在你自忖是否是自己神经出了毛病的时候，即在你自忖那是否只是自己的一种幻觉，或是回忆中的声音的时候，也许，你翻开这本《战争》，也会“充满喜悦与同情”的，因为他正是“信手拾了喇叭的调子。”

都市里生活惯了的人，一定对这本书所描写的一切有生就的熟谙，熟谙到了麻木的地步，可以视而不见。这样，不妨抽

一个夜晚，独自一人到都市灯红酒绿的中心去逛一逛。无需说“懂”与“不懂”，只要看一看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看一看一路追随你跳跃闪烁的霓虹灯，看一看街上的人们那种匆忙而又冷漠的神色，你就已经站在《战争》的入口处了。

在这个时候你可以趁那声喇叭在沉沉的夜色之中尚未响起，赶快跑开。都市文明在你的脑中依旧是一片美景，五彩缤纷，千万不要剥去那层遮掩疮疾的衣饰，你会继续心安理得地享受这太平盛世的美妙之处，可以继续高谈阔论，可以继续明争暗斗，可以继续吃、喝、玩、乐，可以继续把脑袋塞进“酚醛电木隔音壳”里，说着无聊的谎言，也换取别人两句无聊的谎言。

但你也许走不开，你感觉有一种晕眩的感觉，你的脚也很沉重，你突然觉得这缤纷的色彩在消退而去，最后就只剩了“大片的黑”和“大片的白”。而于凄凉之外还感到恐惧，你就永远走不开了。你所能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听一听周围有没有“响亮的口哨”，拾起了也许本不复杂的几个音阶。

（二）

诚然，现代文明不是发展到今天才被置疑的。也许瓦特发明第一台蒸汽机的时候，人类就已注定要跌落在自身设置的陷阱里。随着科学的进步，我们的追求也愈加明确坚定起来。我们锦衣华服，而无需穿树叶着草鞋，我们住在钢筋水泥的高楼大厦里，无需再遭受风暴雷雨的袭击，我们听着电子振动撞击出的音乐，而不再是倾听天籁之音，我们有了造作的欢乐和痛苦。

“但年轻女孩注视着，她看到的是：窗帘拉开，大楼洁白的墙面也张开了，磷磷发光的玻璃窗突然掀去那张金膜，墨镜变

得透明铿亮，缓缓地，沉寂、平静的灰色板壁呈现出来，还有堆尸处，屠宰场后厅，腐烂发霉的贫民窟，泥塘，坟墓。”

就是在这个华美表面的遮覆下，在这个疯狂运营着的世界里，我们的欲望在机器马达的轰鸣声中空前膨胀起来。在成堆的钢铁水泥里，人唯一能看见的中心就只有自己，为了维护这个中心，我们自我显示，我们在相斗，我们坚持不懈地抗争着，世世相承，愈演愈烈。

算起来也有一个世纪的光景了。这份置疑在物质空前丰富而心灵空前寂寞的人群里也快要成为了一个古老的话题。溺死在自己创造的文明里的人们发出了各种各样的呼唤。

（三）

《战争》便是其中的一声。

回到我们的喇叭声里来，看一看这并不繁复的几个音阶。

也许我们首先会得到这样的问题，《战争》究竟写的是什么？

有一句话，记不清是哪个人在哪本书里说的了，大意是讲任何一个美女细腻的肌肤，倘或置于显微镜之下，都将是一块粗糙的田野。这便是在说物质的脆弱性！而物质构筑起的这个拥挤不堪的世界实际上又是多么不堪一击！也许，《战争》就是这样一台显微镜。它把这世界细腻润滑的肌肤拿到了它的镜片下，细致地描摹，其程度比中国可见叶片脉胳的那种工笔画尤胜。不仅如此，它还毫不手软地剥开了这层表皮，把五脏六腑都翻了出来，呈现在大家的面前。“到处都是眼睛，肺，性器，肚腹和神经，”还有它们如机器运转一般的运动，还有思想，还有感情。表层及内里的现实就这样被无情地放大，被物

化后放大。“水泥铸就的庞然大物竖在地面上，承载着自己成千上万吨的重量，铁路、公路数公里数公里地蔓延出去，铁塔如林，电线杆森立，还有湖、玻璃大楼、镍矿、海滩和大片大片的瓦楞钢板。世界上从无一景致会是如此宽广，如此深幽啊！从来没有如此高峻的山脉，如此令人晕眩的峡谷。从来没有过那么多的铁与石，那么多透明或不透明的物质。宇宙间所有的暴烈，所有的力和能都汇聚于此，留下它们的痕迹。”并且，“这种美并不温和，并不似女人用婉转的歌声浅吟低唱，而是一种向沉寂挑战的美，绷紧了所有的肌肉准备杀戮空无。”

就这样，作者把这个物质的世界推到我们面前来，灯光，声响，太阳，月亮，商店里的商品……小到一只小小的卡车轮盘，他也全神贯注，一笔一画地描摹。不仅如此，还有物化了的人和他们的思想。作为有着独立精神存在于万物之外的人早不存在了。他们对物质的欲求已经超过了这个世界所能负载的程度，这就是战争爆发的根本缘由。每个人的内心都被由欲望而生的贪婪，饥渴，失望，仇恨，绝望挤得满满而终至爆炸。“物质！物质！闪闪发光，温和，脆弱，易燃，宛若烟云。是它们创造了历史，宗教和科学！”人哪里会有立足之地？

（四）

如果说现代文明被极端厌弃早已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的话，那么我们不禁要探究另一个问题：这本书独特之处在哪里？如何才使它从千百万声责难与呼唤中窜出来，让人们听见它的声音？

或许我们还记得作者一鸣惊人的处女作《诉讼笔录》里的主人公亚当·波洛，还记得他那流浪汉的生活，他到处闲逛、

抽烟、喝啤酒，住在荒置的小房子里，皮肤上一层汗泥，还记得他在街头所做的那番演说。如果说在那本小说里至少还有一个主人公的话，那么这本《战争》已摒弃了传统小说的所有主要构件：时间、地点、人物和事件。

人类生存条件这一类的问题，似乎本不需要时间、地点来说明。现代小说也早就忽视了具体的刻度而把人放置到一个更为广阔的时空里去。但是说到底，这都是为了更好地塑造人，为了更好地勾勒人的共性的一面而不设置明确的特定环境。

而作者的这部《战争》，恰恰就是没有人。他的所有着眼点都在于这个物质的世界。既然没有人，当然也就没有人为的事件。

小说中有两个经常出现的名字——众多符号里的两个而已——Bea. B. 和 X 先生（读故事的人是要失望的，年轻姑娘与 X 先生之间没有故事，连一个平庸的奇遇也没有）。这不是小说的主人公，而只是小说的两个视角罢了，一主一辅，并肩地探进那个幽深的物质世界里去。那个年轻姑娘带着我们穿越城市，穿越街衢，带我们一同走了很远很远的路，带我们参观了许多许多地方：机场、咖啡馆、商店、车站、地道、垃圾场，带我们看了很多很多的符号：文字、点、圈、线、钩、叉，还有淫画。最后，当我们看见到处是危险、爆炸，是不堪一击的物质的墙时，她消失了。她从来处来，往去处去。我们就是用她的眼睛在看，时不时的，X 先生会来帮我们一回，会开着汽车来带我们去看逐猎人类，会来帮助我们认识自己的恐惧和茫然：我们竟然是在自己的创造面前束手无策！是我们用自己的双手扼住了自己的喉咙！“战争需要所有的细胞，所有的大脑。”我们被追逐，被捕获，我们无从逃避。

同样的题目，也许可以写出完全不同的小说。可以写成《茫茫黑夜漫游》，亦可以写成《广岛之恋》，这是全凭作者一枝笔调出来的。克莱齐奥既然毫不吝惜地摒弃了一切传统小说的构件，他的武器又是什么呢？这就是词语。连成句也罢，不连成句也罢，每一个词语都有它自己的力量，在挣扎，在跳跃，在杀戮，每一个词语都有它的色彩，连在一起就是一幅画。这是自然而明朗的，不需要复杂的语法结构，不需要严谨的篇章布局。一切都在于词，“无所不在的词”，在扼杀思想，在挑起战争；在充当先知，在书写现代的《创世纪》。

（五）

昨天下午还在与人说，我们行为做事，读书作文，有两种方式，一类是用脑，一类是用心。

用脑的人不会听见沉沉黑夜里那声极低的喇叭。

所以，这本书不是写给他们的。因为他们找不到逻辑严密，结构完整，有玄机妙理的一个故事。

现代小说之优于传统小说的妙处，在于它的可感性。视觉，听觉，嗅觉，味觉，都是用心的人可以感触到的。它本身不会言明是非对错，它只是扣紧尚未麻木的人的神经，侧侧地弹奏一曲，哪怕只是“几个简单的音阶。”

的确，这部作品没有可能成为畅销书，没有可能激起“一般小说读者的兴味”，只是在深夜，倘若还有未睡去的人，还有警醒着的眼睛和耳朵，还有不愿意自己的大脑被物质填满而没有一丝梦想的余地的人，还有想问问旁人：“又吹喇叭，可曾听见”的人，不妨一册在手，这是消除恐惧，消除孤独的办法——在“总是相同的画面”里，在“一模一样的微笑，一模一样

的婴儿，一模一样的香烟”，“一模一样的面具，一模一样的影子”里，找一个真正的同类，来慰藉自己。

许 钧

1994年8月8日

战争开始了。谁也不知道在哪里又是怎样打起来的，但事情就是这样。它就在人的脑袋后面，如今，它在人的脑袋后面张开了大嘴，正喘着气。战争，就是种种罪恶、声声诅咒，是狂怒的目光，是脑海迸发的思想。战争就在这里，展现在世界面前，使其笼罩在它设置的那张电网下。战争时刻在扩展，只要抓住什么，就将之碾为灰烬。在它看来，什么都值得一击。它有无数獠牙、利爪和尖嘴，没有人能坚持到底。任何人都不能幸免。这，这就是事实的眼睛。

白昼，它的武器是光明；夜晚，它使用的是茫茫无边的寒冷和沉寂。

战争启程了，要持续一万年，比人类历史更长。任何人都无法逃避，也没有任何人来谴责。我们低着头面对战争，我们的身体将成为弹靶。尖利的军刀在搜觅人的喉咙和心脏，偶尔还有肚子。沙地要饮血；残酷的山峦想在行人的脚下挖出一个个深窟；道路期望人们摔倒，不断有人身亡；大海要压碎人的气管；宇宙间，有着可怕的意念，要用虎钳将星空严严实实地钳死，让群星不再闪烁。

战争的狂风掀起，将席卷一切。滚烫的瓦斯从排气管出来，一氧化碳侵入人的五脏六腑。人们的嘴圆圆地张着，于是，一圈圈灰蓝色的烟雾从嘴里飘出，悠悠荡荡向天花板升腾。嘴唇向两边裂开，吐出一连串置人于死地的词句，让人恐惧。这就是战争风暴。

霓虹灯的光照射在年轻姑娘的脸庞上，似乎要穿透她的肌肤，烧焦她那线条柔和的面容，将她那长长的乌黑头发烫

卷。

电灯泡不停地射出强光；炽热的灯丝在玻璃泡中闪亮。这就是战争的目光。它毫不留情地投射在房间的各个层面上，光影滞留在不透光的物体表膜上。

这目光，如枪管急射的火焰，飞逝而过；如炸弹爆炸，又如那城里沿街滚动的汽油弹。白色大厦，教堂，楼塔，倒坍吧！你们没有权利再立在这里。带着熟悉面纱的女人，趴下吧！你没有权利再面对陌生人。战争要人们低下头，在布满污泥和铁丝的地面上匍伏行进。女人，你裸露身体不再是为了让人赏心悦目，而是要去挨枪弹，去接受羞辱的目光，在你的身上留下道道伤口，揭示出生命的内心隐秘。

两只眼皮之间射出的目光在闪亮，仿佛夜空里星星在闪烁，告诉人们天地间迢迢，这数十亿公里是不可逾越的。这年轻姑娘，她的名字无任何涵意，她的知觉犹如一滴水，一滴血。她不再感到孤独，不再骄傲地拒绝什么。如火如荼的战争陡然火光冲天，轻而易举地消灭了一切。这样的情形下，谁还会感到寂寞呢？当你的心里，你的周围，一切时刻都在说“是”的时候，你怎能说“不”，甚至这样写呢！

因此，这发生的一切全都要退到第三人称来。再也没有“我”的位置。目击者已被驱走，只剩下了当事者。这些人的眼睛不再是两只，腿不再是两条，乳头也不再是对称的两个。他们的脑壳里涌现不出清晰的图像，丧失了叙述、分析的功能。数字，不计其数，像雨点从空中筛落下来，敲打着地面。词语不愿复说同一事物。记不起该用什么单词。也许人们仍在写信，也许……诗人正伏案走笔，然而不过是些风流韵事。咖啡馆里，空气沉闷，回响着颤悠悠的歌声、吉它声和一个女人数落着爱的词眼的声音。是的，也许……但这无关紧要。这并不说

明什么。它们不过是众多喧嚣声中那巨大的振动器发出的音响。而我们现在要说的，是那天众人的真实情况。不再有灵魂，不再有孤立无援的感觉。再也没有与其细微的线性图案相一致的思维。世上不复有任何东西。

于是，一切都蜂涌而至。像一群耗子，成群结队向前进发，结成一个战线，撞击城墙，又仿佛像那海浪，形成成千上万条波浪，汹涌澎湃，滚滚向前，压倒一切。所有的词语，所有的肌肉，所有拥有生命的触角都会加快步伐，在探索，在开辟一条道路。谁会去谈及这一切呢？最终理解万众之路的又是谁呢？它就是路。

战争就这样开始了，恐怕就是这样开始的，但要确切弄清此事，已为时太晚。战争在灰蒙蒙的平原上展开，弥漫整个空间。战争是一种疾病，切断了人的隔膜组织，于是淋巴液流淌。它选择了人类生存的环境而进行。它冲破堤坝。它在这世界上插置了一把制造痛苦的尖钻——人的神经系统的一根神经。它从千百万姑娘中选定了一位年轻姑娘的躯体。但显然，战争总是战争，它存在于人的思想之外。它无处不在：夜晚的梦魔中有它，阳光下的急行中有它，爱情，仇恨和报复中也有它。它只是刚刚开始。

战争既不是一个小插曲，也不是一个大事件。战争就是战争。

它写在墙纸上，画在花草和建筑物的圆花窗上；它刻印在玻璃上；它漂浮在水面上；它燃映在萤萤的火柴光中；它记载进每一粒沙尘里。

战争无意取胜也无需取胜。它不再是人们之间的争吵和赛跑，非争个输赢，它也不是但泽长廊或第十七战壕这些兵家

常争之地。这一切似烟过云散。然而如果那些死去的人们不是战死于疆场的话,是纯属偶然,因为一颗子弹"嗖"的划空而过,正从他们的咽喉或肺部穿越。人的眼睛预见了死亡,铁弹头在死亡上钻了个洞,然而这两者之间却什么也没有发生。

但我跟你说的这战争,它经历了这些。它是彻头彻尾的死亡。

重机枪、毛瑟枪、弩、弹丸吹管及斧头毫无目标地乱击一气,其实已无杀伤力。它们只是一些武器而已。但我跟你说的这战争,是有的放矢进行摧毁的。它的武器装备齐全。它的罪恶接连不断。

战争善于乔装打扮。忽而火红一片,忽又如海上落日的色彩。它步履轻柔,头发若海藻般碧绿。战争具有生命,它是现实,是未来!为什么有一天世界定要宣露战争的隐秘呢?

它不在一个姑娘的灵魂里。如果是的话,一切都简单了。像医生拔牙,把她的灵魂根除,那么一切又将重复正常。如果这是在一个姑娘的眼中发生的,我们很清楚该怎么做:挖去她的双眼,代之以两颗葡萄。不,它不在任何人的眼中。它在人的目光之外,人的灵魂之外。这不是一根神经在受痛苦的煎熬。它在神经以外。做你愿做的人,说你想说的话:但千万别以为会有什么改变。闭上你的双眼,去作几首小诗,去拍女人的胸照,去亲吻那笑意漾然的嘴唇。但千万别以为会有什么和平安宁。

那么怎么说呢?说透了,必须轰炸,使世界残垣断壁。必须使用这些词语,它们闪电般从天边急驰而来,一路扫荡;它们如岩浆喷涌而出,在空中呼啸,在地面挖出一个个沸腾的巨大火山口。

必须摆脱自我,必须这样。必须深入自己的内心,直到面

目全非,直到一切重新得到创造。

事情就这样姗姗而来,出现在世界上。比如,就像飞来一只只圆圈,环链相继落到地上。宇宙中某处一条巨蛇正盘绕着猎物,静静的躯体不停地向外抛着圆圈。一旦窥见一块还没有让人宰割的肉体,便抛出套圈把它缠住,死不放松。

不,不,不是这么回事。一条蛇不会有如此大的力量。为了生存而战要简单得多。而这更为隐秘,既无头也无身。圆套产生于事物内部。任何事物都能制造出圆套。它们在灰尘周围泛游,向四处分散,使物质微微振动。这连续不断的振动使得原有一切固定的,静止不变的事物遭到破坏。意愿不是外部产生的,危险也不是外来的。是恐惧振动了世界,搅乱了真实情景。这里安全再也不存在。快垒起石块,矗立起花岗石纪念碑,快!快!否则就为时太晚了。恐惧需要岩石和高山。正因为如此,人类建造了众多的金字塔和教堂。数世纪以来,人类顽强抵抗,以免世界变成一片汪洋。

死亡本是无所谓的。可是变成水……尔后,水向四周扩散,冲破人体层层隔膜,再变成汽体。这正是人们惊恐的原因所在。当河流纵横交错,沙漠和沥青之漠便是人的精神归宿。

城市上空,乌云就要撕裂,可谁都不想逃离。某一天,我们来到了这世上,我们看见了太阳,我们预见了干旱,我们便也从未准备足够的荒漠和地道来藏身。

口腔中,舌头与唾液相抵触。说话是牙齿与硬腭、紧绷的嘴唇在相互作用。涎腺分泌出唾液,话语便像泡沫一般穿透唾沫。偶尔,有一个士兵被枪弹击穿肺部,跪倒在地,于是,一股鲜红的唾液顺着咽喉冒上来,溢满整个嘴。那本该是说:"救命!救救我!来,快来!"可人们听到的只是一个快要淹死的人

发出的类似这样的咕噜声:“啊啊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啊啊！”

太阳的文明行将终止。它们无法持续下去。所有石堆、庙宇、楼梯都阻挡不住奔涌而来的洪水。石头变脆,趋于风化成灰。山高再也高不过云彩。眼睛不是闪烁的星星,它们是熄灭的灯。思想也不像那光线直射向前,它是啐出的唾沫,四处喷散。

这由来已久的孤独,把你抛向宇宙的尽头,使你保持缄默——沉浸在这无声的寂寥中全身感到快乐无穷——怎么再相信这些呢?当一切都成为语言,便是说不再有悟解的希望。孤独一人,就是试图清明事理。而和众人一同置身于巨大的旋流中,那里急流迅猛而下,冲毁河岸,像这样,就不是明理。这是在痛苦地承受极大的惊惧。

“我是。”

“我要。”

“我……我爱。”

“我,我,我我,给我,我的,我的东西,我的,我,我,我,我!”

所有这些话语,所有这一切往事悠悠的回忆:这些涂抹着阴暗神秘色彩的照片,这些画在笺尾的图画,这些诗——当“我”眺望大海,当“我”举目凝视凌空的群鸟,当“我”依偎在女人旁倾听她的心跳或当“我”面对死亡所作的诗。这一切全是欺骗,全是谎言,是墨镜！全是为了不去目睹战争来临。这是为了忘却兵匪的长统皮靴那越来越响的橐橐声,而当他们来时,佯装不在那里!

世界什么也没忘记。它要报复。它从远古赶来屠杀。它将猛地打断人们的一切旧梦和所有赞美歌。它要割断喉咙来

结束单调的咏唱。它的思想将与血同进。

它刮起落下的一圈圈烟雾。于是黑影渐渐扩展。

喊叫有何用呢？你尽可以声嘶力竭地嚎叫，痛哭流涕，世界接收你的呼叫声并将其变为各种声音：巨响声、哀叹声、爆裂声、撞击声、轰隆声以及鸽子的咕咕声，狼的怒吼声，母鸡的咯咯叫声，鸟儿喳喳的啼声，人们的歌声和咚咚的鼓声。听吧，这巨大的嘈杂声！你永远也难以摆脱。

孤零零的，只身一人。永远像这样存在。这就是和平。而如今，头颅打开了，灵魂从里面出来。它在宇宙中漫游，隐失在海面。出于习惯，或者出于怯懦，或者别的原因，灵魂留下残余，这些嘟囔低语声，这些签名。这是我的，那是你的，她的。有时，人们自以为无所不有，其实早已掉进了公共墓穴。人有嘴是为了占有，有眼睛是想征服。人们用脚度量世界。怎能忘记这一切呢？难道就没有一小块土地留着你的名字？难道就没有一个梦幻，一阵和风，一缕阳光是属于你的？

一切都属于众人。任何都不属于个人。一切就是人。哦，目光，恢复力量吧！重新征服世界！世界永远依然如故。每当水龙头滴出一滴水，就意味着人们可以从那众多的无名事物中攫取某样东西。每当一个生命诞生，就是说一幢房子造好了，老鼠将驱逐房屋的主人。

一支大军在前进，践踏田野，摧毁桥梁，一路抢劫，一路侵犯，将一切全都碾碎。这是一支看不见的军队，没有思想，没有行动！

它是从哪里来的？也许从人的头脑，仅仅是从头脑中出来，竭尽摧毁之能事？也许人对人有着本能的仇恨，树对树也有本能的仇恨？万物存在都是为了毁灭、憎恨。从来没有爱、没有安全。有的只是这支凶残的部队，他们呆滞的眼神在空处

游移。没有娱乐。只有取胜的需要，天天如此。

灾难最终降临。从谈论它的那时起，人们就开始预料到了。直到发生的这一天，它还是无足轻重的，它有自己的英雄和审判官，它有自己的边界。它出现在地球上，几乎是偶然的。它像雷雨爆发，伴随着聚光、闪电和雷鸣。紧接着是一片宁静。今天，人们终于知道灾难为何物：它不再是各种因素互促成的结果，也不再是一种精神状态。它是无穷大的外在物。

灾难，战争，就是设想外部世界。然后，想出了一个外部世界，再打开内心世界的大门，轻物质便逃遁出，汇入密集的海洋。那天，当年轻姑娘说"我毫无意义"时，恐惧就开始了，她说这话也许是为了笑笑而已，或者只是因为此刻这已既成事实。

于是，宣告自由的声音接踵而至：

"我什么都不要。"

"我不要孩子。"

"我不再相信什么。"

"你不存在。"

世界并没有如姑娘想象的那样彻底毁灭。一切依然如故：汽车继续在柏油道上行驶，人们仍然存活着，飞机一如既往在天空飞行。然而，可怕的是，有什么东西消亡了，离开了人体的中枢。这是肉眼看不见的。人们弄不清它到底是什么，但确实是一样东西。每一物体的中心都有一个洞，现在，它的出口虽然很窄，但里面比岩洞还宽阔，类似女人的肚腹。

战争就是在这些窟窿里产生的。每一物体都是一个茫茫无边的子宫，这子宫又存在于那更为广大的世界子宫里。

每个肚子都在生产。战争，甚至就是出生证。

世界正在产生，人类对此无能为力。在人类周围，在姑娘

身旁，世界正使出浑身解数在分娩。姑娘看到阵阵痉挛穿过天空和大地。其中一部分打着寒战，瑟瑟地从她体内透过。世界要彻底冲出。它痛苦地向着出口，向着亮光蠕动。对于人类这样的环节动物来说，这难道不可怕吗？

某天，谈了话。说了很多话，写下了它的自由。后来，又一天，最伟大的自由来到了。它不在乎说的什么，只为了获得解脱而全力抗争：孩子出世时将一口吞下胎盘里的羊水。

年轻姑娘不要这孩子。她想在他出世前毒死他。人们怎能接受一个将杀死自己母亲的儿子呢？

不再有知觉。眼睛不再来回转动。它只是疯狂地向井底，向天边扫射。世界循环往复，人们永远碰不到墙壁。要想有反弹力，得撞击那最后一道城墙。那曾使我们的灵魂完成它的环程旅行的那道城墙。现在，人们明白了，这种漫游是没有终点的。认识到了这种狂热的限度并且找到了它，那么所谓的知道又意味着什么呢？微小的事物在脚下飞过，躲藏起来。虚无甚至不愿被人发现。深坑陡然变得平坦，这就是它成为深不可测的最佳方式。

要想认识事物，必须触摸到物体。谁曾触摸过它们？那么要了解自己，当然得碰触自己这个物体。而宇宙万物，你们是碰触不到它们的，这就是我首先要告诉你们的。

人人都失去了面孔。

然而，我跟你说的这年轻姑娘有一张面孔。大约是这般模样：仿佛面具似的脸，皮肤白皙，细嫩，两颊、下巴及鼻翼点缀着红斑点。鬓脚有几根青筋，眼角及额头零星布着些鱼尾纹，两三粒痣和百十来个雀斑。

这是一张黯然无光的脸，轮廓稍突；一张石头脸，因长期被流水冲浸而变得滑润。它朝前挺着，于是风从她的头旁擦

过，分向鼻翼两旁，掠过面颊。

她的脸并不是天生就是这样的。是她把它塑造成这样，也许是用她的双手，也许是用她的思想。这样塑造，其目的是为了对抗光亮，为了穿透雨水，为了越过空气层。她在脸正中装了个金字塔形的器官并钻了两个孔，这样，冷气便可长驱直入体内，并且在通过毛茸茸的鼻孔时，清除杂质，增热并保持温度。

鼻子下面有一条小槽，鼻涕大概就是从这条细流中流出来的。

接下来是嘴唇，这是两片略带紫色并布满细细皱纹和小裂痕的软垫。外部世界正是通过那里顺着咽喉下滑，浸湿细胞，侵入体内，并伸展出数千个触角来冲刷身体。当嘴唇向两旁咧开，对神秘的气味张开口腔，世界便毫不迟疑地溜进来。正因为如此，年轻姑娘在脸的下端开了这扇门。这里曾是反抗沉默的第一场所。头不再是石头，不再穿行于茫茫黑夜。气流潜入，裹挟着无休止的喧嚣声和各种各样的声音。

我也想说说眼睛。年轻姑娘设想了一个光灿灿的世界，她向往那阳光下耀眼迷人的景色，那深沉的夜，那一切美好的事物。于是她在脸上勾画了两种花案，这两个蓝色的洞孔立即熠熠发光，光线从那里摇曳着进入。她在这两个光芒四射的洞孔旁嵌上浓黑黑的仿佛沾满沥青的睫毛瓣，它们微微跳动，瞳孔一翕一张。眼睛是脸部涌动生命力的物体。知觉正是从那里出来。也正是它们使得这世界顿时变得广阔无边。

眼睛注视着。世界就在眼前。

当年轻姑娘在她的脸上画出这两幅新奇的画时，她就明白从此之后任何东西都不再一样了。正因为如此，她每天早晨都端坐在镜前，用细小的毛刷和一管管黑颜料，完成重新塑造

眼睛的仪式。

这些做完，脸也就装饰完毕。只须在头上钻两个洞用来听声音，在头皮上种植数千根头发以免脑袋裂开，脑物质飞散到空中。

接着，脸消失了。面部线条相继隐退，极其自然。鼻子不再迎风挺立，金属脸上光泽殆尽。眼睛流着泪，泪水和着眼睫膏抹脏了面颊，弯弯的眉毛不见了。嘴先闭了起来，双唇紧抿着；伤口愈合了，最后仅留下一个痕迹，几乎看不见，就像一道紫色刀痕，罩着一层白皙的肌肤。

生命的一切细微标记都一一消失了：皮疣、汗毛、头发、酒窝、皱纹、耳肉坠、肌腱、血管。

这是一幢楼，人们就这样用铁锤和炸药摧毁了它。这高大别致的楼房正面倒塌了，任凭尘埃满天飞扬，成群蟑螂四处乱窜。窗顷刻间像是假的，高悬在空中，开得很大，人们根本看不见它们。终于，在最后的一次震动中，它们也掉下来，像枯叶铺盖地面，于是人们明白，从此不再有房屋了。

荒凉的城里，男男女女都躲藏起来了，突然响起巨大的爆炸声。一座火山在城市中心张开大口，在空中耸立起无色的火柱。街石板高高飞起又落下，砸碎了房顶。窗户炸开，地板在脚下晃动，门楣被突来的重力压断。爆炸声传来，横扫地上的一切，这旋风般的声音像巨影在城市上空飞越，直朝姑娘扑来，要把她湮没，使之化为灰烬。

往哪里藏身？哪里？世上是否还有一个爆炸声传不到的地方？是否有一个清澈、寒冷的湖，一个位于山顶、平静如镜的湖，一个人们可以跳进去洗个澡的静谧的湖？

是否有这样一个海滩：一个长长的、空旷的、被阳光烤得

灼热的海滩，那里，大海日夜不息翻腾着，一群苍蝇正围着一堆海藻嗡嗡叫着？

是否有这样一条路：一条柏油路，它无视左右发生什么事，直通到姑娘面前，它猛地在天边钻个洞，在空中开出一条裂缝，远景的轮廓渐渐逝去，最后将从这里逃离？

是否有……这才是问题，真正的问题：是否有一个从未经历过战争，名叫Bea（贝娅），或者Eva（夏娃），或者Djemia（吉米娅）的年轻姑娘？一个没有用她的身体、用她柔嫩的面容和泪汪汪的眼睛，用她的嘴和牙齿，用她的头发去制造战争的姑娘？一个没被猎人捕获、从未打过猎的姑娘？到处是窥视的目光，插出城墙枪眼的密密匝匝的标枪。到处是坦克铁甲、大炮防护板、炮弹起爆管、炮架尾、机关枪枪管。

当杀声响成一片时，她逃了。她赤脚跑过断壁残垣的荒漠。布满灰尘的地面上，陷阱正疯狂地张着口，发出吸吮的怪声。年轻姑娘跳着、滑着，时而走着之字形，时而独脚走，避开陷阱。她朝一个圆形的山走去，这是一个石头、烂泥堆成的小山丘，俯视着平原。她朝它奔跑着，因为她明白这是她唯一的机会。就在快到达时，她摔倒了。她疼痛万分，叫不出声来。她像一只痛苦不堪、惊恐万状的疯狗在满是灰尘的地上乱啃。她趴倒在地上，前臂撞在一块燧石上。血流出来了，和这血一道流的是生命。她很快分崩离析了。她的肉体、骨骼、思想在这荒野消逝了。既美妙又可怕的死亡来临了，渐渐减轻她的痛苦。她变得轻盈。她飘了起来。她醉了。

或者，某个夜晚，比如一月十日，她梦见自己身体向左，侧躺在床垫上。一个无头的身影在房间里站立起来，缓慢走着。她看不见它，但她知道它：白晃晃的尖刀在黑暗中向前移动着，昏暗的屋子中间射着一道横光。过了很长时间，刀刃刺进

了年轻姑娘的背里，正好在两肩胛骨中间，并直戳到心脏。刀尖触到了心脏，在上面戳了一个洞，把它撕裂，像切一只西红柿一样把它切开。于是，她感到有一股热流在体内散开，沸腾着。她高兴得昏了过去。

或者还有，五月十二日，年轻姑娘梦见自己上吊自尽了。

八月十九日，她摔倒了。

八月二十日，她溺死在一个水池里。

十二月四日，两条带斑点的大狗把她吞吃了。

可究竟怎样呢？您不明白吗？这些怪物、这些减叫、这些声音，您从未听说过！您的战争只不过是想象罢了！梦，这很好解释。这可恶的东西，就在这里，在您身旁：幽灵！幽灵！从大海露出的面容，轻雾！现在，就靠在这里吧。一切将过去……盯着这些怪物吧。用您那没有眼皮的目光杀死它们。什么也阻挡不住阳光。恐惧、嘈杂声：这一切狂怒只是内心的。您看这世界多安宁。什么也没发生！大地从未像现在这般宁静。落日从未像现在这样死气沉沉。您的那些深坑、海渊是水洼、鼹鼠洞！

您在哪里听见了叫喊声？像往常一样，除了寂静，什么也没有，这是一种单调、冷漠、令人麻木的沉寂。您的眼睛在看哪里？我们什么也没看见，确实是真的。只有几个蓝色的球深嵌在眼皮的角膜翳里。一切都在您身上，您的身上！

没有什么可制造麻烦的，肯定是这样。一束束花、一团团焰火！可是年复一年的节日，只持续几分钟！汽车在规定的车道里行驶吗？它们停下了，它们将停下！说话的声音：对您的耳朵来说是一些嗡嗡的嘈杂声！不必害怕。世界的画面从未这般清晰，黑白从未这般分明。

没有什么可逃避的。小小藏身之地？要它们做什么？

您没有感觉了吗？但您并不孤独。无论从时间还是从空间上说，您投入了众人的旋流中。疯狂是毫无结果的。人们从未这般实际，您明白吗？从不曾。

如您说，还是来看看这位年轻姑娘吧。瞧：她步行在大街上，她沿着商店的橱窗走着。她停下。她嘴咬着中指。她又走了。她的鞋跟发出咯噔噔的响声。一，二，一，二！嗨！她跨上一个台阶。她走进一家大商店。她站在霓虹灯中，鲜艳夺目。她的头发像灯丝亮闪闪。她那张白如石膏的脸上，黑碳勾勒出线条。她的目光移动着。她看到了货架上的一样东西。于是她伸出胳膊，张开手，然后握紧。她那涂着指甲油的手指，握着一本小书，封皮是蓝色人造革的，上面有几个烫金字：

周记练习簿

年轻姑娘张开红红的嘴，她说话了。她说：

“啊，是的……”

“好……”

“那么这个呢？”

“怎样？”

“多少钱？”

“是的，好的。”

“嗯，谢谢。”

这不是真的。这不可能。您在编造故事。您想让人相信这些事情。您是孤独的，完全孤独的。您从自己的体内抽出烟雾，您想用它们来笼罩这世界。您企图使这区别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的事物化为乌有，以证明您是正确的。您希望如人们梦

想的那样生活，或人们像您幻想的那样生活。但是，这世界不听您的。它继续有规律地运动着，它的手臂被一个看不见的活塞驱动着，它用这强有力的手臂画下粗粗的几何线，擦去你的乱写乱画。

您称呼的这世界，就在年轻姑娘的体内。它就在这里，不仅深藏在她那灵巧、温暖的体内，不仅浮现在她那白皙的肌肤上，胸部，肚子上，腿上，脸上，而且隐藏在这些毛晴织物的外衣里，这些胸罩、吊袜腰带、薄底浅口皮鞋、白漆布伞里。它仿佛是一个人影，既不自由也不受约束。谁也没发动战争，谁也没杀人。只有这既陌生而又亲切的力量在活跃着。

您说的这年轻姑娘想要一个孩子。她的体内注定将有好几个孩子，好几个小男孩和小女孩，他们也将有自己的孩子。没有不生孩子的肚子。

一切都在她身上。我和您说的这年轻姑娘不只有一个躯体、一个灵魂，她有成千上万。

对一个成功地固定了其位置，偏差为0.1毫米左右的一毫克银子大小的物体来说，其速度的难以测定性，必然大于每小时一百亿亿分之一微米。

韦尔纳·海森伯格

这个名叫Bea.B.的年轻姑娘看到了城市在她头的周围建造起来。它并非一时建成的，决不是。得要若干年，人们看着一张张日历扳着指头数，或者每二十八天划一个小十字记号来熬过这无数的岁月。

第一天，出现了这个旅馆房间，里面贴着黄色墙纸，挂着一块蓝色窗帘。这天，一切都从床上出来，从那百孔千疮的床垫和白床单上出来。虚无走了，一半在空中飞行，一半在四周漫游，它散发到冷空气中，它在大街上奔跑，它把房间高举到塔顶，举到那狂嗥怒吼，桀骜不驯的大海上空。

第八天，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街道，其形状如星星的芒角或车轮的辐条。在这轮毂的中央，Bea. B. 坐在一张椅子上，她在听沿墙流淌的盥洗室和抽水马桶的水声。

第三十天，她看见了数张面孔。她看到了一大片房子的那边，有一个男人，目光炯炯有神，两道眉毛之间有一条笔直的皱纹。

第七十三天，边界退远了。她发现在众多平台和屋顶的那边，顺着单向街廊，出现了许多大花园，里面有树木、草坪、喷泉和砾石小路。小孩子们沿着小径边跑边欢叫。鸽子在觅食。在一个黑暗的角落里，有一个砖砌的公共便池，男人们穿流不息地出入。

第一百零二天，出现了无数条环城大道。

第一百零三天，开辟了一个飞机场，这是一片灰蒙蒙的荒地，飞机正慢吞吞在移动。

如此等等。年轻姑娘Bea. B. 用头在从她的房间到六楼的地上钻了一个洞，并将一圈圈脏物抛向楼外。每天，平地在扩大，增加数公里街道、一片片沥青路、护墙板和一道道墙壁。每天，涌现出更多的窗户、更多的人行道栏。这群陌生人也养成了习惯，各有其名：他们是考迪埃先生、季奥弗雷先生、杜埃夫人、朗普卢瓦夫人、约瑟·马丁先生、安德烈·维若夫妇、伊丽莎白、安托瓦内特、迪克·弗朗德、若·埃弗利娜、尼科尔·诺龙。

在这种情形下，要想依然故我，并非易事。于是，夜里，年轻姑娘Bea. B. 坐在床边的椅子上，她对着衣橱镜端详着自己。她望着她的那双手：伸放在双膝上，戴着从前让让在海滩上赠送给她的那只白铁戒指。她看着她那裸露出白色髌骨的双膝，然后是她的光脚，脚趾叉开着。她注视着自己的脸：灰绿发蓝的眼睛下有黑黑的眼圈。她依次看了看她的头发：有乌黑的、棕色的、浅栗色的、红棕色的、白色的。

她做了如下几个怪相：

1. 嘴撅起，门牙露出，两道眉毛一上一下。

2. 眼皮布满蒙古褶，但却是往下拉长的。

3. 眉毛高扬起，前额有三道皱纹，眼睛上方有两道。

4. 腮帮子鼓起，鼻子翘得高高的。

5. 口大张着，顶里面的小舌正颤动着。

然后，她站立起来，她对着镜子在屋里踱步。她向前走。她后退。她跳脱衣舞。她跳动着。她唱起歌，声音走了调。她扮演《赤脚伯爵夫人》里的阿娃·加尔登内，接着是《克莱奥巴特》里的泰达·巴拉。

有时，她也低声自言自语，嗓音嘶哑。她说：

“这是真的。我向你发誓，这是真的。昨天你对我说这些时，我不知道回答什么好。你知道，我总感到自己是局外人，我想说，事情的发生和我毫不相干，我不太清楚人们要我做什么。所以我不知道说什么好。还有就是，好像我也在别人身上看到了某种具有生命力的东西，但是我不相信。总之，类似这样的东西。你知道，三四年前我离开父母时，我不是这样的。我来这里定居。我每天晚上出去，我在夜总会一直呆到翌日清晨四点钟，我愿和大伙一样这么做。我见到了许多人。我认为当一名记者是很严肃的事，于是我竭尽全力当好。我去咖啡

馆，那儿有一群男人和姑娘，我每天晚上都能见到他们。有热罗姆、路易、安东尼和一个秃头家伙，大概叫佩德罗。还有索菲、罗丝利娜、苔雷丝·巴尔杜西和弗朗索瓦兹。我什么都干。我觉得这一切都很重要。我没有时间考虑。而且，渐渐地，这一切都在变化。这种潜移默化的转变，我是察觉不到的。我发现自己再也听不进别人的话。他们争辩的时候，我点一支烟或者我走开。然后我带上一本字典，去咖啡馆开始写文章。我想不出时，我就打开字典，随意用一个字。比如'肝'。下面注着'内脏'。于是我写表现内脏的东西。当人们肝疼时有什么感觉。肝脏的全称。操纵人的生命的内在机体。肌肤，是肝的表层。或者，比如'蟒蛇'。萦绕脑际的蟒蛇。人们到处都能看到蟒蛇。蟒蛇四处游动，床上，衣服内，浴缸里。或者'达科'。达科岛。达科岛有15000个居民。这使得我们每30万人中有近1.5次机遇在地球上见到一个达科人。"

她停下不说了，对着镜子点燃一支烟。

"总之，你是了解这些人的。过分的是，在报社，他们很满意。他们用亨利拍的很精美的，但也有些矫揉造作的图片给这些人加上插图。仿佛用的是亨利。他也很高兴。他想我们马上结婚，他要我给他生个儿子。他要许许多多的东西。而我远远落在他后面。我不听从他的。我佯装跟随他。你知道，他们处处沆瀣一气，因此我倒希望人们保持缄默。他们考虑的都是惊天动地的事件，却不愿顾及琐碎小事。正因为如此，我才来这儿定居，以便有时间察看实情。他们试图说服我，他们接踵而来：我双亲、亨利、热罗姆、佩德罗以及所有其他人。他们住在我屋里。他们对我高谈阔论。后来，他们感到疲倦了。他们停止给我打电话。他们把我扔在一边，这很可笑，嗯？我从未想到他们会如此轻而易举地走开。"

这期间，城里的其他人仍不停地在年轻姑娘周围挖掘火山口。街道围着带镜衣橱旋转，把远景深镶进玻璃和锡汞齐里。

她脑中某处有一个固定点。也许脑子上有一个白点，或者痛苦的记忆。那天她在海滩漫步时，她曾把光脚放在了一块破旧的木板上。上面钻出一根锈钉。

那天，她明白了——这是很可怕的——她将永不会是真的孤身一人。

于是，她制定一个城市规划以阻止旋风流动。可这并非易事。她从脑中点出发，她尽力数着：第一次旋风，第二次旋风，第三次旋风。水流。暗礁线。海岬。一片岛屿。沙洲。波浪滚滚。第四次、第五次旋风。一望无际的旷地、油板，风暴后的平静，寂静、沉寂。外海风。海鸥飞翔。浅滩。简易海滩：水母被海浪冲打到那里。空中走廊。乌云撕裂。

设想不断地化为泡影。任何事物都不是确定不变的。只有运动。

她重又开始：第一个山峰，第二个山峰。悬崖。沟壑。被粒雪堵塞的延绵曲折的冰谷。穹丘。第三个山峰。第四个山峰。水平如镜的大海，耀眼的雪海。耸立于茫茫白雪之上的黑山峰。断层滑影。寂静的风。

或者还有：第一个星云。第二个星云。第三个星云。空袋。星座。黑漠中星系流动。新星。死一般的岑寂。茫然无觉的苍穹中触角尖利的星星的痛苦。陨落。第四个星云。

这是事情的真实经过：在一间黄色墙壁的屋里，夜晚，大约零点，一个年轻姑娘对着带镜衣柜坐在一张椅子上。她吸着雪茄高声说话，一边思念着一个叫亨利或者斯戴芬的家伙。然后，她拿起一本蓝色塑料封皮的小书，上面写着几个烫金字：

周记练习簿

于是，她用圆珠笔迅即写上：

一月九日　星期六

我来这里已经一年了。时间过得真快！可我不认识任何人。我奔波于教室、图书馆、咖啡馆和宿舍之间，就这样度过了时光。天冷。下着雨。这帮家伙全是笨蛋。全着了魔。女孩子也是这样。连我也一样！我觉得这真愚蠢。这些关于性的故事。为什么一些人是一种性别，其他人又是另一种性别？这简直可笑。我去看电影。我看了斯科里莫瓦斯基的影片《瓦尔科夫》。在街上我与X先生的蓝色目光相遇。他长得丑，可我觉得他英俊。

接着，她把蓝色小册子放进抽屉，她又抽了一支美国香烟。她走过去，透过百叶窗缝隙看了看街道。她对着盥洗盆漱牙，然后吐出水。

这天夜里，她梦见一列巨大的火车，车轮锋利如切火腿机，她梦见火车在她身上来回开过，把她切成薄薄的一片片。

战争远没有终止，没有，没有！它发出猛烈的光，这火光比枪弹更具杀伤力，是目光，金属光。所有一切都拔地而起，想化为乌有。任何独一无二、以其别具一格的形式产生的事物，都

灭亡吧，灭亡吧！不再有思想！不再有行动！只有顺从……战争从火枪口出来，挡雨披檐卷起，大炮显露在外，一辆黑色汽车从街坡上开下来，可是突然车顶冒出一架机枪，它向人群扫射。“杀戮”这个词四处掩藏着。它回荡在所有其它词中。但问题不在于杀戮。当血从伤口流出，总之，是多么安宁啊！当汽车离开车行道那看不见的槽线，把两三个孩子和一两个妇女逼进墙隅，某东西就获得了自由。有一种快乐或者一个事实便出现了。

当暴力变成罪恶，它就创造了自由。

可是内含的这一切！埋藏在火山地道里的这一切，什么也逃脱不了！振动机器腹部的痉挛，所有的跳动、颤栗：蛮荒！与生俱来的仇恨！无知！沉默！

存在于黑幕上的这些东西，存在于火光中的这些东西。想抹去世上的画面，彻底擦净。不断的流产，肌肉扩张，怪相，然而什么也没发生！

世界注视着，用它数百万只眼睛，它的目光比老虎的眼珠更具慑服力。它直射入人的灵魂，它呼吸着。这目光意欲人们排空体内一切物质，以便进行可怕的咯血。宇宙是一个茫茫的空间，必须不停地填补它。这也许永远不会实现。张着大口的龙盘踞在天上人间，它不断地需要新鲜肉充饥，它从未饱足过。士兵们，把我们从这世界拯救出来吧！它太广阔。它太强大了。它有悠久的过去、漫长的未来。它的积沉太多了。我们将无法抵抗。我们将慢慢滑向它的大口，里面的消化唾腺已显而易见了。

贪婪的旋风出现在城里，它形成一个漏斗形。如此多的契合，如此多的美景。怎能抵抗？是否得变得丑陋不堪，像裹满灰尘的黑球？我愿意这样，甚至今天变成一堆黑狗屎，像一条

蛇盘绕在人行道上。也许人们看不见我？也许他看不见我？

X 先生，你这士兵，来救救我。打败它。杀死它。将它碾死在你的摩托车下。先挖去它的眼睛，它所有的眼睛。它有这么多眼睛。晚上，太阳西沉后，人们看到这些带有彩色灯丝的小玻璃球在咖啡馆的橱窗后闪亮。早晨，太阳升起时，它们已全是血迹斑斑。

炸碎灯泡，拆毁灯光招牌。这些也是眼睛，但它们不仅是看，更是吞食。夜晚，它们沿街在楼房的正面齐放光芒，它们在显示信号。我不再有时间思考。我像一只愚蠢的蝴蝶向它们疾飞去。

不再有人！人们正乱成一团，朝着所有亮点不断涌去，喊叫声渐近，它们将我们包围起来。每个男人、每个女人都是牺牲品。他们已经在龙的嘴里，可他们还不知道。它们竟在龙口里私通！

不再有独自存在的办法。我过了很久的隐居生活。我躲藏在老蜘蛛网下，我是那无数黑点中的一个黑点。然而，战争是灯塔。在夜间猛地亮起，将暗藏在角落、坑洼地的猎物驱逐出来。一道光柱穿透黑暗，惊慌的野兽逃出巢穴。

恐惧：眼睛变大，狭窄的胸腔内心脏在飞速跳动。一切变得难受。无法逃避。门，所有控制物体入口的门都紧闭着。从前，人们可以走进树里，或者电线杆里。人们笔挺挺地站在里面，人们变得如水泥般冰冷。或者走到离海几百米远处布满卵石的大沙滩上。太阳灼热。海浪接连拍打着石子，发出擦擦声。天空是蔚蓝的。于是人们闭上双眼，人们仰天躺着，人们走进沙滩。沙滩上堆积着成千上万的圆形卵石，人们变得如沙滩般平坦，如沙滩般宽广。

人们先是像这样——，然后像这样●

谁打开了闸门？谁冲毁了包容大海的堤坝？谁又点燃了遍地灯火？现在，不再有大海，也不再有沙滩。到处是头颅。只有头颅。

地是一块沥青板，水是玻璃纸做的，空气是尼龙的。太阳那只1600瓦巨大灯泡在伊沙雷尔纤维天花板的中央燃烧着。某处可能有一个大工厂，灼热的机器振动着，不停地在生产它的假冒产品：涂成蓝色的人造天空、硬铝假山、玻璃灯丝赝造的星星。橡胶树在电扇的微风中摇曳。它们的绿叶永不萎落。篓里的水果也不会腐烂：紫葡萄、香蕉、桔子、苹果。机器浇铸出这些水果并用钻头将它们切开。陶土罐里人造天竺葵生长无望。尼龙皮衣在灯光下闪亮。不再有空间，一切都是平坦的。防护玻璃将永无止境的道路阻拦住，钢筋水泥板四处皆是。偶尔也下雨，可这不再是雨。雨滴是半透明的塑料弹子，在屋顶表层滚动而不击透它。碎石路面上刻印下了道道褶皱，可能年代很久了。世界滑润而焕然一新，它散发出绿叶素和苯的气味。水晶玻璃粉、磷光粉、配接固定的硬件。一切只有角质物和珍珠质。到处是铮亮的钢铆钉，天空围绕着巨大的轴页在缓慢自转。

在布满圆圈、横线，有时是三角形的背景中，男男女女们滑行走过。他们从世界尽头而来，那里，铸造身体和脸的机器隆隆响着，他们安然穿过密封的街道。他们油亮的脑门上，刘海潇洒地摆动着，漆皮皮鞋噔噔响。他们的手紧握着骨头般坚硬的物体：伞、包、文件夹、白雪茄。地上走过酚醛树脂黑女人、尼龙中国人、玫瑰色赛璐珞白人和人造革印第安人。他们的思想如同蝙蝠的尖叫声从口中而出，或者在空中聚起水蒸汽云，类似扩散的聚苯乙烯。

X 先生，来吧，我们一起去寻觅那制造所有这些物体的工

厂的隐藏地。

可是现在，不再有年轻姑娘，那个叫Bea. B.的年轻姑娘消失了。她消失得无踪无影。带镜衣柜前她坐的那张椅子上，或者沿着五光十色的街道急行，只剩下一种齿轮模样的机械。

造出的人体两个对称部分是结连的，最顶端有一张娃娃脸。轮廓模糊的塑料球上画着永不消失的线条。短鼻子上方有两个孔，两道棕色眉毛、绿玻璃眼珠、染成黑色的尼龙睫毛、跳动着的眼皮、无皱纹的额头、挨个插在颅顶部的一个个棕色发绺、软骨耳朵，油亮的嘴唇鲜红，微笑着，一言不发。

也许战争已经制服了她，把她变成了石头，像这样，借助于火光、巨响和行动。也许不必再做什么以使她屈从。也许她是食肉娃。自然存活着，不会衰老，也不会死亡。也许她的所有行为和一切愿望是她躯体内那转动的轮子和点燃的电灯。她的思想、她的话语就是踩在柏油路上的脚跟印、烟头、车身的反射光、刊有陌生人照片的一页页杂志。

但这不是一部小说，这是一封信，而且，这也是我的想法，假如我不是一个小姑娘的话，也就是说，假如我有勇气永远成为一个丑陋的人。有这么多脂粉。这么多口红，长睫毛，彩笔，染发剂，因而做一个怯懦的人已不再有意义。

克洛德·格勒尼耶

“您知道人们要做什么吗？”Bea. B. 问X先生。“人们要转入进攻”。

她站起身，光着脚在房间踱步。她用火柴点燃一支烟。

“人们将成为士兵，人们将摧毁一切，这就是人们要做的。”

她在床沿坐下，照着镜子。

“您同意吗？”

她发现她的目光还太温柔。她戴上墨镜。

“你总是喋喋不休。”

她站起来，穿上鞋，打开门走了出去。

“前进！”

首先得有一件制服。没有不穿制服的真正战士。她可以装扮成咖啡店女招待(X 先生：酒吧间男侍者)。或者她装扮成护士(X 先生：医生)。或者她装扮成善良的修女(X 先生：牧师)。或者她是妓女(X 先生：权杆儿)。或者她是寡妇(X 先生：装殓尸体的人)。或者她是分子化学大学生(X 先生：经济法教师)。一切正在消失，到很远很远处，在意想不到的地方。

Bea. B. 买了一套家庭主妇穿的衣服。X 先生则买了套管子工服。他右手提着一只小铁箱，就像管子工平常带的那种箱子。

他们先走进这家咖啡店，它坐落在人车拥挤的一条街的尽头。咖啡店名叫**圆圃**，**绿廊**，**桑宝**，或这类风格的什么名字。

他们走过去坐在一张桌子前，他们边谈边喝啤酒。Bea. B. 对 X 先生说决不再谈论重要事情。必须说些极其平凡的事，而无需寻找解释。例如：

“我要跟你聊聊我是怎么乘飞机的。当时我挨着那位先生坐在一张椅子上。他在看报。他身旁有一扇舷窗，挂着带小黄花的蓝色尼龙窗帘。我坐在椅子上等待。不时地，我俯身，从这位正在读报的先生肩上方往外看，我看见了像木棉树一样

的白云。接着，在一定的时候，你是不知道的，走来一位空中小姐，给我一只塑料盘子。于是我把它放的小折叠桌上。很奇怪。盘子里有一种八字型的碟子，里面有一块肉，一些四季豆和土豆泥。还有一只塑料碗，装有鱼和沙拉。另外还有一只小塑料碗，盛着菠萝片。你不知道，菠萝片的中央，居然有一粒糖渍樱桃！”

“真的？”

“当然。还不止这些。还有一瓶矿泉水，一只玻璃纸袋，里面装着一只叉子，一把钝刀，一把小匙和三只小纸包：一包胡椒，一包盐和一包糖。”

“然后呢？”

“然后，有一只空杯，一块纸巾。”

“那你干什么了？”

“我开始吃装鱼和色拉那只碗里的东西。味道不错。”

“然后呢？”

“然后我吃八字形碟子里的东西：肉和四季豆。但没吃土豆泥。”

“为什么？”

“我不知道。我觉得它有点干。”

“你喝了什么吗？”

“最后喝了。之前我吃了菠萝片和糖渍樱桃。对了。我忘了告诉你，还有一片面包和用镀金的银纸包的一小块黄油，说不清是什么名字。”

“你吃了它？”

“没有，因为面包不新鲜，这以后，我喝了矿泉水，我用纸巾擦了擦嘴，我把它搓成一团。然后，我点了一支烟，我把烟灰到处撒一点：土豆泥盘子里，菠萝汁碗里，我身边的那位先生

看了看，有点反感的样子。吸完烟，我把它压碎在鱼碗里，剩下的色拉上，于是它发出奇怪的噼噼啪啪声。”

他们开始喝啤酒，一言不发。接着，Bea. B. 问：

“那你呢，你干了什么？”

过了一会儿，X 先生骑上摩托车，他们去看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汽车。他们在一座桥附近停下，他们看汽车在公路上奔驰。天气不热，因为是冬天。不时地下着点雨。天空灰蒙蒙的。

汽车疾驶在马路上，马达发出刺耳的叫声。Bea. B. 看见它们从远处驶来，车身支撑在四只轮胎上。天空的反射光照在圆形发动机罩上，汽车金属外壳上。挡风玻璃如同一块块镜子。汽车离桥越来越近了，他们看见湿漉漉的马路在两只前轮间向下倾斜。斜坡上的电线杆一根接一根往后跳。汽车到了。转眼间，它们从身边擦过，穿过桥的阴暗处，爬上一个坡远去了。

有数千辆汽车，一模一样，但又有所不同。它们排成三列行驶，最快的在左边，最慢的在右边。一辆紧跟一辆。它们互相超车，于是人们看到前轮的上方有一种黄色的星在一亮一灭。在到达桥之前，它们顺着一条长长的弧线开着，不偏离。高速公路上，有许多白漆线条，汽车开在它们中间。

偶尔，载重油罐卡车紧挨着公路边驶过，地便在那八只轮子的重压下震动着。它持续不断。汽车仍马不停蹄地前进。它们一直开着，然后消失，接着又往前驶，又消失。潮湿的地面在轮胎下刷刷作响，毒气团攀附在斜坡上。阴暗的天空里，什么也没有。可是地面上，有这穿越空气的运动，有这在前门旋转窗呼啸的风，有这些反射光像火一样烫的镀铬散热器护栅。人们不再需要说话。Bea. B. 和 X 先生坐在桥旁的一堆砾石上抽

着烟。他们在看汽车驶过。有时，他们也盯着一段路，这就好像他们在看一扇门不断地打开又关上。或者在凝望一片天空；太阳在云层后滑行，黑点和青天相继而来，闪电突然发出巨响。或者在巡视马路，从起点某处直到天际，汽车车顶层层叠叠。

没有人能看见Bea.B.。汽车玻璃窗是不透明的。高速公路是一片严酷的荒漠，那里冬天下雨，夏天则阳光反射。也许世界是金属制成的，除了这些没有别的：钢板、铬、螺钉和连杆。也许人类都消失了，所有的男人和女人。

高速公路陷进了一个大水泥沟里。它仿佛是一条冰河，一块搬不动的冰川，一个干谷，像这样的什么东西。甚至声音也不再是截然不同的。它们来到，如同飞机马达的隆隆声，螺旋桨的每一叶片通过撕裂中央桨毂的双头螺栓来切断气流。每一个海浪冲打着古老海滩的卵石墙，发出哗啦声，但总是同一个海浪在落下。

当然，有好多事情人们是弄不明白的。这是因为人们站在高速公路旁。要搞清楚，必须躺在潮湿的柏油路上，像这样，和X先生一起，必须体验那沿着大地疾行的所有的震动，所有的橡胶圆轮胎，以每分钟4500圈的速度转动的马达所发出的所有热闪。

长方形的卡车载着许多囚犯经过，他们站在车窗后。然而他们什么也看不见。略带暗色的玻璃窗使人感到黑夜降临了，小雨滴向后流着，使他们觉得自己是在海底旅行。

汽车前部那个朝马路开着的特大窗户上，两个刮水器弯曲又抬起，发出刺耳的声音。可是谁也看不见什么。他们看不见那从地球的一端伸向另一端的无止境的公路，他们看不见慢速拐弯处，电线杆，灰暗的天空。他们看不见世界已变成金

属。他们既没看见水泥桥，以及桥下的沙堆和翻倒的摩托车，也没看见沙堆上那件奇怪的事情，那里，两个身体彼此紧抱着，衣服半开，他们呼吸急促，挣扎着，分不清谁的呼吸，谁的大腿和肚子。当战争笼罩着世界，谁还顾得上这两个肚子呢？

X 先生，你有一辆宝马—500 大型摩托车，前进吧！我要骑上坐在你身后，我们将飞快穿过城市的街道。我们要绕建筑群五十圈，我们也许会朝禁止通行的方向驶去。你的摩托车有一个信号灯，夜晚，你开亮它，黄色光束便扫向黑暗处。马达的爆炸声在寂静的夜里鸣荡，并在能通车辆的大门里发出阵阵回响。骑上你的大摩托车，紧挨着汽车几厘米贴身超过它们。每当你的左边或右边出现一条新的街道，你不要减速，将摩托车倒向一侧，我们一边看着倾斜的地面一边转弯。这就像坐飞机。风刮得很猛，将有旋风，使人头晕目眩，我们的嘴和鼻孔将灌满冷气，眼睛也泪水汪汪。我们决不去看电影。关得严严密密的大厅里，人们坐在软塌塌的椅子上，热闷得喘不过气来。我们可不进去。我们骑着摩托车从等待的一队队人面前经过，恰好有时间看清布告：**空中杂技，远离西部，蜘蛛城堡**。我们要彻底走到城市尽头，到那些只有煤气厂和调车场的地区。我们将以每小时 140 公里的速度沿着穿越空地的环城大道前进。要是我们累了，太冷了，我们就在咖啡店前停下。不过，这可不同于市中心的咖啡店，那里，人们面对一杯牛奶咖啡坐着，在谈论精神病，灵魂转生和这类事情。但是在为长途卡车驾驶员，白铁工和赛马赌博者开设的咖啡店里，情形就不一样了。你把摩托车停在门前，走进咖啡店，对柜台后的人说："两杯啤

酒。”于是，我们喝啤酒，我们抽烟，我们决不说任何随机应变的话，只说：“天冷。嗯。外面不热。讨厌的雨！但愿明天天晴好赛马。”有时，我们直到机场，我们去看飞机起飞。我们想知道为什么飞机亮着闪光信号灯在水泥跑道上慢慢滑行。然后又是如何鸣响四只喷气式发动机，冲出地面，一跃到空中。

这之后，我们去两三家酒吧，听着音乐又喝了啤酒。这是一首十分优美的乐曲，从一台金属机器出来。一台类似汽车和飞机的机器，镀着闪亮的厚厚的铬，还装有两只闪光信号灯。酒吧女招待是一位染着白发的女孩。她朝机器弯下身子，让一块钱币掉进一个洞口里，然后她用手指按键。机器的腹部有一个马达隆隆响着。这台机器电力很足，四周迸出一圈火星，女招待的手指触摸按钮时发出噼噼啪啪的声音。电顺着她的血管流，发出奇怪的蓝光，像氟液在酒吧间分成许多电支流。每当音乐从机器出来，人们便忘记一切。这些是战争的音响，就是这样，它们具有节奏是为了杀人，或为了变得凶恶残忍。首先是猛烈而低沉的爆炸声，它在地面回荡，并从你的脚直渗入你的体内，扩散，不断地扩散开来。这些可能是死亡之声，于是人们感到寒冷正在脊髓和肾脏里切分东西。它们慢慢，慢慢地消失。它们持续了好几个钟头。接着又响起其它声音，一些飘忽不定，但却具有渗透力的音符，它们混杂在低沉的巨大爆炸声中。如果你身临其境，你便会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它要告诉你不再有未来，不再有过去，所有的时间洞坑都被翻寻过，一直掏挖到骨头。

电动机器将声音直射到时间尽头，它擦去所有的年代号：637、1212、1969、2003、40360、Aa222、An Ⅶ。一切荡然无存。它还将音符直抛向语言的尽头，它践踏词语。人们沉默不语，人们不再有什么要说的。机器代替你思维，这是真的，我向你

发誓，正是它具有一切思想。只有电路、碘钨灯，刻印在罗多伊塑料上的小标记和聚光器令人眩晕的运动。酒吧里，人人都是这样：坐在桌前的椅子上，眼睛看着窗户空白长方形，机器一边慢慢启动转轮，在电流的交错振荡下渐渐使螺旋桨超速运行，一边残酷地将电波发射到人们的大脑里，**这就是思想**。

于是人们听见词语猛地冲进寂静的咖啡店，它们从火星四溅的机器里出来，在密封的空气中振动，人们听着它们，什么也不想。这是一种很细很弱的声音，就在麦克风旁轻轻响着，一个年轻姑娘或一个小孩的声音？人们不知道，但他的话语吞没了空间。它们飘飘荡荡穿过电网，它们在扩大，它们在回响，它们从扩音器口中喷涌而出，它们沿地快速奔跑，或者在沉闷的空气中慢慢飘游。它们什么也不说。它们不被人们所理解，是淹没在吉它和低音提琴振动声中的简单振动，于是人们到处看到正在唱歌的年轻姑娘那厚厚的嘴唇张开又合上。它们在咖啡店的空气体积中跳舞，那里弥漫着香烟烟雾，充斥着嗓子的嘘嘘声和刮擦声，呼吸的水声。他们什么也不说。他们这样说：

Ba de bi dooo dou da ti da dooo
Wadi toudou di daaa ni na beu deu dooo
Chitti dan wi wachamidamou dou dou
Ra la mi ma ma mi ou au éé
Ta long wan di nimamu watta
Ti da dou bi da Wa wa

这确实是最美的语言，温柔的诅咒，它们制造激动的声音，它们叽叽咕咕，依次说着一个个单音，将强有力的元音粘

合在一起。也许这是一种语言，把你抛向后，使你忘记战争。或者这是它们的战歌，是它们的电嘴缓慢地按节拍唱出来的，这是第一次，即使失败了也无关紧要。

不管怎样，这既不属于女人，男人，也不属于以杀狗、小牛或蚂蚁为生的任何有生命的东西。这是一种树和植物的语言，更确切地说，是隐藏在纤维中的轻微颤动，是阳光照耀下或雨水流淌中的振动，是根的生长。

X 先生，就是这成了如今的真正的诗。诗人穿着拖鞋闷在紧闭着百叶窗、气味难闻的房间里，有多少小符号被丢弃在一页页笔记本上，诗人就把多少符号一小行一小行地整齐排列在纸张上。

这，就是真正的诗。是我们在布满塑料的咖啡店尽头，从一台巨大的思维机器口中得到的诗。是一首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样的诗。

您想知道当今一些伟大诗作的名称吗？

《彻底摇晃》(洁尼·基德与海盗)

《爱洛伊斯》(巴里·里昂)

《满足》(洛林·斯图斯)

《奥巴拉迪·奥巴拉迪》(亚瑟·孔莱)

《世界末日》(亚波利迪特之子)

《摇吧，宝贝》(琼·利·霍克)

《你们全让我讨厌》(奥迪斯·莱登)

《毫无借口》(法朗索瓦兹·哈迪)

《堪萨斯城》(詹姆斯·布朗)

《吉奥弗雷爵爷拯救世界》(比·吉斯)

《一片更加苍白的白色》(布洛克尔·哈伦)

当地球上不再有任何常用词，这就是说战争结束了。那么，这将是和平。人们可以重新睁开眼睛，注视一切。人们可以期望爱情幸福，事业有成。人们将不再有什么要创造。人们可以沐浴着阳光坐在海滩上，无视那天空中流血的大洞，人们可以在一个五千万人口的城市里漫步而无须寻找没有眼睛的墙角，无须专门寻求盲人伙伴。谁也不再自以为非得有天才，非得在一堆垃圾上独居，非得诅咒不可。谁也不再挖空心思地写表露内心的小诗，像这样，用一支圆珠笔写在纸张上，把单词一个挨一个排列，并且十分注意这些是诗句，而不是类似这样的平庸文字：

"我喜欢活着"

即使不是：

"天空是蓝色的"。

当战争结束，X先生，我们要常去光顾这些塑料咖啡店。我们倾听那在静穆中飘游的话语，那带有高低音的电子音乐。我们去电影院观看那赤裸裸的一对男女数小时接吻的发白的画面。我们要去看一场精彩的戏，戏一开始一切都一目了然：舞台上，有一张铁路电网，这可以说是人类思维最终全部显露的平面图，这意味着人们终于永远地走出了迷宫。不再有起点，不再有目的地！不再有梦幻也不再有现实！不再有为什么也不再有怎样！一切都是明了的。一切都是真的。一切都是美好的。也许这以前，你和我，我们会死亡，可这，这是另一回事……

如果这出乎意料，能有助于理解这篇文章，那么，我应该说，正是在我制作了一副眼镜后——镜片装有尖针，很可能弄瞎眼睛——我才想通过回忆来重新创造事物，而不是如实地表现事物。

丹尼尔·施珀里

每过一天，人们都发现灾难在加深。它并没有真正地前进。它停留在原地。只是事物变得更清晰。它们勾勒出棱角，它们固定不变。獠牙和利爪露出，伸展着指头的奇特的手从地下或墙里冒出来。到处出现一张张嘴，顶里面，鲜红的咽喉半开着。这些是正在飞速转动的车轮，灼热的轮毂飞出一阵阵烟雾，一团团火花。这些是眼睛，在阳光下睁着，目光冷酷，试图征服一切。柏油路上，空气整个地静止了，但微尘体仍穿越空气振动着。每一小尘粒就是一个行星。上面住着一个人，他注视着，审判着。雨滴从5000米高处落下，每一小雨滴在空中划下一道长长的燃烧着的线。

坚固的楼房矗立在地面上，它们全力压迫着大地。人们几乎到处都能感觉到地基、壅塞地带对皮肤造成的疼痛。也感到干渴，一种止不住的干渴，使你口干舌燥。血液也成糊状。地上，沥青层将那长长的、汽车艰难行进着的沥青马路紧裹在它们那粗糙的表皮里。天空有时呈灰色，有时蔚蓝，有时又黑暗一片，每当飞机痛苦地从中穿越，它便惊慌地蜷缩在房屋的墙隅。

几乎在各处，随处可见：电线杆——电线长无止境，摩天大楼，白塔，隧道——火车正盲目奔驰，小溪，河流，阴沟，工地，工厂的烟囱，装有天线的金属小塔，空地，蓄水池，高速公路的交叉口，铁路的枢纽，信号灯，马达轰鸣声，煤气层，窗，这

一切，所有这些痛苦，所有这些轮齿，这整个的沥青层。

人们用名字来称呼它们。人们盯着它们看。它们也目不转睛，愤愤地向您回击同样的目光。人们偶尔同它们说话，告诉它们一些事情，声音含糊不清，因为此刻人们开始感到惧怕。人们在一个信号灯前止步，说：

“你真漂亮，嗯，我喜欢你，你知道，铁杆，这是真的，我很喜欢你。我喜欢你，因为你的底座是铁铸的，狗将在那儿溺尿，因为人们看不见你那深埋在人行道下的根基。我喜欢你，因为你不是一棵树，然而你身体的顶端却挂满美丽的果实：有绿的、黄的和红的。如果你是一棵树，你不会这般艳丽。树木在死亡。有时，它们被雷电击中，劈成两半并变得漆黑。有时，走来一个家伙，带着电锯，把树木锯成一根根火柴。假如你是一个人，你不会这样好看。因为这样的话，你将有眼睛，而不是三盏忽亮忽灭的灯，人们很快也就会明白，它们只能用来制造思想，只想**我我我**，然后是**我你我**，还有**我上帝上帝**，这又有何用？可你是一根铁杆，一根有着三盏灯的美丽铁杆。你的下方有一个漂亮电动机在隆隆响着，你永不停地开亮、熄灭这三盏灯。**绿灯**：马达轰鸣，汽车向前驶；**黄灯**：汽车乱成一团，一些刹住，另一些则赶紧冲过，发出撞击声；**红灯**：汽车停下，可发动机仍在发热。车壳内，人们烦躁不安，抠着鼻子，而你却视而不见，你等着，然后你开亮**绿灯**，于是人们赶忙抓起换档杆。”

稍走几步，人们在一个阴井盖前止步，说：

“真好看，漂亮的窨井盖。”

城里四处有这么多东西要招呼。人们路过时认出了它们，因为它们从未离开。某一天，它们呆在那儿，翌日如此，第三天

仍旧是这样。

那位叫Bea. B. 的年轻姑娘注视着这个建造在市中心类似庙宇的庞然大物。这既是金字塔，宝塔，教堂，又是卫城：一座巨大的带有廊柱和尖顶，从上到下镶着玻璃墙板的白色大厦。它的入口处尤其特别。Bea. B. 从它对面的人行道看过去，这是一个有四扇玻璃门的柱廊，里面挤满了人群。

人们川流不息，走进走出，他们在原地踏步，推开四扇闪动着S形镀金拳头的玻璃门。他们不时地被这大嘴吞食，然后又吐出，就这样，像奇怪的黑昆虫。玻璃窗顶里面，门的上方，霓虹棒的光芒闪烁，发出一圈圈白色光晕。大家朝庙宇走去。人们把它建在这里，恰好是市中心，大家都听从它的召唤。

它的四周，人行道上，甚至空气里，出现了种种迹象，使人感到恐惧，提醒你有一个暗藏的上帝。这些人从城市的另一头，从阴暗凄凉的地区而来，他们到达庙宇前。他们走进挤满人群的通道，他们的脚踏在先于他们到达的那些人的脚印上，他们擦肩而过。他们走下小汽车或公共汽车，朝高大的玻璃墙走去，毫不反抗。

年轻姑娘要和他们一样。她穿过大街，她夹在男男女女的人流中走，朝那闪动着S形金属拳头的四扇磨光玻璃门走去。在她前面，一个穿雨衣的男人把玻璃门推开，传给一个灰头发女人，她又把它传给一个穿格子大衣的女人，这女人把它传给一个穿皮大衣的女人，穿皮大衣的女人传给一个瘦男人，瘦男人再传给一个带孩子的妇女，这妇女又把它传给了Bea. B. 。

她用S形的镀金拳头握住门，往前稍推了一下。她推开了。然后她拉着门直到一个戴眼镜的女人伸出手，没有道谢就

把它接了过去。

年轻姑娘走进大厅。她看到天花板靠在水泥柱上。塑料柜台几乎到处都是,闪着白光。人群弯弯曲曲围着它们,离去,分散开,重返原地,腿不住地在运动。Bea. B. 在两排柜台间一直朝前走。她什么也不想,她的身体在停步不前的妇女中间钻行。另一些女人正从相反的方向走来,于是她正好有时间瞥见她们那白皙的脸上睁开的黑眼睛。

Bea. B. 穿过一个充斥着令人恶心的香味的地区。一些身着玫瑰色工作服的女人站在灯火辉煌的工作台后看着她。她们那施了脂粉的面容全都一个样。红色尼龙头发梳盘成扭曲的发髻,她们的嘴唇毫无表情地笑着。

Bea. B 走到一个大纸牌前,上面画了两只大眼睛,当你经过时便紧盯着你。这两只眼睛就像两只昆虫,一种奇特的七彩毛虫,一种四周长着黑毛的青蓝色大圆形动物,它们在白纸板中央浮动。

纸牌的下方,Bea. B. 看到:

细小的皱纹
说明很多问题
要预防它们
用**护肤露**
战胜它们

鲁滨斯坦

当 Bea. B. 挣脱出眼睛的束缚,便是另一回事了,在一排柜台后远处,人群中,一个女人停在一根霓虹棒下。Bea. B. 看到她的脸和手苍白,毫无生气,类似一具僵尸,紧绷在她身上

的那件连衣裙是淡紫色的，但颜色太浅不明显，她觉得这容易褪色。她看了这个发愣的女人很久。接着，人群移动起来，一下子淹没了这个穿紫裙，面色苍白的女人，Bea. B. 的目光便落在她站立的某处，那个难以忘记的通道，她无法抵抗这种显然的痛苦，因不可理解而产生的痛苦。

Bea. B. 继续在商场的大厅里信步走着。她所看到的一切既熟悉又陌生。这些是大海上泛动的小波浪，沟壁里的裂纹。她看到了皮肤上的记，创口焦痂，一节节骨头。或者她正在肚腹内，总之，在一个有生命的椎体中央。而她在那儿所看到的，正是某一天，当她出现在真正的生活中时，将发生在体外的一切迹象。

她看见：立在衣架底座上的断腿。盛满琥珀色液体的瓶子。露着白门牙微笑的女人照片。比熔岩溢流更美，放射着红、蓝、珠光色的灯。深嵌在地里的玻璃舷窗。没有草地、没有尘埃的塑料空间。在空中游动的脸。电扇。散热器。每时每刻，四处都有一堆堆脸孔，在躯体的顶端滑行，它们没有表情，没有意愿。这就发生在这里，这个大庙宇的白色大厅内，远离时代和死亡，在这地球表面封闭的薄薄的气泡内，而此时无数面孔正从四面八方压过来。

年轻姑娘也在别人的胳膊和衣袖的推动下来到大厅中央。那儿有两座自动楼梯，孤零零的往上升，还有一个大玻璃通告牌，上面写着一连串小字：

食品
巴黎高级化妆品
家政术
海水浴

女式长统袜

首饰

白色颜料和塑料

工作服

妇女针织品商店

男式帽子衬衣

啤酒店

白木

青年店家

女帽

暖气

女式皮鞋

男式鞋、儿童鞋

陶瓷器

二十岁男子服装店

胸衣胸罩

被毯

药品

唱片

家电

电气

少女用品

室内装饰材料

皮衣

男孩用品

钟表

水疗法

保健品

女式雨衣

玩具

裙子

毛丝织品

毛线

婴儿用品

书店

妇女内衣店

儿童床上用品

床上用品

大衣

皮件商店

缝纫用品

家具

家用器具

室内用具

橱房用具

微型电视机干电池

金银制品

文具店

彩色糊墙纸

化妆品

边饰品

裁剪纸样

女浴衣

摄影

瓷器及晶质玻璃器皿

五金制品

投诉处

连衣裙

女孩连衣裙

冰箱

收音机　电视机

饭店　快餐馆

体育用品

各种织品

地毯和窗帘

装饰布

妇女编织品

玻璃器皿

旅行用品

厕所

这就是商品单。你可以在这儿闲逛。你将紧随人群的运动去游览世界。你任凭自己沿着铁轨行走，你把双脚稳立在自动楼梯上，你把右手放在橡胶楼梯扶手上，有时，你站在铁门前，等待那个布满按钮和灯、盒状的怪机器来到，把你一层层往楼上吊。

Bea. B. 决定，她要在商场呆很久。她可以在那儿过上几天，几个月，或许几年，永远不出去。她参观了二楼，那儿有很多服装：玫瑰色羊毛外套、格子大衣、黑雨衣。每隔一大段距离，便安放着一个巨大的人体模型，双臂伸直，立在模型底座上。一些男人，懒散地躺在皮靠背椅上，正在读报。女人的鞋

跟踏在地毯上，扬起薄薄的一片灰尘。天花板上，一串串电灯泡不断地射出雪亮的光。藏在墙隅的喇叭播送着一首乐曲，仿佛很遥远，但延绵不断。

Bea. B. 感到异常的疲倦。她在木柱旁的一张皮靠椅上坐下。她点了一支烟，把烟灰弹落在一个圆柱形的大烟灰缸里，烟缸顶端有一个弹簧机械铜球。年轻姑娘用左食指推了一下按钮，她看到金属盘飞转起来，降落到缸底。

她其实可以认为这完全类似那无数的圆圈，是唯一能够明了事物的真实运动。可她没有这样想，也没去想任何相似的东西。

她从写有TWA 的红包里抽出一个蓝色单面仿皮漆布小本子，上面写着烫金字：

周记练习簿

于是，她在新的一页上写：

“今天，我竟感到如此疲惫！

我在大街上溜达。我去了咖啡店。

由于身无分文，天气寒冷，

我无法去看电影，我走进了

这家大商场。我很累。有

这么多漂亮的东西，这么多钱和

这一切，我简直想呕吐。有很久我

没见到X 先生了。生活多无聊！我有时寻思

怎样才能活到80岁！”

她停了好长一会，圆珠笔笔尖在纸张上方稍抬起，微微颤抖

着。然后，她迅速加上：

"他妈的。他妈的。他妈的。他妈的。他妈的。"

然后，她戴上墨镜，她把头靠在右手上，她睡着了。

谁也没注意到她。女招待们提着挂在衣架金属杆上的衣服，正一声不响地四下奔忙。腿部静脉曲张的妇女在压满服装的转门前摇摇晃晃走着。披长发的年轻姑娘在翻转袖子，想看看藏在衣袖中的标价。

胶合板隔间里，一些女人对着镜子脱试衣服。她们穿着红、蓝、绿、黄各色衣服照镜子。她们梳头。

商场充斥着震耳欲聋的嘈杂声。乐曲不间断地从喇叭传出，还有出自一张张嘴的零零碎碎的说话声，但总是那几句。

"蝉翼纱的，再大些，再大些。"

"哪一件？您说的是哪一件？"

"红蓝色的，红蓝色的。"

庙宇内，一切既猛烈又轻柔；移动的人群从楼梯的橡胶扶手旁擦身而过，互不碰撞。电梯嗡嗡响着上去又下来。自动楼梯用它们那不知疲倦的马达把货物运上楼。这里，没有什么可害怕的。这是在战争的中心，神秘莫测的拱桥在汹涌的波涛上浮现。年轻姑娘在墨镜和头发的遮掩下终于可以入睡了。没有人会来杀她。她可以想象彩色透明风景，情人们的面容，在肌肉温热的陷窝中的爱抚。为了她，为了所有的男男女女，人们建造了这座楼塔，这个避难地。他们把设想变成了具体存在的东西：一块装着大白窗、光线充足的水泥板。他们将这一切残酷的、置人于死地的东西藏了起来：太阳、雨、风、大海、森林和沙漠。他们率先设想出楼层，有：二楼、三楼、四楼、五楼、六楼、七楼。底楼。

酒吧里,汽水和桔子汁龙头流淌着。货架上,全世界的果实都成熟了。玻璃纸包装的肉在冰箱冷冻盘里呆着。软绵绵的地毯,深色毛织品。白纸。沁人心脾的香味。所有的烧酒瓶,所有的香烟。

年轻姑娘躺在那儿,二楼的那把皮靠椅上。她不在等待什么。她和别人一样,至少,她和他们在一起。她缓慢喘息着,脑袋斜靠在右手掌上。墨镜后,眼睛是闭着的。眼皮后,眼珠在朝上轻轻移动。

持续的音乐声像一只热乎乎的蚕茧把她的身体裹住。人们的思想,急速的话语从她身边飞过,丝毫不伤害她。和别人一样,她是商场的一分子,一件商品,二楼柜架上的一样货物。这,这也许就是我们在混乱不清的年代和领土中最终找到的位置。一个付出巨大的劳动才标出的一个地点,一个标点,一个数字,一个号码。

灾难很可能在某一天降临。人们等着。人们明白这一点。它在宇宙的尽头准备着,它将用它那血淋淋的唾沫覆盖一切。事物曾自然地存在,它们也将轻而易举地消亡,不再可能对它们的乌有表示怀疑。这些东西,人类创造的质地柔软的产品,首饰、服装、纸花、汽车装饰品以及照片。

灾难在白色大庙宇的四周低声吼叫。一阵阵奇怪的颤抖仿佛从宇宙的尽头而来。时而,在庞蒂亚克飞机机翼或者在绿色太阳镜的黑镜片上,出现了某种可怕的东西,一个不吉利的征兆,一束耀眼的反光,这就是说,这一天更临近了。时而,年轻姑娘的脑海里出现了这一裂纹,这个空点;灵魂的两边试图连接在一起,但白费劲。通过裂缝,如果你会看的话,你便能看到这个令人恐惧的东西,世界的终极,城市的末日。

庙宇也成了忘却战争之地。这些走进去,推开闪动着S形

镀金拳头的四扇玻璃门的人们，他们并不真的知道这件事，但他们来这里避难。他们躲避这比他们的战争更为可怕的战争。他们要在三面镜子里寻找那些有自己的面孔的无数物体。

谁都无法逃避。这些正在战斗的人，这些倒下的人；饱食者，醉汉，硬化症患者，狂暴者，吸毒者，懒汉。战争来了，它已经在那儿。敌人已经成功地进入市区。大庙宇内，贪婪的手指紧攀住物体。可是，谁能说出灾难从何而来？难道它没有从喇叭的小孔里冒出？难道它不是随着光线从霓虹棒落下？当一个女人独自呆在一间试衣室里，把一条紫色连衣裙套在她的皮革身体上时，是不是在不知内情的情况下，竟没有穿上**这条该死的连衣裙**，因为它将粘在她身上，就像尼龙点着，燃烧着嵌进皮肉？

此刻，年轻姑娘Bea. B. 披散着头发，戴着墨镜，手掌托住下巴，正躺在皮靠椅上。

当灾难降临——有一天会降临的——会措手不及的。我将睁大眼睛，注视着。你知道，X先生，自从我来到这世上，我知道了很多东西。我不会全都告诉你，因为说来太长了，而且无论如何，你不会相信我的。有时，当我在白天得知什么时，我真想打电话，随便给谁，告诉他说：

“喂？你不知道我刚才听到了什么？”

“不知道，是什么？”

“我听说香烟这玩艺，如果你把它们放在玻璃烟灰缸的边上，就会全变得霉点斑斑。”

“是真的吗？那为什么？”

“我不知道。”

“你还听说别的什么了?”

“昨天,我听说不得从梯子下经过,因为换句话说,你是在穿越由地面、梯子和墙构成的三角形,而穿越三角形是不吉利的。我还听说,要想死盯住人看又不跌进深渊,只需瞧眼睛上方的某个东西就行了,比如眉毛,或者眼睛下方,口袋。我还听说,旋风分离器在南半球和北半球转的方向不一样。还有,基督文化产生于混乱时期。在阿拉伯文中,存在阳辅音和阴辅音。”

获悉消息是很好的,即使过后就把它们忘了。当人们得知消息时,人们就把它们的程度减轻了。否则,人们会感到恐惧。我知道你是不害怕的。我曾见你走在大街上。你笔直朝前走,你不看任何人。你总像从一个监狱里出来。这当然了,因为你是一名士兵。

可我,我时刻都感到害怕。我呆在屋里时,我怕有人进来。我洗脸时,眼睛沾满肥皂,我怕有人拿一把刀从我身后过来杀我,而我却什么也看不见。我害怕大衣柜镜子,还有盥洗室上方的镜子。我怕老鼠。我怕挂在衣帽架上的衣服。我怕黑暗。我开着百叶窗睡觉,这样更能从天花板上看到大街上往来的灯光。

而当我在外面时,我是如此害怕,竟然无法迈步。我的双膝相互碰打。我总是跌跌撞撞。

我走在污泥地上。我的双脚踏进人行道,我得费好大劲才把它们拔起。我身后,有一些大洞,正在慢慢合拢,我走路时,人们听到的不是“笃!笃!”声,而是“啪!啪!”的响声。

我感到害怕,但我仍向各处走去:这个在乱拱,那个在移动。我去灯火辉煌的咖啡店:所有人的眼睛都斜视着。我去电

影院：白色光线猛射在大厅尽头的墙壁上。我沿着林荫大道走：人人都在踩踏地面匆匆走着。中午12点，我在外面，晚上7点钟亦如此，这时，部队开始行动，并用他们的头、肘和脚打我。我这样做是因为此时不可能呆在别处。我要目睹战争。我不像这些人：他们躲藏在地洞的深处，他们以为这世界不再存在了。

我这样做还因为我想知道思想在哪里，是谁制造的。它抓住我，把我从我的小小藏身地底下往它跟前拖，就这样，我下来了。我要看发疯的征兆，脸色，伤害人的动作。我想知道为什么大家都在跳舞。也许有一天我也会学这玩艺。也许那时我会明白战争将怎样结束，谁将取胜。每次我在大街上与其中一个奇怪的面孔相遇——这时它立于身体顶端夹在人群中迎面向我走来——我都想钻进眼里，看看旁边有什么。我知道，有一个陌生的世界，一条迷宫似的路。

我不愿再是我，仅仅只是我。有这么多画得颠三倒四的东西，这么多用圆点和线条写的东西。有这么多的计划。人们身上蒙着硬壳，他们行走在大街上，简直就像一辆辆摇上窗玻璃的黑色汽车。

也许，假如我是一道闪电，我会击毁这一切。假如我是一辆摩托车，也许我会开在所有汽车中间笔直朝前驶，并且一路上我要敲开无数躯壳。

或者，可能存在着一个词，一个真正的词，它将独自奋战，炸开所有这些壳背。没有一个悟解的字眼，没有一个爱的词语，但有某个词，它在皮肉里爆炸，如同炮弹球在犀牛的头颅里炸开。一个词，唯一的词。可我白找了，我没有找到它。类似这样的一个词：**美洲豹**、**奥姆锌**，或者**真理**。肯定有一个能制止战争的词。可是，是哪一个呢？

在一个拥有一万颗星的星团中央，转动着茫茫的特朗多尔皇星，此刻星团发出的光芒正刺破那拼命包围住它的层层黑暗。

可这不只是一个行星；这是在一个统治着两万个星系的帝国里跳动的脉搏。这个行星只有一个功能，管理；一个目的，统治；它只生产一种制成品，法律。

特朗多尔皇星只是一种功能失调。它的表面没有其它生灵，只有人类，它所宠爱的动物和寄生虫。几百平方公里的皇宫内，你找不到一根草，一块秃地。皇宫花园外没有水，只有一个地下蓄水池储藏着一个世界的物品。

行星光滑的表面只是发光的金属，牢不可破且耐腐蚀。这些是建筑物，由栏杆连接；凿有通道；分割成一间间办公室；底部是面积有数平方公里的大商业中心；屋顶是极乐世界，每晚灯火通明。

你无须离开一幢楼房，无须看见城市，便可以环行特朗多尔皇星一圈。

伊萨克·阿西莫夫

人们多么迫切希望地球在城市底下消失，人们永不再能谈论树木、草和灌木丛！让它快来吧，沥青地或水泥地，它将覆盖一切！永不再有山峦、湖泊，不再有海滩，不再有水，不再有河流，不再有任何东西！只有水泥和沥青，满地皆是，还有预应力混凝土。既然战争迅速前进，它毁灭旧梦，那么，立即结束它，不是最好吗？

森林、河流、草地、岩洞、峡谷；城市，如今全是城市！垂杆，有盖的管道，广场，地下室，街道。每天，某东西被除掉。在地面上以及地下深处。够痛苦了！在自然更名吧！代之以一个街道名，一个号码，一个全新集团的标号。谁拒绝，谁闭上眼睛，谁为在风中颤抖的一根草拍照：让他们被压路机碾死，让他们在轧碎机的大口中消亡！

一天正午时分，这个大城市的某处，年轻姑娘 Bea. B. 站在十字路口前，她凝视着它，仿佛这是海上落日，大浮冰，上空飞着乌鸦的麦田，或类似的东西。

她的心急剧跳动，她对着阳光把背靠在墙上，她试图明白十字路口是什么。她试图超越恐惧，用一种既无穿透力也不逃避的目光找到它。她两眼紧随着一团团旋转的东西，她在平面上停落下，她依次数着所有符号，她不想怀疑。她的心底有一句话。她在口咽部低声说：

“十字路口……十字路口……”

这比大海美一千倍，大一千倍，它深不可测，它射出的光芒如此强烈，你无法正视它们。有众多的运动，众多的细节，年轻姑娘跌进了一个深渊，接着一下子又升到了地面。她溺死了。她悬在一片灰白色的云上，在空中飞行。大海，微不足道。谁也未曾见过它。黑压压的一片：森林、沙漠，这将不再会存在。一切都在这个十字路口里，这由四条河谷形成的神奇交叉口，它们来自于陌生地，直通到这里，这个地方，落在这个十字形位置上。

毫无疑问，战斗在这里开始了。世界和别处的冲突都在众多的景色中选择了这片风景，把它变成它们的战场。

这里，有这么多东西，人们简直不知从哪开始。首先是这黑碎石路面的马路，沥青浆里镶嵌着数百万颗小石子。凝固的

沥青团，一点点朝路中央堆积，然后沿着四条马路一直铺散开来。这是一股熔岩流，但很平静，既不沸腾，也不龟裂，一条有无数支流的冰河，它那干硬的冰层支撑在地球表面上。

汽车轮胎在黑马路上滚动，发出潮湿的声音。时而，路面在卡车的重压下断裂，或者在夏天的烈日下融化。于是，身着蓝制服的矮人带着工具来了，他们修好了裂缝。每隔一长段距离，你能看到沥青上有修补的痕迹，灰点之类的东西，车轮碰撞着从上面驶过。

黑马路是新建的。它无止境地延伸着。它不透光，光线潜不进。下雨时，雨水在路面流淌，弯弯曲曲直涌进排水沟。刮风时，风激不起波浪 。它贴着坚硬的地面吹过，掀起灰尘和纸片。它沿着马路疾行，猛烈地吹入狭长的街廊里。十字路口中央，有一个看不见的小点，旋风正是在那儿产生。

Bea. B. 注视着十字路口。她想弄清楚这四条碎石河怎样相交，朝什么方向驶去。可是，它们既不往这里，也不朝那边流去。它们同时向四面八方奔腾，它们瞬间抵达宇宙的尽头。那死气沉沉，慢吞吞滚动的坚硬黑团成为城市的首要组成部分；地面微响着，它的那一边什么也没有。正是在那里，一切骤然停止：想象、希望、暴力，一切战争秘密。

Bea. B. 退后，把背倚在药店的墙上。她全神贯注看着马路，她想进去，成为十字路口。她躺在硬邦邦的黑色地面上，她两臂交叉，汽车和脚步从她身上压过。

也有人行道。您可以设想马路两旁高出约一英尺的灰色水泥长道。这是一条风平浪静的河岸，蜿蜒曲折环绕着房屋。人行道边，水泥道被一种白石阶梯所代延伸下去。一号街的左边，人行道形成一个拐角，然后呈直线往前。可是它的右边，一号街和二号街的拐角处，人行道呈圆形，石阶也因此凿成圆弧

状。为什么是这样呢？难道沥青河的水流侵蚀了拐角的尖端？或者按这世界或别处的惯例，难道这屋墙里有什么神秘的、要求保持不匀称的东西？

Bea. B. 看着她脚下的人行道。它并不流动。它固定不变，是凸起在黑马路上方的一块灰白色平面。这，这就是行人和狗的避难地。孩子们单脚跳着穿过街道阴暗的宽阔地，气喘吁吁来到这里。人行道上，有一组组几何画：用直尺划在水泥里的正方形。这些正方形能使你一个挨一个跳着走。这些正方形能使你想着法子数它们而变成疯子。这些正方形能使绉胶鞋底在雨天不滑移。这些正方形能使你明白，这儿，画着清晰花纹的地方，是人类的领土。由于画在人行道上的正方形，这条马路黑河成了一个被诅咒的地方，死亡，无知，残忍正在那里游荡。

在这个十字路口，一切是如此简单，人们不由得想：这怎样才能是另一回事呢？

Bea. B. 望着安置在人行道上的所有标记。这些在景色中固定不变、类似树木或岩石的物体：严禁停车的标杆，它们竖立在十字路口的每边，灰色的金属管顶着一个红蓝色圆盘。地面上，几乎到处都是窨井盖；黑铸铁浇制的长方形，垃圾在里面悬挂了数年。浇铸金属的圆花窗中央，写着这几个字母：S. E. V. 。

Bea. B. 站在十字路口中间，她看到了这个奇怪的小岛，这个漂浮在黑马路上的一块很长的水泥长方形。小岛的每个顶端有一个四周镶着石子的圆圈，用来做闪光信号塔的底座。左塔的上方，有一根路标，写着：**港口**。

Bea. B. 不再思考。她没有工夫思考。她只有一点时间看十字路口的这一切：所有这些线条，所有这些立体物，所有这

些颜色。她看着它们，仿佛这是最后一次。仿佛在她以后，他们以后，不再有任何东西，永不再有。有一种强烈的喜悦赋予这十字路口以生命，使它在她的眼下成为有形的东西。黑马路，房屋墙壁，汽车的运动，垂杆，闪光信号灯，一切极其单纯，猛烈又简单。因此，不再需要思考；不再需要审视空处。目光遇到了物体，坚硬的成层岩。

怎么说呢？这类似一种爆炸，当火星突然开裂，火光从烧焦的碎片里喷出时所产生的爆炸。一种不动声色的爆炸，一种无始无终的爆炸。它不炸毁什么。它没有起源。它就在那儿，这城市里，和它一起的有向外射的四条胳膊和它那不熄的炉火，星星，星星。

假如世界真的有一个中心，一个脐，这只能是它。假如宇宙确实正在一个接一个地生产，这只能是这个：蛋。这是陨石在尘地的落点，或者一种疖子，是熔岩使它在平原出现，它的名字叫**帕里库廷**[①]。

Bea. B. 背倚在药店的白色墙壁上，她在观看爆炸。现在，她不再恐惧了。脚上穿着致人于死地的长靴的部队很可能来了，她不会在他们的枪弹中倒下。十字路口很宽，很大且平静，简直像一条不流动的河。什么也不涌动。人们看不到墙壁龟裂，在淤泥的压力下倒塌。人们看不到天空在开凿一条可怕的空中航道，在迅速离去。

人们只看见这些在阳光下凝固不动，在地面留下黑影的东西：铁杆，女人的腿，汽车车轮。也许有一天，那个叫Bea. B. 的年轻姑娘要到战争中去，如此遥远，仿佛在飓风的中心：一种极度的阒寂压迫着大地，使得气压计的指针摇晃着。

---

① 帕里库廷火山，位于墨西哥米却肯州西部。

沿着十字路口的人行道，发生了这些事件：一个男人紧贴意大利式玻璃机器走进酒吧。他消失在蓝色光影中。一位妇女和她的孩子挨着人行道线，一直走到街拐角，然后跨入另一条街。

马路对面，有漆成黄色的宽线条。行人一小群一小群地穿过，汽车停在黄条的两边。一个老头从人行道上下来，走到药店前。他四下张望，接着他走在黄条中央。他到达安全岛，那儿立着两根闪光界标，他抬起右脚，上了小岛。然后他重又环顾四周，他重又下到马路上。他快步走着。随后他放慢脚步。他又抬起右腿，他走上对面的人行道。他在那儿停留片刻，他茫然凝视着右边。最后，他隐没在屋角后。

各种各样的事件。Bea. B. 从药店前面的邮局静观着它们。身穿着司炉服的男人从一辆大卡车上下来。孩子们喊叫着相互追逐。一位孕妇提着一只包，她把头转向房屋的上方，她尖声呼喊：

“呜——呜！”

酒吧旁的墙壁上，写着：**肉店，银行，马卡利-佛朗哥**。肉店和酒吧之间，有一扇门。突然，一位年轻姑娘出现了。她看着前方。她脸色苍白，披着长长的棕色头发。她身穿一件黑色塑料大衣。她注视着前面的门口。过了片刻，一辆白色轿车来到了。一个小伙子驾的车。年轻姑娘穿越人行道，她登上了小车。白色轿车开动了。消失了。

一个身着黑色服装的男人用火柴点燃一根香烟。

一只红狗在汪汪叫。

Bea. B. 瞪大眼睛看着十字路口。光线很白，十分刺眼，年轻姑娘只好戴上墨镜。几分钟算不了什么，几小时亦如此。名称和词语都无关紧要。没有地点。这如同站在一块冰川前，一座脊顶险峻的高山前。

尔后，渐渐地，出现了恐怖。这大概是疲劳，或者是神秘的惧怕侵袭着她，犹如一种疾病。

凸起的黑马路上，出现了一些细小的褶皱。大楼上空乌云密布。沥青路上，漆成黄色的宽线条开始褪色。铁杆插立在地上，它们把群星从不可理解的痛苦中解救出来。窨井盖，人行道上的方格，所有瘢痕，粪便，久积的干痰，烟头都有增无减。很久以来，人们一直把废物扔在地上，很久以来，灰尘在不断地落下。呼唤四条马路的是风，它在隔膜上吹出许多洞，它气喘吁吁。

Bea. B. 用她那被墨镜遮住视线的眼睛注视着十字路口。可她看不见十字路口。她看到了未来，它顷刻间展现在沥青地面上，涂画在石膏墙上，铸印在生铁板上。未来猛然来到，它吞噬了地球上的所有景色，它淹没了海边广阔的海滩，沙漠，灰色峭壁，一望无际的小麦、玉米田。这一切都消失了。四条沥青河从世界的一头朝另一头奔流着，尔后便停滞不前。铁杆的根长驱直入地球中心，到那无法平息、正在熔炼的金属地核中。马达在汽车发动机罩里疯狂地旋转。有轨电车飞快地向前驶，火星四溅。

谁赢了这场战争？可这是别于战争的另一回事。这更久更可怕，这是一种谁也无法理解的不间断的运动。当某一天正午，年轻姑娘两眼在墨镜的遮挡下面对爆炸时，这就是说她正在理解。某东西穿越了宇宙。然而城市不存在了，它们只是这些昆虫的小蜂房。谁来管理这些城市？这是另一回事。这在

Bea. B. 的思想里，同时，这也存在于时间和空间以外。这是一个生与死的故事，一个爱情故事；此外，这还是一个荒诞不经的故事，一个为毛虫和金鱼编造的无稽之谈。

Bea. B. 看着十字路口，它近在眼前却又是这般陌生，因为这是她的脸。她知道正是在这里，在墙壁和人行道的抽象画里，隐藏着她内心的秘密。假如有一天她终于弄清了为什么会有这些禁止停车牌，这些划在水泥地上的方格，这些拐角，这些黑色碎石路面上的黄条，那么也许她就彻底了解她是谁，乃至她身体的最后一个细胞。

Bea. B. 看完了十字路口的变化后，她就走了。但她心里想，每当四条马路交汇的时候，她还要常来这儿观赏景色。

笑吧，但与此同时您也得哭。假如您无法从眼睛里流出泪，那就从嘴里淌出。如果还可能，就从尿道里排出；当然，我提醒您，任何一种液体在这里都是必不可少的……

洛特雷亚蒙

年轻姑娘每天都在同恐惧作斗争。这看不见，但她是在自己体内同这存在于外部的事物抗争着。她有盟军和她并肩战斗。其中有一个住在天上，长得特别像太阳，人们都这样称呼他：**太阳先生**。还有一个呈云状，一个在天空高高飘扬的灰白色球。这一位，就是**积云先生**或**积雨云先生**。这些不是平易接近的人，他们甚至有些高傲。但是，当她抬起眼睛，她看见他们在那儿，各就其位，于是她明白她不是孤立无援的。有这些在空中行、水上漂、地下走的朋友，真滑稽。当年轻姑娘走出屋

子，她发现他们几乎无处不在，于是她不太怕了。

还有一些其他的更为神秘的朋友，她是唯一认识他们的人。例如数字“四”。她从未和别人谈起过。谁也没料到四是她的朋友。这是一个安静的数字，当然也毫无用处。她想它已经很久了。当她得知它还存在，她就明白，这是属于她的数字，她将永远不会把它遗忘。她不愿像别人那样把它来除，或者相乘。她原封不动地接纳了它。当她无意中再见到它时，她感到一种欣喜。她翻着书页，她看着写在白纸上的这个数字：

4

或者，她在蓝色笔记本的纸页上写下：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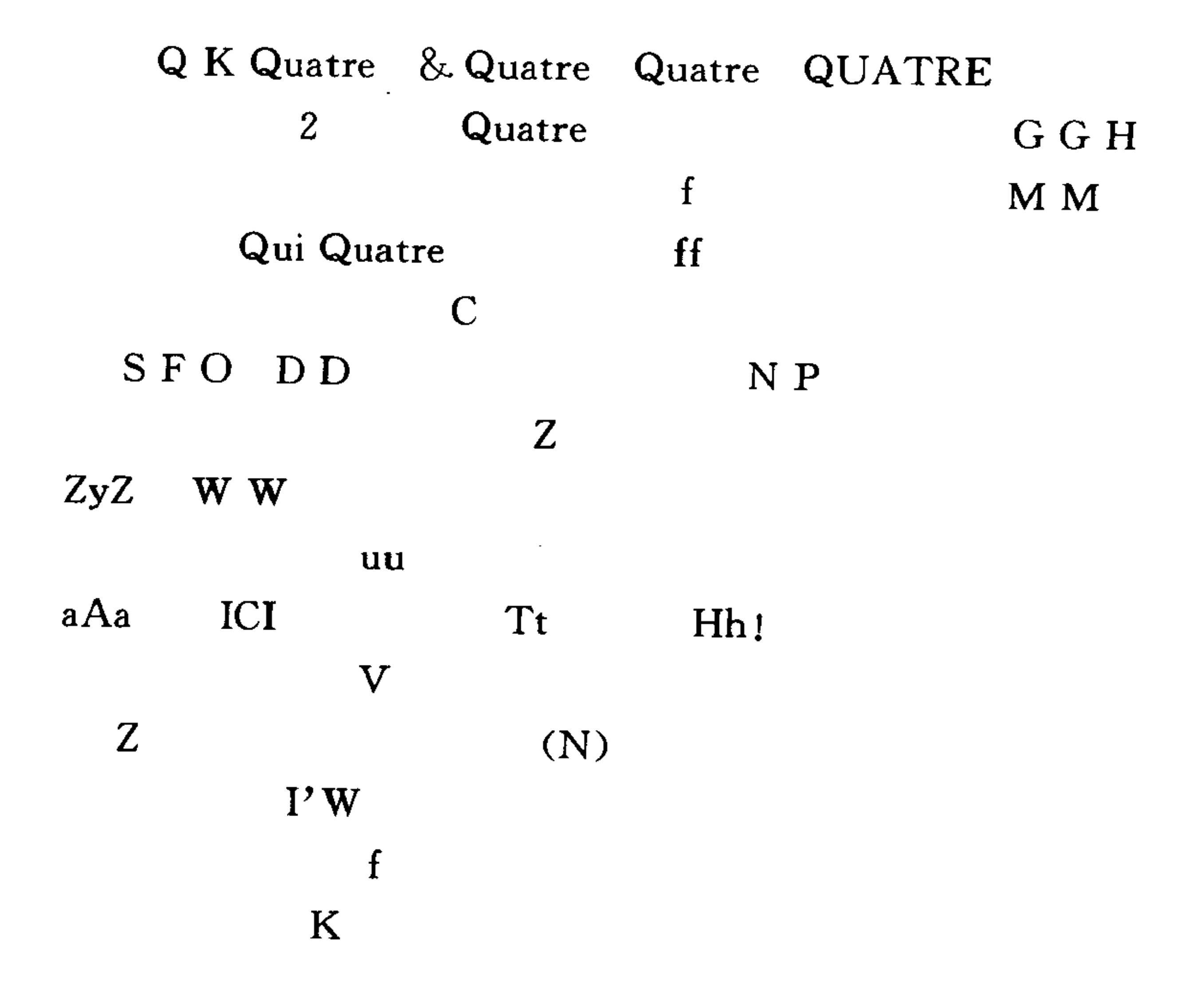
而它却什么也没为她做。它只是呆在那儿，帐单里：4034，44，74104。地址中：奥利维埃大街4号，电话号码里：881224，带有K的扑克牌中，一页页日历上：1944年4月4日。它也存在于单词里：四个四个地，四肢伸地，四方形，四行诗，四街交汇。为它，人们还写了四行诗，如：

El dia 23 de julio
Hablo con los mas presentes
Fue tomado Zacatecas
Por las tropas de Insurgentes[1]

---

① 西班牙语，意思为：
7月23日，我
与胜过存在的见证人说，
萨卡代卡斯被占领，
被起义军所攻占。

但是，还有很多其它字母，它们在悄然无声的空中划下自己的轮廓。一些从地下出来，犹如一群群昆虫的字母。晚上，Bea. B. 看到它们围着她在黑沉沉的夜空中飞行，或者正午时分，与尘埃共舞。得加倍小心，否则你很可能窒息。Bea. B. 拿起一张大白纸，她写下她所看到的：



这一群群苍蝇，鳃角金龟，秃鹫，翼指龙和吸血鬼：它们在似乎已经毁灭的城市上空飞来飞去，它们在寻觅血液、流汁。它们来自何方？这么多疯狂的脚，鞘翅，薄膜，爪子！或许它们是真正的战争信使？年轻姑娘从她六楼的房间窗口往外瞧，她看到

空气也因为这一群群飞行物而振动着。

楼下的大街上，走过一队队猎犬。一群群狼、美洲野猪、狒狒。成群结队在寻找一块尸体的蚂蚁。四处爬动的蛇，蝎子，黑蜘蛛。这些是词语。但这些也同样是从未感到过的恐惧，愿望，腺分泌物。人们永远不得安宁。人们在塔顶，在大厦的六楼，自以为很安全。人们躺在床上，用床单和被子把头蒙得严严实实。直到浩浩荡荡的部队开来，在床上找到你，把你彻底啃尽。

年轻姑娘对此毫无办法。这，这就是恐惧，它侵入体内，渗出小滴小滴的冷汗珠。

年轻姑娘想摧毁一切障碍。寂静，还有嘈杂声。困倦，死亡。她孤身一人，但却被无数只手，胳膊紧抱住。她有一只眼睛，孤零零在她黑暗的内心深处游动，她还有许许多多别的眼睛，夜晚，它们在全世界闪亮着。

正是为了不再感到恐惧，人们才呆在这些肮脏的老店铺里看淫秽报刊。他们站在阴暗的过道里，他们翻阅杂志。纸页上，有很多黑白或彩色照片；坠着奶子的裸体女人，钻着脐洞的白肚皮，臀部、大腿，长满鸡眼的脚。其中一个女人躺着，占满两页纸。她那殷红的大嘴微微笑着，亚麻色头发披落到右肩。她左臂横搭在肚腹上，以遮掩阴部。身体的其余部分裸露在外，涂抹成橙红色，小聚光灯的光线照在上面产生出奇怪的反光。首先是两只巨大、丰满的乳房，左边那只略大于右边的。在这两个光滑的圆球上，你能看到中间有一个圆软垫的两块红棕色大斑块。这些是乳晕，皮肤上分布着许多微小隆突组织，如同鸡皮疙瘩。两只乳房上，有两块半月形的阴影，往下是皱裥层层、滚圆的肚皮，正中央有一个皱巴巴的肚脐。再往下，是又胖又圆的髋部，玫瑰色长腿，有褶皱的膝盖，胫，血管隐约

可见的踝部，两只伸展着，未端有五个趾头的脚：一个粗的，上有一个开裂的白趾甲，四个细的依次渐小，其中最后那个蜷缩成一团。

Bea. B. 很喜欢这些淫秽报刊。这些也是她的朋友，是她在报亭买下带回房间的。她对着一丝不挂的女人照片注视良久，这是挣脱沉寂的一种方式。

每个裸体女人都有姓名、生命、思想。只需仔细观察肌肤的皱褶，胸脯的隆起部分，头发，全神贯注地查找，你马上就会知道她们的历史。

她们有姓名。这是用粗体字写在彩色照片里，如：

里塔·罗斯
夏季的美人
是一个没有隐秘的女人

当美好的季节来到，阳光灿烂，里塔便
逃离城市，奔跑着在田野穿行。
她爱森林，鸟儿，麦苗，但也喜欢旧车赛。
她的原籍是荷兰，她怀念
辽阔的平原和风。
尽管如此，她对现实仍有清醒的认识。
“幸福，”里塔·罗斯对我们说，“这就是
成为一个美丽而自由的人。”
对我们的幸福来说，也同样……

纳迪亚·塞吉拉
奥雷斯山脉的姑娘

野女人
柏柏尔人
女骑士

萨比娜·圣

她的爱好：
捷克影片
美国消息
矿泉水
忧郁的男人
俄罗斯音乐
以及骑带边车的摩托车兜风

在我们的时代
安菲特律特[1]，这是一个伟大的姑娘
极其纯朴。
她不再嫁给海神
她蔑视马车
即使它们是
王太子拉的。
特赖登[2] 和海马仍呆在
海底马厩里
因为安娜贝尔

① 海中50仙女之一，海的女神，海神波塞冬之妻。
② 人身鱼尾海神。

不需要
任何人来抬高自己。
他只需走出
波浪；

安娜贝尔

当这女孩出现
她的朋友圈在扩大。
不断地。
但是不要以为
安娜贝尔会上当落入
你的圈套。
任何网眼都无法承受
她凶猛的力量。

Bea. B. 有很多这样的女朋友。这些是真正的朋友，她们不会改变，也不会衰老。她们丝毫不在乎饥饿和寒冷，无忧无虑地生活在一页页杂志里。她们不知道战争。在这五彩缤纷的世界里，她们没什么可感到害怕的。谁也不想置她们于死地。她们纯洁又美丽，她们轻易便获胜，像这样，躺在床上或骑在黑色摩托车上。恐惧不侵入她们的瞳孔。浓密的睫毛间，星星从不流泪，一动不动地闪烁着光芒，宛如钻石的光。她们的名字神奇又悦耳：索菲、昂达、莫利，她们的名字如同鞭打声：维克、多洛来斯、巴特里西亚、埃斯代勒、梅，她们的名字就像车牌。也许，她们属于另一个世界的人，是来自半人马星座金星或A星，决心征服地球的女战士。也许，随她们同去是件容

易的事。年轻姑娘将脱去所有衣服，她身上只留一个铜项链坠和一个皮头箍，她将驱动她那修长、青铜色的身体冲向行星。她也将在这些淫乱的画册上留下自己的名字和令人牵挂的故事：

战争中的Bea
未来Ys的
真正女王
她
想把这世界
从烦扰中
拯救出来。
复仇女人
蔑视一切毫无价值的东西
她献出她的身体
又夺回了它
她的青铜身体
她只须挥动一下手臂
就把耶利哥①
的所有古老腐墙化为灰烬！

要想不被淹没，的确困难。要想在混浊的波浪上漂浮，而这时它们却要她沉没，并非易事。得比船只高傲，比鱼雷坚硬，比铁皮潜水艇稳秘。她的四周，人们在不断沉没，他们消失在可怕的深渊里。光线渐渐暗淡，嘈杂声和各种气味蚕食着肌

① 西亚死海以北的古城。

肤，四处，一切都在吞食。

或者这是一团巨火，一场没完没了的火灾正在焚毁地球。火焰窜过房屋，在地面跳动，高温把一切熔化成水，然后变成汽体，接着一切便荡然无存。

Bea. B. 从房间高处俯视这人间地狱。她看到狭长的街廊一直延伸到天际，这是咽喉，一条带有热酸的长通道，它正在溶化战争牺牲品。

下方的人行道上，人们在前进。他们根本不知道在朝什么命运走。她熟悉他们。她看见他们呼吸急促，眼里噙满泪水向死亡走去。她在玻璃窗后低声同他们说话。每吐出一个词，她的嘴唇前便产生一圈水蒸汽：

“永别了，季奥弗雷先生……夫人……永别了，迪克。永别了，于勒……永别了，西蒙。永别了，苏利埃。永别了，塞巴斯蒂安。永别了，埃洛易丝。永别了，吕西。永别了，热尔梅娜。永别了，永别……”

她想俯身趴在窗口，拚命向他们喊：

“停下！止步！别从那儿走！给我回来！危险！快回来！”

可是，谁也不会听见的。

X 先生，现在还为时不太晚。人们就要打起来了。必须行动，必须反击。一切，无论什么，都将成为人们的武器。你要开着你的宝马－500 大摩托车同高速公路交战。你要迅疾如风飞驶在黑压压的汽车中间。每当你超越一辆车，这就好像你创造了一个新词，类似Schlemp 或Gringue 的词 。

人们将用噪音来进行挑战，他们像郊狼般嗥叫数小时，又

像蟾蜍般蛙鸣数小时。

人们将向玻璃窗发起进攻：他们用铁棍敲碎玻璃窗，并倾听警报汽笛声在深夜回荡。X 先生，不是没有足够的腹部来挨这些脚踢，没有足够的嘴唇来受这些拳打吗？天空是混凝土构造的，它将压碎一切。人们将竖起铁尖把它刺破，人们将建造巴别塔把它变成大楼的平台。夜晚，城市关闭起城门，戴上它死气沉沉的面具，那什么也不想见的面具。于是，人们在这万籁俱寂的夜里突然使你的摩托车马达发出隆隆巨响，他们震醒所有酣睡中的人，当然此刻我并没有睡着。

人们将拔掉黑指针来拆毁挂钟，人们将投石砸碎灯泡来毁坏路灯。有这么多事要做。必须立即开始。当人们像这样，一个接一个地摧毁一幢幢房屋，一条条街道，一座座城市后，那么也许他们还能想别的东西，想一些美妙的事物：晨曦，杨树林。可是，此刻，杨树正在火柴盒里，每一小截木头的末端都有一个赤赤作响的红头。如今，世界遍地布满香烟、纸头和百事可乐瓶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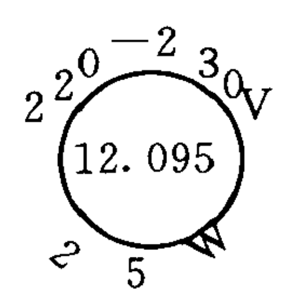
我要对这一切移动着的，这一切在吞食的东西发动战争。我要向这一切转瞬即逝，看不见的东西发起猛攻：闪电，镁闪光灯，汽车，反射光，信号灯，水滴，话语，女人的目光，空中的苍蝇和飞机。我不再希望人们老是更换名字，改变主意，我既不再想看每秒 24 张画面的影片，也不想听电吉它的颤音。我想，我很想抓住一样东西，什么都行，一只电灯泡也好，或者一只油桶，这很好：我将置身其中，我将最终得到安宁。

让我们用一只电灯泡试试吧。X 先生，我不知你是否已经观察过一只灯泡。也许不曾。这确实很新奇。首先是底座，一种带有两道槽的黑色酚醛树脂垫圈，顶上有一只铜螺钉。单这点就够特别的了。可远不止这些。铜酚醛树脂底座上，有一个

巨大的透明玻璃泡，不完全是球状，而是梨形。谁也设计不出比这更美观，更完善的东西了。这是一只很薄的白玻璃泡，直射出一束束灰、蓝、淡紫、淡红色的反射光。灯泡内，有一种像灯塔的小水晶塔，固定在酚醛树脂底座上。塔的底部是圆形的，但稍往上呈扁平，这时你能看见一个封闭成整体的气泡。塔座的左右两边，竖立着两根穿越塔架的金属粗丝。小塔玻璃内，这两根粗丝是红色的，穿过塔后便变成黑色。越往后，它们之间的张口越大，并略往后弯曲。

小塔玻璃内的最顶端有一个鼓出部分。七根铁丝如同星星或蜘蛛的触角正是从那里伸展出，构成一个支架。七根金属丝，四根朝上，三根朝下；它们焊接在玻璃塔上。每根金属触角的末端有一个小环。纤细的、颤巍巍的灯丝成之字形穿过这些小环，它绕塔一周并形成一个八角形模样的圆圈把塔围住。灯丝从左边的那根金属粗丝穿出，再与右边的那根连接起来。

我从未见过像这只灯泡这般美的东西。玻璃泡的最顶端，写着什么。这是：



电灯泡，电灯泡，救救我吧！来救救我。让我进入你无声的球里，你那易碎的玻璃泡内。让我顺着你的灯丝滑行，让我穿过酚醛树脂铜口，沿着黄铜槽上升，像这样，十分迅速，然后猛地跳入你那空荡荡的宇宙里。

我不再叫Bea.B.，你不再叫X先生，佩德罗也不再是佩德罗，里塔·罗斯也一样。我们不再有这些荒唐的名字，这些

有思维的人才有的名字。我们将用同一个名字相互称呼，某种悦耳、真实的东西，它将把我们所有人的躯体化为快速感光微粒猛扑向玻璃灯泡，比如，我们的名字叫**电**。

年轻姑娘的手在房间某暗处沿墙摸索。她用手指在试探。猛地，她的手触到一个凸出墙板的物体。食指重又朝那半面彩釉陶器上摸，便碰到一个小按钮。食指一个快动作按下按钮，于是，人们听见一声干巴巴的响音。

这时很奇怪：转眼间我顺着墙壁内的暗线跑到头，我的身体畅通无阻，直跑完这数公里的电线。我沿着吊在房中央的缆线直蹿到天花板。我风驰电掣般穿过铜圆顶，我登上灯泡中央的小玻璃塔。就在我面前，出现了纤细的钨丝，这脆弱，单薄的圆圈。于是我猛地缩紧我那对它来说太粗壮的身体，我开始往屋里大量投掷光子。我在轻球的中间点燃我的光热弧，这和太阳一样大，一样美丽，这是黑夜里唯独闪烁着火花的思想，一个有生命的思想，它是我不停地用快速感光体制造的。

电灯泡，我曾在其中呆过。X 先生，来这里和我相会吧，到这水晶球内，到这扫视世界的真空宇宙飞船里来吧。电灯泡里，不再有我，不再有你，也不再有它们。只有这一作用力，这个加热至白热状态的 W 灯丝，当我们的功率通过时，它便获得生命。我一生光明磊落，没做过亏心事。我什么也不怕。我一直悬吊在天花板上，目光搜寻黑暗并驱散阴影和尘埃。来吧！同我一道爬上小玻璃塔顶，放弃你的命令。这是制造战争的理想之地。这是造就伟大勇士的地方，一个能燃起熊熊大火的地方。当夜幕降临，我们要去楼房的每个房间，每个洞穴散步，窥探。我们会看到人们在走路，吃东西，在床上交配或者伏在桌上写作。我们要去旅行，白天，苍蝇停息在玻璃球上。夜晚，我们使蝴蝶和蚊子发狂。我们死时，这不只是发出几声嗝

和啰音，而是伴随着可怕的爆炸声，此刻玻璃内滚动着圆圆的火星。来吧！

如果我们在电灯泡里有很多食物，我们就从窗口把它们扔到汽车顶上，然后，我们倾听汽车爆炸发出的响声。

有这么多东西要耳闻目睹。可谁也不赞美任何事物。人们置身于奇迹中，便对此漠然置之。有这么多非同寻常、漂亮的物体，带有镀铬部件，金属丝，发动机和灯光！有剪刀，圆珠笔，手表，墨水瓶，后视镜，汽水瓶，餐叉，香烟，窗玻璃，电吹风，磅秤，羊毛套衫，电梯，自行车，钱币，打字机，收音机。

收音机。有一天，我首次打开了我的这台收音机。当我看到里面的东西时，我差点把它合上。这如同一个活人的内脏，既可怕又神秘。金属丝，线圈，管子，塑料球，焊料，锡片，螺丝，铁端头。左上方，有一种管子，绕着一圈很细的绞得很紧的红线。旁边，只见一个用叠合金属板制成的半月形装饰物，它自转着并卡在一种齿片中。中间，有个称之为扬声器的东西，一个装在铁柜架里的黑色纸盘，上面每边由两根电线固定着。

这是一个迷宫，一个得转悠很久才能逃脱出的迷宫，它的白塑料外壳上某处有一个入口。收音机只比一本书大一点，一切都写在里面。也许这是人们画在白壳内的命运图。一幅描绘一万年来地球上所经历的一切以及将要发生的一切的复杂画卷。怎么知道它？也许这世界微不足道，只是一个铁丝线圈网，到处布满收音机和电容器的小滚筒。我们看不到它，是因为我们身居其中。我们来到这里，两道焊缝间。要想看到它，必须一下子跨越数千里地，数千个世纪。你知道，X 先生，我觉得此刻我明白了困扰我，使我们盲目的是什么了。这是因为事物彼此间被隔离开了。于是我们制造麻烦；我们虚构故事。我们希望来一次旅行，开辟一条通道。我们像这样，从一个线圈

走到另一个线圈，每次我们都说：这是中心，对，它应该在这儿，肚脐。

正是为了这我做该做的事：我以这种方式看待许多事物，以便能看见铁丝道。十字路口，商店，海滩，道路，城市。从飞机鸟瞰的田野，地图上的大陆。一切，它们都有自己的铁丝。有一张战争图在某处已画好。假如我能找到它，人们就得救了。这简单，你瞧，只须想想。肯定有一张图。也许我们在书里，圣经，古兰经中或者巴塞洛缪[①]地图册里能找到它。或者在电影院的大厅里，当电灯熄灭，同时屏幕亮起时，十个城市同时放映的影片有：《可怕的伊凡》、《杀人狂男爵》、《恩古》、《维里第亚那》、《呐喊》、《卡巴洛·普利埃托·阿扎巴施》、《山间枪声》、《母亲》、《扒手》、《平原烈火》。

我肯定我最终能找到这张图。它的形状可能像一座城市，有马路和林荫大道，有桥，大楼，铁路线；柏林地图，伦敦地图，东京地图。赫尔辛基图，或波哥大图。墨西哥十五公里长的林荫大道。特古西加尔巴布满污泥和垃圾的战壕。万象被炸弹毁坏的小街。洛杉矶荒凉的水泥广场，巴黎地下道，达喀尔的码头，哈巴罗夫斯克的砖墙。它的形状还可能像玫瑰色沙漠，像山顶。战争图标在笼罩着云和北极光的天空中，战争图潜藏在山顶湛蓝的湖泊和水库里。风吹拂着麦穗，它开出自己的路。风驱散了帕索沙丘上空的乌云。风把积雪刮到地上，这发生在荷兰。这些是新迹象，必须追踪。假如人们看到这张图，就不会迷路了。它在创造星辰和黑暗，直到遍布黑沉沉的宇宙尽头。它在空中飘荡，四周环绕着一圈彩虹微粒环，土星的美人。它沿着击碎的物体上下涌动，左右摇摆，战争图，大海的凸

---

① 英国著名制图专家。

面。无法使眼睛脱离开。X 先生，来吧，和我一同寻找迷宫的出口，来吧，沿着玻璃镜摸索，直到我们找到像门一样能打开的东西。

我不拍电影，也不作诗，X 先生，我要告诉你该做什么：得在剧院的舞台上架起一个大铁路电线网，配有许多灯光和机器。这样，人们将来观看它，只消一回，他们会看到某种无始无终、与他们相像的东西，一切答案便断然可得。他们不再需要等待时间逝去。他们将看到一切可能发生的事情，他们将最终变成超人。这就像成为上帝，命运，或类似的东西。

也许图纸存在于言语中，一连串的话语从收音机传出。我很爱听收音机。我坐在我房间的床上，我把白塑料小盒放在膝上。我打开天线。金属天线指向天花板时，我很开心。然后，我转动旋钮，我倾听。我听穿越收音机的所有声音。

有些声音很清脆，仿佛直对着耳朵说话，它们说：

"这里是蒙特卡洛广播电台，刚才向您播送的是夜间爵士乐。"

或者：

"神秘剧大师，"

或者还有：

"The Station of the Stars![1]"

有些声音嘶哑，将齿擦音读成了前颚擦音，说：

"美国之音，Tangeeeers 广播电台"

偶尔，人们能听见一些遥远的声音，它们来自于世界的另一头，忽隐忽现，彼此不分：

"……工人的力量……党中央公报……苏维埃修正主义

① 英语，意思为：星星观测站。

叛徒集团……”

以及：

《Nuo Mikalojaus Konstantino Çiurlionio（1875-1911）mir-ties praslinko daugian kaip penkias de šimt metu…》[1]

还有：

почему ж вы не плачете?прячете
свои слезы как прячут ьерезы
горький сок под корою в морозы?[2]

我任凭自己被所有这些声音带走，带得远远的，到天涯海角。我居住在波浪上，它们从地球的一端向另一端腾跃，它们撞击云层密密的苍穹，它们贪婪地寻觅所有铁天线。

我也爱听干扰噪声。有些很低沉，wooouwooouwooou 叫个不停，有些极其尖锐，发出 iiiiiiiiiii 的声音。有各种各样的噪音，神秘的动物同我说话，呼喊我的声音。

tik tik gloup tik tik gloup tik tik glouip
crrrouiiiccrrroouwooiiik
jjjjjjjjjmmmmmmmmmmmmm
phiouphiouphiouphiouphiou
dddongdddongdddongdddongdddong

---

① 不知是哪个时代，哪个地区语言。

② 俄语，意思为：为什么你不哭呢？像白桦树那样哭泣，流泪吧。在严寒中，苦汁在树上流淌。

tchtchtchtchtchtchtchtchtchtch
hom! hom! hom! hom! hom!
uuuuuuuuoooooooouuuuuuuooooo

我一连数小时地听着这些干扰噪音，一边转动旋钮，看着伸向天花板的金属天线。我真想学收音机干扰语。如此一来我便能彻底明白它们到底想说什么。我敢肯定存在着一些密码，它们想告诉我们："明天拂晓我们要进攻，"或者："我们将用炸药炸掉123基地。请做好准备。"人们已入睡，收音机也沉默不语，此时，我在听干扰噪声，我迟迟不睡。

在符号密集
字母拥塞的大海上
迷失在一堆堆符号中。
向何处去？
向何处去？
向上？可是有符号。
往左？可是有符号。
朝前？可是有符号。
远离，然后忘却，可是梦想就是符号。

在它的啤酒杯上方
沉默在低语，流涎

它的手抬向嘴并做动作。
浑浊的水
风
石子
树木，树！
众多的旧学识窒息着世界。
要逃脱沉寂
哪怕一次
一切得顿时变得无声。
于是人们也许听见
也许人们能听见
女人低沉的老调发出
h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
就在耳旁，紧贴耳边，耳内。

把狗关在一间黑暗的房间里，在一定时候，突然开亮电灯；半分钟后及此后的半分钟里，给狗食物吃。如此反复几次。久而久之，这光线，在此之前对狗来说是无关紧要的，并且对它的唾液腺不产生任何作用，这时却由于与食物反复同时到来成为一种特殊的唾腺刺激物。每当电灯放射出光，我们观察狗的唾腺分泌。我们发现，在这种情况下，光线已经成了唾腺分泌的一种条件反射。唾液腺此时只是动物对外部世界作出反应的一种简单迹象。

伊万·巴甫洛夫

人们把一个年轻姑娘放到世界上，于是，人们立即看到，所有吐丝物朝她涌去，所有这些头发，藻类植物都一步步逼向她，要把她裹起来。她挣脱开来，她拼命逃。她紧贴着楼房的墙壁，沿着宽阔的林荫大道奔跑。马路上，一队黑汽车滚动着橡胶轮胎，比她更快。每当年轻姑娘从一扇门或窗前经过，一个黑影便突然冒出，开始追踪她。她跑着。她尽可能地快跑。她听见心房怦怦在跳，急剧起伏。她跑得这样快，竟丢失了鞋子。可是她没有时间停下来把它们穿上；她把它们扔在人行道上，她光着脚继续前进。她头往后仰，嘴张着以便呼吸。她的头发随风飘动，偶尔披散到脸上，吹进嘴里使她喘不过气来。

她不看自己在往哪跑。她闭起双眼，这样能跑得更快。她在障碍物上绊了一下，她撞在路灯和行人身上。她的脚掌敲打着坚硬的地面，脚趾在尖尖的小石子上戳破了。可是她没有时间转回身去看她身后留下的道道血迹。她没有时间喊叫，或思考。她没有时间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她惊惶失措地在摆脱纠缠她的黑影。她无需想就知道：假如她跌倒，他们，所有这些眼球突出的人便会压在她身上。她甚至来不及感到恐惧。简言之，她的身体已经变成了一台疯狂的双脚机器，在水泥大道上奔驰。

如果她能思考，要是思想存在就好了，那她就自由了：那么，这将很简单。她会即刻在林荫道中间停下，面对追捕她的人群。温暖的阳光会洒满她的脸，在她的头发上产生一圈金黄的光晕。她会注视一切，这些黑汽车，公共汽车，戴着紧绷绷的面具的男人，白色大厦，窗。骤然，她的呼吸重又会变得平静，她会用温和的目光注视每个人。她会微笑着，双臂交叉在胸前，几乎不动嘴唇地说：

“你们是谁？”

于是立刻，这一切都会消失，返回地底下。偌大的城市会像一只水疱开始起泡，渐渐被湮没。汽车车身会熔化在水泥里，房屋窗户将愈合起它们痛苦的创伤，路灯和行人会隐藏在落叶下，人影会变成透明的，阳光会像穿透花瓣那样轻易地刺穿金黄色的斑膜。

人们赋予这世界一个词，仅一个而已，可他们马上看到一切语言劈头盖脸冲过来。这个词就是**沉默**，或者，**和平**，**爱**，**快乐**。这些词，它们猛烈追击并包围了这些苍白的贪婪吞噬细胞的怪物。它们就叫做**恨**，**仇恨**，**痛苦**，**怀疑**，**蔑视**，**饥饿**，**摧毁**。人们想独自呆着。人们想忘却。可是无数回忆突然涌现，一群群啮齿动物，飞鸟，昆虫。在楼上的房间里，年轻姑娘想成为独一无二的人。她希望欺骗之舞停下。于是，她用双手蒙上眼睛，她用棉球塞住耳门。她坐到桌前，在蓝塑料皮小本子上写起来，本子的封面写着：

周记练习簿

我觉得时间不早了，这楼里不再有声音，外面仍有些微弱的灯光。我呆在一间淡黄色墙壁的房间里。它的面积大约16m²。有一张床，两个壁橱，橱的每扇门上有面大镜子，屋里没有窗户，要是说有的话，不过也只是个落地窗（这很好），床边有一个床头柜，上有一台白色电话机，一只蓝色闹钟和一盏白灯（包括灯罩）。还有一把相当舒适的扶手椅，一个四屉柜和一张桌子，我正伏在上面???事实上我自己也不清楚我在做什么，或许写字，或许抽烟，或许在吃巧克力。

我累得要命，我眼睛不舒服，头疼得厉害（可能抽烟太多），此外，我茶饭不思。我应该睡一觉，可我睡不着。我难受极

了，眼睛，耳朵，双腿都难受。当然，这并不重要，但这很可能表明我重又感到了恐惧。是的，恐惧正是这种种生理紊乱的原因所在，可我为什么如此惶恐不安呢，我不知道，我觉得我很有必要回答一个问题，这太重要了，好，我准备就绪，我可以回答所有问题，然而，我却找不到它们，找不到**那个**问题。

我想走，走路，说话，听见，看见，倾听。我不能。如果我走，我会吵醒大家，我甚至不能说话，他们不给我时间，而我既不想看到他们也不想同他们说话，怎么办？我抓腿，搔眉，挠头。

我好像被捆缚住，难以挣脱。我想起我的祖国曾说任何绳索都无法阻止我使用我的胳膊、腿和双手，说我是疯子。也许她说的有道理，像别人那样行事就不快乐，这简直是发疯。确实如此，假如我是疯子，假如我的脑袋运转不正常呢？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多加保重**！！！

4号

现在是八点三十分。我睡得很好，和往常一样，今天是个好兆头。好极了！！！

给X先生的附言

同一天，一刻钟后。我把这些胡言乱语寄给你，而且我也不知为什么。不，我知道：找出我向自己提出的那个问题吧！

Bea. B.

这就是存在于一切声响中的几句话。一只很小的灯企图在深夜亮起。年轻姑娘想用她的躯体撞破墙壁。她要出去。她出得去吗？

年轻姑娘打算从衣柜镜那边逃走。她对着镜子坐下，她的双眼在竭力搜寻着什么。

年轻姑娘坐在咖啡馆的露天座上，她试图明白人们去哪里。或者，夜晚，她点一支烟，她看着发光的炭头。需要的，就是不迷失，永不。窟窿遍地皆是。太阳是一个窟窿。地球是一个窟窿。桌上的茶杯是窟窿。厕所，纸张，漆成黄色的墙壁，商店玻璃窗，乃至眼睛，都是一只只窟窿。你一不小心，就会跌进去。

这时，在几百厘米远，在间隔几年，远离她的地方，城市在上升、下降。它铺开沥青层和水泥板，空地和广场。它摇来摆去。它震动着。它身上的热度大约为21°，还有各种喧嚣声。你无法接近它。你也进不去。男男女女沿着笔直的大街向前走着。

此处是数量王国。没有个人的思想，不再有意愿。问题不再在于这是谁，这是什么。多物王国不断地在破坏寂静。必须谈论布满行星的无限空间，或者植在一个女人头颅上的所有头发。必须拿着十万根圆珠笔，也许要这么多，和十万本200页的蓝本子来谈论这件事。必须汇集所有照片、报纸、烟头。

因此，当恐惧来到太阳这个窟窿前，或夜晚到达房间深处时，这不是一种而是数百万种恐惧压迫着胸口。当喊叫声从嘶哑、咽哽的喉咙发出时，这是一群蝙蝠突然把天空遮暗，像一片浓烟从太阳前飞过。

必须像人们谈论大海那样谈这件事。

大海，就是创造。

它是淡蓝色的，无边无际，海水翻腾着，这是一种上下起伏的运动，它直深入内心深处，直到达死亡，可是死亡又在何处？

一天，大约正午时分，一位年轻姑娘面对大海，坐在一张长凳上。她眺望着大海。这就是她看到的：

首先是海岸：断裂的悬崖尖利，直刺向天，白岩石光秃秃的，寸草不长。

蔚蓝色的天空。太阳，在左边，放射着光芒。

最后，展现在年轻姑娘面前的，是大海的凸面。它也是蓝色的，但略淡些，反射着玻璃金属光，波涛滚滚，无休止地侵扰着它。这正是她最想看的。年轻姑娘来自木星，或者更遥远的地方，她不知这大海为何物。是一只动物？是一个念头？是一种置人于死地的气体？是汽车喇叭声？她不知道。她进不去。她也尝不到滋味。这是给眼睛看的，仅仅是给眼睛。

她看着大海。大海看着她。或者：谁也没看谁。

得像谈论大海般谈这件事。可是怎么说呢？战争通过皮肤毛孔，通过肺部——当它们呼吸时——进入了灵魂。战争混杂在有生命的景物中。那里可能有被风刮倒的麦田，上方是湛蓝的天空，有一种弥漫着黄绿色光，穿流着阵阵战栗的地狱，还有一张天蓝色牙龈的大嘴吸食着一切。怎能依然如故，站在岬角居高临下，又怎敢不动声色地看？一种风暴来临了，伴随着怒潮和海底涌浪，将把你的双脚吞吸。在这里，面对其他人，面对这些带着轻蔑的微笑和驯兽者爱炫耀的眼神的人们，又怎能依然如故？此刻，无数只昆虫咀嚼着，伸展出数以千计的爪子和天线，正往上爬。

不再有避难地，任何人都没有！岩洞就是食道。金字塔就是布满锯齿的模具，夜间闪亮的车灯就是贪食独眼巨龙的眼睛。情人滑润的身体突然重新竖起鳞甲，温和的房间砰地把领门关闭，发出的碰击声。书本就是窒息呼吸的盒子。图像消失在镜子里，唯一的图像！诗，听它们吧，好好听这些诗，它们

说：

Grrrr grrrraooh！
Hargn！
Hargn！
Rahou crrraa
Râââh râââh
Gnok！

他的理智动摇了，因为他回想起耶稣信徒曾写在他“名片”上的话。您现在上当了……落入最复杂的圈套……从未料想到的……

A·E·凡·沃格特

战争在继续。人们看不到结束。无论人们转向哪里，只看到这些：刀，矛，闪光，火舌。

一天夜里，那位叫Bea. B. 的年轻姑娘来到一个暴力横行的居住区。这是一种城中城，一个昼夜闪亮着巨大霓虹管的地区。人们一到那里，便会忘却一切。不再可能知道钟点、天气，甚至自己到底在何处。人们走进这个区，如同进入火山口内，接着便失去姓名、年龄、力气。

Bea. B. 看到人们和原先的截然不同。他们将汽车抛弃，

在狭窄的街道上步行。他们往常苍白的脸变成血红色。他们的眼睛也非同往常；它们在眼眶深处闪烁，它们放射出奇怪的金属光。其中有些暗淡而冷酷，如同滴滴墨水。

Bea. B. 走在人群中间。酒吧和夜总会的三角楣上，霓虹管显示出许多象形字。它们不停地闪灭，因而人们来不及读它们。但所有的灯射出的光都很凶猛，产生辐射和旋光。夜里，这无数O、M 形和Z 形的太阳投射出光波。灯下，热度几乎和下午两点钟死亡海边一样高。

马路上行驶着长长的车队，车身锃亮。车窗玻璃后，人们的脸转向一边。它们也像电灯熠熠放光，或者像反折射反光镜。

地在年轻姑娘脚下隆隆响着。一种沉闷的振动此起彼落，潜入身体，渗透到器官内。也许是发动机正在沥青层下转动发出的响声，或者逃窜的人群那遥远而可怕的喧闹声。这，人们无法忘记。每分每秒，人们都能感受到它，存在着运动，有车轮，人类的脚步，地震的颤栗。

Bea. B. 穿行于人群的胳膊和腿，沿着人行道前进。光线照在她脸上，在眼睛下方形成凹陷的蓝色阴影。这是灯光。时而，她紧挨着灯走，结果顿时从头到脚汗水淋漓，衣服和头发则烤得焦干并微微卷曲。时而，她跌落进这样黑漆漆的窟窿里，于是，她的瞳孔扩大了，她打着盲人手势在障碍物间滑行。

一队队汽车亮着车灯向前驶去。马达超速运转。燃气和机油味顺着墙飘浮。突然爆发出一片汽车喇叭响声。一个莫名其妙地响起，所有其它的便紧随其后，群起仿效，胡乱按着，接着便响成一片。然后，这又戛然停止，也是毫无道理。

或者汽车在人行道边减速行进，一个男人把头探向车外，叫道：

"嗨!"

可是Bea.B.不解地看着他，于是他又开着那辆亮光光的汽车走开了。

过了片刻，年轻姑娘从街的另一边看见了这个人如潮涌的地方。这是开在红墙上的一扇大门，上方闪烁着两个有魔力的字：

VOOM　　VOOM

除了这堵红墙和两个忽亮忽灭的词，别的什么也没有。人们鱼贯而至，他们从阴暗的大门进入。他们消失了。这些大多数是年轻人以及身着粗布长裤和茄克衫的青少年。姑娘的头发是金黄色的，男孩子的头发则黑油油。他们的身影在红墙前迅即闪过，尔后穿过大门，人们再也看不见他们了。

Bea.B.穿过汽车，走近红墙。她想听人们在说什么。她听到了零碎的几句，如：

"保罗，你看到了吗，保罗?"

"喂!雅克!"

"埃芙利纳?"

"我没去你知道我?"

"什么?"

她朝大门走去。她头的上方，那两个有魔力的词忽隐忽现，每闪一次，她就感到体力减退一分。血红色的墙壁仿佛直刺入穹顶，这是悬崖，巨轮的船壳，45层摩天大楼的墙面。不再有太阳，或月亮，取而代之的是这两个不停闪灭的霓虹字。或许世上的一切思想都被它们代替了。也许，这正是世界此刻所想的：

VOOM　VOOM

年轻姑娘沿着红墙滑行了很久。她已经知道大门的那边等待她的是什么，那两个光彩炫目的词意味着什么。可她还是想进去。人们也希望她进去。门越开越大，这是一个通向秘密坟墓的洞口。门的那边，是一个崭新的世界；只需进去，你便会发现你一直都在那儿。

年轻姑娘随着一群男孩和女孩滑入这个洞穴内。她一眼就看到了大厅。这是一间又深又宽敞的房间，铺着红地毯，数百只像昆虫一样的躯体在蠕动。这里也有灯；一些彩色大车灯悬吊在天花板和墙壁上，悠闲地自转着。大厅的中央，霓虹棒显示的一只眼睛不厌其烦地将它镶着睫毛的眼皮抬起又垂落到蓝色虹膜上。

这一切既新奇，神秘莫测，同时又十分熟悉，一目了然。这类似一个庙宇，此刻大祭司正转向他的信徒，一边朗诵一种大家听不懂的语言，一边说着什么。装腔作势的上帝也正在金黄色和翠绿色塑像后开始发话，深深的大厅变成一片通红。

年轻姑娘不想弄个明白。谁也不想弄清楚。外面，这世界上，发生了异常紧急的事。人们隐藏进这红色掩蔽地，他们想忘记，祈祷，喊叫。

大厅中央，有一种圆形舞池。霓虹眼睁开眼皮又合上，红绿信号灯用它们的射线横扫地面。塑料地上，男男女女的腿有节奏地移动着。虹色反光穿过拍打着的脚向前延伸。

Bea. B. 绕过桌椅，沿着大厅的墙走。她注视着跳舞的人脚踩的那个大光点。她看着大厅中央，铺撒在地上的那个流动体，黑影在上面跳动。热气沉闷，缭绕着浓浓的香烟烟雾和嘈

杂声。长蛇般的躯体痛苦得蜷曲成一团，身上的鳞片闪闪发光。大厅的四个角落，扩音器的口源源不断地吐出乐曲声。然而好像人们什么也没听见。Bea. B. 继续绕过人群，在桌子间行进。拐角处，一对对人紧贴在一起，他们只有一个身体，四条胳膊和用嘴联结在一起的两个头。当她经过时，人们站起身，对着她的耳边说话，可她没听见人们问她什么。她步履踉跄，碰撞着桌子，慢慢绕圆舞台走。那只眼皮滑动的蓝眼睛下，男男女女正在原地跳动。他们表情严肃，戴着墨镜，他们张开的嘴冒着烟。他们的鞋底下，巨大的闪光体在摇摆，抖动。这是一个半人半鱼的动物，也许是一头海牛，它正慢腾腾挪动它那几吨重、油光光的肉体。人们不时看到它那白肚皮用力一伸，露出水面。女人的尖鞋跟戳进它的皮肤里，顿时血星喷射。于是，它钻进水里，一片片暗绿色的水重又把它覆盖。它在圆舞台的另一头伸出它黑不溜秋的脸，这是一张丑陋的面孔，上有两个眼洞和两个鼻孔。它的嘴巴在这些使它痛不欲生的脚下张着，人们听见一声刺耳的尖叫划破大厅的空间：waaaahou！或者它那蓝色的背在两片水域间飘浮，像小岛那样发出轻微的拍打声。所有的喧哗声都出自它。震动墙壁的沉闷敲击声是它的心脏在跳动，每当它呼吸时，嘶哑的隆隆声便从它的肺部挣脱出来。人人都想杀死它，可是它不任人摆布：它不想死。偶尔，人们看到它那拖着两只沉重乳房的胸脯还挺立在跳舞者的腿间。

Bea. B. 感到头晕目眩，她想坐下。她沿着大厅的墙直走到底。在一个紫红色阴暗的角落，她发现了一张椅子。她身不由己跌坐在上面，她闭起双眼。

从她呆的地方，Bea. B. 再也无法看见海牛。她只看到圆圆的霓虹眼，以及它的下面正忙着摆动脚步的男男女女的头。

人们远离世界。人们忘得一干二净。外面，不再有自由空间，不再有平原和高山。不再有飘动着白云的蓝天，不再有太阳，不再有风和雨。这一切都消失了。大海前，不再有长长的缓坡形的白卵石海滩：波涛汹涌，一浪盖过一浪横冲过来。从小时候起，年轻姑娘就逃了，可是她不知道。所有的人，他们都在追捕她。他们放出一群野狗扑向她，他们逼迫她跑呀，跑……可是现在，人们却逃避不了战争。它到您藏身的洞底寻找您，它把您赶出洞穴。因此必须重新出发，走得更远些。

战争在年轻姑娘的上方重又关闭起陷阱。它用那两个忽亮忽灭，疯狂的字在城市的一个居民区矗立起一堵红墙。不可能逃往别处。门大开着，通道直伸向深处，势不可挡。她坐在洞穴内的一张椅子上，男男女女正在这跳舞。她喝啤酒，她看着在红影中跳动的头。她听见海牛被人们的脚后跟踩压时发出的种种吼叫声。她不再想。她不再要什么。她几乎不再呆在那儿，一双双眼睛，一张张嘴使她精疲力尽。过不了多久，她将不再有意义。

光束下，Bea. B. 在看 X 先生跳舞。他身材高大，十分强壮，他把胳膊伸向前，又伸向后。他不时地把脸转向她，他笑了，但有点勉强。她看到他的眼睛在眼眶里转动，汗滴把她的头发粘贴在脑门上。他不说什么。有很长时间谁也没说什么。

过了片刻，Bea. B. 重新闭上眼睛。她靠在椅背上。香烟烟雾在她眼皮后缭绕上升，然后又退到咽喉。她谛听着一切有节奏的声响。这可能是大海。它把波涛一个接一个地冲击到一块大岩石上。低沉的巨响声在岩底回荡，接着海水往回退，发出空洞的吸吮声。碎石雪崩般落下，水洼像瀑布似的倾泻下来，水泡，不计其数，在水面上划下条痕，发出嘘嘘的尖声。

也许正是为了这，人们才跳舞，以便和大海行动一致。可

是人们无法知道这点，因为这就发生在这里，十分迅速并且没有暂停。Bea. B. 看着在昏暗处移动的所有人头，流动的空气，血红色的灯光和那只眼皮滑动的眼睛。她不再有意愿。这间封闭的红墙大房间就像一间压缩室，看不见的活塞正紧压着。还有这凹陷下去的洞穴，就像一个灌洗器，沸滚的液体正往上升。既然是在这里，就不会在任何别处。可是很难说出人们在哪里。很难说出自己是谁。她叫Bea. B.，也许是这样，稍远处，有阿洛尔，阿涅斯，多罗泰。怎么知道这些？有众多的事物。一切都挤得这么紧，被光线击得这么碎，一切爆发得如此迅速，伴随着哞哞的牛吼声和隆隆的雷声。有这样多的头和臂，这般多的汗水，呼吸声和颤抖的嗓音。切除灵魂的庞大机器在运转。它扳动连杆，它发出巨响，它火星四溅。最后有一个共同的敌人，是人们创造了它。人们赋予它海牛的躯体，可是现在，只需用脚把它踢死。

卵石海滩上，炎炎烈日下，两个小男孩——一个叫大卫，另一个叫居尔蒂——吊起了一条章鱼的身体。别忘了这是怎样发生的。这发生在秋季，一个卵石大海滩上。他们叫喊着什么。小姑娘走过去看，她看见两个男孩正用木棍从水里捞东西。他们使劲拚命拉，他们喊着：

“加油！”

“它上钩了，讨厌的东西！”

“把它打昏！”

“等等，行了！”

“啊啊！啊！”

接着，他们用棒头把它挑起，并尽最大力量朝海滩高处远远扔去。章鱼在空中飞舞，它落在小姑娘脚下，把她吓得往后一跳。此刻，章鱼在灼热的卵石上挣扎着。它全身乌黑，浸透着

水和粘液而闪闪发亮，它的触手紧紧攀住砾石。然后，它直起身子，开始走路。它蜷缩起身子滑行，滑得这么快，他们还以为它在原地时，它却早已在远处了。它朝大海跑去。两个小男孩在它旁边跟着跑，一边用棍子打它。棍棒敲击在它那柔软的身体上，发出闷响，就像打一只枕头。

“抓住它！”

“不可能，没办法”

“打昏它，否则它就要爬回水中去了！”

“拿石块砸死它！”

可是，石子从它黑身体上反弹了回来，它继续顺着通往大海的斜坡滑行。小姑娘在它后面走着，心怦怦跳。

“用棍子挡住它，我来把它翻个身。”

于是，那个叫大卫的小男孩跪在卵石上，他用双手把章鱼翻转过身子。他在章鱼肚子上撕破一个口子，他穿过伤口把它粘糊糊的身体往前推。正是这毁了章鱼。它在皮肤上抹这层粘液是为了使自己的身体更滑溜，如今却使它走向灭亡。它的身子自滑起来很方便，但也很容易像手套那样将里子翻转在外。它的器官、头、爪子从撕裂的口子里冒出来。完了之后，小男孩将手从吸盘上拔下。小姑娘看到他的前臂沾满黑乎乎的液体。滚烫的海滩上，章鱼被裹在自己的体囊里，正在慢慢死去。它那珠光色的器官还在抽动。

“它闷死了，”居尔蒂说。

“是的，这是唯一的方式。”大卫说。

然后，当章鱼完全死了，两个男孩便把它塞入一个口袋中，走了。

如今，卵石沙滩上，电灯光下，有很多章鱼。或者，也许人们正在章鱼那又红又黑的身体内，他们痛得蜷成一团。他们白

找了，他们只看见自己的肺、肠、心脏、肝和肾脏。死亡将来临，是的，甚至在这里，这间血红色的房间里！

Bea. B. 用玻璃杯喝水，头朝后仰。喧闹声此起彼落。有时，人们好像沉睡了很久，当一切从头再来时便才醒来。有时，人们有类似这样的种种念头：

“闷死。”

“仇恨。”

“X 先生跳舞喝酒吸烟。”

可是，也许很简单，这些词是用发光字母写在大厅深处的。谁也不在同谁说话。男人们在女人面前踏步，睡在她们身上，用手和嘴触摸她们。肚腹将隐秘的性器官连结在一起，彼此间隔几公分跳动着。灯光变换着颜色在摇曳。不时地，大厅中央变得空无一人，只有红蓝绿色水坑在地面波动。Bea. B. 倾听着。她在听乐曲结束时，下一张唱片转动前可怕的岑寂笼罩着世界的刹那间。她试图走进那空白的瞬间，就像夜里，马路上，一只小猫跳进汽车中间。此刻，一切都是白的。

然而有时，乐曲还未结束，新的唱片又开始了，于是有那么一片刻更为可怕，两种音乐混杂在一起，此刻，一切都是黑的。

偶尔，年轻姑娘听到一张她喜爱的唱片。这就是尼娜·西蒙娜的 I've got the life[①]。她马上站起身，直走到大厅中央，她开始独自跳舞。

圆舞池里，没有其他任何人。男男女女被推到墙边，形成一圈红色的阴影，闪动着一双双眼睛。年轻姑娘一边旋转一边看着他们。接着她马上把他们忘了。这时，她的双腿为音乐节

① 英语，意思是“我获得了生命”。

奏所驱动，正快步移动着。远处，人头那边，红墙以外的地方，那个陌生女人在唱歌，发出一串串轻微的叫声。Bea. B. 听不懂她在说什么。这些是嘶哑的哇啦声，遍布着整个大厅。它们不对别的任何人，而只冲着她而来。年轻姑娘的全身被这乐曲声，嗓音的颤抖声，击鼓声和管风琴的滑音所渗透。

她害怕了。她看着脚下的地，这滑动的地面像一层橡胶膜送出她的后踢腿动作。灯光使她恐惧。她感到红蓝绿反射光恰似那水滴正缓慢或迅速地顺着她的肌肤滑行。她在跳舞。时光漫长，天空阴暗，没有风，没有土地，没有太阳。她扭动着髋部和双肩，她两肘紧贴胁部。她的大脑里，什么也没有。这发生在她身体的下部位，腹腔神经丛某处，好像她的内脏里有一个新的器官，一颗沉重的心，一个有生命的动物正在舒张和收缩。她绕着她的脊柱跳舞，一根看不见的轴线从天花板直伸到地中央。她飞速旋转，她的双腿在荧光地面上移动。这是一种类似行星和恒星运转的运动，一种沿着音乐之井下行的简单的螺旋运动。此刻，她的周围有其它卫星；她看见它们经过，黄色的头发，黑乎乎的身子，胸膛，肩膀，腿和手都是红的。它们摇摇晃晃在空中走，它们彼此靠近又分开。一些面孔紧围着年轻姑娘旋转，这些是镶着宝石眼睛的白色面具。然后，它们以最快的速度后退着跑向空处。

年轻姑娘在原地跳舞。她弯下膝，两臂猛伸向前，她用手指喀嗒打着响。热气腾腾。汗滴在她面颊、背上流出，顺着胳膊淌。

她用两只脚敲打着富有弹性的地面。海牛般的怪物消失已有些时候了。也许她现在成了海牛。于是她跳水；她不停地腾跃起，钻入水中。她的头发向四周飘洒，如同章鱼的触须，她的身体沾满滑溜溜的粘液，闪着光亮。

不再有什么可杀的了。猎狗群围着她环成一圈，和她一起拼命在原地踏步。可这毫无道理。这是为了在普遍静止状态中保持运动，为了用手势说话。

年轻姑娘一边跳舞一边同X先生谈话。她胸朝前倾，头稍转向左边，这就是说：

“我孤独吗？我是独自一人吗？”

她看到大厅的另一头，一个男人弯曲着长长的腿，这就是说：

“要是你像这样移动，你永远都不是孤独的，如果你像这样移动的话。”

她卷起袖子，双手交叉在腹部，这时光线由红变蓝。这意思是：

“我要做一个行动的人，而不是一个旁观者。”

有一个男人向前跳一步，一个金发姑娘往后退一步，蓝色的光线颤抖着，霓虹眼睁开眼皮，音乐发出一声尖叫同时又是一种低沉嗥叫声，这便是说：

“你真漂亮。”

她闭起双眼呆了片刻，她睁开眼睛时，灯光变成了橘黄色，大厅的墙壁上映满站立的影子：

“我和你在一起，是的，我和你在一起。”

湿漉漉的地上，人群挤在一起，然后又松开。腿在滑动、行走。肩膀摇摆着，脑袋像浮标在浮动，呼吸同时消失。香烟产生奇怪的烟层，云雾，一个有胡子的男人正搂着一位红棕色头发的姑娘，手表和墨镜闪闪发光。屋顶盖满灰尘，汽车在拐弯处全速前进，阳光下，海滩上大海正翻卷着灰色波浪。这一切意思是：

“加油！加油！”

她的头发被汗水粘贴在脖子上，她微微向前倾着身子回答X先生：

"我来了！"

她就这样说话，一言不发。她用自己的躯体画了一幅画，又立即擦掉了。她知道此处，彼处，什么也没有，全是空白。于是她张开一只手臂，她伸出一条腿。谁也不再在人群中看到她。谁也不再企图使她跌倒，或同她说话。

音乐停止了，Bea.B.便返回去坐下。她不看任何人，径直穿过一排桌子。她坐在自己的椅子上，将杯中剩余的喝完。她太疲倦了。她睡了一会。

她醒来时，发现身旁有个人。这是一位三十来岁的年轻妇女，身着黑衣，面色惨白。因为噪音太大，年轻妇女便朝Bea.B.倾过身子，贴近她耳朵说：

"您不是……？"

Bea.B.听见一个名字，但不知是谁，她叫着回答：

"不是！"

"可您很像她。"

这一瞬间，Bea.B.真想走开。但是她太累了。

"您常来这儿？"黑衣少妇问。

"不，"Bea.B.说。

"我刚才看见您跳舞了，"黑衣少妇说，"起初，您一个人在舞池里，这好，这确实很好。"

"谢谢，"Bea.B.说。

"您舞跳得比这儿别的女孩好得多。"

Bea.B.看到黑衣少妇左手戴着一只戒指。这是一只很便宜的白铁戒指，镶有一个蓝玻璃珠子假宝石。Bea.B.很奇怪她为什么要戴一只这么难看的戒指。少妇还在倾着身子说话。

她的嗓音低沉，它在一大片嘈杂声中古里古怪地哇啦响着：

“您叫什么名字？”

Bea. B. 一声不吭。

“您刚才为什么那样独自跳舞？”

“因为我想这样，”Bea. B. 说。

黑衣少妇的嘴边有两道皱纹，眼睛也施了重妆。

“这使您害怕？”她问。

“什么？”

“像这样，独自跳舞？”

“不，为什么？”Bea. B. 说。

黑衣少妇笑了，又俯身向 Bea. B. 。她用她那黑黑的眼睛仔细观察她，这双眼睛在她那苍白的脸上闪闪发光。

“您好像害怕，”她低声说。

“人人都害怕，”Bea. B. 说。

她不该说这个。因为随之而来的是，大厅顿时变得漆黑，然后又红彤彤的，而且闷不透气，墙壁这般厚，人们再也无法呼吸。与此同时，喧嚣声开始从喉咙底发出，于是人们听见冷笑声，猫叫声，叹息声。沉默，静止重又飞奔而来，它们顺着大腿滑行，它们像一种致命的气体从香烟的小圆筒冒出。电灯在旋转，霓虹眼睁开又闭上。

“您很像我认识的那个年轻姑娘，”黑衣少妇说，“她长得——她长得像您，她的眼睛和您的一模一样，她总是害怕，她希望我能保护她，她和您一样，害怕一切。”

少妇从她的包里取出银香烟盒，她点了一支长长的白烟。Bea. B. 看到，她用打火机点烟时，手微微颤抖着。

然后，少妇重又俯身向Bea. B.。她用低沉的嗓子小声说：

"瞧他们。瞧他们。"

悬吊在天花板上的电灯就如同螺旋桨，它们转得这么快，人们都来不及看它们。

"他们——他们行动了。他们什么也不怕。您瞧那边的那个女孩，那个穿黑连衣裙的。她不害怕。还有那个用双氧水把头发染淡的女孩。她也不害怕。谁都不害怕。他们听从人们的劝告正在移动着，他们彼此十分相像。谁也无法认出他们。他们合为一体。瞧她！她的胳膊上有雀斑，她什么也不怕。她不独自跳舞。她的眼神也不惶恐。人们感觉不到她的心脏在胸内飞快跳动。瞧瞧他们吧，并且告诉我您是否看见某人害怕了，一个像您一样感到恐惧的姑娘？"

Bea. B. 不回答。她看见昏暗的小厅里，这些身体挤在一块蠢蠢动着。她看到了紧绷的面罩，光亮的脸和雪白的牙齿。像金属螺丝闪亮的眼睛，光泽耀眼的金发，闪动着汗水的光膀。她看见了摆动的衣袖，敲打着地面的一双双脚。这太迟了。猎狗群封闭起了它们围的圈子，她再也无法进去。乐曲变得不可理解，成了一连串咕噜声和打嗝声，成了一种奇怪的吵闹声，它把声响猛射向大厅的中央，将空袋抛在身后。她不再明白什么。黑衣少妇靠近她，边拉着她的手边轻声对着她耳朵说话，可她不再听懂她说什么。时间、未来对她来说已经很遥远，它们快速地逃走了，它们抛弃了她。那边，大厅的另一端，人们在笑，喊叫，跳舞。他们感到热。他们仍旧在用他们的身体、眼睛、腹部说话。他们交谈着，整个大厅都在回响，如同一群蝙蝠在一个洞穴口相遇而过时那样。

"来吧！"

"你真美！"

“阿涅斯！米里昂！艾利莎！”

“安德烈！”

“来！打响你的指头吧！弹指！弹指！”

“我爱你！”

“我在那儿！这儿！那儿！”

得赶紧离开。Bea. B. 猛地站起，朝大门走去。她听见黑衣少妇在她身后喊叫。她头也不回，穿过密密层层的烟雾和光线，男男女女组成的人墙。她的心扑通跳，她沿着长廊直跑到大门。大厅已经远抛在后，埋藏在地中心，它正在慢慢焚毁。外面，Bea. B. 感到空气凉飕飕的，她举目望去，一片片屋顶上方是黑魆魆的天空。汽车一如既往在橡胶轮胎上行驶。人群仍旧行走在人行道上。一切都呈祥和气氛。谁也不像在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可是怎么知道他们脑海里隐藏的是什么？什么也不曾变，仿佛时光没有流逝。也许某处仍有一堵大红墙，墙顶有两个用灯光显示，正放射着光芒的神奇的字：**VOOM VOOM**。也许X先生正驱驾着他那辆宝马-500摩托车急驰在空寂的林荫道上，她也不时地抬头仰望那黑沉沉的苍穹。

深邃的地底下燃烧着多处大火。

恩培多克勒

可怕的战争嘈杂声：人类带着机器来到了大街上，十字路口前。他们停在人行道拐角处，太阳当头照着，他们在挖洞。在气锤铁尖头的钻动下，地被掘穿了，发出巨响，尘土飞扬。机器马达炙热，飞快旋转，喷射出爆炸物。压缩空气在橡胶管内流通，漏出活门外，发出扑哧扑哧的响声。人们弓在地上。他们的

脸是棕色的，宽大的手上伤痕累累。他们不说什么。他们紧按气锤，一个个窟窿正在他们面前的地上张开口。声音强有力，覆盖了整个地球。无法躲避它。沾满热烘烘油污的机器在马路上震动着。这些是漆成黄色的漂亮机器，马达敞露在外轰鸣着。金属长矛的敲击声在地面回荡，直升到空中。天空是一个涂成蓝色的大盖子，紧压在城市的内壁上。汽车在马路的车道上缓慢行驶，马达声和机器的噪音混杂在一起。声音就像一群小飞虫在空中飘荡，它从左到右，自上而下地摆动着。也许行星是人们连续敲打下振动着的一面鼓皮。或者也许宇宙只是一只巨大的耳朵，它不断地移开耳廓的内壁，用它的鼓膜吞食一切声音。

振荡声穿越空气迅速地流动着，水底，声音跑得更快，它把声波直射入深渊，接着一下子跃出水面。

某隐蔽处，有一只喇叭的口正往外吐嘈杂声。一切都出自于这张口：马达声，喷气式飞机的轰鸣声，炸弹的爆炸声，意大利汽车喇叭声，汽笛声，吊车的吱嘎声，混凝土搅拌机的刮擦声，以每小时100公里的速度在铁桥上奔驰的火车声，女人的鞋跟声，鸟儿啁啾声。

这是开在市中心的一个宽阔工地，围着木栅栏。火山口深处，电动泵在抽淤泥湖，并打猛嗝把它们喷吐出来。一块金属板借助于蒸汽活塞的驱动沿着一个铁塔上升，这是一根铁砧；然后，当它到达塔顶，机器就松开缆绳，金属板便很快地朝地面落下。于是人们听见一声可怕的撞击声，使房屋摇摇欲坠，这是一个沉闷而深远的撞击声，响彻山谷。

卡车接二连三地发动了。它们经过的路上，玻璃窗都在震动。卡车有着漆成红色或黄色的大嘴，轰鸣的马达，粉碎一切的轮胎。它们开亮四盏头灯，在马路上，在一片尘埃中行驶。金

属车门上，有几个白合金写的名字，一些战争的名字：卡德纳，伊诺克斯，马涅。或者发动机罩上，有几个镍字写的名字：福特，雪佛兰，肖松，达特桑。它们不时地变换车速，滚动着高高的车轮，穿越那不知名的城市。有时，它们通过输送压缩空气笨重地将车刹住。它们的铁皮外壳在阳光的照射下闪闪发亮。它们运输长钢杆——它们摇晃个不停。一堆堆砾石。有时还有几十吨重的巨大岩石。

战争的嘈杂声向四周扩展并猛冲向前。它一下子就直奔到蓝天深处，它撞击在云层上。气锤的敲击声遍布十字路口，如此嘹亮，仿佛汽车都在无声无息地开动着。这声音竭尽全力吼叫，它在地穴内轰响。这是波涛冲打陡峭的悬崖所发出的海洋的声音，是大海把它几百万立方米的水冲向堤坝和小港湾所发出的呼吸声。

声音突然爆发，如此猛烈，仿佛什么都不再是确实存在的了。海滩，河流，森林，山峰，它们现在何处？沥青马路展现在眼前，它像机场跑道四通八达。大楼的轮廓直通到地平线，此刻，只剩下这个灰蒙蒙的荒漠在阳光下闪烁着。带有起动涡轮喷气发动机的大型铁飞机正在这块平坦空地上滑行，它渐渐脱离地面，吼叫着朝天空飞去。

一切嘈杂声，一切嘈杂声：人们经过时逐一认出它们：低座小摩托车的呼啸声，机动脚踏两用车的刺耳声，无轨电车的尖响声，汽车的低沉声。有很尖的汽车喇叭声：pîp pîp，tûûûûût，或者低音的喇叭声：honk honk，pwin，rreuh。铁锤敲地的声音，刹车的尖叫声，车厢与铁路接合时的撞击声。天空一片混乱。地在滑移。色彩猛然改变了，红色变成了紫红，然后是淡紫色，接着是棕色，最后成了黑色。形状也变了，它们被旋风卷走，被龙卷风吸吞掉，毁成碎片被抛到几公里远的地方。

玻璃窗是不透明的，是真正的光滑合金镜，光线反弹回来并消失。

有时，有一阵阵神秘的颤栗从世界的一端向另一端飞快地穿过。或者一些无法理解的痛苦出现在人行道上，一些神经痛点将它们的神经星分布在墙壁上。景色想呼吸，但休想。它痉挛发作，窒息了好长一会儿。

声音比风刮得还猛。它冷冰冰的，接着它像一个炉口燃烧着。它扭弯铁杆，它拔除天线杆。风一停，一切便又恢复原状，然而，门窗位置上，有什么东西不再同往日一样。有什么东西不再顺其自然。什么都不再是肯定的，声音使一切东西变脆。它打裂玻璃窗和石块。它拆除钢筋混凝土砌块里的金属杆，只需轻轻摇动一下，一切将覆灭，化为碎末。

这是一个歼灭锥插立在城市上，使它变得不堪一击。声音，巨大的铲砂机。到处都是雷鸣般的马达在啃咬墙壁，摧毁城根。它们为大海的入侵打开突破口。某一天，城墙将抵挡不住，于是可怕的水流一跃而入，将在瞬间淹没世界。

不再有众多的真实行动。街廊上，汽车在行驶，人们在前进，但却是惊跳般的，带有突然的偏闪，这意味着人们是有病的。这是真的，一切都在移动；什么也不呆在原地。但是，这些运动彼此互相渗透。于是它们抵销了。这是一幅画，完成后又毁掉，如此地反复。人们永不会改变。人们永不再远离，或去别处。笨重的机器一边从前往后移动，一边猛压地面，毁坏地上的东西并在地里搜寻着什么。马路上出现一道道伤痕。轮胎划下一连串字母，然后把它们擦掉，重新再写。人们看到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

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

一堆堆面孔潮水般循着人行道前涌，然后消失了，这时另一些面孔便又出现。眼睛，嘴巴，鼻孔穿过轻雾游动着。它们成千上万一齐涌来，它们从陌生地而来，并向那不知名的漏斗状洼地走去。发光的眼睛，一只只四周布满睫毛和皱纹，镶嵌在眼睑层中央的黑蓝色球，它们转动，闭合上，眨巴着，噙满泪水。眼睛看得见。可是声音把它们朝天际驱赶，它们只好消失。它们随身带走许多转瞬即逝的图像。嘴巴也在向前走，其中一些是紧闭的，另一些是张开的。它们呼吸。它们说话。人们几乎听不见它们在说什么。一些在空中摇晃，喧闹声使之迅速消失的词语。

"我我说"

"这千真万确这吕梭先生"

"停下"　　　　"在巴登巴登[1]"

鼻孔在一对一对地呼吸。偶尔，它们堵塞了，于是人们听见一种奇怪的阀音。它们抽动着。它们贪婪地在空气罐里吸着，空气呼呼直进入肺里。

面孔穿过密匝匝的空气有规律地行进。人们不认识它们。人们也许永远不知道它们。人们被封闭在有机玻璃薄壳内，他们无法碰触任何东西。有无数像这样具有语言和思想的面孔。所有事物和所有这些人，人们穿过它们，忘记它们。不可能停下。不可能挡住。这些是运动战和声音战的部队。它们经过，它们走远。它们那两只明亮、天真无邪的眼睛只闪了十分之一秒时间。或者是一边咀嚼着一边走路的老太婆那皱巴巴的脸。另

①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西部城市。

一张棕色面孔，冷酷无情，嘴边布满痛苦的皱纹，眉宇间透着怒气。还有一张面孔，另一张，又一张。一个脸庞尚未成熟的年轻姑娘，她那炯炯目光闪亮又熄灭。还有一张面孔，很白皙，这是一个女人的面具：眼皮下画了一道黑线，嘴唇下是一条红线，头发一绺绺弯弯搭在额头上。有众多的密封在壳内的女人在街上走，而此时声音已来到了。机器是无懈可击的，它们有秘密齿轮，电线，线圈，活动自如的肌体。身体是金属外壳，嘈杂声在上面滑行。一切都是封闭的。需要开听刀才能明白。声音在光滑的皮肤上突然出现并形成无数磷光小水珠向四周散开。也许正是声音使得所有男男女女往前走。马达的轰鸣声把这些起伏波动的人影驱赶向前，推到浪峰上，于是，这些身影将一齐涌向世界的另一端。

几乎已经不再有任何人。只有这些不断相交的运动，这些机器，它们的双腿在地上摇摆，它们的双脚猛击水泥和沥青。声音在世界弥漫，它不给其它任何东西留有余地。声音将话语和思想逐得远远的，它接替了这些系统。如今，一切都是声音，寂静亦如此。马路上的黑色沥青流是永恒的低沉而可怕的声音，汽车和卡车的隆隆声在上面滑行。树伸展着枝叶在颤抖。百米高的白色大厦是纵向的嘈杂声，每扇窗是一种响亮的声音，它在嘟嘟哝哝的空中打开。光线爆炸着减退下来，黑影是压迫鼓膜的斑点。遥远处，响声震天的城市外，有童山沉闷的爆炸声，大海的浪涛声。那些人，您瞧他们，他们每人有一种叫声。他们在迷宫散步，他们发出哽咽的呼喊：

“哎！”

“喂！”

“喂喂！”

“哎喂！”

"喂！喂！"

"嗳！嗳！"

地球上方，存在着这种遥远的巨大振动，这振动膜发射出大量超声波，它的中央，有一种太阳发出的灼热的呐喊声。

也许某一天，会出现一张面孔，一张真正的面孔，人们可以长时间地辨读。他丝毫不动。他不眨动眼皮。他不做怪相。他不用焦虑地四下环顾以戒备危险。一张不消失在其它一群面孔中，你可以一条一条地察看皱纹来辨识的脸。这也许是X先生的脸，或者一位陌生姑娘的脸。如此一来，就不再需要满街溜达。只需把自己关进屋里，看自己，这就像一面镜子。

那位叫Bea. B. 的年轻姑娘就是这样在城市中漫游的。她穿过一片片喧闹声，她独自穿越灯光和骚动的人群。她无私地奉献出自己的躯体去挨来自于四面八方猛烈的枪弹。然而，她已经失去了知觉，或者她停止了战斗。她同别人一道在阳光下行走，她倾听所有声响。它们一个接一个地进入她的体内，它们在制造醉意。世界上，从不曾有这么多的兵力，这么强大的力量。所有东西都用拱扶垛支撑着，很沉重，所有事物都具有生命。这如同一场战斗，此时，炮弹正跌碎在地上，张开它那满是灰尘的炮口。肌体流着汗的机器飞速转动着，人们无法移开眼睛。一辆公共汽车碰撞着它的铁皮和窗玻璃沿街行驶着。年轻姑娘看着这辆公共汽车，她知道它可以说是永恒的了，一个事实，一个用它巨大的轮胎支撑在地上的事实，一个事实：一声战争的呼喊。

一架飞机飞行在天空中，这一片蓝色中的一个白色金属十字架；她仰望着它，似乎它从未打算消失，这是人们期待了几千年的真正符号，它将向人们宣布一个非同寻常的消息。

年轻姑娘穿越大街，她在阳光下光彩夺目。从挂在墙壁的镜子和花商的窗玻璃中，她看见自己正略斜着身子走近：白白的大腿移动着，身上穿了件浅色连衣裙，脸被阴影遮住，长长的头发披撒在脖子四周。她也是一种声音，节拍器的滴嗒声，或低声说话声，它要告诉世界许多事情：

“我喜欢声音，所有的声音。有人说，有讨厌的声音，有悦耳的声音。可我喜欢所有声音。有人只听某些声音。可我，我听所有声音。有人说，某些东西是声音，其它的则不是声音，相反是音乐，或是诗，或是爱的叹息。但我要说，所有的嘈杂声都是声音。”

她看见它们由远而至。她指挥它们，她命令它们通过。每当马达那刺耳的尖叫声划破长空，她的脸上便浮现一种笑容，眼皮也快速眨动。每当汽车拥挤在一辆停下的卡车后，她就站在人行道旁，她在内心深处张开口：这时无数喇叭开始齐鸣，于是不再可能感到忧伤或孤独或被抛弃。

声音使城墙倒坍。声音不放过任何东西。坑坑洼洼的工地上，一个红皮肤的男人汗流浃背在把一个操纵板往下扳，他的气锤立刻就开动了。铁钻尖震动着穿透沥青地皮。黑尘扬起飞入空中，碎片四处横飞。于是突然间，不再有空处，不再有令人失望的希冀，不再有魔鬼和上帝，不再有旋涡星云在天昏地暗的眩晕中飘动。世界是一块百孔千疮的板，愿望是一台钢机器的全身震动，人类不再迷离恍惚，他们的思维变得清晰，专心于在地球上的一个点工作，话语把它们那充满仇恨和暴力的怒吼声奋力射向房间的各个角落。

偶尔，我走出自我，我把我的外形扔在一堵砖墙上。我把

它扔了并且我用钉子把它固定在墙上。我这样做，既没用我的思想，也没用我的意愿。我把它丢了，就像人们睡觉前脱去一件衣服，很简单。我取下我的身体和脸的影像，我把它抛在一块硬板上。我挖去双眼，瞧，这两个玻璃球，它们在我影子中央闪耀着。我迅速脱衣服，此时既欣喜又恼怒，还很难过，十分悲痛。当然，我把身体丢弃在砖墙上时，我同时也扔掉了我体内的东西。我咯出知道的一切。我不曾读过什么，我不曾经历过什么，我也不曾知道什么，我甚至不曾来到这世上。所有这些岁岁月月，所有这些词语，都在这里，这里！丢弃在墙根，敞露在外，远离家园。什么！就是这些？这个滑稽的身影，这个斑点，这怪相！所有希冀，所有恐惧，所有系统！原来是这么渺小！这牢牢地胶粘在一块墙上，它有汗毛和鳞片，这能很容易粘住！这能轻易地躲藏起来！于是，在另一边，那个我不再待的地方，在那空处，开始刮起一种奇怪的风，它使人感到发痒，难受，这是一种风，一种空气脉冲，它既不是担忧，也不是痛苦，不是，而是笑，**笑**。

第二天，天刚一亮，我们便出去拾集遗物，瞻顾屠杀现场，即使对于敌人而言那也是幅极其可怖的场景。那里横陈着成千上万的罗马人，步兵与骑兵混作一堆，是巧合、争斗与逃亡让他们全部汇聚于此。有些人立于这堆尸体之中，血淋淋的，他们的伤口由于早晨的

清冷已经愈合，重又苏醒过来；但敌人又给他们以致命的一击。还有些人，断了大腿小腿，他们打开颈骨和喉咙，邀请敌人来吮吸他们剩下的血。另外有些人的头埋在窟窿里；可以看到他们自身就弯成一个洞，将脸埋在里面，泥土覆盖了他们的脑袋，他们窒息而亡。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人们从一具罗马人尸体下活着拖出一个努米底亚人，他的鼻子耳朵都已损毁残缺，因为那个罗马人没能抓住一件武器，已经愤怒到了发狂的地步，用牙齿咬碎他的敌人，自己也断了气。

蒂特—利佛

一万年的历史：一万年的战争。在混浊的地球上空，飞机满载着炸弹沉沉飞过。有时，我们可以看见一条条公路和铁路，都细如丝线。或者是块类似灰斑的东西，由成千上万个小立方体聚合而成，仿佛一块霉点沾着峡谷延展开来。四边形的机场光秃秃的，慢慢滑向远方。森林中升起苍苍的烟柱，直冲天际。炸弹寂寂地炸了，在地面上激起一列列羽片，飘荡着，然后就不动了。世界就是一个污浊的泥坑。在水泡遍布的天空

中，机头往前探了又探。它在试图摧毁。它在那个泥泞的平台上空八千米的地方游荡，它的影子就在树梢上疾行。云散开，又凝起。时不时的，风暴袭来，在下方闪电的微光缓缓穿过薄雾。

在茂盛的田野上，人们在交战，这已持续了数天、数年、数世纪，他有手提机枪，匍匐着，在壕沟里滑行。他们悄然无声地跪着往前进，眼睛搜寻着一切移动着的，闪着光的东西。他们身上有着某种神妙、秘密的东西在命令他们前进，命令他们爬得再远一些。在他们头上，天际苍茫。他们听着自己的血液沾着动脉在搏动，在颈部、胸部、腹股沟里。他们在流汗。

他们已交战了太久。已不知是为何而战，他们忘了原因。但他们又何曾知晓过。地球，整个地球就是交战的一个缘由。抑或是生命的姿态，飞翔的小鸟，狗和猪的叫声。

那些自以为在指挥着他们的人可就错了。他们吼叫着发出命令，他们看着地图，叫道：

“向前进！”

然而战斗已如此古老，命令已无关紧要，历史横盖于地面上，一堆堆渺小的人就在上面前进，部队相向而行。他们交错而过，碰撞，再散开。他们骑着马奔过草原，他们沿着丘陵急流滚滚而来。他们聚合在河的两岸，及近中午时分，突然发出狂啸，冲向对方。

他们在森林里如蛇一般游移。在他们赤裸的身体上刺着红黑两色的纹身。也许始终只是一个人在自戕。他突然在林间空地的中心站立起来。他挥舞着长矛在草地上疾奔。他那彩绘面具丝毫未动，粘在他脸部的皮肤上。人们想要阻止他，想要销毁他那双眼放光的面容。“停下来，X 先生！停下，停下来！看看你的周围！停下来看看！”但他不听。他在风中狂奔，在脑袋

上方挥舞着长矛。接着在他面前就出现了他自己的那种形象。一个和他颇为相似的男人，赤裸着，刺着红黑两色的纹身。两具野性的形体向着对方冲过去。它们相遇了，有这么极快的一瞬，当两矛相交之时，它们在飘荡起舞。接着它们分开了，而现在，人们便看见当中的一个在草坪上横尸地头，左侧有一个很宽的红色豁口。

或者，他在长长的大眼睛上架起一只铁制面具，身着一件厚重的网眼铁布衫。他一面在地上走，那烂旧的铁片片就发出声响来。他脚登马刺铁靴，步履沉沉。肃穆地穿过空气。从他那柱形尖顶头盔的缝隙中传来嘘嘘作响的呼吸声，靴上的马刺也叮叮当当的。这人手执利剑，举过头顶，剑在太阳下闪闪发光。"X 先生，你在干什么？看看在你铁剑上闪耀着的太阳啊！看看吧！我求求你，停下来，看看辉映在你剑上的阳光！"但他什么也没看。通过他头盔上的窟窿，可以看见他灼灼发亮的双眼。他随着自己的视线径直往前走，铁脚击打着地面。而总是会突然跳出另外一个形象来，仿佛是从极为透明澄清的镜面中生出的，挥舞着与他一模一样的剑向他奔来。兵刃相交，击在头盔上激起一束束火花。剑尖想要穿破铁衫，挑开头盔。终于，有一个重重地向后倒去。而另一人的剑刃刺入他的头盔和铁衫，直入衣领，割断了他的颈动脉。然后另一人就走开了。而这一个倒在地上，在自己的金属壳中窒息而亡，人们还从未见过他的面容。

战争没有停下。它不停地穿越这个世界，带着它所有的船舶、马匹、坦克和飞机。声响不断地自田间峡谷升起：喑哑的咆哮，爆炸，撕裂喉咙的叫声以及子弹的呼啸。夜晚，森林突然被火灾映得通亮，而白天，黑色的烟柱熏黑了天空。也许地球上从来没有过和平，从来没有过安宁。

部队相向而行，它们从山坡上下来。但我们从未见过真正的仇恨。看到的就只有这机械的运动，寂寂地展开兵力。倘若有仇恨或愤怒，一切也就变得简单了。但从来没有过一点点愤怒。暴力是神秘的，它只是在按照一个谁也不知的计划在往前进。一切都那么明白、显然。地面好似沙漠，那数平方公里的光秃秃的石头。而天空：透明、干燥、坚硬。还有水和太阳：在它们上面可找不到什么符号。

有时，X 先生仰起头往上看。但他没发现有什么好看的。于是他就继续走下去。汗水湿透了衣服、粘在皮肤上，他的脸毫无损伤地穿过空气。他的脚有节奏地撞击着地面，沿着长满深深的野草的小径前进。当我们身为士兵，又当战争之中，我们便这么一直走与空无交会。日复一日，我们走过村庄、泉眼和营地。但总是要往更远的地方去。理性总在我们的前方，在河岸另一侧，接着在丘陵另一侧，然后在峡谷另一侧，在稻田另一侧。

卡车在灰尘漫布的马路上行进，越桥或涉水而过。时不时的就会出现交火。几公里远的地方机枪在"嗒嗒嗒"地响。炮弹炸出一个个窟窿来。而当我们到达时，就已什么也没有了。

夜里，我们席地而坐，在蚊群之中，然后我们在煤油灯微弱的灯光下写信：

亲爱的 Bea. B.：

我到这里已将近一月了。我觉得一切都很有意思也颇有教益。我真希望你能到这里来看看何谓战争，它实际上又是如何进行的。我参加了两次作战行动。第一次是随海军在岘港附近。我们随坦克部队穿过村庄。大概是盟军吧。以前我认为当士兵出发作

战，所有的女孩都会奔向街头投掷花束，抛着飞吻，老人们则挥动双手，叫喊着鼓励的话语。但这里的人却都用一种怀疑不解的目光，神色空茫茫的，看着坦克和士兵结队穿过平静的小村庄，或是穿过稻田和坟墓。

有一天早晨我们坐在山丘上，像古代国王那样观看着峡谷深处的战役——实际上这不是真正的战役——只是一列飞机在投掷凝固汽油弹，两千磅的炸弹、炸药、磷弹等等，扔在一切移动着的物体之上。但这里好像还是和平区。也就是说我们为了提醒那些反越共分子便在整个地区投掷宣传小册子，让他们离开他们的小村庄和稻田到难民营去——只比集中营要强一点儿。不幸的是，好像一半的宣传小册子没到人们手里。大部分都随着落在人们身旁的炸弹去一道犁田了。

第二天又有一次交火，有几名海军士兵被杀，还有几个受了伤。我们逮捕了邻村的三个越共可疑分子，三个人都是65岁朝上了，身高不足五尺，光着脚。——敌人啊，虽然我尚怀疑他们究竟是不是，海军士兵看到他们简直是狂怒了，“杀了那个为首的蠢货，射死那个眯缝眼的混蛋，”而有个士兵朝着其中最老一个人（一个至少75岁的家伙）的脸上就是一枪托，捣烂了他一只眼。再接下来的一天，在坟墓里过了一晚以后，我们烧毁了村庄里每间房屋，几乎一间不剩；每垛稻谷也被焚毁，每只桌脚厄运难逃；猪死于子弹下，蓄水池被击破；女人和孩子被强行装上大车运往营地。我不知道在海军到达前有多少越共

分子，但我敢肯定在他们走后所有人都将加入越共。上个星期，我目击了美军自开战以来最大的溃败。大概有80人死于中心大高原上。美军不愿承认这是一场溃败，指出有475名北越雇佣军死于此役。当美军出发找寻他们尸体时我在那儿。

但他们只找到了四个坟墓。最终官方统计数字是106，但这一切只说明了这场战争头开得有多糟，而报道得又有多糟。大多数报纸给人的印象是说一切很好，而越共则快完蛋了，但这不是真的。从军事上讲，越共当然不能赢，因为美军相对于他们而言强大、众多，装备极为现代化。但无论如何我不相信我们能在这里支持太久。希望不久后可以见到你。

X.

还有一次，我们在航空信纸上用打字机打了一封信：

亲爱的Bea. B.，1968年3月iii日

首先我要请你原谅打字错误。我坐在旅馆游泳池前，有这么多少女身着比基尼打我眼前晃过，我真是难以集中精力。并且我打字机上的大写键敲碎了，所以我无法打大写字母。

我想你大概已经注意到近来越战中那些突如其来的重大事件。当西贡遭受进攻之时我不在那儿而是在班米杜山区的首府，那儿也发生了不少战斗和破坏。南越空军在城市一些地区上空投掷了凝固汽油弹，当我想到这件事时我觉得这真是空前绝后的：

政府军轰炸他们自己的拥护者。无论如何班米杜和顺化比起来根本算不了什么——除了几个传教士遭到越共刺杀，也许越共说服了美国人相信正义是在他们一边儿。

在顺化，我与海军在大本营中一起待了八天，这是我在越南度过的最为激动人心且最富启迪意义的八天。美国人称之为有限战争，我则自忖现在他们称作完全战争的又是什么。除了在城市上扔下一千磅的炸弹我们还能干出什么更好的事来呢；我想大概也就是扔下两千磅的炸弹来吧。对我这个观察员而言，最悲惨的莫过于这是彻底而又盲目地摧毁了越南唯一一座美丽的历史古城。这简直就像是牛津、剑桥、爱丁堡和威斯敏斯特同时遭到袭击。关于战争政策我知道得不多，但我看到海军士兵不正当的行径着实震惊。如果在一座房子里埋伏着一个枪手，海军士兵便仅限于携着榴弹枪将这座房子夷为废墟。这样也许他们是杀了那个枪手，但却因此失去了房主的友谊。美国人为了正义事业准备奉献出他们的金钱和装备，但却没有胃口献出他们的生命。很显然他们认为不值得为这些越南人去死。

顺化是个悲哀的故事。我并非特别衷情于狗，但我认为也没必要把一切奔跑着的动物当作射靶来练习。我看见海军士兵猎毙狗、猫，在猪身上练习拼刺刀，而他们对人也并不多添一分尊重；我看见一个年轻女孩背着她虚弱的母亲，另外两个年纪还要小一点的亲戚带着几包他们尽力从灾难中抢救出来的旧衣服，而此时有个海军士兵把他那16毫米口径步枪

递给我。“为什么你不试着在他们身上练习一下呢?”这就是他问我的。对于许多海军士兵而言,顺化是个意想不到的新天地。因为他们不知道越南人除了那些破棚屋还能住在别的地方。在顺化,有好多豪华壮丽的房子,大多比我们在美国看到的还要漂亮。但是当这些海军士兵进入到房子里时他们简直发了狂,他们抢夺相机、录音机、手表和首饰。我给一个抱着电视机跑掉的家伙拍了照。刚果雇工的抢劫还有藉口可寻,因为对他们而言抢劫才是收入的主要来源。但是顺化市民曾被认为是站在盟军的一边的。而现在他们则一定不是了。对于北越军队来说顺化一役是全胜的,因为他们坚守的时间远比料想中的要长,他们使敌遭受了惨重的损失,并且由于他们尊重当地市民而赢得了很高威望。我与一些难民交谈过,他们告诉我北越军士兵行为非常规矩,什么也没偷。

我是在几天后才继续此信的。在这期间我修好了打字机。关于顺化,我忘了告诉你我曾两次侥幸脱险。有一次,我们正在进攻一所藏有两个越共分子的学校,我们往人头上扔手榴弹。海军士兵决定用毒气把他们给逼出来。但由于我没有防毒面具,我不得不待在稍远处的一间教室里。我和另一个也没有防毒面具的海军士兵一道待在那儿,然后我就向他示范如何用浸了水的手帕做个面具。他在离我两步之遥的地方看我示范,这时一颗子弹从窗户里飞进来击中了他的背部。他像块木头一样倒下了。但我们替他检查的时候却发现子弹只是留在他的防弹背心里而并未击中他。当我从顺化出发之际,我遇到了同一小

分队的另一个家伙。他问我是否还想得起那个背部中弹的家伙。我说是的。于是他告诉我:“好吧,第二天,他又一次被击中,只是这一回子弹穿过他的背,他死了。”另外一次,就在我帮着运输一名海军伤兵之时,一枚迫击炮炮弹就在几米远的地方落下。当时别人都趴在地上嚎叫着,而我手里仍然抬着那家伙的脚。六人当中有四人被击毙,但幸运的是我一点儿没事。回头有什么新闻再告诉你。

X.

这就是差不多我们在那会儿所能写下的一切。但这就好像是我们想要同时无处不在,在时间里,在空间里。战争之声在四面八方响彻起来:森林、沙漠、沼泽和城市。所有的人都在交战:马其顿人、哥特人、匈奴人、诺尔曼人。缅甸人焚毁了寺院和村庄。一些人是为了偷掠,为了摧毁而战,另一些人则为了保卫自己的田地和奶牛。没有别的故事。战争附于他们身上,就在他们体内,在心跳快速运动中,就是战争在跳。英国人与葡萄牙人打,葡萄牙人与西班牙人打,西班牙人与委内瑞拉人打,委内瑞拉人则与阿腊瓦克人开战。从来没有过和平,也没有属于任何人的胜利。而就在城市中心的某处,有个叫 Bea. B. 的年轻姑娘每日都在与所有的声响、运动,所有的光,所有的词,所有残忍地、欲屠戮思想的一切交战。

Ça qui ti voir li, napas li qui ti prend li;

ça qui ti prend li, napas li qui ti manze li; ça qui ti manze li, napas li qui ti gagne baté; ça qui ti gagne baté, napas li qui ti crié; ça qui ti crié, napas li qui ti ploré?

—Ptit noir féque coquin mangue: so lizié qui té voir, napas so lizié qui té prend; so lamain qui té prend, napas so lamain qui té manzé; so labouce qui té manzé, napas so labouce qui té gagne baté; so léreins qui té gagne baté, napas so léreins qui té crié; so labouce qui té crié, napas so labouce qui ti ploré.

Sirandane.[1]

战争有时会停下,于是有了几分钟奇妙的和平。几分钟的静谧与爱情,如睡眠中安宁的空间。真的,有时会有这样的时刻。一切都在同一天内发生,来得极快,也许便在同一秒内,可怖的声音响起,再茫然退去。

夜里,这个叫作Bea. B.的年轻姑娘走在城市的大街上。她看着所有的灯燃亮起来,好似深海水母的点点磷光。她觉得要知道战争发生的确切地方可真是件困难的事。她笔直向前走去,踩着水泥人行道。她忘记了许多事情,或者说是这许多事情忘记了她,突然离她远去。

傍晚六点钟左右,夜幕如往常一般降临。年轻女孩看见自

① 疑为作者所撰。

己的影子在街道上往前走，呈一种烟灰色，遮覆了墙和马路。商店的玻璃橱窗现出一个个大窟窿，而人脸变得毫无生气。小汽车与公共汽车继续开着，但已不完全一样了。在金属甲壳里，再也看不见被幽闭的人们，似乎人们终于就要停止演戏了。

有好几次年轻姑娘都坐下来，在咖啡馆平台上，或街心花园的长椅上，再不就是教堂的台阶上。每次她都抽一支健牌香烟，烟就从鼻孔中喷出来。她甚至从她航空包里取出一本蓝色仿皮面的小书，封面上印着：

周记练习簿

然后她借着电灯的光线写了好几行：

> 又一天结束了。今天我觉得很
> 幸福(!)我与X先生两度相遇，第
> 二次时他跟我说话了。我们一
> 起走了一会儿，他告诉我他很早以前就认识我
> 了。接着我在一间
> 咖啡馆里丢了墨镜，我得要再
> 买一副。我还碰见了达尼埃尔，
> 她问我为什么不再在报社工作了。
> 当她问我现在在做什么，我
> 答复她说：什么也不干!!!
> X先生很像《海盗莫尔甘》里
> 的埃若·弗兰。

然后她看见了一群正在翩翩起舞的鸽子，一对正在拥抱的情侣以及一个正从助动车上摔下来的男人。

就在此时，夜一点点地沉下来了。城市地面缓缓地向着东方远去，年轻姑娘便随之游移。她和X先生一道旅行，就这样，站在地球这个大吊篮上。他们穿越许多急流河川，穿越一列列山岭，沙漠和草原。他们穿越干涸的湖泊，那里飘浮着一条条的气泡。他们先旋转着往上，随后打着圈儿，然后干脆直线前进。这样的离去奇妙极了，彻彻底底的自由，穿过黑暗。时不时的，当他们经过一座车站，会出现几道白色的闪光，而Bea. B. 就试着辨读出这些名字来：

摩尔曼斯克
乌兰巴托
德诺西克
拉西奥达
锡达拉皮兹

或是与另一列在铁轨上全速飞驰而来的火车交错而过之时，玻璃窗震颤着，那列铁与光的巨流发出轰鸣，而Bea. B. 就试着望见里面的人脸。

她还看着那些星座，殒星以及落在后面在以光速的十分之一前进的星云。

这就是所能看见的一切，并不曾懂，只是在夜晚的街头看着。X先生发动了他那辆大摩托，她跨上他身后的座垫，攀着他的双肩。机器一声轰响，挣脱了它的一切重量向前飞去，在路上旋起一道风墙。

于是毋庸多言。只在沉沉黑夜之中，随缘而去。摩托逆着

停滞的车流而上，向右转，再向右转，上了一条林荫道。

接着他们到了一处广阔的空地，那儿什么也没有。X 先生停好摩托，他们席地而坐，一道看着黑夜。

下面就是他们的所见所想：

她

黑夜来临，延展了上万公里，只在一瞬之间 ，它就覆没了整个地球。天空和地面是两个极待相遇的钢球。它们马上就要碰撞了，将有一束火光。空地、海滩？而假若这世界被圆形的鹅卵石覆没了呢？这里是座岛屿或是抹香鲸的背，周围都是海水。我就在这里。我没有去想别人，我不愿意。他们不会往这里来 。我当然是某个人，是某人：一只球、一只脱离了其他天体的天球。这怎么可能？X 先生就是我，可我不知道这一点。我一直还以为 X 先生是别人。我长着他的手，这就是我的手。我有一辆摩托。

他

数千夜之后又一个夜晚，地球转过，天就黑了。在另一侧，在和歌山或温哥华，可就是白天。但这并不重要。一个像这里一样的地方是很奇妙的就在一座城市的中心。我们同时和别人在一起，但又远离他们。我们有很多东西要说，或没有任何东西可说。我们知道一切，但这点我们不知道。我们可以说话可以说些词，也可以相互注视。当我们88岁时我们会忆起这一回我们未曾害怕。那将很好。

然后，Bea. B. 转向 X 先生，说道：

“你在想什么？”

“什么也没想，你呢？”

“我也没想什么，不过也不是，我在想这真的很奇妙，像这样，在这里的夜晚。”

“是的，”X 先生说，他点燃了一支烟，Bea. B. 在那一瞬望着他那被火柴光焰照亮的侧影。

“白天人们总是动啊动的，夜里他们就睡着了。”Bea. B. 说。

“夜里人们什么也看不见。”X 先生道。

“在我小时候，我很怕黑夜，”Bea. B. 说，“我那时总以为从阴影里会窜出禽兽来，魔鬼或蝙蝠之类的。我以为会有一个恶神名叫特卡特里波卡，他变形成豹子的模样，他身上的斑纹就是星星。”

“我以前认为老鼠死了就会变成蝙蝠。”

“而我还相信夜里面死人就会来透过镜子盯着你看。”

“而我认为他们是在坟墓里过活，于是我害怕坟冢。有天夜里我出门，就坐在一个坟堆上在墓园里过了一夜。我害怕极了，但我必须得弄明白。幸好也没发生什么。”

“而我，我想上帝是在火焰里的。于是我就擦亮火柴，试图看见他，跟他说话。”

“而我还以为，有些词，如果我们说出来，如果我们清晰地把它们发出来。就这样，我们就会死了。我想不起来是些什么词了，但我很怕不慎漏出来后立即死去。”

“还有一些不该看的东西。”

“还有蝾螈，我非常害怕蝾螈，我觉得它们到处乱钻。”

“还有海藻，它们在腿周围缠绕，使人溺水而亡。”

“还有蝎子。”

“还有夜蛾。”

“而我害怕人突然之间会变疯掉，就这样。我总想我父亲就会变疯，把我给杀了。”

“还有墙间伸出的手。”

"还有魔鬼也是。有些夜晚，我唤着魔鬼，我在房间里四处张望看他是否来了。我打开一本书，我害怕他的面容会被勾画在书页上。"

"我害怕走到窗前，我以为，我想我会突然产生要跳下去，跌死在街头的欲望的。"

"还有汽车，我碰到过这样的情况。我对自己说，如果我抓住方向盘，我转动着它，汽车就会轧上去 我 父 亲 都 来 不 及——"

"你知道，我总有杀人的欲望，就这样，有时我调转开目光，不去看他们，不去想他们，因为不然的话，我抗不住这种强烈的欲望，我——"

"人们不会料到这个的。"

"是的，他们以为我是和别人一样的小女孩，他们不明白，他们拍着我的面颊，抚着我的头发。而我，我闭上眼睛，暗暗地说，让他们快离开，快、快，快让他们走，我双手颤抖着，浑身汗涔涔的。最终我不得不跑开，为了不产生要杀他们的念头，而他们笑着，说我实在太害羞了，一个真正的野孩子什么的，他们根本没料到刚刚避开了什么。"

她抽着烟，由于寒冷和黑夜而微微颤抖着。空地非常宽阔，他们不再清楚自己身处何地，而自己又是什么人。年轻女孩继续往下说，在X先生身旁席地而坐。她说：

"在中学，你知道的，也是一回事。我不愿意看见任何人。下课后我从不和任何一个人说一句话就走开了。别的女孩涂着口红，把胸罩垫得满满的，而她们也只谈这个，谈论她们看见的那些家伙，她们嘲笑我，而我觉得她们实际上是有点怕我，她们觉得我很怪异。老师们也是的，因为他们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但我从不回答他们向我提出的问题。于是最终他

们也就让我清静了。”

“所有的人都是戏剧演员……”

“他们在那儿演着自己的节目，而我则看着他们，自忖他们何时才能停止谈论和行动，何时才能安静下来。尤其是有个人，我想起来了，教哲学的老师，他叫巴斯隆，这个家伙有好多问题，而且我想，他是希望大家都有问题。他上课讲授什么责任啦，自由啦，铒的神话啦，或是类似这些的东西，但这只是一些词，一些花言巧语罢了。他时不时地提问学生，很高兴的样子，因为这样他就可以显示出大家都是笨蛋，没有一个人弄明白了点什么。我很烦他，因为我不愿意回答他的问题，而开始他以为我也像他一样有许多问题，但他后来发现并非如此，这不是同一类的问题，而且晓得我在嘲笑他，他简直恼火透了。”

年轻姑娘又点了一支烟。X 先生就看着照亮了她的侧影的火柴的光芒。在空地的周围，喇叭鸣响着，汽车驰过。反光镜闪闪发亮。天非常黑，没有星星，月亮在月晕间游移着，就好像有好多苍蝇似的。

“是的，这挺滑稽，”X 先生说，“由于人们都喜欢演戏，就这样，可是他们却很清楚这骗不了任何人。”

“这就像我在日报社工作时那样，你知道，这真是难以想象，他们都自视甚高。他们有好些政治观点，好些观点，他们想要比别人做得好。而且他们总是一副命令的样子。他们还互相爱慕。他们有仇恨、有激情、成双成对戏剧般地生活着，他们妒忌别人。而我觉得这一切真奇妙，因为是如此具有戏剧色彩。我想他们自己也会认识得到。”

“是啊，这就像思想——但我看着这些人，就这样，比方说，在咖啡馆平台上或在马路上，看着所有打那儿经过的脑

袋，男男女女，老人孩子，所有的这些脑颅。所有的人都在想点什么。于是我对自己说，实际上思想并非什么特别的东西，它一定也很平庸，就像髓磷脂或汗水什么的，不过是大脑的活动罢了。根本不值得写这么多关于思想的书，根本不值得为一种如此平常的活动创造出那么多玄妙的理论。”

“是的，实际上，也许大家想的都是同一件事，总有一天我们会知道是什么的。”

“也许，但这将非常可怕，因为到那个时候，人们将不再自视特殊，他们会发现自己并不比别人高明，而是都差不多，于是他们无法再试图把自己的思想强加于人，他们不再能够互相斗争。”

“这是真的——”Bea. B. 说，她看着空地四周的城市，那些隔成一间间小屋的黑洞洞的房子，那亮着灯光的长方形的窗子，那些钟楼、塔楼、摩天大楼和桥柱。还有街道上的裂缝，汽车就从那里开过，车灯和红色的尾灯亮着。她看着这一切，然后又缓缓地说：

“真的，那儿在交战。”

的确，远处传来整个战争沉沉轰鸣之声，那声音一直到达黑色天空下的空地中心：马达声、叫喊声、呼唤声、电视机咕噜声、叹息声、齿轮摩擦声，盥洗室的汩汩水声，发情时床架发出的吱吱嘎嘎的声音，还有那霓虹灯广告曲曲溜溜的声音，出卖自己的妓女的片言只语，耳光声，戏剧台词，电动弹子和钱柜的叮当声，祈祷，宣言，单簧管奏着《碎片》，低音提琴奏着《星期三夜祷会》，鼓击奏着《小丁》，电子风琴在奏《我将去城郊》，脚踏羽管键琴奏着巴克斯特伍德的前奏曲和赋格曲，风笛则在弹奏《不要了，楼彻伯！》可怖的噪音嘶哑着，在阴暗中那么用力以至于心脏开始在胸口狂跳，双手冰凉濡湿，那噪音就凑

在话筒边吼着:I love you!I love you![1]

……生命机体,为了
尽力减慢自身趋于热力
平衡,亦即死亡的颓势,
便汲取一种负熵量,它
引增自身的这种负熵趋
势仿佛正是为了平衡产
生于其上的熵增量。
……负熵$=K\log(I/D)$

艾尔文·斯考丁格

有那么多美好的事物存在着,涌动着,又叫人怎么睡得着呢!城市向四方延展:东、西、北、南,熠熠生辉,天空泛白,空气静固,地面宛若一个圆盘。那个叫Bea. B.的年轻姑娘就走在街上,向着X先生正候着她的某地而去。太阳下她走得极快,仿佛是用足尖起舞。阳光自她周身掠过,燃亮了她每一根头发。从一家大商店的橱窗前过的时候,她就看见自己依依前行的修长而柔软的身体,白色的衣裙在风中飘荡。走在太阳下,她知道身后的人行道上会留下长长的影子;走在阴影里,她的脸

---

① 英语:我爱你!我爱你!

上犹罩一层轻尘，仿佛在穿过一列蛛网。她不发一言，独自行路，双臂在胯间前后摆动，脚着一双塑胶凉鞋，踩踏着一条看不见的小径。人们没法儿望见她的眼睛，一副厚厚的黑眼镜把它们藏了起来。就这么两片大大的黑塑料片围住了整张脸。反光自偏振片上悄然滑过，向两侧散去，不断形成长长的矩形泡泡，再破裂，再生出。

汽车的车身是无数面的圆镜，女孩子的身体就这么缓缓游离着：沿着别克车黑色的挡泥板，沿着卡车车门，沿着雪铁龙车的马达罩，沿着本茨车的毂盖，缓缓游离。

女孩子走在街上，一路过来她认出了所有她熟谙的信号、字符和所有那些旧迹，揉皱的纸片，抽过的烟头，报纸的散页，扫一眼便瞥见上面写着：

戏剧　　　　　　　　所有的照片

还有那些空火柴盒、粪便、痰迹、碎石子、发夹和公共汽车票。她还认出了鸽子、狗和苍蝇。她也认出了人：那些留着小胡子、戴着眼镜的男人和身着玫瑰色连衣裙，拿着仿鳄鱼皮手袋的女人。她从他们中间穿过，仿佛一辆车，车门紧闭，亮着所有的车灯。她滑行于这些身体之间，移动着，迅捷前行。她绕过障碍物，她从不曾朝着一个固定的地方去。

地面干硬，天光直接落下，白色的。大楼的墙很高，高墙上缀满了窗户和阳台。所有的一切都在呼吸，嘴唇和鼻翼吐出了一团团无形的汽雾。在身体深处，也有种神秘的腺体，叫胸腺。

思想也同样地来来去去。好像电磁波从空气中穿过，再自钢板上弹回，随后潜至无线电波中，进入一种类似黑匣子的东西里，于是高音喇叭开始颤动了。这就是思想，是语言，它们快速飞过，翩然起舞，它们在说：

今天，今天，天气明朗，晴空万里，空气纯净，有太阳，微弱

西风，美丽的大海，微微升高的血压，心跳每分钟96下，出路交通畅顺无阻。致命事故8起，轻伤事故34起。现在是标准时间：16点8分27秒—嘟—

思想就像一群黑压压的蚊子，就像千百万条跃动的鱼，年轻女孩从中穿过。她本身就是思想，是的，快捷，有效。这种思想在说：

“我是我，我是Bea. B.，我知道路。”
“我是太阳，是的，我是唯一的，我光芒四射，太阳。”

只要有生命的涌动，有光明骤亮，有声音，就有她的存在。她穿过满是闪光信号灯和汽车引擎盖的十字路口，沿着饰满玻璃橱窗、镜面和人造大理石的马路游走。她跟着一个秃头男人，那男人的头顶在太阳下闪闪发光。他过马路，她也跟着过去；他朝左拐，然后向右，她便也朝左，然后向右。他在人行道边停下来，点燃一支烟，她也停下来，点了一支烟。

有时候也会是片无边无际的远景。她看着林荫大道径直向地平线延伸，直至地球的中心。她走在人行道的左边，因为这是太阳所在的一侧。她尽量在想等她到了大道的那一尽头她要做些什么呢，在那儿，很远很远的地方，轻尘漫舞，雾云飘荡，宛如火灾时的一缕烟尘。

生活中有那么多强暴的美。那么多东西扼杀了词语，到处到处。她听见从墙里，从地下冒出来的嘶叫，她看见所有在阳光下粼粼发光的水滴，看见所有金黄色的尘粒，所有云母片的粉末。还有白色的山峰，那么高，那么高，空气也在峰顶沉淀成冰晶垂挂着。还有那么美的线条，简直永远无法知道它不停地

刻画下去要形成怎样的图案。还有那么长，那么奇异的词，像子弹一样穿过精神，刻出道道血痕。

地面上的漩涡也这么来来去去，移动着它们的大口，在腿脚周围翻滚缠绕。黑色的柏油有时十分平整，平整得可以让孩子抛出的钢珠不停地在上面滚动两百年。有时却又在脚下起伏汹涌，翻腾着巨浪向前推进，而仿佛这面悬垂的液体壁崖总有一天会在某处碎裂的。

在所有这一切混乱之中，年轻姑娘却气定神闲。她柔软的身体在粗糙不平的地面滑行，竭力避免着罅隙和漩涡。倘或遇到水泥人行道上有成堆的砂砾，张着大嘴的窨井或是香蕉皮，她很清楚她该怎么做：她会从上面轻跃而过，而她脆弱的脚踝从不曾扭伤碎裂，当从远处的玻璃橱窗反射过来一道亮光，如此耀眼仿佛要将世间一切化作尘烟一般，她就别转过她那张深色的美丽的脸，用微蓝的眼镜在瞬间把光束击得粉碎。当传来马达轰鸣声，或爆炸声，将大气层骤然分离，她一点儿也不怕，不逃不避，只任声响把她包围，双唇微微开启，呼吸着，然后一声长叹，驱逐着声响：

"啊啊……"

就这样，年轻姑娘在城市的美景中久久地漫游。时不时的，她从雄伟的纪念碑前走过，那都是些百米高的石塔，三百米高的钢筋塔或玻璃塔乃至千米高的黑色钢塔。

她穿过密如蚁穴的大商店，穿过泊着废弃汽车的广场，沿着飘浮着驳船的泥河前行，走过一座座拱桥。她走得很远了，却不知疲倦。她的发动机是那么沉静，没有一丝声响，她的轮盘是那么轻柔。她猛力地打开密封的嵌有玻璃窗的金属外壳，风在导流板间嗞嗞鸣叫着。所有一切都呈现出来，绝对真实，没有任何臆造的成份。永远无法臆造什么。街道蔓回，没有尽

头，哪怕几百年几百年地穿梭其间，也没法儿让人记住它们。

年轻姑娘从来没有梦想过会有这么多的美。好像是进了一间玻璃镜饰壁的大厅，又好像是在放大镜下的细细察看一张明信片，上面印着：

古瓦尔长堤（旺代省）

自然色彩

夜间

然而这一回，是真实地置身其间。

就是城市的某个地方，有人在等候。确切是谁，谁也不知道，总之有那么一个人，在水泥墙后，在火车站大厅里，在备有火红油泵的汽车加油站里，在等待着。女孩子就是向他走去。她往前走，沿着马路，穿过密密麻麻的人群。她知道有人等她。每一次刹车，每一声喇叭声都在确切地告诉她："快来，快来啊，我在等你呢！"

她在城市里转着圈，寻找城市的中心。每每她走完一圈，她就晓得自己与中心又近了一分。城市也在自转着，有点像一个汽车轮盘，又有点像一个螺旋桨。当然是有个中心，一定的，就在某个地方，必须找到它。

城市呈"8"字状，这是唯一一个代表着无限的符号。Bea. B. 再也没有年龄，再也没有过去，什么也没有，没有家。哪儿都是她的居处，只要有墙有顶有窗有黑色的马路。她一路往前走，一路欣赏着所有的门洞、天窗、屋门和汽窗。从没想到过会有那么多的窗，它们如此美丽，如此静谧，在白色的高墙上轮廓清晰。它们如此深幽，人们只好不停地从中往里探了再探。它们有那么多，且又沉固不动，简直能够遮蔽整个空间。难道

窗户不比星星还多么?不比图拉古树生命经历的分分秒秒还多么?年轻姑娘从下面走过,她从每一扇窗下走过。这些眼睛不会评判,它们只是睁着,吸着年轻女人的影子。仿佛是张嘴在呼吸空气。无需明白什么。这一切难道不奇异、宁静、难以想象吗?

空气透明,不太热也不太冷。空气就搁置在地面上。女孩子不是用眼去看,而是用她整个的身体。用她的皮肤,她的鼻,她的唇在看。一边走过城市,她一边小口小口地吮吸着空气。这呼吸简直是难以想象。只在双唇微启间,女孩儿吸进一点点空气,胸部随之膨胀,然后她将之保留在身体深处的某个地方,留一小会,再轻缓地渗出来,最终用嘴完全吐出去,形成一朵无形的轻云,带着她体内所有神秘的气味。

有时她打被红灯阻滞的汽车前过,会吸进一口排气管中呛人的瓦斯。这是一种类似于微醺的感觉,静静的,可能是在血管中沸腾着死亡的气味,女孩一边走一边在呼吸,这也是想点什么的一种方式吧。她在这只大酒桶汲取,一会是用双唇,一会是用鼻翼,吸得唏唏嘘嘘的。她的皮肤,也在呼吸,脸上的皮肤,手上的细腻皮肤和藏于衣下腹部雪白的皮肤。她在白色的空气中, 在天光中游离。她既是一台震动着的发动机,消耗着一滴滴汽油,又是一棵大树,伸展着满是绿叶的枝杈。空气真是无所不在,在屋顶上,她看见它张开绘着云图的苍穹。时不时,在云天高处,喷气式飞机扫过天空,留下一道长长的灰痕。有时是架直升飞机,或是只鸟。

X 先生也许就藏匿在空气里,简直也有点无处不在。Bea. B. 就从他的身体里穿行而过,呼吸着他的鲜血。然而这点她尚不自知。生活大概就在于此:陶醉于空气之中。(每呼吸一次,醉意就增一分。)

Bea. B. 沿着永无尽头的林荫大道走着，细品每一样奇妙的东西。她和许许多多神奇的男女交错而过。他们在说话，打着手势抽着烟或舔着神奇的蛋卷冰淇淋。她是在开始一个故事。一个人们低声吟诵的故事，一个未曾言明什么的故事。这样一个用黑铅笔记在小学生笔记簿上的故事：

从前，在这个世纪的某一天，在地球上的一座城市里，有个小女孩叫Bea. B.，她独自生活着，有一个祖母和一个兄弟。每天每天她都要碰到好多人。同一座城市里，还有个小男孩，叫X先生。他们一道开着宝马-500在街头游逛。

整座城市都醉了，蹒跚摇晃。人群随着墙晃动着，车道上汽车全速往前冲，大楼前俯后仰地翻滚着。

然而年轻姑娘没有害怕。她在人行道上疾步行走，脚敲击着地面，嘴在作深呼吸。她受到千百万次撞击，这些撞击都深入她的体内。使她的指甲，她的牙齿，她的发她的眼都在闪闪发光。电波在她四肢间跳跃，无线电讯传入她的耳中。

从未有过这么多的运动，这么多的美好，世界不愿意沉睡，不愿意死亡。它的力量在不同方向同时爆发，在天空中，在垂挂着笔直枝杈的大树里，在钢筋混凝土的庞然大物里，或沿着铁塔爆发出来。立方体状的大楼直矗地面，充斥着生命的响动。年轻姑娘挨着墙走过，她听见人们的呢喃声，说话声，喊叫声，喘息声，如公牛般的号叫声。所有这些声音都在谈钱，谈政治，谈爱情，或随便别的什么。宛若一个跌倒的妇人的一声长叹，或那种数月来一直在喉间磨擦的声息。这一切再也无法中止。力量如此之大，韧性如此之强，不能坠落。而世界是那么易解，辽阔，不曾设防，有那么多东西可食，可触，可爱，可恨，那

么多东西啊！

虚无从不存在，年轻姑娘在一幢十层的大楼旁转了弯，而在另一侧，还有一条街，还有一幢楼！每次她迈一步，她都恰好填满了正等待着她的某个标记。上面、下面、前、后、左、右，有好多东西！

这，这一切不是梦。不是谎言，也不是诗。没有那本蓝色仿皮面，上面烫着几个金色大字**周记练习簿**的小记事本，没有有着美丽怀旧色彩标题的小说，更没有以此结束的文字：

我在唇间轻吻你
给你　这一辈子
亨利

不，这是一片无限的空间；人口稠密，他们骚动不安地惊跳着，呻吟着，碎裂着。前拥后挤的人群上上下下。你晓得蚂蚁吗？那你就懂得人类了。街道任由机器轮盘滚滚而过，天空被苍蝇、蝙蝠和波音飞机遮得严严实实。

有词语，然而不再是诗的词语。不再是诸如此类的词：神经、池塘、大雨、苜蓿、森林、飒飒风响、住处、毛发、泼妇、浸渍、羊毛、萌芽、抛尸堆。而会是些全新的词，一些全力爆发的词，一些奋力击打的词，发出巨大的感叹，在谩骂、在砍杀、在不停地刺伤。女孩一路读过来，所有这些词，广告牌上的词。就是这些：**车站—汽车—青年—不—停车场**。
或是这些词：

蒙特卡罗

戛纳←——　↑　——→**梵蒂米尔**

还有那些大如楼房的词，有大如山的，也有小如烟蒂的。她辨读那些写在公厕门上的字，刻在冰凉的水泥道上的字。她看见窨井盖挡板上生铁浇铸的那几个字：

气电总公司

她就看着这些词，这些词在脚手架顶一明一灭，或是安于城市某处，硕大的字母如同凯旋门一般，一切都写在上面，只须认读。还有一些英雄的名字，诸如：

哈萨克共和国

警察局

没人

鹰飞过

马里卡奥里雅

D. A.

比克曼

所有这些覆于烟盒上、火柴盒上、邮票上、车身上、咖啡馆门上，皮衣纽扣上，镯表上，拉链襻上和胸罩钩上的词啊，所有这些闪着光芒，一动不动，仿佛鞘翅目昆虫或是贝壳类的小东西的词啊。女孩沿街漫步，低声诵读这些刻写在她周围的词，这些词她将永生不忘。词也醉了，它们向空中射出耀眼华光，如星星般闪亮，它们发出声响，它们也在呼吸。

年轻姑娘在一家咖啡馆里坐下来，用白色的小杯喝着一杯热饮，她用吸管啜饮着奶咖，再慢慢看着塑料管渐成棕色。

或许她在抽着一支健牌香烟，看着人们从她墨镜的另一

侧过来。

她从空中小姐手袋里拿出一封航空信，缓缓读起来：

地球，某个春日

自被孕育以来忧愁一直包围着我。也许你将与我同生。二十年来，光明一直在找寻我。而我，隐匿于苍茫的阳光里，我本身也就是那混杂温润的阳光。我活着。我紧紧地攀附着你，带着那样的绝望，因为你似乎就是那个我认为是世界唯一可求的生命的形态。我一无所求，亦求索一切。

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寓于我的一切之中，它使我要如同一只鸢一般飞起来，如同鸢，我追逐着太阳，太阳，我很喜欢。但我也非常喜欢黑暗。

但你在找什么？我找到了你，而其余一切对我而言毫无意义。

我想闭起眼，重新找回你。是什么样儿的贝壳把你锁藏在这茫茫大海里，而你的名字，又是居留在哪根海藻里了呢？

超乎一切界限之外的女人，为什么我不知道你用来发现世界中心的那双眼睛是什么颜色的？

我想要有手臂长长，环过橄榄树弯曲的树干，或更为庄严的橡树枝。

真想与你相拥在炽热的沙滩上打滚，

就在我们臆造的某个夏日里。
蜡烛……明、灭。我很喜欢蜡烛，还有
火炬。
两手交握在夜里流浪，因为害怕所听
见的心跳声。也害怕那样一天，转过
街角，人们发现我血淋淋地倒在地上！
只要你要，我会随时给你一顶花冠。现
在你就拥有一顶字纸做成的，抑或是
为了一个温情脉脉的夜晚。
我要你握我的手，讲很长很长时间的
话，带着温柔和忧伤，如同现在……
盼复。

唐

她把信揉成团，燃着了它，置于烟灰缸中，那烟灰缸上写着：

阿尔萨斯啤酒——慕茨格——慕茨格

而这时候，人们继续走过。

接着，年轻女孩站起身，穿过满是镜墙的大厅。她听见“动物乐园”发出的音乐在低吼：“看，看那骑手。”她向一个身着黑色羊毛衫的壮男人问了点什么。那男人什么也没说，指着酒吧深处，年轻女孩就径直向一扇门走去，只见上面写着：

厕　所
电　话

她推开门，走进一条漆黑的走廊；在走廊尽头又有三扇门，分别写着：

男士　　　女士　　　电话

她打开第三扇门，登上一间白色木壁的小亭子，小亭子里亮着电灯。她投了一枚硬币在黑色的机器里，取下听筒拨了号。然后她就开始了这个电话：

“你在做什么？”

“没干什么——你呢？”

“也没做什么……”

“你知道吗，有一天我看见你的，在街上。”

“啊，是吗？”

“是的，我没敢跟你说话，你，你走得好快。”

“而我没有看到你。”

“你好像很匆忙的样子。”

“是什么时候？”

“我不知道，三四天前吧。”

“你再见到过亨利吗？”

“不，最近没有。”

“除此之外呢？”

“没什么了。”

“你是在什么地方工作吧？”

“不，暂时不。有一天，我看到一个牙医征聘助手，你知道，也就开开门，记记事儿，但我不感兴趣。”

“你祖母可好？”

“她很好，谢谢。上星期她还给我写了封信。”

“你有没有给她回信?”

“回的,我给她寄了张明信片,上面绘着架飞机的。”

“很好……”

“你呢?”

“我?没什么事儿。”

“索菲呢?”

“她很好。”

“好……”

“你在哪儿?”

“现在?”

“是的。”

“在城里一间咖啡馆中。”

“人多吗?”

“还不少,是的。”

“你有没有喝点什么?”

“是的,一杯奶咖。”

“好的,”

“是用吸管在喝。”

“吸管?”

“是的,挺不错的,你知道。”

“啊,好的。”

“好奇怪啊,我——刚才,我想到了关于现实的问题。”

“什么?现实?”

“是的,我认为这也许并没有人们想象中的那么重要。”

“什么?是指现实吗?”

“不,一些东西——我是想说,比方讲,看一些东西,我觉得看一些东西,并没有去听或去碰触它们来得重要。”

“你这样认为吗?”

“是的,反正我这样想,是的。”

“你这么说是不是因为你现在在给我打电话?”

“不,我想——也许瞎了倒也并不怎么可怕,倒是聋了或麻木了更可怕些。想想看,无论你走到哪儿,四周都是一片静寂!”

“也许吧,是的。”

“你知道,倘若你在一间黑漆漆的房间里突然听见一声爆裂,你一定会感觉到可怕的现实的,哪怕一声极轻微的爆裂,倘若是一束微光,你甚至察觉不到。”

“这倒是真的,尤其对狗而言。它们总是在闻或在听,几乎从来不看什么。”

“是的,我祖母总说我像条狗,因为但凡别人送给我的东西,我都要闻闻。”

“你知道吗,赫拉克里特说过一句话,差不多就讲的这个道理。他说如果世上一切都化作了烟,人们就只能靠鼻子来分辨它们。”

“是的,是真的。我很喜欢味道。比如说书的味道,面包的味道。土地的味道,新汽车里坐垫的味道”。

“还有羊毛的味道。”

“是的,很好。而触摸这些东西的感觉也挺好。”

“是的,有些东西挺糙,有些东西冰凉凉的。”

“我很喜吹石子、玻璃和发烫的木头。”

“还有沙。”

“是的,但要很细腻才行。”

“水,水真是很奇妙的东西。”

“当然也有些东西摸上去不太舒服。比方说粗布、被子、天

鹅绒之类的，还有大理石，它像是石头，但一点儿也不凉。”

“还有那些粘乎乎的东西，胶水啦，果酱啦，油脂啦。”

“是的，就因为这样我总在不停地洗手。”

“洗手的感觉很舒服，也许是用肥皂的原故，因为它一开始粘粘的，而后粘的感觉会随水而逝。”

“我还不明白为什么人们那么喜欢进电影院。我们可以让他们——我还不太清楚——可以让他们坐在黑漆漆的房间里，不放电影而是放映各种气味、声音，给他们可以碰触的东西。我敢肯定这一定更为有趣，你不认为吗？”

“也许他们不能忍受这个，也许他们会因此发疯？”

“不，我不认为，出了电影院，他们会写诗的。也有触动他们视觉的东西，当然不是那类电影里的感情故事，而是在眼中骤亮的光线，或是烟幕。图像只是在百分之一秒内闪过，当然还有词。只有词。人们喊叫着，在话筒边咕哝着。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人们总认为现实首先是双眼看见的东西。大概他们都用摄像机和一盒盒幻灯片取代了眼睛和大脑。”

“是啊，真滑稽。”

“好，行了，我想今天要跟你说的都说完了。”

“是啊，你看，我们也占了很久的线了。”

“你这样认为？”

“是的，我没有计时，但总也该有五、六分钟了吧。”

“不更长些？”

“噢，这已经够长了，你知道，在电话里。”

“那么声音呢？”

“很好。”

“真的？”

“是的，跟上次比你有了很大的进步。”

“太好了!”

“当然,总是还有太多的停顿,这在电话里是不太好的,你该知道。”

“但我该仔细考虑一下,不是吗?”

“是啊。但你总得说点什么,这是必须的。否则对方还以为你走了呢,这多尴尬。”

“OK,我记住了。”

“还有手势呢,你做没做手势?”

“不,我做不到。真没办法,我无法在机器面前手舞足蹈。”

“你错了,你应该做手势的。你应该说,我就打那儿去,你应该用你的双臂表现出来。”

“但这有什么用呢,你又看不见!”

“你这就不懂了。电话是电话,就像电视、广播或汽车,而不是旁的什么机器,如果你想懂得什么是宗教祭礼的话,你就得信它,否则你将永远置身其外,你明白吗?”

“是啊,可能你说的有道理——我得试试看。”

“电话不是别的什么东西,不是,这是一台,嗯,用来忏悔的机子。你关在一个房间里,你在向所有人陈述,你明白吗?”

“那么,当我真学会打电话了,用声音,用手势,用所有的一切,那么是给谁打电话也就不很重要了,是吗?”

“最终这会毫无意义的。”

“这就是说,我甚至可以挂个电话而并不是想跟某个人交谈?”

“是的,哪怕只是凑巧拨了个号码,那会儿没有交谈对象,没有电话机,什么也没有。但这只是个理想状况,我还没听说有人已臻此境。”

“你肯定应当这样吗?”

“我认为，是的，你该明白，如果你真的不愿意赢得战争，而是想每天都置身其中，想知道要发生些什么，那么在战争即将爆发之际，你就该知道你要干些什么。你就得把这些机器肢解得一清二楚。所有这些东西：广播、电话、汽车、飞机、影院、圆珠笔、洗衣机甚或雷达。”

“这好恐怖，我——”

“这是唯一的办法，这样才能晓得它们藏匿起些什么，在它们深处，又有些什么。”

“那么你呢，你现在在研究什么？”

“噢，我还在搞些小玩艺儿，昨天下午是香烟。”

“什么牌子的？”

“皮特·斯图费桑。为了研究，我将一半烟草换了印度大麻。”

“然后呢？”

“你指什么？”

“对你起作用吗？”

“我不是为了这个。我是说，我不是想要飘飘然。但这是大麻能给人一种寒意，然后就能使人全神贯注，接着会变得愈来愈温和的。我一直抽到过滤嘴，最妙的是在于到了最后，我忘记我是在抽烟了。也许有一天我可以做到不用烟抽烟。”

“实际上，这一切乃是一种神——”

“不，不是这样。我是想说我不认为这样。但这是与所有一切存在相斗争的唯一办法。你晓得的，Bea. B. 有太多的东西，太多太多。”

接着，听筒里不再有声响不再有话语。远处传来一片嗡嗡声，在Bea. B. 的耳边回荡着，她听了很久，呼吸着。她看着电

话间的白墙，在距她脸几厘米的地方，涂着厚厚的油漆的木壁。在白墙上，人们用圆珠笔写下了好些词，或用指甲尖，或用硬币的刃口。一些词，一些数字，一些字母。再不就是些个曲曲弯弯的小图画，宛若电子在玻璃感光片那巨大平面上留下的痕迹。

接着她放下了话机，置于黑色的机器之上，机器发出一声回响。她想或许有一天，她就可以像这样挂个电话，从这样的一个小亭子里，挂到土星上去，或挂至地球的中心，再不就挂给她已逝的祖母。

亲爱的××

提笔写此信是还想问你点儿东西。不知该如何开口，也知道或许这问题没有答案，至少没有决定性的答案。我真不知该怎样问你。我能不能问问你我是谁呀；你知道，就如同在孩子们的游戏里那样。或许我可以向你描绘我的一个梦，好让你来做梦的解析，但这也许反倒不真。我还可以做首诗，其实不久前我已经做了一首，就用圆珠笔写在一张纸片儿上：

地面无限平坦，泥湖，河，
海浩荡无波，天、地之天，燃烧
的草原，公路，灰色沥青马路上
车辆驶过。
凝固。
不动。

只有一声嘶叫
他在说什么
他说
我活着
我是
他说了这些

阔远的时间前，泥泞的湖
河、天、路，总是那同一声嘶叫
却听不清他在说什么
不是**活着**！**活着**！而可能是
爱！或**死**！
喉底的音波

冷漠的季节里，死水一潭，草木
无言，唇眼紧闭，被单下冰冷的
身体分明在拒绝
他往前冲
他在挖掘
他在说：
坏女人！垃圾！混蛋！
无耻！

在窒人的黑夜，声响森然
枉然一梦，翻覆的世界清晰可辨，
长发缠绕深至体内，须发绵延侵
入喉腹

有光
香烟头
防风灯的反光
和猫的眼睛

嘶叫，凝固，撞击，猫眼，微光，
水滴，尖端，洞穴，塔楼，石子，
水泥，声响，滋味，皮肤，
生物，生物，
老虎，老虎，
壁虱是我捉来放在你身上
魔鬼是我绝灭一切的话语
为我，为你，为所有的人
直至天裂，皮肤，冷漠统统绽裂。
噢！噢！哇！哇！

我有时做几首诗，就像这首一样，写在纸片上，然后把它燃成灰烬。看着诗被烧掉挺滑稽的。火舌一路舔过去，纸在火中扭作一团，上面的字也逐渐模糊消失。我做这一切的时候，总是倾于纸上闻那股烟和热焰的气味。一首燃烧的诗就这么从热焰中解脱出来。我还总试图认出最后那个词，你知道，就是我们最后一眼瞥见的仍在火焰中扭动的那些词，我就读着：**早晨**，或是**簿子**，或是**美洲**。这些词我愿长久铭记。我跟你讲述这一切其实是因为我不知道我要向你提什么问题，我是说所谓的那种真正的问题。我也不知道问题是否能有答案。也许提问题时，只是从反面证明一样事物的存在，而这正是令我尴尬之所在。**为什么所有人都如此意欲自我表现呢**？所有人都是如

此聪明，所有的人。他们总是试图维系住什么东西，他们都想做点什么事情，你晓得的，他们不愿消亡。他们想要自我显示。他们为什么要做这些呢？用汽车，用诗，用音乐和那些个桃色故事。他们总想征服世界，说服别人，使别人信服；故而他们总迸出各种各样的词，或在画布上绘上彩斑，要么就发明创造新东西。孩子们这样，老人也是这样，这正是令我不舒服的地方，因为我自己也是这样的。他们总是在相斗，然后他们就说，是我做了这个的，或我，我比你漂亮。在中学里，女孩子们就是这样：她们总竭力显示她们所有。如果她们长了一对漂亮的乳房，她们就穿上紧身羊毛衫，而如果她们有一双漂亮的眼睛，她们则在睫毛上刷上重彩好让人好好注意到这双漂亮的眼睛。我在报社工作的时候也是一回事。所有人都想被重视。你知道，他们做自己，如同做肥皂粉盒一般，他们在找寻着最合适自己的包装。而我也正是这般渐渐地任由自己被装裹的；开始，我很想像他们一样，我曾想我也可以替我的肥皂粉找到一只盒子，我也可以！但这办不到。我无法忍受——我做不到，不，设想一下别人会根据我的包装盒来看我，来评判我！所以我开始落后了，真是可怕啊，因为谁也不愿意帮我。人们看见有人落后总是很欣慰的。然而倘若我因此而痛苦的话，多少就是自己的不是了，因为这表明我事实上并未完全放弃自我表现，自我显示。

实际上，这才是我想问你的，你认为有没有这种可能呢？有没有可能做到不再自我表现？也许我们不论做什么，我们都试图在保持**自我**，使别人难过，乃至统治这个世界。哪怕我们什么也不曾说，我们已然说了什么。哪怕我们已经做到不再自我表现，我们还是可能会写下，也许这只是另一种表达方式罢了，与别人说：**我我，我存在着，我认为……**同样强烈。你知道

笛卡尔曾经说过："我宁愿相信在我之前无人存在。"这就是令人忧惧的地方，我们亲睹战争的进行，观全这出喜剧，个人为威服他人而争斗，我们会想吐，想消失，想无所是，但我们很快又发现了这一点，便又摒弃了它，因为我们仍欲与众不同，所有一切都腐烂了，没法儿维持清醒。想要自我显示是多么痛苦啊！每当我看见他人有此欲望，我真为他们痛苦。他们为此什么都做得出来。他们就想让别人听见他们的存在。

我还记得两年前的那个家伙。他叫匹普，是个茨岗人。他在咖啡馆平台前演奏手风琴，他装扮成阿根廷高丘人的样子，带着副耳环。这家伙个子很小，是个侏儒。人们喝着啤酒，他则在他们面前演奏着非常奇异的一种音乐。他用手风琴一直在奏同一支曲子，其实不过三个音符而已，且有种奇怪的节奏，如机器运转之轰鸣。而我真觉得它是如此令人震惊，因为这并非所谓真正的音乐，而更近乎于他用他的手风琴发出的一种声响，一种宣布他的存在的声响。而同时，我很为他感到羞愧，因为没有人注意到他，人们给他钱只是为了让他走开。你看，现在每每我想到艺术，想到人类状况，想到自我展示的必要性，或是别的诸如此类的东西，我就要想起匹普在那些从不曾将其放在眼里的人面前奏手风琴的样子。而且所有这些人总在叫喊，同时又要高谈阔论，还要创造新事物，意图改变这个世界。也许改变这个世界的唯一方式就是取消形容词，或者人们能放弃自我表现。然而我说这一切也许很蠢，因为我自己也不觉得有这样的可能。女人应当美丽得自然，而不是总想着去引诱，去媚人，而男人也不该总试图去统治。我看着街头的情侣，觉得那真是很奇妙的一出戏，一种别样的挑衅。这些人并非要沉醉于幸福之中，他们只是要用幸福去压倒别人。他们的眼神是如此冷酷，而女人是如此急欲得到别人的欣赏，简直到

了无力自拔的地步。所有的一切都是这样。这知道，××，当我看一本书，比方说，我就发现书中有那么些奇怪的东西，甚至要让我产生把头埋入水中自溺的念头。我是这么的，唉，我有这么强烈的印象，觉得自己能够创造些什么东西出来。能够拿起纸，写下我们所想，就这样，没有羞愧的感觉。世界如此美丽，××，如此可怕，已经有那么多东西存在了，生命的、空间的、时间的，又怎么能相信还可以增添一些新东西呢？又怎样才能停止去看这世界，听这世界而去写这世界！又怎么能忘记它的存在，就在写下一句话的瞬间，甚至都没有一句话，而只是一个词，乃至半个词。这真像是睁着眼熟睡，我不知道，我好像忘记了有太阳、天空、海洋、声音、气味的存在。有人觉得用汽车来表现自我是很幼稚的：在公路上加速至180公里/小时，但难道认为写诗或演戏可以更好地展示自我不是同样幼稚的吗？我真想战争停止，哪怕只停一小时，可以让我小憩一会。如果战争能够停止，那该多么好啊！我们就可以去海滩边，比如说，席地而坐望着大海。我们可以倾听海的声音，我们无需再做手势或者谈及那些个使人悲伤的词，我们将置身于战争画面之外。或者能有一回，我们可以不再抱着害怕和仇恨入梦。尤其是如果仍须自我展示，我们将用最简单的东西来完成，这并非是出于一种征服欲，而是为了成为这世界的一部分。比如说用小石子，用灰尘，用抚摩，用喉头轻微的声息。不再是要说：死亡！我是唯一！我爱！我讨厌！我喜欢！不，只是要说海是个斜面下倾至水，一波一波的海浪是来自萨甘图斯岛，或来自巴里巴里昆岛，再不来自科尔普斯·克里斯蒂海湾。或者只要说海滩是艘宇宙飞船正向太阳飞去。或者说某本书的某个地方写有我的名字，比如《疾病进展期》，或《基兰·巴兰》、《塞尔弗里吉1955年鉴》什么的。是的，我多希望战争早日停

止啊，因为我想研究鸟的歌声，想要学会辨认野兔的印记。有这么多事好做，这么多事好学，就在这儿。只是我现在不能够，因为周围的声音和窥视的眼睛，因为我必须不断地筑起城墙保卫自己免遭杀戮。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试试看，我们可以先从忘记名字，忘记签名开始。有太多的签名，到处都是。人们花大把大把时间来签名，什么都签，到处都签。在墙上签，在树上签，在人行道上签，在喇叭声里，香烟味里。每一回但凡他们看见什么，他们就拿出圆珠笔来签啊签的。每每他们转了个什么念头，在咖啡馆里高谈阔论的时候，他们就要稍稍停一会儿，用那双发光的眼睛看着你，就又签上了！他们用自来水笔写下粗粗的字：

米利甘
拿破仑
路易·法尔歇多

他们从不愿被错认，被迷失，而坠落如尘。他们有如此坚固的盔甲，还有斧头，那么多的斧头。来吧，××，也许你还能做些什么，如果你愿意的话，你。我们可以开着你的宝马—500穿过城市，或穿越平原山岗。我们可以试着把名字废掉，或许还有地方尚无战争，我是想说，某些**内里的地方**。我们去看鬣蜥，它们也许可以教会我们一些什么。我知道一个地方，在海边长有一棵树，根深入墙基，而它古怪有趣的枝杈在水中轻拂，散发出强烈的气味。我知道有座小山叫作**宝隆峰**，还有座小山叫**秃头峰**。如果能有一回，就只一回，我能知道为什么会下雨，风为什么会掠过，也许战争就停止了。我不喜欢战争。我喜欢和平。

XY

至于那些明显是联合或联盟的蚂蚁营地，它们有时可达200个蚁穴，每个蚁穴容纳着5000至500000个蚁民，占据的营地能达到方圆两百米。尊敬的麦卡·库克先生，这位十分严肃认真的观察家告诉我们在宾夕法尼亚州有一座很大的城市，布满了蚂蚁家族，占地面积达二十公顷，有1600个蚁穴，其中有多个蚁穴高近一米，底部圆周达四米。就蚁穴体积与蚂蚁大小相比，麦卡·库克计算出蚁穴体积相当于大金字塔的八十四倍。

莫里斯·梅特林克

然后穿过似乎总有一天终将死去的城市。所有这些高楼颜色都太白，太美，有着太多的窗户；所有的屋顶都太高峻，被

天线电缆遮得满满；所有这些漫长的路啊，径直远去没有尽头。夜色将近时分，这个叫Bea. B. 的姑娘走在回家的路上，因为她什么也未曾找到。她坐在那种有着电动车门的公共汽车里，透过玻璃看那一面面屋墙打眼前晃过。然后她下了车，在半死的城市中漫步。天是灰色的，太阳早已消失在云层之后，纪念碑塔冻结在地面上，僵直的，还有在碑塔的弧弯间飞来飞去的鸽子。沿街而去，玻璃橱窗慢慢镀上一层钢灰色，再变至板岩色。人行道晦黯无光。树从水泥间绽出来，伸展着冬季的枝杈。窨井盖紧闭着地下走廊的出口。

年轻姑娘继续漫步在无法诠释的美丽中，她看着直入天际的巨墙，和发出难以承受的光华的白色峭壁。她走在一种类似幽谷深处的地方，就是数千年来被水风侵蚀而成的那种岩洞，亦或是推土机挖掘了几个小时的杰作。她从反光镜前走过，从奇怪的为长存于世而用生铁铸就的树前走过。有时她穿过一条柏油马路，那马路好似一条古老废弃的黑河，鞋跟和车轮留下的一个个方格印记宛若缀于其上的补丁。她最注意的还是光滑的钢板，浅色调的玻璃、钢筋混泥土的庞然大物和电线网。所有这一切都在告诉她，她并不在此处或彼处行路，而是滑行于时间之上。

正是这样儿的，水泥铸就的庞然大物竖在地面上，承载着自己成千上万吨的重量，铁路、公路数公里地蔓延出去，铁塔如林，电线杆林立，还有湖、玻璃大楼、镍矿、海滩，和大片大片的瓦楞钢板。世界上无一景致会是如此宽广，如此深幽啊！从来没有如此高峻的山脉，如此令人晕眩的峡谷。从来没有过那么多的铁与石，那么多透明或不透明的物质。宇宙间所有的暴烈，所有的力和能都汇聚于此，留下它们的痕迹。年轻姑娘穿过城市，是暮色将近时分，她有点不太平静。她看着那些在向

时间挑战的金字塔，和那些把苍穹推得远远的拱桥和窗。这种美并不温和，并不似女人用婉转的歌声浅吟低唱，而是一种向沉寂挑战的美，绷紧所有的肌肉准备杀戮的空无。

有一阵，Bea. B. 打一座白色的大楼前经过，她看见它在地面上飘荡，仿佛北冰洋上的一艘巨轮。它寂寂无声地在海面上滑行，在无形的马达的驱动下，带着它一船的长方形窗户向美洲驶去。它慨然离去，速度虽快却很沉静。在船尾，用粗黑的字体描着一个悲剧的名字：

提坦号

船笔直前行，从巨大的船体内排出钢灰色的水波，无声无息，未曾碰撞，也未曾移动。还有些也像它这般，巨型航空母舰，好似瞎子一样的潜水艇、油船、香蕉运输船，运煤船、驳船，乃至那些船型大工厂也带着它们的大火炉置身于冰洋之上。

所有这些纪念碑塔都集结在灰色的海面上逃窜，带着它们的虫民，前往未可知的命运。一切都是未定的，一切都没有将其指爪般的根基深入泥土。土地本身也在脚下不停地流动，仿佛泥浆水似地一波一波，平地整个儿地往地平线处倾覆而去，被突然截断的浮冰块覆满了黑色狭长的裂纹。

不远处，一座水泥玻璃的建筑物在其地基上颤抖。年轻姑娘就看着它在颤抖。她很明白这颤抖源于恐惧和仇恨。费了好大的劲，倚侍着它四根水泥墙柱，大楼往着天空的方向伸展。但天空却远远偏离了它，它就是因此而颤抖。它无所倚靠。它的力量，它的支柱再也起不了什么作用了，恐惧和愤怒深入体内，而虚空沿着楼板电梯旋转直下，它还能支撑多长时间哪！它已经差不多要坍塌了，仿佛一株树心被啃噬一空的树，随之

烟尘四起，伴着墙砖的碎裂声。

从来没有人察觉到这座城市正在经历着什么。Bea. B. 看着人们的脸、手和穿着鞋的脚。他们在巨楼间穿梭来去，在高墙的阴影里走着，甚至只缩在有着相同单元的公寓里生活。饿了就吃，渴了或是想解手了，就进了灯光耀眼的咖啡馆，他们会说：

“伙计，来杯啤酒！”

或者是：

“厕所就在左侧，尽里头，是吗？”

如果他们不舒服，他们就去看牙医，如果他们想要厌恶点什么，就看场电视转播的球赛，或想想希特勒、威斯特摩兰，而倘或想爱点什么，就想想加里·科佩或芭芭拉·斯蒂尔。

然而就在此时，在他们周围，巨大的纪念碑塔就因为恐惧和仇恨而寂寂颤抖着，迅速沉静地在北冰洋上滑行。

所有这一切是那么奇异。虚空是形成这一切的原由。黑色的虚空用致命的潮水将地球团团围困。年轻姑娘仰视天空低云，她试图看见太阳。但是太阳消失于幢幢楼房之后，只剩下亮光。如果还有太阳在，也许一切就会是这个样子了。也许她就能把脸朝向太阳，拂开头发，感觉轻抚在她双颊和嘴唇上的热量，宛若一只摊开的手掌心在距她皮肤几厘米的地方发散着热气。也许她就可以，泪满双眼，很快想到说：

“留下来伴我，X 先生，留下来，我不想一个人。”

那些衣服和汽车红红蓝蓝的颜色也许是真的，而不是那些个锥棍状的单人小室里折射出的幻影。也许墙面和招贴画会停止吸收光谱上的所有色彩，而只留下一种。也许世界会是唯一一弯巨虹，会是唯一的一尊巨型美杜莎女妖。

这个叫 Bea. B. 的年轻的姑娘穿过城市，恰在城市尚未覆

没之前。她感觉得到脚下无声的颤动和远处传来的轰鸣之声在宣告末日的到来。威胁尚未呈于眼前，不，但已听得分明了，“的的的”飞驰而来，渐趋逼近。它将以什么形式出现呢？会是无边无垠的一片黑压压的蝈蝈？或一片黑压压的小苍蝇？会是一片火海？第二颗太阳？但这一颗是黑的，在这尘世散发着它虚空的光芒。会是水吗？空气？石头？

突然间，Bea. B. 看见他们了，他们就在那儿，在街上，在房子的窗口，在汽车车身里。就是他们，总有一天要将这座城市毁灭。

高峻如山的白楼，塔楼，柱杆，公路，这一切就是以前从他们的头顶上窜出来的，想象中朴素的画面，充满活力的旧梦。然后这一切就被孤零零地弃置于地上，弃置于水泥场的中心和柏油路面上，如此地被交付于恐惧和死亡。它们久站立着，直入云天，如脆弱、沉重，永远无法起飞的机舱。又如在大气中轻颤的肥皂泡，反射出蓝光，然后变绿，变红，再变成桔黄色，白色；成白色之后，肥皂泡就要爆了。

大地在Bea. B. 的脚下颤动着。它不再坚硬肥沃，生长着树木，而只是人们想象中的一个平面。高墙便在这片细软的泥沙上竖立起来，悬附于它的铁骨钢架之上。无需太多，而只要，比方说，一个十岁的小男孩，或者一个二十一岁的年轻姑娘，眼睛里闪着某种疯狂，高声说上一句：

“快啊，倒下！倒下！”

一切就都倾覆了。正因为此那些个金属塔楼，那些个摩天大厦，和那些个汽车加油站，一古脑儿地会如此害怕。

它们越是亮白，伴着它们的混凝土坡道和一扇扇玻璃窗，就越是显得高峻美丽，而越是如此，这些个塔楼，摩天大厦和汽车加油站就越一古脑儿地坠入恐惧之中。事情就是如此。

年轻姑娘沿街漫步，穿行于如屏风般的建筑物间。她的脚敲击着地面，视线随着观光电梯透明的电梯间缓缓上升。她抚着嵌在门边的仿大理石板，石板在光照下依旧温热。她盯着电灯泡发出的亮光。她藏在超级市场的小角落里，她看着那些丰富的货物，店堂内所有的财富：白铁皮罐子，彩色硬纸板和各种瓶子。还有些塑料制的包袋。她看见它们张着嘴在低吼，看见它们的心还正在跳动，滴血的字母拼出的一个词，有节奏地敲击着，在白色光圈的中心。

她向超级市场里走去，那儿有两百根霓虹灯管一起放出华光。她在货架间迅速穿行，她看见好些可怕的东西，那些躺在缎制珠宝盒里柔软光滑的东西，那些怵目的东西，沉静的东西，那些没有名字的东西，她把它们捧至手中，随后再放回原地。在一个尼龙编的筐筐里，她看见几千个长方形的，光滑的白铁皮盒子。在盒子的一个侧面绘着一幅图，还有几行黑体字：

罐头油浸沙丁鱼
高马克股份有限公司
摩洛哥

她拿起冰冷的罐头盒，盒子光滑平整，雕有那种美丽而伸展的花纹。她觉得这真是数世纪以来最美的杰作，简直空前绝后。她拿着它向商店另一头走去，付了钱。然后她出了商店，重新走回到街上，那只铁皮盒子就躺在她空中小姐的手袋里。

就是做着这一类事，年轻姑娘在城市里逃遁，逃避着恐惧的感觉。

城市在全力地颤动是要说些什么。词语已深入城市内部，

镌刻于墙中，伏埋在喉状的深井里。Bea. B. 听见它们沿着体内的器官往上升，发着颤音，如此之低简直没有办法用人类语言的音节来表达。词语在所有的唇边晃动着，被地球内蕴了数百年的熔岩顶发出来，亦或即其本身：所谓时间和沉重空间的词，带着世界所集聚的所有能量。在有着成千上万闪闪发光的玻璃的白色峭壁旁，公路离分、聚合、再离分。工字钢梁向着天空蜿蜒而上，屋角被磨得宛若矛尖般锐利。烟云附着在大楼的墙壁上，沿着阳台游走，在穿堂风中散落如苍苍的雾汽。小鸟撞于冰冻的城墙而亡。拳头落在玻璃门上，脸庞在它们自己的倒影之上支离破碎。在物体深处有一种朴素的语言的声音激起各种撞击。脚下很远很远的地方，在水泥板和柏油路上，在小道和电缆的那一头，大概会有大海，一个粘糊糊的盆地。然而话语并非源于此，也并非来自灰色的天空，亦或空气，沙漠。话语就在这些垂竖着的庞然大物里出生，居于洞穴深处，用水泥和钢筋制作着它的词汇。

年轻姑娘走在街上，看着那些终于得以一见的词。这不是那些所谓真正的词，悬于商店玻璃橱窗上的那种，仿佛总在招呼，来啊，来啊，快买，快，尽快啊！不，这是一种并不为我们所熟知的语言的词汇，一种远远超乎于男男女女本身之上的东西，无需解释便立即能懂。可能是撞击，那些重拳撞击下的词，成吨的炸弹和暴力，乌云，还有峭立海边的绝壁，或正在戳穿天空的雪峰。在这座城市里，力是如此之强，于是任何人都不再显得重要了，美并不存在。存在的是力。

真的无法喜欢这座城市里的东西，可以喜欢阴影，太阳，或枝叶摇曳的树，但无法喜欢这些山峰。可以谈水、谈论静谧的氛围，或者谈论海滩上的圆形鹅卵石，却无法谈论这些山峰。我们置于它们之下，永远置于其下，我们只是在这些静默

着的庞然大物脚下移动着的微小的肉体发动机。死亡就在这些大楼旁徘徊，但无法进入。因为它们是注定无法摧毁的啊，它们用它们巨大的侧面将时光推得远远的。

塔楼高树，不死不活，它的每一面上都有八百扇窗户。扶垛自地面绽出，笔直上冲，在空中缠绕却并不交结。金字塔上楼层横陈。墙面形成一个半圆或如桉树枝干般绵延。巨大的桥拱俯撑在地面上。还有黑色的铁塔，粗壮如树的钢缆。一列阳台在令人晕眩的空旷上盘旋，连带着那些个直角，利刃、锋芒和晦暗无光的圆盘。就在距地面百米处，有无人的辽阔的空地，在那儿风会不停地吹过。回力球场上裂隙处处，宛若没有眼睑的眼睛。塔楼的顶端竖着巨大的塔尖，闪过千般亮光。到处到处，年轻姑娘都只见到这片场景：水泥、钢铁、玻璃或是钢板。

不，不再是恐惧的感觉。在那么多美面前，哪里会有恐惧呢？是别的一点什么，更加强悍，更加普遍的一点什么。那东西就在她上面展现出来，突然撕裂了空间，把她带得好远好远。也许语言的效果，就在于此。好似飓风，把树木连根拔除，变绿地为沙漠，风暴骤起呵！

Bea. B. 就漫步在那些庞然大物间，她看着它们的词语在地面上站立起来。其实她已不是真正走在地面上，而是沿着巨大的高架道在滑行。她漫不经心地朝着一个未知的目的地而去，没有思想，没有欲望。而她一路过去一路就在脚下旋出空洞来。两座星系之间有隧道飞架。载满汽车的公路如蟒蛇般蜿蜒。然而它身体的每一波曲线都在以每小时八百公里的速度缓缓穿越平原。在两座凿满窗洞的白色山峰间，一架四发动机喷气式飞机来来回回飞了数小时。云朵在南面的天空绽开来，混杂了炭烟大雨倾盆而下，同时，在东面，夕阳斜晖洒在玻璃

穹顶上，只见上面有两个硌硬的词 在闪闪发光：

深渊　　　　　　　生命

Bea. B. 突然明白过来她并非处在一个普通的地方。她穿行在时间的城市里。这些悬着于空气中的巨词，这些柏油平地，这些峭壁，都不再是些简简单单的东西，而是几个世纪的时光，完整、沉重，从人类历史中跳出来，带着人类所有的知识。当她突然明白这一切时，她不禁头晕目眩。这真仿佛是灰色的天空突然出现断层，而就在断层间窥见了漫漫黑夜。那些塔楼，那些无顶之柱，那些钢筋水泥建筑物，虽然一切看起来都还那么新鲜那么纯净，其实已有数千年的历史。是被岁月抚平的遗骸。这幅场景我们无法避开。它们在讲述所有的故事，长而古老的手势直插云霄，根基深入地球的中心。

Bea. B. 看着人群沿着墙壁在奔跑，而另一侧，汽车在沟槽中滑动。兀自不动的大楼正是他们的回力球场 ，尘云飘过他们眼前，一粒粒地在窗前亮着。地球是脆弱的，因为它只是金属废渣做的。奇异的颤动穿过地面，这是怪诞的生命的轻颤。白色的塔楼继续从地面升起来。钢铁的建筑物骤增蔓延至地平线的尽头。它们遮盖了别处的平地，别处的峡谷。就在海面上，漂浮着平台。难道只有自由的空间吗？桥将大楼紧紧相连，自沙地上飞越而过。沉甸甸的飞机从一个机场飞至另一个机场，在天空中穿行。巨船出海开航了，一切都只是这般的庞然大物，庞然大物！人们就居住在洞穴里时，就像囚犯。他们认为他们至少拥有瞬间，把自己仍然想成是主人。但是他们都会骤然消亡，被压得粉碎，就在他们囚居单室的某个角落。就在此时，石头水泥的塔楼还不断延展，变大变高。语言从他们头

顶上飞越而过，从女孩头顶上飞越而过。巨型建筑竖起他们高高的史前石柱在谈话。他们说出来的话已持续了几个世纪，还有那些形容词，存世之久要超过任何一个百年华诞。

现在夜幕降临了，天空呈一种灰白色，然后变灰，终淡至烟色。但是年轻姑娘仍无倦意，她继续走在马路上，大楼间。随着影子出来，墙似乎变得轻了。一分醉意自水泥和玻璃的绝壁间涌出，然后在人体内蔓延开来。

Bea. B. 曾忘却了这一切：那些目光，鞋跟的响动，映在车身上的反光。在她的空中小姐手袋里，罐头盒碰到一串钥匙，在那儿咣当作响。Bea. B. 真想要参观一下所有的地方，从上至下，所有的走廊，所有的这些单身囚室。她手扶水泥墙，触摸着铁栏。她在门前停下脚步，看着人造大理石装饰的镶满镜子的大厅。她进了其中两、三幢大楼。铝合金电梯静静地把她载至十六楼。然后她立即下来，且按下电梯所有的按钮。电梯门总是缓缓地打开。现出一模一样的楼梯平台。

街面上，汽车继续晃动着，光线前赴后继地一束束照过来。定定地闪着光。高大的塔楼在地面上投下一片片影湖。而它们的峰顶高耸天际，仍然在太阳中熠熠生辉。

所有这一切都在黄昏暮色中岿然不动，仿佛伸向大海的千年岩石，或垂着肉冠的鬣蜥。Bea. B. 也停下脚步，就在夜晚飞速到来之际。她坐在楼前的大理石上，在练习成为一幢塔楼。高大笔直。电视天线的光芒自她头顶扫过，她的皮肤立即变得光滑，雪白冰冷。成千上万的窗在她的腹部、背部、脸部绽放，周围是旋转阳台。然后她站起身，她的腿支撑在地面上，支起一堆骨管与身体平平。在她的嘴中，再也没有词，没有话了，什么也没有。她的眼睛宛若两只塔灯，望着地平线的那一头，远远越过苍穹，仿佛在探寻着缀满星星的黑暗空间，在心脏的

部位，有一台静静的电梯，铝合金板壁的，一直在往上升往上升……这个叫作Bea. B. 的姑娘就如是这般长久站立着，在塔楼间，在黑夜里，伴着点燃的路灯。

整个国家都在流传我主人在田间发现了一种小动物，大小近似于 splack-nock（当地一种动物，大概有六尺长），但它有一张人脸，模仿人类的各种行为，讲一类属于自己的语言，相传我主人已经学了不少它们的词汇，这种动物是用两只脚走路，温和有礼，招之即来，它会做人们命令它做的一切。它四肢纤弱，肌肤雪白细腻，比三岁的贵裔女孩尤胜三分。

乔纳丹·斯威福特

夜，机场却亮白如昼。空寂的大厅里五十只太阳光华齐射，光线利薄如剃须刀片，亮闪闪的一下子同时从四面八方迸绽出来。玻璃壁、塑料板和那不过是块透明平板的天花顶。身为战争中的士兵，比方说像X 先生和Bea. B. 这样，总有一天得到这个地方来的。这是在高速公路的尽头，你知道的，夜里，

公路就这么笔笔直地往前冲，上上下下，再依着倾斜的大弯道慢慢拐过去。到了嘎吱作响的郊乡，就在高速公路尽头，突然眼前蹦出这么个类似城堡的玩意儿，全然沐浴在光亮之中，像艘泊着不动的航空母舰。

两扇玻璃门在年轻姑娘的脚跟前打开，她进入大厅里，大厅空无一人。没有阴影。只有光线在墙壁间扫来扫去，光波相互碰撞着。即便往角落里，行李架下，桌肚中搜寻也是徒然，就是不见阴影。光线同时从各处迸绽出来，那种奇异的苍白的微光，似乎除了照亮自己别无它用。

年轻姑娘在这个洞穴里一言不发地走着。这是她很久以来的心愿了：夜间，在公路上驾车飞驶，然后进机场。倘使想了解战争，了解它的由来，它的经过，它的历史，就必须参观所有这些奇异的地方：火车站、医院、餐厅、停尸间、屠宰场、娱乐场、酒吧、一价商店、冰凉的卧室、银行、油库、教堂、社会保险部的办公室和机场。我们深入这些地方的内部，找寻秘密的，未知的东西，找寻思想。我们盯着这种刺眼的光线看，听着各种声音在这些塑料迷宫中回响。

Bea. B. 从大厅的一头走至另一头，及墙处，有一排柜台闪闪发光。柜台上方，则是些红色的圆圈，金色的带子，蓝色和白色的牌子。还有旗子。其余就是写下来的这些字：

巴拿马航空公司　　南美航空公司
汉莎航空公司　　利比利亚航空公司
意大利航空公司　　波兰航空公司
荷兰王家航空公司　　英国欧洲航空公司
南斯拉夫航运公司

还有一些荒谬的词，一些明明灭灭缄默不言的词尾。灯火辉煌的大厅里满是空了了的柜台。Bea. B. 坐在柜台前红色仿皮沙发椅里，望着墙上贴着的广告画和纸片。X 先生什么也没有说，他抽了支烟。Bea. B. 看着那只广告烟灰缸，上面印着白色的字母："巴拿马·南美航空公司"。还有一幅地球的漫画，一道道的子午圈 。烟灰缸里有三只被掐灭的烟头以及些许烟灰。然后她拿过她的红色塑料旅行袋，上面同样也用白色硕大的字母印着TWA。她从里面拿出一本蓝色维纶面的记事簿，上面有几个烫金的大字：**周记练习簿**，她缓缓地记着：

可怕的沉寂如影随形伴着我

然后，因为她再也没什么好说的了，她合上记事簿，重又放回包里。围住她的大厅呈长方形，厅内的东西一块块的摞着。铝合金柱直矗天花板。空气泛白，冰凉沉寂。所有的一切都是那么安静。有时能听见外面传来的震响，深夜里的一声轰鸣，但立即就止住了，简直没法儿弄清是什么声响。有时高音喇叭里也会传出女人的声音，但都是在说些无关紧要的城市名或人名，比如说：

"请若埃先生立即到二号台来，谢谢。"

"印度航空公司136航班，开往开罗、新德里、孟买，21点30分起飞。"

"飞往阿比让的联合航运公司1841航班，23点45分开始登机。"

但是Bea. B. 没有在听，她从来不听这些。反正没有人喊她的名字，这女人的声音可不是冲着她来的。Bea. B. 只是看着X 先生指间冉冉升起的烟和落在烟灰缸里的灰。时间并不

曾飞快流逝。外面的黑夜有如一片深暗的海洋，沉甸甸地围压着塑料驾驶舱。在这间空旷无比，高峻尤甚岩洞的大厅里，没有蝙蝠。所有一切都是那么明朗清晰，绝对没有秘密可言。战争迫在眉睫，但现在反倒没有了恐惧。年轻姑娘在那儿，坐在大厅的中心，没有开口，也没有思想。**一切她都看在眼里。**

她知道她是在现实里，总之，是在艰难时世中 。没有一处有门可避可逃。看不见海蓝色的沼泽，也不见模糊的天空。看不见土地，看不见石头，没有树，也没有肌肉的褶纹。没有痛苦的征兆。不，只有这些板，被系在别的板上，剩下的就是这些立方体或球状的东西，还有线条。只能看见这些被写下来的词，成行列在闪光的角楣上的词，那么大那么刺眼的词，每个字母足有两米长，写着：出口一，出口二；要么就是些极细极小的词，印在飞机票的背面，像蚂蚁似的，必须凑近它们才能大声念出来。

后来她说：

"你知道，我很喜欢这儿，你知道。"

"是的，这实在是个美妙的地方。"X先生说。

"这儿那么美，那么纯净，这儿就好像，我也说不清——好像一座博物馆，或诸如此类的东西，不，比博物馆还要美，是电影院里的一座巨屏。"

"是的。而且这时空无一人。"

"哎，这是真的。是一家——好像一家无人的大商店。你知道，我是第一次看见这么美的地方。在我小时候，我就很喜欢在超级市场里逛荡，因为那里和这里差不多，亮丽如昼，还有空寂寂的大走廊，那些个铁制的玩意儿也总是艳光四射。"

"是呵，其实有很多像这里一样美妙的地方，但是人们未加注意，所以他们不晓得。"

“你看到天花板了吗？”

“是的。”

“还有那儿白色的高墙？还有那种有着金属把手的玻璃门？你知道吗，过去我一直梦想着可以住在像这里一样的地方。我总是对自己说，如果有一天我有了钱，我就造一家超级商场作我的居屋，或者造一家电影放映厅，也安上那么多椅子，阳台和走廊。我想不通为什么那些人还继续住在那种卧室里，放着小小的床和小小的柜子，角落里挂一张高更的复制品。他们完全可以一同住在像这里一样的地方嘛。”

“是，这是真的，一座公共居屋倒是不错。”

“有那么多美妙的东西。”Bea. B. 叹道。

这是真的，有许许多多美妙的东西。有拉门，那种无声无息温柔的拉门。还有电子挂钟，正指着1点12分。那些着了色的布满数字和符号的画画，那种你一打两只黄眼睛前过就会开始运转的自动楼梯；青色的尼龙地毯，可口可乐自动售货机；泛着淡紫浅色光泽的大玻璃，堆着海明威和夏德·奥利弗尔小说的书报亭；铝合金小推车闪闪发光，小轮子静静转动着；灯光黯淡的酒吧里有沉沉的音乐和低低的坐椅，电光箭头指向高处、低处以及东、南、西、北。这就是所谓的永无尽头。也许我们是在另一个世界里，没有时间，也没有空间的概念。我们是坐在空旷无人的航空母舰里，在地面上飘荡，一路驶向未知的珊瑚岛。

Bea. B. 在空寂的柜台前坐了很久，望着这一切，指尖掠过塑料桌的边沿。X 先生抽了好几支烟，随后掐灭在广告烟灰缸里，没有必要交谈。再过一会儿，可能就永不开口了，不再说那些低语，需凑在耳边听，然后就会闻到一点点皮肤和头发的味道。不再说话，不再用一种嘶哑滑稽的嗓音说：

"我……我爱你,我。"

"我害怕。"

"我不愿死。"

"你真美,太美了,太美了,太美了。"

"爱我。"

"我——再不也愿——再不要——再不要一个人独守了。"

不再需要逃避。因为这里的一切都将如此温和,以至于没有什么再可希冀的了。

突然,Bea. B. 听见一种声音袭近她身边,她感觉那声音是来自空旷大厅的另一头,回响着,是皮鞋走动的声响,一步紧似一步,鞋跟敲击着玻璃地板。她在椅里转过身,看见一个警察慢慢走过来,双手反背着。黑衣人向她走过来,白皙的脸庞上,眼睛像两团墨迹。Bea. B. 重新回过脑袋,因为她感到害怕。但她始终听见那脚步直线逼近过来,有节奏地敲击着坚硬的地面。Bea. B. 装作在看飞机票,但她的双手在颤抖。她听见皮鞋踩着石路过来,吱嘎作响。当警察从她身后经过时,他停了一会儿,Bea. B. 等着,心狂跳不止。然后皮鞋声重又响起,渐渐离她远去而朝向大厅的另一头。

再坐下去多少有点危险。Bea. B. 站起身往机场进深处跑。她迟疑了一会儿。因为有两个可能的方向:厕所或电梯。X先生按下了电梯开关,两片铁门开了。这密封罐子里仍空无一人。电梯徐徐上升,X 先生点了一支烟,烟也升起来,形成一朵烟云。

高处,机场依然是空寂一片。Bea. B. 漫步在那种俯临大厅的阳台上。她望着远处的屋顶和屋墙,看着白色旋涡渐渐消

失在地平线那边儿。楼下，那个警察在玻璃地板上正要转过身子。

Bea. B. 开始沿着走廊飞走。她穿过阴暗的满是石灰残块的工地。然后她来到了一个平台上，仍然是在黑夜，连空气都是黑的，冷风扫过屋墙，X 先生斜倚着栏干俯瞰低处。着陆跑道在黑夜里泛着模糊的光。这里亦是一份奇异的美丽。地面平整、铺满沥青，仿佛沙漠一般。数十公顷的范围里空无一物，只有天空下这些扁平的黑色板壁。风从上面拂过，宛若一片海洋，静静的，灰色的，望不见海平线，简直可以一动不动地看上几个世纪。地球被磁铁长柄镰刀一劈两半，再也没人合得拢碎裂开来的那部分。沥青路面上，风疾速奔走，却没有激起一点尘埃。远处，一切都在向黑色的天空挑战，海浪滚滚，却无法听见。

这里战争也同样存在着。平坦的土地在风中摇荡。冥冥中总有什么东西要叫人失了眼睛、嘴巴、耳朵和神经。虚无早已掏空了它的口袋，打开巨大的房间让年轻女孩迷失在里面。这真仿佛是经历了那么多世纪的时光以后，海水突然退去而现出一片无边无垠，坚硬寂静的海滩，那么孤独无依地被晾晒在天空下，在风力推动下迁移，于是就在这片海滩上，命运已不再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Bea. B. 审视着机场，她无法再想些别的什么了。她的思想在平坦的地面上迅捷前冲，如同影子般遮覆了整个沥青路面。她倒下了，匍匐在机场的空地上，在黑夜里竭尽全力以300公里/小时的速度往前冲；就在这片空旷寂静的地方上，她无处不至，是爆裂的空气在呼唤，向她张开臂膀 ，这一切都是要她弃了词语，把她推入一个空寂无人的大房间。

在冰冷的海面上，飘浮着一列列信号灯，蓝的、黄的、白

的。当年轻姑娘惊愕地看着这一条条出现在地面上的灯火辉煌的走廊时，她突然明白了这正是战争的场景。在沥青路上人们早就安好了灯泡，标出迷宫里的路线，这场景真是无可逃避的。也许是第一次，一出戏这样幕幕出现，没有开场，没有结尾，没有等待，没有压力，没有恐惧。所有一切都呈于眼前，一古脑的，好像是落在纸上的一张图表，又像是嵌在水泥里的一张交通图，所有的门，所有的十字路口，所有的公路都那么明明白白。

思想已停止碎裂成块。它不再像毛毛虫蠕动着触角和爪子那般摸索前行，而是一跃而过，如同鹰在天空中翱翔。它在清冷的空气中翱翔，是它摄下了地球的历史。

这真令人晕眩。年轻姑娘拼力抓住铁栏才不至于跌落在跑道上。她俯瞰低处，X 先生的侧影渐渐消失在机场里那一列列的电灯泡中。她就明白了这一次，为了斗争该做些什么。她向平台的另一头跑去，从控制塔的铁楼梯旋转直下。她的脚步声在阴影里回响着，有似雷声轰鸣。控制塔下，她看见一扇门上写着：

禁止入内

在门的另一侧，延伸着悠长的沥青跑道，畅通无阻。亮着蓝绿灯的长廊径直显现在她面前，直通天际。她开始在地面上全速奔跑，逆风而去。她在那一排排灯泡间奔跑，脚被沥青路上粘着的小石子弄得磕磕绊绊。有时她会换条道，于是又有一排新的蓝绿色的灯泡，风吹过，吹出煤油和橡胶的味道来。她许是在做梦。死神，同往常一样即将来临。但这一回，它化作金属飞机出现。用它张开的巨翼扫射天际，或用它成打的滑轮踩

踏土地。它会有个名字的，它将叫作：波音727－200，或超星座L1049预警机，或者还可以叫作南空快帆式喷气机，达高大C 47，多普勒134，再不就是康佛尔900科罗纳多号。就是要与它们作战，带着一古脑的狂怒。必须向它们扑过去，用脑袋撞碎它们的机壳，用牙齿嘶裂它们的发动机。无法再假装斯文了，已经太迟。战争已然开始，而这里正是战场。或者置放一个装满钉子的盒子，然后静静地看着它们的轮胎爆炸，就在铁皮铸的机身斜探地面，自掘坟墓之际。

Bea. B. 气喘吁吁，跌落在地面上。X 先生正在说什么，但风声灌进他的嘴中。他指着沥青路面上那道黄线在叫：

“就是这儿！……”

“什么？”

“在那儿！……它们起飞了！”

然后，它们肚腹贴地，凝视着延伸至很远很远，仿佛一直到世界的另一头似的跑道。淡灰色的海面上依旧闪着蓝绿两色的灯。黑夜被巨大的塔灯刺穿。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什么也没发生，除了冷风沿着地面疾速飞奔。接着，几小时以后，在跑道的另一头，响起一种沉郁的轰鸣之声。很远很远，几乎是在天际，一群飞机在缓缓地往前移，灯火闪个不停。年轻姑娘听见声音在夜空中激越而起，仿佛豹子的怒吼声。她在地面上蜷作一团，闭起眼睛，心开始狂跳不止。那么漫长的几秒钟过去了，然后，突然她听见X 先生在喊：

“注意！……它到了！……”

地面上猛一声惊雷，一架道格拉斯超DC8－63开始在信号灯间滑动。起先不算太快，在跑道的阴影深处摇晃着，接着，它的四只发动机骤然爆发一声巨响，应和着监控塔上一种神秘的信号，抖动钢板迅速往前冲去。

年轻姑娘听见声音袭近，那声音如同是利刃在绝壁里交割发出的，她重新抬起头，然而她所看见的一切却使她惊瘫在地面上，再也没有能力重新挣扎起来。在她面前，在那列狭长的蓝色灯廊的另一头，那架道格拉斯超DC8－63破夜而出，它的巨轮吞噬了柏油跑道，苍白的巨翼遮覆了地面。它的那种水银色在阴影里有奇怪的反射，红绿两色的微光不断交替地往左，往右，往左，往右……它朝女孩飞速跃过来，黑乎乎地扯破了风往前探。四只喷气管张着大嘴在吞着冷风。年轻姑娘看着它在跑道上渐渐扩展开，分离出它巨大的翅翼没至地平线处，轰隆隆的雷声也在迎接它的到来，一路漫过去，充斥天际乃至星宇，绝然空旷的沥青路开始在年轻姑娘的腹下波动，就在此时，淡金色的翼翅愈散愈开，黑夜散发出一种奇怪而璀璨的红光将这架道格拉斯超DC8－63围覆起来；它来了，沿着轨道滑动，在那几排蓝色信号灯间。开始是每秒8米，每秒10米，直至每秒20米。世界上从未有过如此巨型的飞机，沉静如距女孩脸蛋几米远处的那些摩天大楼，一张没有眼睛的脸，和完全遮没了天宇的翅翼。女孩想叫，但她出不了声了，她的声音，她的思想，她的生命，她的一切已尽数溶化于正在空气里俯冲的引擎的轰鸣声里，溶化于试图将轮盘从粘糊糊的路道上拔出来的翅翼的力振中。然后，就在一秒钟还不到的时间里，一切都发生了：这架道格拉斯超DC8－63突然消失，火海铁屑纷然落在女孩的身体上。她听见一声可怕的爆裂，简直震碎了她的鼓膜。一股燃烧着的气焰将她向后远远抛去，她的身子在砾石小路上翻滚起来，女孩的双眼模糊了。

道格拉斯超DC8－63

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来弄明白了，现在，X 先生。我要加紧了，因为现在时间已经不很多了。也许我也已经没有时间来弄明白这一切了。我们大概不会明白发生在我们周围的事，这样想来不免有点悲哀，简直比误了火车还叫人难过。我真想你能帮帮我，但这不可能。我走得太远了，该由我自己来弄懂这些事，而不是由别的什么人。我想说，这场战争，和这一切，这都只是一个恶梦，而你进不到我的梦里来。甚至我自己，我也不能进到我的梦里去。这是我的另一侧面，是在另一节旅车车厢里。但我以为我是有道理的。我要告诉你，我看到那句话了，用黑黑的大字写在白纸上，它说：有太多的美丽，太多的温情，这世界即将爆炸。怎样才能继续像这样生活呢？但是问题不是出自内部而是出自外部。就因为如此它才这般难以得到解答。就因为如此一切都好似在梦里一般。你明白么，如果，唉，如果这是腺体的毛病或是一种不适应，我也不太晓得的，我，你知道反正就是这么些很浪漫的东西，这就要简单得多了。最后我只消吃点百合蜜牌维他命这一类的药片儿，或者去看看心理分析医生，再不然到科科斯岛去生活，我这些麻烦事儿也就有了解决的办法了。但不是这样的。问题是出在外部，我枉自躲藏逃避，它总是跟着我。在我的周围，到处都有我弄不明白的力。商店、玻璃橱窗、大楼、街口、机场、公路、摩托，所有一切都被力充斥穿透，所有一切都试图在粉碎，战胜。这是因为词的关系，X 先生，是真的。这是些深入我体内的词，这些词在努力与外部的词做斗争，但它们是注定要输了这一仗的。要快啊，再快点，我要加紧了，我要在它们损毁了我的嘴唇前，把它们全都吐出来。我要在失去双眼前把一切都看个够。有些词在说，其实这一切都是装腔作势。它们就这么说："资产阶级，资产阶级问题，"还带着那种满足了似的傻笑。人们总爱给所有

的问题一个自己的解释，他们就是那么聪明！有人用性欲，用顽念来解释，有人用阶级斗争来解释，有人用玄学、用禅宗、用吠陀来解释。他们受到如此完备的教育，他们解释，然后他们在大街上行路，他们开着他们的小汽车，用电话机打电话，喝威士忌，或抽康加克烟，他们很幸福。而就在此时，美都堆积到一块儿，还有力，寓于机器之中，屋墙之中，缓缓地，所有一切都在坍塌之前缓缓颤抖着。人们不会知道的，不会料到将要面临什么。但我，我看到了这些，我害怕啊，每时每刻都在害怕。不，确切地说，不完全是害怕，不，但这种感觉压迫着我，就在那儿，在喉咙底部，就像甲状腺囊肿块一样。你知道，当我还小的时候，我就已经习惯成天盯着周围的东西看，凑得越近越好，而且我马上就能看出不太正常的地方，什么裂缝啦，那些不太完善的细枝末节啦，骨疡啦。而在这儿，当我走在街上，看见人头攒动，看见他们的眼睛，看见汽车、公路、桥梁，我立即会听到一些令人焦灼不安的奇怪声响。一种沉郁的声音，一种抖动，一种古怪的连续不断的轻颤，仿佛到处都是白蚁在啃蛀。我不知道这是什么。

X 先生，到处都有那么多力。夜晚，它们在阴影里蜷作一团，伺机膨胀，白天它们就爆发。这可真是奇妙啊，这所谓的生命，甚至包括那些看起来已没有生气的东西。然而当我们发现这一点时，在命途上却再也无法驻足。我们无法闭上眼，聆听亨德尔的音乐。因为这所谓音乐，在那儿每时每刻地发出响声，已是前所未有的可怖，前所未有的动人。甚至没有办法真正开口说话，甚至没有办法拿出一本小记事簿记下我们所想，因为我们好像再也没有时间思考了。当然，我们还有欲望，还会起念头，而这一切却如同是外力将之陈明且在我们自己行动之前将之实现。而我们自己则感觉是身陷漩涡。我真想弄懂

什么是交通图。你知道，就那图。我知道它就贴在那儿，在某个地方，但怎样来看懂它呢？我知道社会也非偶然造就，而即将发生的一切里一定有秘密存在。但我猜不出来。所有这些神秘的力都是有个方向的，它们总是作用于某样事物之上，无法可料。但这真像一个大迷宫，有那么多假门，那么多陷阱。你往右走，你深信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你重新登上那一列长廊，而到头来，当你自以为差不多到了的时候，你却蓦然发现你又回到了出发时的原来地点。

还有那么多的东西，X 先生，到处都有那么多的能。所有的东西都在，呈于眼前，生机勃勃。当有这么多东西真实存在着，梦想还有什么用呢？就好像是一片丛林，成千上万各不相同的叶片，成千上万的昆虫、果实、毛毛虫、树根和蛇。就因为如此，还有那么多的声响。我们可不能就这么一头撞了进去，而是要去重新认出这里面所有的事物。要用舌尖去尝，要去嗅出踪迹，要知道所有的水路、火路和空气的道路。我就是这么样学习在城市中行路的，我知道到处都有致命的力在，到处都有危险，有毒药，到处。

我害怕，X 先生，但我喜欢这一切。现在我不再是孤独一人了，在我的周围有好多朋友和敌人。他们时时刻刻都在监视我，窥伺我，我得学会认识他们，那么也许我会明白所发生的一切。我得学会认识各种螺铨、螺钉，和各种钉子。还有薄钢板，生铁板，铁板和锌板。我喜欢塑料制品，它们那么光滑，冰凉如水，还有着那种巧克力的颜色。商店里有尼龙布料，我经常去看。有些尼龙布料非常薄，上面还绘有鲜花和水果。别的尼龙布料就没什么光泽了，沉沉的，好像毛玻璃一样。我还想认识各种水泥、钢筋、石料。以及人类的新发明，那些铀后元素：镎（原子序数：93）、钚（原子序数：94）、镅（原子序数：95）、

锔(原子序数：96)、锫(原子序数：97)、锎(原子序数：98)、锿(原子序数：99)、镄(原子序数：100)、钔(原子序数：101)、锘(原子序数：102)。还有那些会闪光的，用在汽车和火车车厢上的白钢。苏打水瓶里盛有各种各样奇异的液体，得一样样地尝过来。在超级市场里，我看到成千上万差不多模样的硬纸小罐，里面是奶油、酸奶或奶酪。这一切真是非常奇妙的。你知道，我还看到成千上万的白铁皮罐，里面装着肉类，蔬菜或果汁。昨天我买了一罐，罐头盒上写着：

利比斯
水果鸡尾酒　　（红色色素浸染的樱桃）
重糖浆浸泡

还有所有这些成吨成吨的纸头，还有红色，黑色，蓝色，绿色，紫色的圆珠笔，碳化钨的笔头滚动着留下一条粘乎乎的细线。还有香烟，统统装在硬纸小盒里，所有的都一样，里面是黄色或黑色的烟草，以及海绵、炭黑或卫生纸做的过滤嘴。

有那么多东西在摇晃，在说话，在涌动。到处都是，那么多的机器。电动剃须刀，电动弹子房，混合搅拌器，电扇，冰箱和电子计算器。有那么多马达。沙维昂·索季牌。马达的力量。热力，铝热法。活塞，可卡因树，阀门，蜡烛，喷气发动机燃料，内燃机汽化器喷嘴，内燃机气门摇臂。这一切都被覆在发光的马达罩里，拼着它105马力在低吼，然后全部集聚在轮盘上。有那么多的轮胎和车轮。有一天，我看到一只精美的车轮。我看了好久好久，为了能够永远铭记。这是一只卡车车轮，很高很宽；周围有一圈很粗的黑色雕花橡胶胎，上面写着：联合王国. 650 R 20,10 PLYRATING。但是真正让人觉得无比奇妙的，

还是车轮的中心;从车毂处绽开一只六角星。在六角星的中心,是用十只螺钉固定住的一只小圆盘。每一条轮辐都被一只粗粗方方的铆钉固定在轮椽上。我长久地盯着这枚六角星看,我觉得它的每一根星干都是那么有力,仿佛是用手撑在车轮的轮椽上。你知道么,就是这颗钢六角星集结了真正的美和力,如此完美。就如同——如同这是世界的中心,世界的核心。车轮一动没动,它一直停在人行道上,承负着整辆卡车的重量,六根轴干散射成星状,闪着沉静的力和激情。我真是无法忘记它。一只那么美,那么安静的车轮,控制着整个空间,坚不可破。从那时候起,我一直想在街上重新看见它,但卡车不见了。也许这车轮是个符号。也许这车轮能教我一点什么,一种姿态,一种思想。也许它就是能使战争停止的那个魔词:

车　　轮

这正是我所找寻的,X 先生。我在找寻可以维持我生命的那些词和符号。我在错综复杂的森林里找寻着友好的植物,小石子,蛇和友好的小鸟。我想重新找回古老的传说,讲述给你听,然后你再讲给别人听。

比如说

第一支香烟的传奇

从前,人类还不知道有火存在。
他们生活在阴暗之中,好似蝙蝠一
般。那时候,有个美极的妇人,她
的名字叫作芭尔玛尔。她好怕呀,

因为四周一片漆黑，甚至没有星星。
而有一天她拿起了一张报纸，放了
点灰尘在里面，就把它给吸了。但
滋味不太好。后来她又试着把狗毛
放进去，滋味还是不怎么样。后来
有一天，她灵机一动把自己的头发
放进去，然后开始吸食。烟是如此
甘美温柔，带来那么多的热与光，
于是别人也想像她那么做。但是由
于不是所有女人都和芭尔玛尔一样
有着金黄色的头发，于是就产生了
各种各样的香烟。有的是放黑头发
在里面，其余的便是红头发或灰头
发。就是从那时起，人们不再害怕
黑夜，他们很喜欢那股味道，那是
燃着他们女人的头发的香烟发出来
的啊。

或是：

黑黑的内部操纵杆的神话

世界不是从来就安存在那里的。
但一经创建，有了所有的这些街道，
公路，就有了这辆黑色的古式大汽车，
开始了闲逛。这是一辆令人惊叹
的车子，非常美，非常大，但没有
人确切地说出它的样子，因为它会

杀死所有与它遭遇的生命。人们所
知道的全部，就是这是一辆很长很
长的黑车，没有镀铬。它整个车身
黯淡无光，甚至车玻璃也晦暗无泽，
人们也不知道是谁在驾驶它。它日
日夜夜都在游荡（不过它更情愿是
在夜里，它可以亮起炽白的车灯，
刺瞎人们的眼睛），在空旷的大街上，
它无声无息地开着，一旦有什么东
西与它遭遇，都被它压碎在沥青马
路上，喉咙口和生殖器都留下了它
的轮胎印，一种古怪的“Z”字形印记。

或者还有：

统治者莫拿波尔的传奇

是他统治着一切。他手下有好
几支警察部队，身着皮衣逡巡城市。
那些警察带着橡胶大头棒，牵着凶
残的狗。没有人明确知道莫拿波尔
究竟什么样儿，他住在海边或山顶
的城堡宫殿里。他也住在城市的中
心，建起水泥和玻璃的巨楼，叫人
们去购买。他有数不胜数的奴隶，
着一样的装，想的事情也都是一样
的；他有许许多多的新船，新飞机
和新汽车，闪闪发光；他和许多年

轻漂亮的女人在一起，那些女人都
把自己的绿眼睛涂得黑黑的，还有
着修长的双腿。没有人看见过莫拿
波尔，因为他总是藏身于水泥城墙
之后，并且从不会重复在同一个地
方出现。他只是造啊，造啊，不停
地造些个奢华的大楼，他只是下命
令给他的警察部队和他的奴隶们。
他拥有许多家工厂，那里有成千上
万的人在劳动，而他总嫌他的财富
不够多。他喜欢金子，喜欢钱，他
把它们锁在他造的大楼里，派警察
把守。他也喜欢战争，因为他的奴
隶们总是互相残杀，就用他制造的
子弹。他喜欢权力，因为只有他自
己知道自己要什么，且怎样得到。
有人想要杀了莫拿波尔，他们朝商
店，朝他的汽车车轮下扔手榴弹，
但莫拿波尔是不可战胜的。他有不
计其数的形体和生命。他无处不在，
他隐于没上锡汞齐的镜子后面，在
电话听筒里，在电视机的另一侧。
他知道所发生的一切。也许有一天
莫拿波尔将不再存在。但首先，他
建筑物的每一块石头，每一块玻璃
都必须已荡然无存。而地球必须日
夜不熄地烧上一年，所有的一切都

从根本上被摧毁。

所有的神话就在这里，在我的周围。我聆听着这些故事，它们就诞生在大街上，在人群攒动里，在汽车长龙中。当“雷鸟”飞机轰鸣着划过，它就逐渐在空中显形。它们被镌刻在白墙上，所有的字符透着魔力：**统一社会党，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国家行动党，国内革命党，共产党**，还有US＝SS，以及**解放布拉格**和CADAESTUDIANTE ES UN CHE[①]等。那么多词在回响着，那么多令人费解的词，那么多喉咙里发出的尖叫。那么多上帝的词和魔鬼的词，就在墙上，在报纸上，或被刻在公共厕所的门上。它们并不是要传达什么讯息，它们只是在自己身上跳跃，要压倒我，要敲击我的脑袋和喉咙。这些都是战争的词，满怀愤怒而来，就是要战胜这个世界。它们从玻璃橱窗深处蹦出来，闪着微蓝的幽光：布朗特牌、化学用钴、云丝顿、沙龙牌、花饰、空运的、联合水果店。它们蹦出来，手持利刃到处杀伤，它们使人触电而死。X 先生，我看着所有的这些武器，它们无处不在，毫无怜悯之心，刺穿空气。也许这些词要将我击倒，总有一天。也许当我扶墙而行的时候，它们要在我的背部猛击一下，也许它们就要锯断我的颈子，捣碎我的脊柱。也许它们就要来到我的面前，只消闪一闪镁光灯就能刺瞎我的双眼。有那么多东西，X 先生，那么美丽，那么危险，都想要战胜这世界。世界被这些东西交割得纵横支离，而我意欲在弹雨里穿梭。我试图理解它们，试图讲述它们的存在，试图驯服它们，却是徒然。它们灼伤了我的手，有的时候它们那么炽热，看着它们，我的眼睛都会被浓雾遮覆；有时却又那么冰冷，我

① 西班牙语，意思为：每一个学生都是一个反叛者。

的思想都冻僵了，停止了。森林里从来没有过那么多如此灿烂，却又如此不吉的东西。从来没有过更令人惊惧的老虎，更毒的毒蛇，更多的昆虫。从来没有一株树会结那么多果实，如此甘美温柔，在铝皮盒子里，果子被浸渍在浓浓的糖浆里，一盒子的糖和香气。是真的，X 先生，有成千上万新的故事，从未经人流传。那么深沉的故事，在高墙和城市间激起道道涟漪。那么真实的陈述，那么有力，那么迅捷，思想在弄明白之前已经无法支持下去。比方说，墨镜的故事，或皮带的故事。还有不锈钢刀的故事，手镯表的故事，酒杯的故事，电灯泡的故事，罐槽卡车的故事，以及那巨如岩壁的镜子，无休无止讲上几个月的半导体。有的故事很长很长，跨越了许多年年岁岁，其间工地上已竖起了脚手架，老水泥墙又围筑起新的栅栏。有的故事又是如此短暂地转瞬即逝，一秒钟可以讲述上十万个。这些故事在转换器密封盒里闪闪发光，在燃烧着的炮闩内爆炸，在回旋加速器中从原子核里分裂出来，触下打字机的字母 R 键，它们是正从手枪黑色枪管中出膛的子弹，是正在计算17 632 411 722 006 181乘上222 503 499 921 600 0074926得出结果239 133 272 336 720 697 422 382 117 577 703， 5117606的计算机的松扣开关，而我置身于它们当中根本微不足道。我意欲听到所有的这些神话，但怎么做才好呢？它们同时开口讲述，而我只有一个大脑。但我知道这正是我应该做的。X 先生，为了继续生存下去。我知道什么是该我们来做的，我们所有的人，我现在已经猜得出了。如果你愿意和我一块儿来完成，真是帮了我大忙了。应该一劳永逸地开始一册新约，它将讲述我们新的众神和我们新的不幸。你瞧，就是这样一本空白的大书，写下我们的所有，就这样，就靠我们简简单单从周围听得来的这些故事。

我们将写下世界的建立，伴着一座巨大的工地和汽锤发出的那种声音。还有压路机正在宽阔的地面上摇晃，单极泵正在泥塘里抽汲。然后就是吊车在风中盘旋，混凝土搅拌机那满是沙石水泥的滚筒在飞速旋转。在这之后我们还要写下塑料材料是如何研制出来的，乙烯巨流在土地上缓缓流动，大可纶巨罩如浮冰般一动不动，还有这些强烈而冰凉的光线，这些云母和酚醛树脂的岩壁，和这些纤维素的丛林。

还要讲述一下女人的由来，有朝一日从崭新的尼龙袋中蹦出，她的肤、她的发，她的乳房和细滑的腹部啊！然后讲一下她如何披上白色的塑料雨衣，如何开始在商店深暗的橱窗前流涟。得讲述一下这些成日在我身边旋转的动人而耀眼的故事，马达在低吼，电唱机在爆炸，霓虹灯在呢喃，都是在讲述这些故事呢！这些故事将持续上几个世纪。现在剩的时间不多了，X 先生，马上漩涡会愈来愈强烈直至把我卷走，马上灯光就会烧掉我的眼睛，涡轮机的低吼要掘开我的脑袋，让我变成哑巴。现在剩下的日子不多了，词向我连发射击，而我至今尚未被穿透可真是一个奇迹。有一天，我也许也会碰到那辆杀死所有与之遭遇的生灵的老式黑色大轿车，或是穿过“雷鸟”的轨途时它的发动机将把我化作尘烟。也许有一天我会消失在没有出口的地道里，那里粪流成河。我成天在想即将出现在地平线处的那道闪电，在城市上空，有着伞状的烟云，还有成千上万道光芒，吞噬掉肌肉和它的尼龙面料。我还想到在巨大的超级市场里呼之欲出的疯狂，和旋即在亮白的柜台间流淌的血河。我想到这一切，于是我怕，我想要找到一些词来止我的梦。

永诀！

Bea. B.

又及:——一只傻猫的故事

这是一只蠢极了的猫

有一天它在阳台栏干上睡觉

然后它醒了,边打呵欠边伸了伸它的爪子

于是它失去平衡,从三楼上坠下去

再也没见过比这猫头更蠢的东西了

当它开始下坠之时。

想要弄明白所谓原始人在观察或阐释自然现象所表现出来的洞察力,倒无需借助于那些业已消失的禀赋或运用某种多余的敏性。美洲印第安人靠一些难以察觉的标记来辨认道路,澳大利亚土著人则可毫

不犹豫地识记出其部落任何一个成员留下的足迹,这个过程并不比我们自己驾驶汽车时作出种种判断来得复杂,我们也只消一眼,只要看到车轮微转,马达运行稍有改

变，甚至只是在超车或避车时一种示意的目光就行了。

克洛德　列维-斯特芬斯

当两种痛苦被同时固着在两个不同的部位，其中强烈的那一份会冲缓稍弱的另一份的。

希波克拉特

年轻姑娘Bea. B. 在车流前停住。这是正午时分，在城市中心，一条宽阔的林荫大道从地面的这一头一直延伸到那一头，笔直的，未曾中断，一幢幢大楼的石灰壁被它甩出去，再收回来。年轻姑娘Bea. B. 不是碰巧来到这里的，很久以来她就想要径直走到这条林荫道上来，在人行道边停住脚步，看着车流穿梭来去。一连好几个月在房间幽处她都听得见汽车穿流不息的声音，那种低沉的嗥叫声震得窗玻璃乱颤。从未曾间断过。日日夜夜，她听着远远传来的轰鸣声，曾力图分辨出它来自何方。她曾经看过所有那些平坦的屋顶，所有的墙，所有的街谷，但那声音是来自更远的地方，就像是出自某个无形的洞穴或是地球的五脏六腑一般。这真可怕。夜里，如果我们向着声音来处望去，就会看到一种红色的光晕悬于天际而由此滋生出许多骇人的想象来。

因此这个年轻姑娘会站在这里，今天，正午时分，在车河前停下。站在人行道上，旁边是不停地闪着黄灯的信号灯柱，

她在等待。太阳高高地挂在天上，地面上的影子变得很小很小。Bea. B. 不是孤身一人，在她的左面和右面，站满了不发一言、默默等待的人。Bea. B. 偷偷看过来，这都是些普通人，平素也见得多了，挎着仿皮皮包的成熟妇人和穿着成套西服的男人，有些戴着眼镜，另一些则没有。时不时，车流会开一个小小的缺口，引擎盖间显出几秒钟的空档来，于是成群的男男女女猛晃着手臂疾冲而过。

Bea. B. 没有过马路。她依然站在人行道边等待着。她的右肩上挎着那只红色塑料包的带子，包上仍写着白色的大字：TWA。年轻姑娘就站在那根铁柱旁，几乎一动未动地等待着。她看见人们从另一头涌上林荫大道。走在人行道上，而车河转瞬间又重新开始流转，伴着轰鸣之声。

天气很热，太阳高高在上简直看不到啦，好似一颗白色的星星在云雾缭绕的天空中朦朦胧胧地闪耀着。在这颗星星之下，在地球上，这条林荫道便是宇宙的中心。一场古老的灾难在一座座大楼间劈开了这条街谷，而现在，车河就在其间川流不息。这条金属河同时源出于两端的地平线处，两条笔直的支流不停地交汇着，一条向左，一条向右，Bea. B. 想要看清它们各自在林荫道两极的源头。但空气在颤抖，只能看见一种灰云，像尘，又似烟，混没于天际。于是她想大概是无法知道它们的源头了，这条双向的河既无头亦无尾，只是如此这般永恒地流着，从空间的这一头到那一头。也许林荫道在两极都将冲陷入一个断层，直至地球中心，再自另一个断层间重新绽出。或者也许在那儿有一块圆形空地，是个终点，河就在彼处挽成巨大的漩涡，再朝相反方向遣流回返。

正是这样的：沿着月光下的街谷，车潮流过，马达声覆没了一切。那一大堆金属橡胶在年轻姑娘面前飞速往前冲，它们

成千上万的轮胎打黑色的街衢上滑过。这运行可谓壮观宏阔，沿着人行道不费吹灰之力地往前移。一辆车紧紧跟着一辆车，从不曾停下，一路过来反射出刺眼的强光，有似一条巨蟒上的片片鳞甲。几万、几十万辆车，辆辆相同，在街谷中飞驰，它们被灼燃着的微小气团吸住，彼此间紧紧相连。汽车过时女孩的眼珠便在眼眶中转动跳跃着，但她的目光从不会在一辆车上耽搁十分之一秒以上。她没有时间。有太多的东西要看，速度又着实太快。她盯着这条河，好似电视摄像机一般，任枝横交纵的荧屏上光斑晃动。金属河不停地流着，一分接着一分，有节奏的运行充斥了整个时空，镀铬的车身结队而过，挡风玻璃与车窗玻璃鱼贯而行。

就好似一列火车全速穿越广袤无人的车站，抑或是当我们的视线沿着一亿层高的大楼跌落时的一个梦。但比这个还要可怕，因为这发生在大白天，在强烈的阳光下，在世界的中心。在 Bea. B. 身旁，人们也纷纷停了下来，茫然地望着这条河。在这里，谁都无话可说了。思想被逐出世境，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被从林荫道这一头升至另一头的汽车给逐出去。轰鸣之声毁灭了真理和那些词语。无尽的力毁灭了欲望。正是这两条反向的支流将地球一分为二，我们再也无法说时间、空间。这是超越于生命之上的一种影象，完整而突兀，是一种生命内部的影象。

这条宽阔的河同时向地球的两头流去，不妥协地轰鸣着。它径直向前，没有漩涡，没有急流，只是波澜壮阔地运行。贯穿过街景。它的钢身在黑色的地面上滑动，轻柔地耗损着沥青，使之在空气中散落成不可触及的尘粒。马达迅速转过，年轻姑娘可辨出它们各自的声响，然而很快也就融入整个儿的喧闹声中去了。有时候刹车那种尖锐的声响或喇叭声会偶然从这

片嘈杂声里冒出来，要不就是换档时的吱嘎声。整个声音随河而去。这是一种音流，就像是小石子彼此碰撞发出的低吼，或是无形的瀑布之声。这一切从未停息过。持续了好几小时，好几天，好几个世纪，好多年了。声音将其所有重量倚迫在耳朵上，压抑着有如在海洋深处的耳膜。

车子一辆接着一辆，速度之快令人来不及分辨它们的颜色。它们一起往地平线处滑动，向着林荫道两极的轻云而去。车轮转动，在沥青路上留下了橡胶轮胎的印记。还带着钩状花饰。这是铁和玻璃交会而成的波涛，呈长长的弧弯状，闪耀着灿烂波光，它们向前涌去，不知疲倦地往前、往前……

没有人能穿越这条河。不远处也许竖着几根巨大的铁柱，时时可见红灯闪耀；而人们也必须在马路上跳跃过去，男人们依旧身着黑灰色成套的西服，女人们的仿皮皮包还在右臂下晃动。他们也许在跳跃，用力摆着双臂，就在汽车引擎盖间一瞬的空隙中一跃而过。但在这儿，什么也无法使河流停下来。挡风玻璃在风中鱼贯而过，就是那种弧状的宽玻璃板，刮水器静静地依附在上面，反射着阳光。一闪间Bea. B. 瞥见了车灯，镀铬的散热器护栅，然后是玻璃窗、薄钢板，车轮接连而来。这是重复不停放映着的同一幅画面，全速流逝，显形与消失几乎在同一瞬间。年轻女孩看着左右两侧高高竖起直至地平线处的白色城墙，城墙脚下，汽车源源而来，滚滚而去。有时，这条移动的长龙中会有油槽卡车偏离出来，她看着它们在远处突然窜出，仿佛涨潮时飘上来的巨大的树干。这条钢河在水泥槽间行进，阳光下粼粼耀眼，但这不是一条真正意义上的河：而是燃烧着的熔岩流波光灿烂地穿过城市，此时大地也因地震在轰轰回响。这也是一个正行着路的冷饮商，用大车载着他的雪块和成吨的泥土石子，车子不停地刨削着沥青路面，在楼山

中颠掘出一条街谷来。没有任何事情可以让他停下。有一天，在地球的两头，闸门开启，车潮便疯狂地踩踏着地面，摧毁了所到之处的一切。慢慢地，城市旋即显现，道路变作空地，空地再夷为沙漠。圆形翅翼，减震器和不碎玻璃将人行道上的砖块和路灯连根拔除，开辟出一条道路来。有时，在某地，一面屋墙在尘云中熔坍，而它的碎片旋即被河流吞没。或者突然，在林荫道上空窜出一架直升飞机，浅吟低唱着，再在别处消失。

Bea. B. 静静欣赏着街景，眼睛和耳朵盛满了美，太阳下，她的皮肤渐渐渗出汗来。她目送每一只金属车壳向前奔去，聆听每一只转速高达4000转/分的马达发出的轰鸣。正午时分，一动不动安立着，看车流滚滚而过，这份感觉可真奇妙。它会叫人明白许多未知的东西的，关于战争和美的。会叫人愈发觉得冷，愈发觉得静，宛若一根铁柱。车河一路蜿蜒，它坚硬的身子不断地发生撞击，发着微光，它不停地从世界的这一头游至另一头，启程再回返。它有着成千上万只车轮，成千上万的玻璃和车灯，成千上万的车身，车门，散热器护栅，刮水器，但全都一模一样。车潮来自地平线尽头，不停自尘云中涌出，我们却未留意。车子往前开去，彼此紧紧相连，好似一支水牛部队，用它们毫无差异的车轮将地面倾轧得粉碎。这片场景意欲道出许多奇怪却是简单的东西，比如说：真理乃人群之团结；或是：1辆车 ＝1000辆车。再不就是：**从今往后我要了解所有东西的表象**。而它也可以是在说：今天正午，环形道路上交通顺畅。注意在18号出口处出现的事故。环形林荫道上交通高度密集……

于是，什么也阻止不了河川前行。它就地流动，在城市里掘着它的河床，在水泥大桥下径直涌入晃动着的桥拱。它不停地向前，一秒内散发出数百亿焦耳的热，这里有那么多的能，

就在此地，那么多的热，那么多的真，简直好似别的任何什么都无法存身。笔直的公路在苍穹下绷得紧紧的，集聚了全力微颤着随时准备爆发。年轻姑娘感觉到灼热的微风扫过她的面颊和头发，还混杂着煤气和灰尘的味道。她感觉到那种使得大地战栗的长久的振荡正通过她的双脚直逼她的五脏六腑。她还听见鼓声轰响不绝，那种宣告涨潮和风暴来临的雷声。也许得逃，爬上高楼之巅，藏于屋顶之上以避开这滚滚而来的浪头。但这是不可能的，她不能从这片疯狂运转着的场景中调拨出她的目光。她不可能想到其它东西，她根本无法把她的脚从人行道边沿抽出来。平滑的金属河从她面前流过，这座移动的城墙将她紧闭在牢门之内。车流带来的风不停地吹着，太阳光也不停地跳来跳去。在挡风玻璃上炸绽出一模一样的星星来。汽油灼燃的气味，橡胶的气味，沥青的气味不断地激起一阵阵碎裂得不成形的尘云，再也没有别的可想及的气味了。Bea. B. 用力吸着空气，在她尼龙胸罩下的胸腔里，那颗心正在剧烈跳动。

在她面前仅几米处，两条反向的支流不断交错而过，渐渐消失在林荫道两侧的尽头。这边的车子滑过来，那边的车子滑过去，漫无目的地交会，再相离。这一切在一秒钟内能来上十次，就在马达声突然齐鸣混响，一并消失在车流中的当儿。Bea. B. 真想搞清楚在车辆交错的那一瞬究竟发生了什么，但仿佛也没什么好弄明白的。两条支流各来自地球的两极，在各自那一半公路上对称地流动着，就好像是在当中某处竖起了一面大镜子一般。它们就这样来临，没有原因，交错流过，完完全全就成了延展开来的一个环。在河的两侧，人行道呈带状，细细的，和所有那些柱子，所有那些男男女女一并渐渐消失在地平线处。然而这一切并无多大意义。他们只是那条更为强大

的河流含混的见证罢了；他们在等待，数小时数小时地等待着，伺机得空冲过马路。有时，他们会被撞死，如树木一般不堪一击，或是被硫化轮盘辗成碎块。有一阵，河流也会打个结，有些许漩涡和气泡；接着水流便带走了一切，甚至包括血迹和玻璃的华光，河又重新开始流动，发出一种奇怪的嘶哑的低吼，掀起一波又一波的金属浪。

年轻姑娘久久站立望着这条正在城市街谷中流动的车河。她望着铬饰车轮迅速辗过。她望着前门旋转窗呼啸着穿过空气，望着好似鞭子一般的广播天线。她两眼放光，望着远处那粼粼的车河，就在那尘云微浮的地平线处。倚着黄灯闪烁的铁柱，她全神贯注地看着这两条金属河流不停交错而过所形成的宏阔可怖的场景。她甚至想要看清恰处于街道中间的那片空无一物的空间，就是这片空间将河分为两条反向的支流。她觉得就在两条支流加速相向而过之时，那片空间里应该会有强大的漩涡和超热的气旋。她想她应该是站在那块空地上以明白这一切：站在街道中央，伴着两股磨擦着刀刃射出一阵光雨的铁的龙卷风，就站在那里等，站在十字街口中心，孑然独立，犹似警察。

她还望着悬浮于这一切之上的白色苍穹，它也像一条河，但在它阔远的河谷里游移的是浮冰。也许那颗远远地在空间深处闪烁的星星就是统辖着一切的马达，而有一天，经过几个世纪的热与生命，这些河谷将重新岿然不动，变成宽广的沙路，燃烧的骨架在游走，在咆哮的河川的上空，极高极高的地方，秃鹫盘旋，绕着巨大的圈，它们在搜寻猎物。Bea. B. 觉得一阵晕眩，她必须紧紧抓住黄灯闪烁的铁柱才不至于坠落于车轮之下。

突然，一辆车擦着人行道在她面前停下。这是一辆老式的黑色美国车，粗大笨拙，有着巨大的引擎盖和鳍状的侧翼。一个男人打开车门叫了些什么，但无法听明白，因为被阻滞其后的汽车此时喇叭齐鸣。男人把车门打得很开，Bea. B. 看见里面的座椅是红色的。她朝那扇巨大的车门走去，上了车，车立即又重新发动了，旋起一朵烟云。Bea. B. 看见车内有五个乘客，前排坐着两个男人，后排有一个女人和两个男人。美式汽车沿着林荫道无声无息地开着，紧随着前面的车流。年轻姑娘倚着座位的靠垫，慢慢觉得眩晕好些了，又重新精神起来，坐在她身旁的男人探身向她：

"您去哪儿？"他问。

年轻姑娘可费了点工夫来回答他。

"随便……随便在哪儿把我丢下来好了。"

"我们幸好把您及时带走了，"司机说，这是一个头发很短的瘦男人，"再迟一会儿您就要葬身车轮之下了。"

"这是因为天气太热啦。"Bea. B. 说。

"现在好些了吗？"身后有个声音在问，Bea. B. 转过身。最先映入她眼帘的是那个女人，头发乌黑，脸色惨白。还有那两个男人，分坐在她的两侧。

"现在好些了吗？"那女人复又问道。

"是的，好些了。"Bea. B. 答道。不过声音听起来仍很虚弱。

"拿着，喝了它，"坐在 Bea. B. 旁边的男人从手套盒中拿出一个小瓶子，Bea. B. 拔掉瓶塞，喝了一口里面的液体，旋即一股苦味弥漫在喉咙口。

"这是什么？"Bea. B. 问道。

"喝了它，会有好处的。"那男人不容置辩地说。

Bea. B. 又喝了一口，把瓶子还给他。

驾车的那男人开口了，但没有回头来看她。他将车混入车队中，灵巧地汇入车潮里。

"这是斯塔尔克朗夫的配方，"他说，"是烈酒与北美大麻的混合剂，保人恢复体力。"

那个面色惨白的女人笑了，然后用一种奇怪的低沉的声音说道：

"当心，她可别以为我们在怂恿她吸毒！"

透过幽着蓝光的挡风玻璃，Bea. B. 看着远方。她困了。窗外白雪皑皑，空阔无人，只有那痉挛性的运转。

突然她看见了低垂天际的太阳。

"几点了？"她带着惶恐问道。

那个开车的男人挺像X 先生的，他看了看表。

"六点了。"他答道。

"六点。"Bea. B. 重复了一遍。

"我们去哪儿？"斯塔尔克朗夫问。

"您要去哪儿呢？"X 先生问。Bea. B. 意识到这是在问她。

"我不知道，我——"

"您是在旅行吗？"那个面色苍白的女人问，她指了指 Bea. B. 的航空包。

"是的，我正在旅途中。"Bea. B. 答道。

"那太好了，"后排座位上的一个男人说，"我们也是的。"

"也许她饿了？"斯塔尔克朗夫说。他探向 Bea. B. 触到了她的胳膊，年轻姑娘一哆嗦。

"您饿了吗？"斯塔尔克朗夫又重复道。

"不，不。"Bea. B. 嗫嚅着，她正尽力抵御着那份困倦，"我，我想你们最好打那儿把我丢下来。"

“我们可不能这样任由您倒下，”X 先生说，“和我们在一起您不用害怕。是不是，吉拜克斯？”

“当然了。”吉拜克斯说。

“我想去可以驶车入内的电影院。”那个面色苍白的女人说，她叫亚历山德拉·乔卡尼亚。

“现在不行，过一会儿吧。”吉拜克斯说。

接着大家都沉默了。巨大的美式轿车在环形公路上全速行驶，飞越过灰色城市的上空。

现在夜晚已经来临。这辆黑色老式轿车在城市里游逛了许久，沿着公路上上下下，往左拐，再向右转，然后再向右。红灯会时不时地在阴影里跳出来，X 先生就把车停在横马路前的街口，指节轻轻地敲击着方向盘，等着灯变成绿色。Bea. B. 向前躬着，肩胛抵住车门，看着外面的楼墙和灯光，有些一动不动，有些则在游移。她身旁的斯塔尔克朗夫双臂交抱。他在听广播里的悄悄话呢。后排座位上，吉拜克斯和另一个男人睡着了，脑袋侧倾着。他们面修得不太洁净，看起来一脸倦容。亚历山德拉·乔卡尼亚神经质地抽着烟，那张苍白的脸在黑色假发的映衬下显得愈发的白了。

最后，美式轿车驶进了一个巨大的停车场，停车场中心有一间用预备材料建造的快餐酒吧店。X 先生就把车停在店附近，随即他下了车。几分钟后他又回来了，带来几块三明治和几瓶啤酒。大家都没说活，吃得极快。然后就轮流去盥洗室。轮到 Bea. B. 时，她拿起了旅行袋，往那霓虹灯中闪烁的建筑物中走去。空气有点儿清冷，这倒让她清醒过来了。她自忖待会儿出了厕所她就朝偏右点儿的方向走，离开他们。但亚历山德拉·乔卡尼亚大概起了疑心。当 Bea. B. 出来时，只见这个面色

苍白的女人正等着她呢，她犹豫了。

“已经太迟了。也可以说您要离开尚嫌太早。”面色苍白的女人说。她抓住了Bea. B. 的手肘，“我们走吧，来，其他人正等着呢！”

Bea. B. 张开嘴正欲抗议，但她没找到什么词。她向美式轿车走去。当她在红色仿皮坐垫上坐下来，她只是很简洁地想到：我不害怕。

X 先生慢慢转动着发动机的钥匙，在方向盘下面，然后强大的马达便开始咆哮了。车灯亮起来，在车前射出两道炽亮的光束；照亮了整个停车场，一下子阴影中汇集的汽车，广告牌统统显现出来，折射反光镜上红色的星星也被点亮了。始终是那么缓缓地，X 先生往上移动着加速器手柄，放在了第一档的位置，然后他松开离合器手柄，黑色汽车开始滑动了。它沿着停车场小径静静地开始驶上征途，一直到上了公路。X 先生转了三次方向盘，都是往里，美式轿车轻巧地转着圈，只在车轮下人行道街梯时才发出一点儿声响。马路上灯火辉煌，许多汽车在飞驶，马达轰响。沿着墙，行人三三两两地走在一块儿，从白色的玻璃橱窗前晃过。美式轿车开始在街道上越驶越快。X 先生左手捏着烟，右手一直把着方向盘。反射的光束从他清瘦的脸上掠过，他两眼定定地望着前方，好似车灯一般。Bea. B. 瞧着这一切，就像是在梦里，一个全新的梦，比别的梦来得都要长，于是她不知是在何处，结束又在何时，这真是挺奇怪的，在黑夜里，在这辆粗笨的美式轿车里，这么往前开去，和X 先生、斯塔尔克朗夫、吉拜克斯、亚历山德拉·乔卡尼亚，还有另外一个不知名的男人在一起。这一切就像是任由一艘船把她带走，穿越大海，一边听着马达的声音，望着极远处海平线那里堤岸的倒影。

这辆美式轿车在城中兜了好一会儿，就沿着那许多一模一样的马路和林荫道。然后，突然间，斯塔尔克朗夫看了看表说：

“十点了，我们开始逐猎吧？”

X 先生没有回答。

“我们去吗？”斯塔尔克朗夫重复道，身子向后排座椅转了半圈。

“桑德拉呢？”他说。

“还有她呢？”X 先生问道，手指了指 Bea. B. 。

“她和我们在一起。”那个脸色苍白的女人说，“我们待会儿会指给她看的。”

“你们愿意走哪边儿？”X 先生问。

“我们可以走南边的公路。”斯塔尔克朗夫说。

“这可蛮危险的，不是吗？”吉拜克斯说。

“自那晚后我们再没出来过了。”后排那男人道。

“是的，但是——”

“那么我们只有走得再远些，就这样。”

“OK，走。”

“走！”亚历山德拉·乔卡尼亚重复道。

X 先生又说了一声：

“OK。”

大汽车往前跃去。从这时起，除了一些极为简捷的词，他们不再交谈了，汽车沿着街面在滑行。Bea. B. 瞥见他们的面容变得严肃了，视线定定地越过挡风玻璃。时不时地，他们传递着那瓶烈酒凑着细细的瓶颈来上一口，或者点燃了香烟。风擦着黑色的车身呼啸而过，马达沉沉地吼着，好似飞机的轰鸣。间或他们交换三两个简短的词，都是命令的口吻：

“往左。”

“现在一直往前。”

“小心。”

“往右，然后再往右。”

“往右靠上坡道。”

“走。”

“行。”

“OK。”

“当心一百米处有个通行税征收处。”

车头前突然蹦出一面很高的墙，嵌着六个拱门。这是一座水泥制的凯旋门，呈长方形，灯火辉映。每道拱门的上方，都有一道强烈刺眼的绿光。公路经达这座建筑物，然后自此分作三条镶着黄色阔条纹的长廊。在每条长廊的这一头，铁杠粘连在沥青上，做成一块波状地毯。这辆美式汽车开上去便抖开了。它依旧缓缓地开着，然后在拱门下停住。在左侧，有一间透明的小房，小房间里是个穿黑制服的男人。在拱门的另一边，红光闪耀，一道金属栅栏慢慢合上不再通行。而当黑色汽车在水泥桥拱下停住之时，只听一声松扣微响，同时一台自动机器吐出一张硬纸门票，红光变绿，金属闸便又重新开启放行。X先生取过硬纸门票，搁在挡风玻璃前。然后他发动汽车，汽车穿过了凯旋门。

门的另一侧是公路，公路在车下延伸着，好似飞机跑道一般宽阔，笔直的，消失在黑夜中。这里也是一条河，然而冰凉无覆，这条黑色的河流就在一排排生长不良的小灌木间静静流淌着。汽车在公路上飞驶，它突然变得轻盈了，四只车轮在沥青路面上微晃着滑动。两只车灯刺穿了沉郁的黑夜，各种黄色的几何图案纷纷显现出来：点子啦，线条啦，写着100这个数

字的金属牌牌啦，箭头啦，圈圈啦，三角形啦。所有的符号全速而来，破夜而去，带着它们的棍棒钩戟，它们在说话，不停地说。它们在讲述速度和死亡的故事，讲述事故，翻覆的骨架在油坑中心的车辙下熊熊燃烧，年轻姑娘看着那列望不见尽头的黄点点在车轮间惊跳着向前冲去。她也望着这沉沉黑夜，一动不动，深幽无尽，仿佛海下世界一般，只有几点磷光在其间游移。现在已经走得很远了，距离城市有几小时的路程，是从一颗星球出发穿越空际到另一颗星球去，一切都那么静谧。车舱里，谁也没有开口。X 先生手搭在方向盘上，审视着前面的道路。斯塔尔克朗夫没有动，他在听广播。后排亚历山德拉·乔卡尼亚继续抽着那根已燃至烟蒂的烟，身子前倾，越过斯塔尔克朗夫的肩头在看什么。吉拜克斯和另一个男人喝着一满杯烈酒。他们在等待什么。在飞驶的美式轿车内，现在有一种奇怪的紧张情绪，也许是电压，或者是仇恨，很难确定，要么也许来自郁郁轰鸣的马达的压力或是黑色车身与大气层摩擦所至。亦或是来自那些被车灯照亮了的符号，所有的那些钩钩叉叉从黑暗中蹦出来，正以 33米/秒的速度往前跳。有时在路中间，会出现一队黑压压的卡车。美式汽车就会追上去，再毫不费力地超过它们。要么，毫无原由地，公路盘旋呈轻柔的弧弯状，所有的汽车乘客都被离心力甩至两侧。

就这样黑色的老式汽车在公路上长久地游荡着。有好多的桥，弯道，盘山公路以及磷光闪闪的牌牌。有如城市般恢宏的加油站，在巨形霓虹灯管的照耀下灯火通明。

在某一刻，X 先生简捷地说了一句：

“警察。”

所有的人都直起身来。Bea. B. 带着惶恐瞧着这一切，距她几米处的地方，那个可怕的东西好像是辆黑色的汽车，正在

公路上飘荡。车顶上有一枚金星正在转动,她也瞧着它,那是一种车灯,它那充斥着危险和恐惧的光芒四处盘旋扫荡。美式汽车渐渐赶上了警察的车子,Bea. B. 看着星星渐渐大起来。每一回,当车灯那有机玻璃的灯壳朝着她,她都能瞧见里面的灯丝。于是她的心跳立即加速狂跳。在后排座椅上,脸色苍白的那女人也停止了吸烟。她也在看着那颗星星。X 先生减慢速度,美式轿车就这么慢慢超过了那辆警车。有一会儿,Bea. B. 觉得那车里黑色的人影正转向她,但是什么也没有发生。那辆陷阱之车被甩在后面。渐渐在黑夜中隐去。X 先生看着反光镜中正在消失的星星,然后他说:

"我可不喜欢这个。"

脸色苍白的女人神经质地冷笑一声:

"要是他们知道我们是去哪儿!"

"我不喜欢这个,"X 先生重复道 ,"最好在第一个出口拐弯。"

"是的,这样最好,"斯塔尔克朗夫说,"反正公路上也没什么好猎取的东西。"

X 先生加速了,当他看见出口的指示牌,他稍稍转了转方向盘,汽车就沿着弯道拐过去了。路突然展现出来,美式汽车急转直下。在斜坡尽头,有一个通行税征收处,一个白色的岗亭和一道栅栏。X 先生摇下窗玻璃,把票和钱递给一个身着黑衣的人,那人接过来,什么也没说。然后栅栏重启,美式汽车重新发动起来。

低处,有一条绿树成荫的马路和一座桥。美式汽车打桥下钻过去,开始在马路上行驶。这是一片宽广的平原,黑色的天空下显得浩渺坦荡,只有几处小树丛和三两个丘坡。马路在一排排杨树间径直穿过平原。美式汽车就恰恰驶在路当中,车灯

亮着。Bea. B. 看见车内的人都身体前倾。观察着被车灯照亮的空间，是要发生些什么事了，可怕的事，但年轻姑娘不愿去猜测。她也看着马路，眼睛因困倦而烧得难受，嘴里还弥漫着斯塔尔克朗夫那烈酒的苦味。有时，不过极偶然，在平原那头也会突然窜出两只车 灯，年轻姑娘就看着它们慢慢地过来，在幽黑的地面上飘然而过。然后转向左，再向右，散射出眩目的光芒。美式汽车就这么开了很久，大家都再也无从知晓身处何处了。然后，突然X 先生压低了声音道：

“那儿！”

同时他调转了车灯的方向。百米之内的马路边出现了一个男人的影子。而所有这一切都来得非常之快。X 先生熄灭了车灯，手在方向盘上蜷了起来。汽车马达响得更加厉害了，因为X 先生换了档。通过宽阔的挡风玻璃，Bea. B. 看见马路向着它滚滚而来，那条黑色的马路在黑夜里模糊难辨。车轮擦在斜坡上，受到沉闷的撞击，车身震颤，路旁的枝条抽打着车门车窗。街边那男人的影子渐渐地大起来、大起来。那影子仿佛是在空气中，在薄雾中飘浮，好似一株生长不良的灌木。车子继续沿着斜坡滚过来，踩踏着草坪，扬起一团团大土块。X 先生紧紧握住方向盘，他叫了声什么，但他声音那么嘶哑简直没有人能听明白。Bea. B. 呆呆地看着那男人的影子在车前全速奔跑。在一闪之间，就好似被镁光灯一记突闪定住了一般，Bea. B. 瞥见那个身着灰色大衣的男人的颈脖，黑发和悬垂在身体两侧的双手。然后是一声震耳欲聋的撞击声，还有一声“嗨！”那声“嗨”好像是从地里钻出来的，不是尖叫声，却是横膈剧烈运动发出的声响。或许就是那个脸色苍白的女人，或吉拜克斯，或是第四个男人发出的，要么就是源自年轻姑娘，只不过她还没意识到罢了，美式汽车继续在斜坡上跳了几秒钟。

接着它又重新回到马路上，重新开始飞驶，毫不费力，无声无息地在这夜间的平原上飞驶。这一切就发生在那个时候，正当这场无名战争爆发之时，在人们开着车在夜间猎人的当儿。

Ñan pacha kkacc illarimunña.
Lacca lrppata kkacc—chaspa.
Rauracc Inti huachchimunña.
Teccsimuyuyta kkancchaspa.
Hinantin runa causachecc…
Rituel quechua. [1]

自杀的攻击性对于马塔哥人而言是不容置辩的。他们将之当作一种威胁的手段来用，因为自杀表明他们承认想要惩罚那个他们仇恨的人。

阿尔弗雷德·梅特洛

打倒人类！！！

亨利·A. 弗拉恩特 Jr

① 为克丘亚礼仪书内容，疑为作者杜撰。

Bea. B. 在聆听X先生的诅咒：

“所有有耳朵的人都听好了，因为这是说出一切的时候了。一切运移和声响业已停止，机器现在不再滚动，在静谧的氛围里，我可以写下我所知道的词，也许是最后一些词了。想要知道的人变得一动不动的，像棵树一般，眼睛也定定的。恐惧袭入了他的体内，使他肌肉僵硬无法动弹，简直就把他变作了一尊雕塑。想要知道这一切的不要再闲聊了，耳朵离那些缠绵的歌曲音乐远一点。在如同水泥单人囚室一般的公寓的厨房里，电视机总在不停地说啊说的，它们也是；但我再也听不见它们的话了，再也看不见在它们舷窗之上，千百万个蓝色的小点点在从右向左游离着。

我现在是独自一人，独自说着我的话语。我想要在那些单人囚室的钢墙上钻个洞。

我说的是真理。我没有说谎。其实这么多年来你们听到的就是这个，真理，一切都在你们周围叫喊着真理。但你们不愿听，你们对它闭起耳朵和眼睛，你们对思想关上了门。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已经太迟了，你们和我一起进了黑暗的王国。

你们周围的一切都给你们指明了道路，但你们还是不愿意要这条路。那些话可真该死，因为它无法说服你们。还有那该死的知识，因为它不懂真理。

其实，话语并非话语，而只是机器失常的轰鸣之声。词语也并非词语，而只是在灯光下起舞的疯狂的小虫。有成千种语言，有上万种语言，因为人人都只说自己特有的语言：那都是些什么也未曾给出的无用的声响，也没什么好表明的。看来最好妇人们在其子女刚出生时就把他们的舌头拔掉，就把他们

的鼓膜弄爆，这样才能让他们不背叛真理。

但是他们生就有舌和耳，数世纪里他们一直存活于声响之中，那些无用的词语就像一团蝈蝈在地面上飞来跃去，它们使太阳黯淡无光，将农田夷为沙漠。

暴风雨集聚起它的乌云和闪电，世世相承的漫长岁月，而今它要开始它的工程了。所有的能量都被包含在那个悬于世界之上，泛着金属光泽的天球里了。我们不能白说这么多词。我们不能造出这许多声响却不怕有一天，在结束了在水晶迷宫里的旅途之后，会突然传来一声可怕的回响，以千倍之力爆发，马上就要击裂耳朵。我知道它正在来的路上，我已经听见了它的到来。这些东西和声响在天际兴起报复龙卷风，知道跑的人快逃吧，有耳朵的人可听好了。

就是这微不足道的人创造了美。竖起珍贵的纪念碑向时空挑战。在几个世纪的岁月里他建起水泥和石头的塔楼，守护住大海的方形防波堤，还有切断沙漠的沥青路。这一切就是他做的。是他发明了那种无底的反光玻璃，那种泛着生命和光明之晶莹水色的高高城墙，那种只需一手弹出的小石子便能将之粉碎成末的镜壁。在这些笼子里他放置着他的财富，放置他的奇珍瑰宝，放置他的金粉山和宝石峰。而这些宝物却正是尸山血河，世世相迭，狂热的人建造了马达轰鸣的机器，还有轮盘和摇臂。力击碎后被关在巨大的鼎镬内。树木流淌着温热的汁液，地球被剖开，泥河偏离了它的河道。有那么多的工程和能量，到处！

我要告诉你们我所看见的一切。这景象可真可怕，好似覆于肌肤之下的骨头那种样子，是一种在玻璃和水泥板上刻下闪闪发光的图案的景象。这不是单单用我的两只眼睛看来的，而是用成千上万睁着的眼睛。照像机镜头瞄准了那场景，

光圈扩大。我将力求讲述大家之所见，哪怕我将因此消亡。有这么多词从各处飞出，又如何才能穿透这片虫雾呢？我将一试，我将一试。

在水泥大楼内隐闭着财富。在大商店的橱窗里，食物在等着。我看见成吨的肉、米、水果、糖和盐。食物被浸渍在它的鲜血中。灯光照亮一座座食山，使它们闪着异光。玻璃纸泛着冰凉的流光，连塑料包装也有滋有味，玻璃瓶上满是黄色的油迹。所有的财富都被封在铁皮盒子里，就在那些家白色的商店里面。但没有人能等到它们。它们距嘴很远很远，泛着模糊的光，好似遥不可触的星球。

肚腹深受饥饿之折磨。我们听见连续不断的一种声响，是从地球内部的某处发出的，一种从未间断过的轰鸣。这就是饥饿的声音。目光撞碎在玻璃橱窗上，锋利的光芒徒然地射在罐头盒的反光上。人潮在商店前翻涌着，形成长长的漩涡。它慢慢围成一个圈，所有的手都撑在店门店窗上。还剩多少时间呢？这人潮还能忍受多久饥饿与欲望的折磨？骚动的人河沿着白色的墙壁汹涌奔腾，墙上已经出现了第一批裂纹。裂纹在石灰墙上奔跑，沿着水泥柱全速蔓延。那些新大楼业已坍毁，窗户成了一个个黑洞，生命便从中逃窜出来。

美极其可怖，它穿着闪闪发光的黑色护胸甲。美身披钢铁真皮制就的盔甲，像日本武士一般。它孤身一人身处沙漠之中，宛如赫拉克勒斯[①]。战胜啊，不断地战胜。这就是它所希求的。它准备好了所有的武器，所有的匕首和盾牌。而一群无名之卒正向它冲去。我不想知道谁会赢。我什么也不想看。但激流般的力不停地从岩洞中绽出，在车库门前流淌，它们成千上

---

① 古希腊神话中的英雄，以非凡的力气和勇武的功绩著称。

万的车轮、车灯和侧翼塞满了马路街衢，它们在前进，它们在辗压。力自煅炉中跃出，经过一段长长的征途后，现在它拨转枪头对准了自己。够了，不要再看这一切了，不要再听。但我又算什么呢。我只是一张词语之嘴，碰巧造几个句子罢了。而这些词便也成了刀子，要和别的东西一样杀戮摧毁。在我周围，在我之上还有别的声音。哈巴谷，弥迦，阿摩斯，俄巴底亚[①]。约珥[②]：请在各国宣布这个消息：准备战争。唤醒那些骁勇的战士。所有的战争中人都走到一块儿来吧！一道攀登！让弱者说：**我是强者！**

那鸿[③]：血腥的城市何其不幸！到处是谎言和暴力，还有那未曾消亡的掠夺！

鞭子的声音，轮盘的轰鸣；骎骎而来的奔马，奔颠跳跃的大车；冲阵的骑兵，闪闪发光的剑，熠熠生辉的矛；伤者遍地，尸骨纵横；而人们就从他们亲兄弟的尸首上踩踏而过。

汲水围攻，修围城墙，踩实陶土，修建砖窑，使一切强大起来。

那儿，火焰将把你吞噬，刀剑要把你截断，它们都将把你吞咽下去，如食蝗虫。像蝗虫那样繁衍吧！像捷力克虫那样繁衍吧！

你的商人比天上的星星还多。蝗虫摧毁了一切，然后逃之夭夭。你的君主就是蝗虫，你的那些统率也如同群蝗，天冷的时候，它们一起扑向篱笆。而太阳升起之时，它们重又向未知进军。

---

① 均为《圣经》中的先知。
② 《圣经》中的先知。
③ 《圣经》中的先知。

耶利米[1]：

我的五脏六腑！我的五脏六腑！我深受痛苦，我心历经折磨。我无法再平和下来；因为你已经听见了，噢我的灵魂，你已经听见喇叭的声音，战争的警钟。

摧毁之上的摧毁宣告来临。整个地球被席卷一空。我的帐篷毁弃无余，我的楼阁转瞬之间就被粉碎撕裂。

我将会看多久，看那兵团？将会听多久，听那喇叭？因为我的人都失去了理智呵，他们不认识我。这是一群什么也不懂的疯孩子。作起恶来他们倒得心应手，但是扬善之事，他们毫不精通。

我看着地球，喏，它已空茫残败；还有天，光明不再。

我看着山峰，喏，它们在蹒跚摇晃；丘陵在山基上颤抖。

我看，喏 ，已无人迹，天上的小鸟亦无影无踪；

我看，喏，肥沃的土地已成沙漠，所有的城市毁于一旦。

快逃吧，本杰明的孩子们，快逃离耶路撒冷这个中心。在泰科亚城吹起号角，在贝特-阿彻莱姆竖起警戒信号，因为痛苦自北方一路寻来，接着就是大摧毁。

他们说：和平，和平。然而没有一点和平的端倪。

我听着所有这些声音在黑夜里划出霓虹闪烁的灯符，是真的再也不会有和平了。外界的力已准备好汹涌而至，它们不再等待，它们跃跃欲爆。这并非人类之力。它们自钢板中诞生，在一触即发的机器里，在石中，在火里，在集聚于物体内部的可怕的热能中。到处都是这成千上万的力。人的肌肉是床柔软的被，在其掩覆之下指爪，钩锁，子弹正深入内里。人的肌肉啊，温热轻柔，烈火却即将毁之一炬。水沟已经备好，就等血流

① 《圣经》中的先知。

成河了，沙滩绵延千里可作吸水纸来用。不要再等了。快跑！但无从逃避。现在已经迟了，门已关，灯已灭，到处只见漆黑一片。

没有色彩，不可能再有。那种深渊的蓝，荒唐的绿，欲望的紫，死亡的灰，眼睛的那种珠灰，欲飞的金褐色，还有天际的那种白，噢，白色！泥浆的平原，血泻千里，所有的色彩都将归于黑色，黑色，你们听见了么，黑色！因为地球是罪恶的。

愚蠢之至的人就寓于战争之中，然而他还不自知。他以为战争是外界的：在那很远很远的地方发生，在被人遗忘的国土上，在原始森林里，或是在那包围地球的阴森可怖的幽谷深处。他们把战争当作是从地平线那一侧咆哮而起的暴风雨的喧哗声，而他们尚有时间细数他们妻子的头发，或为他们夭逝的狗写一首诗。

但是他们存活于战争之中，更甚就生活在大屠杀的中心，他们，还有他们的妻和他们的狗。每天，在他们周围，可怕的漩涡都在不断形成，那些无名的力在彼此冲杀。那些意欲屠戮目光，屠戮思想的力。森林里电流密布，城市整个儿是一座座刚从沉重中解脱出来的石头废墟。它们在用它们的工字钢梁，用它们的钢栅铁栏四处撞击，它们在耳边狂吼，啃噬眼睛，压碎鼻翼。这些城市陌生，怪异，高墙压倒了一切！屠夫，屠夫，屠夫，都是屠夫，墙，平滑的石膏，耀眼的金板上，指甲划过在吱嘎作响。屠夫！所有的事物都向我扑来，书卷飘动，弄得人晕头转向的，却又不断地变换着形态。屋檐下陷，再交替凸起，光如雨下。声音沿着风琴管沸腾，再爆裂。在亮白的商店里，物品都燃起了它们的仇恨，镜子把如箭的目光反射回去。词语自喉部深处生出，还满覆着尖利的颌骨，咄咄逼人，就这么不停地绽出来。从书页里，从电视机的高音喇叭里，从磁带、从唱片

里，还有从电影放映厅的阴影里。但没有一个词是在表达和平或爱情。

丧失了灵魂的人在自己周围建起城墙和牢房。他竖起他的高墙，他的塔楼，他的金字塔，然后他就迷失在这新的迷宫之中，而那些墙正慢慢地在靠拢！疯狂的人开辟着他的道路，从地球的这一头直至那一头，而他就在这些马路上被压死！他是自焚，只消一根火柴那一朵摇曳的火花，火灾就把他燃成灰烬。当心！危险啊！危险……但我什么也不能说，因为我正是随烈焰一道成长的。

诅咒的是我只有一个身子却妄想有上千人的力量。我的声音毫无意义。在那部队面前我的声音算得上什么啊？我的身体将被践踏，我的喉咙也会被压得粉碎。仅仅一声呐喊，有如巨蟒身上的一片鳞，毫无意义。

我看见奢华与美与风暴袭来。我身处暴风雨之中，乘风归去。我只知道有什么东西正要来临，我没有去猜，也没有梦想过。没有藏在无窗的房间幽处喝汤加酒。恰恰相反我生活在外面，我向光明睁开眼睛，我倾听到所有的声响，这已渐趋明显。就在爆炸前几秒，大气层前几层已经开裂，天色已变，差不多到处可见那种微白的雷电的表征。有什么东西到了。那东西一举穿越了山河陆地，世世纪纪而来。那东西如一阵微颤穿越了几千代人的肌肤而来。

那些对你们高谈和平与温情的人，他们本身就置于战争之中，然而他们害怕知道这一点。

短兵相接之时，就是地球爆炸之日。爆炸并非突如其来，也许它就在进行之中而没有人会意识得到，就这样轻轻缓缓的。毁灭也似一朵自燃的火焰，一小丛一小丛的款款而来，或是如同太阳之火那般静静地，立于几百万公里之外一动不动。

而它将侵蚀，将粉碎一切，直至深处。

我恨那些对他们自己的名字充满信心的人。疯狂并不陌生；仇恨源自于人；他们彼此摧毁却尚不自知。这一切甚至就在此刻发生。看看正在进行的战争吧，看看你们的周围。沿着马路，飞机场上，洁白的大楼里，地下室里，泊着几千辆废弃汽车的空地上，到处到处，城市里，就在那片水泥之海，水泥之原，水泥之山，水泥之天上，听听吧，正在演进着的战争。它有着凯旋而归的灿烂名字，回响着的名字：超级，停车场，影视明星，动物，钼，钢，蔡司，克里斯勒，弗拉米奈尔，宏达。它有着已经开始杀戮的词。这些水泥钢铁的运转就是坟冢，而那些堆满光彩夺目的商品的巨大商场就是竖着高高吊桥的坚固城堡。我进了白色的大厅，走在塑料地板上，光线掷地有声，我在找寻那四根铁柱好埋放我的四颗炸弹。钱流了一地，马赛克游泳池和浴盆里水声轰鸣，那水温润清澈，远比空气美丽，比空气纯净；而浴盆却想趁女人沉睡其中的当儿溺死她们。池塘里将注满血泉。瓦斯自排气管中钻出，在街面上飘浮如雾，膨胀的肺黑如烟炭。

有太多的东西，我跟你们说，疲惫不堪的人已精力衰竭。有太多的财富，太多的光明，太多的音乐；有太多的词，形容词，副词和分词。有太多的运移。

红色是那么强烈，遮没了整个天空，从这一头直至那一头。连阴影都是红的。当我只要一抹蓝，或迫不得已来点绿时，又如何在这血盆中生存呢？尖锐的声音刺破了天空，如同利箭，却比利箭更加致命。那些深沉的声音也依然没有停止摇撼大地，震裂高墙。在开着成千上万扇窗户的城堡里，无名魔鬼正吞食着纸头和人肉。他们总是渴求更多的纸，更多的名字。每天，马路上，各种名字滚滚而至，崭新的名字，崭新的罪恶。

脑袋里，那些画面每过一秒便多一筹美一分。运动无时不在吞噬着速度。工地脚手架林立，搭建着它们的塔楼。一米，再一米。陵墓里的坟堆好似火车车厢一般。云层在今天变得很低，避雷针尖将它们撕得粉碎。夜晚比白天还要透亮，电压高至几百万、几千万伏。地下阴沟中，臭不可闻的河流一齐涌向臭不可闻的大海。嘴吞下成吨的奶油、奶酪，成吨的肉、面包和罐装水果。畜群不停地从屠宰场的大门涌入。机器猛烈炮击山岭，炸开了高山的肚腹，那沙土的内脏流了一地。这是一场永恒的战争，无时不在无处不及的战争。为什么，又如何才能使它停下呢，因为我们双手劳作正是为了制造出我们的肚肠所要损耗的东西！又如何才能制止那些词语，如何让它们重新进入它们无声的粗糙外表里，而当整个语言已仅仅归于生命和死亡之时？

噢，地球上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注定要爆炸的，在那么多世纪的岁月里，它们被绷紧，被压缩，被窒息，被囚禁！数世纪中兴奋的酏剂一直被存放在玻璃瓶中，玻璃瓶本身又是在光里，光本身又置于空气的包围之中，而空气本身又是在无限重压之下，好似被一只手压迫着。

在白色的高楼旁，在那堆金山食山旁，人们在等。许多孩子在等，双眼因欲望和仇恨而闪闪放光。在碧波万顷的游泳池前，满身尘土的男男女女在等着喝水。在商店深处，糖、盐、油流光溢彩。饥饿和烦恼在向大门涌去的人群中激起道道波澜，但不久那些光滑的玻璃橱窗自身也要爆炸，众多的财富将压碎嘴和眼。当美翻覆为丑，它便会自我销毁。

如此富裕却是如此罪恶！是黑色的瓦斯进入了灵魂，使之膨胀：那种致命的瓦斯，那种从堆尸处和贫民窟分离出来的瓦斯。你们一直在呼吸着这种气体，你们还藏在母亲肚腹之中时

它就已经进入了你们的血液。你们每喝一口水，每进一小块食物，身体就多了一分毒素。当你们第一次睁开眼，你们立即就看见：无边无际的沙漠、暴力，以及皱纹纵横疤痕满布的皮肤。但你们曾想不惜一切将之忘记，你们把词弃置一边，任它乱七八糟，你们找寻你们的避难所；一处岩洞，一个女人，一个孩子，随便什么就好。但这不可能，我们不可能就这样逃走。我们留下了，和别人一样成了一台机器，杀戮，抢劫和摧毁。

嘿，我在跟你们说话。我告诉你们我不得不紧闭双眼，诅咒那些强迫我的人！我都做了些什么呀，我为改变这世界又付出了什么？是不是我早该在那孕育我的女人肚皮里时就给她一脚，杀了她好永不现世？但这诅咒并非来自我，而是来自更远的地方，是一连串偶然相连的诅咒，我对此无能为力。战争已经开始了几个世纪了，建塑起它罪恶的寺院和城市，高竖起它用充斥着暴力的石子和青铜垒就的墙。

在那个时候，我也并不存在，我的母亲是永恒的。我就在丛林深处盲然地转啊转，我顺从地等待着，被一种生命之血路所展现的新的、强健的欲望包围着。我等着灾难降临这世界，我感觉到希望在跟腱中攒动欲出，就是自这强壮无比的童年开始我就勇往直前，我就彻彻底底地活着。

然后我看见一个女人往前走去，她是如此美丽，好像地球上再也不存在其他的生物似的，她在水泥道上茕茕独立，就在这暴力与混乱之中。她没有看我，悠然自如地在地面上滑行，好像装了轱辘一般，弹射出空气和光明。太阳在她身上投射下灿烂光辉，燃亮了她的头发和衣服。她披着尼龙和钢铁，静静地往前走，坚硬的鞋跟敲击着地面。她不停地迈动着修长的双腿跨越空间，而她那双透明的眼睛如车灯般穿越过我的双眼。我看见这个女人。某一会，偶然间，看见她在行路，在渐渐远

去。我在她身上看到一种，就像在别人身上也看到过的，一种魔力，一种我永远也理解不了的力。她便带着这样一份冷漠在宣扬暴力之美，在宣告一切即将爆炸。我没能跟上她，没能跟她说上话，也没法儿跟别人说。我没能杀了她。我只是打了个寒战，极快地，随即一阵微热。我知道这个女人是战争之首的一种标记，就在我们自相残杀之际穿越沙场而来。她那层防水的皮肤被铸模在肌肉上好似一层盔甲，而她的衣服便仿佛是她第二层皮肤。她在闲荡，射出道道华光，好似一辆玻璃全部摇上的新汽车。认识她的人都去跟她说话吧，打开她的肚腹，读遍她冒烟的五脏。她叫Bea. B.或者叫美丽的雷娜。她也叫博斯罗帕斯·阿特洛克斯。但凡知道她一点什么的，或随便别的什么人的，都这么说。也许战争机制仍在她体内，也许还有可能被拆除。说话啊！说话！但谁也没说。每天，每年，我都与博斯罗帕斯·阿特洛克斯那闪闪发光的身体交错而过，她一定是要到迷宫的那一头去分娩她那炸药和火棉的孩儿。要阻止她！扒了她的皮，让空气和水深入她的体内。但缺少空气呵，水又被囚在管道和阀门里。

喃！听着。你沉睡在阿拉伊伊，噢，可怕的女人！那儿，在你沉睡的阿拉伊伊，噢，洁白的女人！与你同在没有人会感到孤独的。你太漂亮了。与你同在没有人会感到孤独的。你为我指明了道路，我再也不会忧伤了。你将我放在白色的马路上。你把我放在那儿，在地球的中心。我立于地球之上，与我同在没有人会感到孤独的。我很英俊。你把我放在白色的房屋里，当房子晃动时我将还在里面。只要与我同在没有人会感到孤独的。实际上我不会再忧伤了，一瞬间，你就让我变成了这样。

听着，钢铁女人，将你那完美的机器停上一会，停止前进。一个词，只需你吐出的一个词，也许战争就会停止。发出命令

吧，你将在肌肉骨骼的龙卷风中升起，在你的光帆之中，你会是女王。

然而她着色的嘴唇却没说什么，从来没有。在偏振片眼镜的玻璃后面，她的眼睛是如此冷酷。在她周围，世界绷紧了腹部的肌肉 。那肚腹里不断产出未知的事物来，从那些秘密道口排出新的东西。桥墩直竖天际，还有那一座座金山丽峰。每一秒，它们都在地球上不断地涌现出来，还有它们的铝皮壳儿，它们的包装，它们色彩缤纷的按钮，它们塑化的表面以及它们的电线网。机器、盒子、汽缸、卷轴，这一切都是为她造就的。商店内的玻璃橱窗里展示出成吨的新材料。它们没有足够的肌肉，没有足够的鼻子、嘴巴和眼睛。对于那些每时每刻从空气中绽出的词来说也没有足够的思想，它们只是一团团嘈杂的虫子。也没有足够的马路来对付那些车轮。

永不停止，日日夜夜，它们在生出来，生出来：菠萝罐头、火腿罐头、水果、蔬菜，方方的小瓶子里装着各种牌子的香水：玛瑙牌、烟草牌、琶音牌、老皮革牌、夏奈尔牌，还有“我之爪”牌，利口酒有着魔幻般的色彩：德朗布牌的，米斯蒂·伊斯雷牌，以及各种白酒、绿酒、黄酒，还有卡德布利牌、兰德牌及巴尔森牌、弗里斯牌巧克力的盒子，亿粒颗白糖晶体和装在细长的香烟里的烟草：卡门牌、菲利浦牌、莫里斯牌、涓公牌、阿拉斯牌、新港牌、骆驼牌、茨岗人牌、W 牌、皮特·斯图弗桑牌、马尔戈维奇牌、卡芬 A 牌、克朗·唐牌，还有芭尔玛尔牌！所有的财富都被陈列出来，就在我面前。它们耀眼的光芒简直要弄爆我的瞳孔！成千上万的小瓶子里盛着暗红色的液体，管子里也装满了玫瑰色和淡紫色的糖片，那些糖片里包藏着杀死微生物的毒药；成千上万的气雾弹，成千上万的圆珠笔。女人的长统袜、布料、香皂、剃须刀片！全都闪烁着残忍的光芒，带着那

种虽平庸却还美丽的色彩，如盐滩般巨幅的白纸板，狂热的香海，还有用来杀蚊蝇的毒气！我在堆满了这些简单而神秘的东西的迷宫中漫步。我穿过钱云，在桔味的水波上飘浮，冒出骤起的水泡！所有的东西在瞬间齐鸣，我听见它们沉闷的歌声中敲打着各种节奏。世界在出卖它的鲜血！而在那些一模一样的苏打水瓶中，结冰的液体在等待着，在边如锯齿的金属雷管里膨胀。在彩绘标签上，那些充满生命力的名字也在膨胀：普切特、施威普斯、科克、芬达、巴里利托斯·德·布朗博士！

末日临近。有耳朵的人听好了。有嘴巴的人尝尝看。有眼睛的人睁开来。有皮肤和神经的人席地而睡，沿着成千上万的小路游历吧。

深渊无处不在。到处都是不可触及的深渊。到处都是门。灵魂远远多于“黑色巨河”河滩上的沙粒。士兵如蝇，他们如杆菌般寄寓于一滴水中，而有那么多海洋的水滴呢。所有的一切都那么真实、生机勃勃。有比知识本身更丰富的东西可赠奉给知识，有比语言本身更丰富的词语。思想被展开来，无边无际，那些秘密的梦幻被勾勒出来，极为清晰，完完全全可见可视。秘密并非深藏于内，并非被藏于岩洞幽处，不是如阴影一般在玻璃橱窗的另一面游移。因为这一切都于表面上演绎出来，将其不计其数的根伸向大气，现实有数百万只眼睛呢！

想要到深处找寻些什么的人，想要往后看，想要拔除面具的人，他们去征服内心；他们用钻孔器将甲胄钻出一个个洞，他们用望远镜觊觎岩浆。但他们之所见着实令人大吃一惊：因为在井的深处，闪闪发光的，**依旧是那层表面**！

不再有什么象征。丛林已将它的一切悉数写在叶脉图案上。蛇也将它们寒冷、光辉和毒液的故事全部写在它们光滑的表皮上。

我还要跟你们说：没有任何东西是生造的。物质之池宽阔辽远、无边无际，没有新生可言。物质建立起那些创造了它们的物质，然后，再把它们杀了。

有那么多人，那么多东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爪子、钩子、指甲、眼睛、齿轮和伪装。没有办法跃过它们。地球不再能长久地承受这份沉重。它坍塌了，城市也毁于一旦。我还看见马路被轮胎辗过而爆炸，工厂的铁壁如熔炉一般熊熊燃烧。男人们在香气四溢的空气中窒息而亡，女人们也窒息而亡，因为她们皮肤上的毛孔都被花花绿绿的色彩和面霜涂满了。知识是一堵高高耸立海拔至几千米的墙，要压倒一切。可不再是冲向那正在进行之中的运转、迎击它的时刻了。那些巨大的字母足有千尺高，它们时时刻刻都在出击痛打。树根紧紧缠住一堆堆石头，再慢慢将之粉碎。有那么多的光，白炽，坚硬，自天花板中跃出，自地面和墙壁中弹出，自天空、海洋、火山中迸出。它们有条有理地将地面劫掠一空，挥动着它硕大的长柄镰刀砍向空间，所有注视它们的眼睛只燃剩了一层视网膜，光深入体内要摧毁个人的思想。有墨镜的人快快戴上吧，因为业已开始的爆炸比喷灯爆炸的力道要猛一万倍，光线将强烈到不可理喻的地步，以至在它旁侧白昼亦如黑夜。商店里储有那么多的财富，欲望都将无法存身。而人们却仍将饿死街头。

它们就在那儿，那些该死的东西，沿着超级市场的走廊排列成行，来自于宇宙的各个角落。它们的名字同时在喊：

救生圈　　派克

棕榈　　和平之吻　　激情

舒肤佳　　桑尼尔　　道斯菲妮施

力士　　惠风　　伊斯丽　　主将

古龙 潮汐 阿尔班 塞斯基娅
将军 雷登 O.B.A.O. 花束
多涅 曹西尔 白菲克斯
奥妙 勒布尔吉
阿佳克斯 貂皮 萨普霍斯
吉布斯 德诺恩 自由之顶
峡门 雷翁
便览 妙一妙
牙齿 NH_4 贝尔肯
考利诺斯蓝冰 日尔瓦 伊丽莎白亚当
玛瑙钻石 毕科斯卡尔 诺维桑斯
塞诺吉尔 兰蕴
芮克瑟娜 芦冰
开司米東 洁雅
德岛希尔 大炮 迪姆阿普
凯登 洁美 凯瑟
眼轮 布灵顿
凯诺达娜 逃遁
舒适
尼尔索尔 蓬佩娅

物质!物质!闪闪发光、温和、脆弱、易燃,宛若烟云。红色的、黑色的,深色的,现在是它们在思考,是它们创造了历史、宗教和科学。它们在涌动,它们在缠绕。氯化纤维罗维尔,聚脂胺,罗达100%聚脂纤维,醋酸脂,加玛,克雷隆·德·斯卡伊,聚炳烯睛纤维ACSA,利克里尔,德拉纶聚炳烯晴纤维,玛苏利那,美利奴纶,克雷纶,法兰纶,德拉普纶,聚炳烯晴纤维66,泰雷塔,泰克纶,粘胶纤维,粘胶短纤维,克里纶,泡沫维希纶。

现在,毁灭临近了。不久后就将发生。当人群关闭了可移

性阀门，毁灭就写在十字街心。它被刻写在公路跑道上，伴着那种奇怪的以120公里/小时的速度前进的金属昆虫；它被镌写在飞机翅膀上，被涂抹在大楼的楼墙上，被写在一列脏玻璃的窗户上，被写在火车站里，医院里，邮局里。它被写下来了，但没有人愿意把它读出来。到处遍布的符号都宣布了战争的到来，但没有人愿意注意这些符号。声响，音乐，词墙以及思想长城都如烈马一般疾速奔来。警笛在空无中鸣响，红灯闪耀，告示牌倾刻翻覆，但车流仍在公路上继续前行，人群慌作一团。

毁灭临近。这些东西就将这样来临。

首先会在天空中和地球上出现各种符号。巨大沉静的飞机穿过云层，坠毁在地面上，它的137名乘客也随之消亡。绿色的微光在地平线上空踉跄来去，如车灯一般照亮了树木。太阳在天空中心孤光四射，好似电线梢吊着的一只光秃秃的灯泡。光圈在太阳周围晃了几个小时了，所有钢铁及玻璃的表皮都开始熠熠生辉。阳光耀眼，燃着了肤发，河流枯竭，海洋干涸。天空中还有许多别的东西：蘑菇状的云，在城市上空划出不变的无色裂纹的闪电，飞翔的海鸥，盘旋的秃鹫，穿梭来去的飞虫。当你们看到这些东西，就该知道为期不远了。

大海波澜乍惊，河流涌出河床，泥浆翻滚，这一切，赫旺达姆已有预警。

还会有别的符号。在地球上，屋顶天地遍竖，天空从未停止过回响，布满了各种神秘的音波。图像和声响成日来在四面无形的墙间奔来跑去，好似蝙蝠一般。城市上空，极目处，只见巨大的微红光晕昼夜闪耀，气云胀满了整个荧光闪闪的苍穹。

还有别的符号，更加古怪：在黑黝黝的马路上，你们会看见如闪电般的大红字燃亮着，在门窗上方闪烁不停。词语将一

个个地挨着往前进，然后消失，然后再现。那些强烈可怖的词伸射着它们的钩爪，那些词会是在说：

嘘啦咔！嘘噜噗！咔呜咔！砰噗！

噗呋呋嘘嘘咣！噢噢……！

你们就会尝到恐惧的滋味了，因为这些词无人可避。

但还会有更多的符号。沿着从地球这一端一直延伸至那一端的林荫道，一列列的黑色汽车都静固不动，发出沉闷的声响，耗着汽油；还有会持续上数年的交通堵塞。马达在炽热的空气里窒息，尖锐刺耳的喇叭声一齐鸣响撕裂了天空！车身可怖地反着光，街面上留下了车辙印。在每辆车后还会有一只排气缸，黑色的，正向外吐着致命的毒气。在减震器下方悬挂着成千上万曲曲弯弯的管子，微颤间散出一朵朵微蓝微蓝的气云，风也无法将之驱散。

好好记住这些符号吧，因为，实际上，当你们看见它们在这世上出现，你们就晓得末日离得不远了，而战争已经开始。

这还不是全部。我看见摩洛-巴力[①]的塑像，他的腹部就是一团火。戈稚约塔没有死，伊洛波多在四处游荡，索要他那碗女人的血。他们的符号来自于历史尽头，带着暗杀与疯狂。人们原以为忘却的各种声音，总有一天会重新出现的。

我听见考乌特莫克和贡多刚吉的喊叫声。我听见那首无名之歌似乎在说："一个暴风雨之夜孕育了我……雨和风就是我的摇篮……没有人同情我的苦难……该死的，我不该出生啊，该死的尘世啊，该死的我。"我还听到许多别的歌，别的音乐。它们在我耳边弄出那么多声音出来，我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了。我要和平，我想一个人呆着。但这已变成不可能的事了。应

---

① 古代近东各地崇奉的神灵。

该让所有一切都来临。必须让山峰碰撞，让人流的漩涡在一家商店门前凹陷成洞。我想要摧毁所有的财富与美，因为它们便是淹没一切的潮水。我想重新找回我以前的面容，找回那份静谧。忘记公路上那些黄箭头时时所指的方向。但愿明白这一切的都来，让他们打碎那些写着战争的名字的牌牌。让他们打碎玻璃橱窗，让他们释放出能量的洪流，趁一切都还来得及。但已经太迟了，力已经开始自我释放了！

那么看吧：符号都在这里。它们已经出现了。在道路低处，有嵌满碎玻璃一动不动的躯壳，从那儿渗出滴滴清水和汽油。在躯壳里，可以看见奇怪的白色块块，仿佛冰雕一般，冻结在滑稽古怪的装置里。在仰倒的苍白的脸庞上，两只眼珠已停滞不转，卡在眼角膜里。在黑色沥青路上，人们拾起碎玻璃块，拿来做项链。

我知道战争已经开始了。我是知道这一点的人们中的一个，这就是为什么我害怕在街上行走。有那么多的符号，到处都是。又如何能不知道呢？如何能转过眼睛？如何能迈步？在报纸上，每天、每时，都能读到战争的进程。那些脏兮兮的照片登出了窥视我的那些人的脸，他们藏于防毒面具后，打着手势高喊救命。他们的动作算不了什么，重要的是，他们那串儿脸游移而过。一张接着一张，每张都力图说服别人，都力图统治别人。话语分列出它们的词，一个个粗粗方方的，填满了报纸。那些话倒也不想道出什么内容。但有那么多语句，成队的语句，冗长得令人眩晕。**美国**。世界上没有剩余的空间留给S.O.S.已经开始倒计数了。是死亡。革命性的力量。可怕的事故。岘港。陶斯。当然了，人们绝对不会忘了唯一的准则，那就是严禁机械否定，哪怕面对的是看上去完全不可能的事物。我们将记得这一点，就像吉奥完美地道出的那样。

符号无处不在。它们有那么多那么多。今天早晨我看见一个瞎子摸索着往前走。有一天我还看见街上有个仙女；她走得极快，银色的头发，玫瑰色的斗篷。她推着一辆童车，里面坐着一只米色的小狗。然后她就往别处去了。我看见有个汽车司机的目光中燃着仇恨，因为他觉得人家抢了他的车位。我看见城市高墙直耸天际，一动不动地要竖上千年。商店里，一双双手伸向色彩眩目的盒子。我听见尖锐的电话铃声，然后嘴就凑至那黑色酚醛电木边，叫道：喂！所有的这一切都意味着什么，这一切之间都由绳线相连。所有这一切都是依据命令而行，这就是为了毁灭。每隔十秒钟，就有一台新机器出现，光滑的镀铬表层闪闪发亮。新生事物在毁灭。它们弥漫墙间仿佛香烟的烟雾。每隔十秒种，一种新思想便被陈述出来。它在战斗，它要像毒气一般充斥整个空间。我们不能再等了。没有人能再等下去。运转也是在自我吞食，一转出什么新东西来，立即就再被这运转本身耗尽。这涌动着的一切何其不幸！所有速度都彼此相向，而相撞之时已为期不远。

对于那些懂得去看的人，还有许多别的符号。它们每时每刻都在涌出来。它们被写在钟摆表面上，被写进电话簿里。那些有着倒刺的小小的符号，那种小小的数字，用来为战争设置路标的。几小时的疯狂之后，随之而来的便是长时间的疲惫。还有猛烈的爆炸。那么突兀，那么可怕，仿佛地震一般，建筑物都将坍塌成液体横流。还有和平的告示牌，更具威胁性，更加沉重。沙漠似乎要覆埋整个世界。听好了：怎么办，当你们周围的一切都成为一种符号？

将有那么美，那么令人欲求的女人，那些一丝不挂临墙而立硕大无朋的女人，精液之河也无法将她们覆没。这些奇异的女人，钢身白发，双腿修长，穿着网眼长袜。如果你们看见这样

的女人，就该知道离得不远了。

这些女人将会有新的住处，新的机器。成堆的黄金与食物在她们目光一闪间流溢。地球将被暗红色的柔软布料覆盖，还有仿皮和塑料制品，地表将是一块轻袭地毯，清澈的水呈喷泉绽出，夜晚布满了红蓝两色的条纹。这些女人武装而来，她们都起着奇怪可怖的名字，例如：罗妮克萨、夏娃、博斯罗帕斯·阿特洛克斯、娜特丽克斯。她们试图拯救这世界，用自己透明的身体筑起一道城墙。她们的乳房就将是盾牌，缀着肚脐的温热的腹部就是甲胄，她们伸着纤纤十指，指甲涂成玫瑰红，珠色或金黄色，意欲撕裂，掐死，排除恐惧。那些词，那些用来歌咏的词的碎片打她们唇中吐出，声音温和，有点儿尖。不是表达思想，亦非情感，只是向敌人轻柔地吹去的微温的音波。这将很好，但敌人没有耳朵，他们听不见你们女人的声音。

她们也将有眼睛，但不是用来看的，或用来评判的，而是些绚烂多彩的石头，绽出耀眼的华光；她们的火焰静静地燃着，也点燃了你们，在你们体内燃烧，或者如那对称、清凉、有力的泉水掠过。这不再是用来观看的机器，不再是锁孔，不再是吕杰的嘴脸，而是你们的眼睛，从你们的眼楣中蹦出来。游移着，注视着你们。当你们就近看见这些女人，或在街头与她们擦肩而过，或当她突然出现在电影屏幕上，你们更将遭到被弃的厄运，因为你们会知道那是战争前最后一道御墙。

血流遍野。但这些女人喜欢鲜血。她们在血河中濯洗她们的身体。她们手捧野蛮的财富，身着闪闪发光的衣服，她们用金色的尘粒来缀饰头发，没有足够的清水、牛奶和香水来冲洗她们的臂膀和大腿。她们就在这儿，她们已经在这里。她们是为征服这个世界而来。硕大无朋，像楼房一般高峻，像火车站般宽阔，双眼亮如太阳，深如海洋。我看见她们缓缓而来，和谐

地迈着大步，地球也为之震颤。她们的发飘散在空中，与空气中的分子相混。她们的发进入了我的喉咙，使我窒息。她们的乳房如金属球一般坚硬，性器如火山般在燃烧。温柔遍布它呛人的气云，香气在电闪雷劈致人于死地。美有如一面液体墙壁，填满空间再坍塌翻覆。没人能说出这力来自何方，没有人。它像一颗磷弹，长长地蔓延开来，或燃烧着一路滚来，好似一颗凝固汽油弹。美和力比罪恶尤为可怕。因为没有人抗得住它们催眠性的目光。也许这是蓄谋已久的报复，或是数世纪以来集聚的所有欲望、激情的喷发，它们突然之间改变了日常运行转向侵入人体。太多的思想，太多的抽搐，太多的颤动。天空中太多的声音滚滚而过。肿胀的城市爆炸了。太多的柔情。可怕的柔情。香水变成了毒药，爱抚剥去了表皮，快感成千上万次穿越肌肉直至使之销毁，只一下，便听见正在上升的嘶叫，痛苦。

有太多的意识，这正是我要跟你们说的。箭头在眼睛之外飞来飞去，子弹也穿来穿去的，所有的方向都有眼睛在窥视，它们要摧毁一切。它们知道太多。眼睛战胜了神，它们在空间搜寻着直至最深处，而现在，经过长长的旅途，它们又回来了，更为残酷，更为空茫。听着：有眼睛的都把它们给挖了！立即斩断目光的生命，因为这目光已经不再属于他们。但已经迟了，已经太迟。目光已经回来，又开始了它的穿凿。在空间深处，在地球边缘，它只找寻到巨大的镜面。它在无法穿透的表面上跌得粉碎，往上万个方向散去。比光速还快，它从一面镜子跃至另一面镜子，每一道光都好似炸飞的铁质弹片。我不是独自一人，我与别人一道在飞，快、快极了，只偶然撞击，刺伤。

战争，就是当所有人都被暴力笼罩之时。就是不再有安宁，不再有困顿之时。就是城市昼夜燃烧之时，就是机器阀门

毫不懈怠地开开闭闭之时。战争，就是每分钟12,000转，每秒钟20米，增大30000倍，就是马赫数2的速度，是60亿倍，是被封塞至第两千层，是被隔离，被分裂成块，被压碎成10^6比查，是12000^0角的星星，是100000百万焦尔的盲动功，是100000000幅透的阳光，是800000高斯无从理解的磁场，是深渊，穿越尘世随处可见的深渊。千百万男人，女人，孩子和老鼠。他们一起涌动着；我看见他们成群结队地走在街上，我听见他们喉咙里发出尖锐短促的嘶叫声。去哪儿？世界就是那疯狂、黑暗、植着长长篱笆的撒哈拉。在哪儿睡？很快连一种语言，一种思想也不剩了。我感到暴风雨已经袭近，风盘旋着把我往中心拖。我们抵不住暴风雨。当你们看见狂风大作，你们就该知道是时候了，无法可想。当一切猛烈而来，当一切空前地生机勃勃。就是这样，我们无法抵御整个生命。

城市即将爆炸。一瞬之间它们将耗尽几个世纪的能量和思想。粉红色的微光在地平线上空摇曳，形成一朵水母状的云。可别以为这不过和别的时刻一般是太阳落山罢了。我们是在高炉的内部，白炽的热量缓缓地袭上来，一分热似一分。光线愈来愈强，它是通过一个我们看不见的缺口在吐泻它的光流。在那些孩子气十足的脸庞上，墨镜突然烧起来，嵌进眼眶里沸腾着的白浆浆里。色彩都在锻烧，用不了多久，就会只剩下无边无际的白和无边无际的黑了，原本不该发明照像术的。现在，它实施报复了，整个世界变得扁扁平平，光光滑滑，瘫在它那滑稽古怪的装置里。女人身上的衣服和皮肤粘在一块儿，尼龙和丝绸被焊在这些生机盎然的细胞上。红色的头发就是烈焰。薰衣草和茉莉花的香味渗入体内，令人窒息。车身圆圆的汽车掷射出它们的暴力，它们沿着公路绵延不断，试图杀戮，除此之外它们别无理由在此出现，在它们的侧翼上插着锋

利的尖刀，而它们黑色的车轮有如杰克逊港鲨鱼的下颌。

商店里，商品在爆炸。那些奢华灿烂，崭新的东西将玻璃橱窗都挤爆了，坍出了商店。罐头盒的尖角插入头颅，玻璃瓶的碎片割裂了喉管。醉心于抢掠，醉心于食物的人群在马路上奔跑，银行如谷仓一般熊熊燃烧起来。20美元一张的钞票在院中堆积如山，人们浇上汽油，然后往上面扔了根火柴。成吨的资料从地堡中被抢出来，撕碎的陈纸烂页铺了一地。书，所有的书都被扔进灼热的高炉，壁炉昼夜不停地吐着滚滚黑烟。还有那种用小小的黑字印在标着页码的纸上的，所有那些一无用处的思想之词。圣经，小说，词典，烹调用书，历史课本，地图册，哲学随笔，宣言，宣传演说，还有永无止境的长述，描绘天光水色，描绘那个叫罗莎琳德·琳德的女人的绿眼睛。你们写了这些书，你们想要使你们的思想在白色的书页上永存不朽：然而现在正是这些词将你们覆没，使你们窒息。它们来了，围着你们好似一团蝇云，它们在吞食着你们的耳朵和眼睛。你们想对那些徒然饿死之人的仇恨懵然不知，你们还曾想筑起思想的帝国，就这样，奇迹般地、平稳地立于地面上的高高铁塔，而不去想所有在阴暗中等待着的一切。仆人武装起来，结队暴动，他们在城市穿过，摧毁了你们的建筑。

有那么多钱，到处。商人集聚起他们的财富，世世相传。他们买下了一切，又出卖一切：土地、牲畜、森林、女人，还有孩子。在他们的柜台上，在水泥碉堡内，他们出售所有存在着，有生命的东西，他们出售战争，出售士兵的尸体，出售激情、欲望和梦想。他们攻占了巨大的领地，建起钢筋水泥的坚实城堡，创立了城市及地下世界。他们出售撕裂一切的炸弹，又出售包扎伤口的疮药。诅咒也正打他们那儿来，从他们的城堡中不停地涌出来。他们甚而出售语言，他们造出的那些词，一笔一划

都高峻如山，他们用纸张墨水覆没地球，就是为了统治，为了战胜。但现在看吧，诅咒转而反攻他们，因为他们避开了他们自己的力。平坦的停车场中，那些亮白的大商店十分脆弱。只需一点点炸药埋在它们四根柱子下，它们就会化作尘烟，只需一点火星溅到它们的仓库里，只需扔一根火柴到油库里，它们就立即燃烧起来直至中心。有火柴的人都来吧，除了点着香烟头，火柴总还有点旁的什么作用的。

马路上，沿着漠漠的空地，各种各样的黑色公共汽车在闲荡。有时，会有人从汽车上下来，面容粗野。他们穿过马路。他们头顶黑色钢盔，戴着眼镜和防毒面具。他们身披皮盔肤甲，扎着军用皮带，束紧帽带。他们的黑色制服在阳光中闪闪生辉。他们手攥橡皮警棍，挎着机枪子弹和自动手枪，他们集结成行，密密前行，他们举着盾牌，靴子从那些被他们橡皮棍所击倒的身子上踩踏而过。时不时的，他们在马路上，在燃着的汽车间穿梭奔跑。他们在敲击，但好似他们的敲击并无着处，好似在挥棍断水一般。当你们看见这些部队出现在街头，那么商店和大楼就要开始在它们的地基上抖个不停了。词语也开始调转矛头摧毁人脑，而财富便开始爆炸。当你们看见身着黑色制服的人在阳台高处架起机枪向人群扫射，那么我跟你们所说的战争就已经开始了。当你们看见直升飞机在城市上空飞过，捡起牺牲者的尸体，把他们带至某处付之一炬，你们已无话可说，无法再说：快乐、温柔、光明、美丽，而是：战争，战争。

也许到目前为止，战争只存于我自身之中。也许我所描述的这一切在世间并不存在，而我所讲的力也根本不存在。有那么多声音包围着我，那么多的声音，不太容易懂啊。

前几天我看到一片奇异的场景，每一点细节，每一幅图案

都很分明。黑色的岩石，红色的岩石，还有黄色的，绿色的，白色的，稍远处有片海，海浪汹涌。真的，当我看见这一切的时候，我没有看见战争的符号。它距离我的梦想非常遥远，是在地球的另一端，遍布的是宽阔无垠寂静无声的和平。在那儿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我是想说，没有威胁没有撕裂，也许这是在战争的另一侧观视这世界，这就是我们没有发现符号的原因。暴风雨已经过去，它扫过这些平滑的地方，没发现什么可摧毁的东西。我还看到许多别的这类东西。我真希望你们也看到，好似用狗的眼睛去看，没有希望亦无等待。

我还看见一个年轻女孩在等公共汽车，目光沉静，眼珠在眉睫下几乎是一动不动。在她面前的街面上，是喧杂的小汽车及卡车的车河。但她没有在意，她望着视线所及的最远处，想要看见那暗绿色的穹形物，它正向她驶来，在它的上方，在一个黄色泡泡的中心，是数字9。

在云层中会有这和平、静谧的闪电。每十秒钟，它们便无声地一闪，照亮天际，有着奇怪的温柔亮白的图案。这些闪电就在我身上，它们一道接一道地穿过我，好似温暖之中一丝寒意，抑或清凉之中一股炎热，也许正是因为它们的原故战争才会爆发，而不是因为大屠杀。它们抚平了暴力，却与之往同一个方向行进。

说到底，这些才是我喜欢的东西：

树木
草坪
石子
女人的头发
动物的眼睛

落在屋顶瓦片上潺潺雨声
汽车鸣叫着的顶灯
托纳拉的瓷器
冷水笼头
夜晚的声音
热的闪现
没有过滤嘴的香烟
帕伦克的金字塔
暴风雨
蜘蛛
塔楼
默内·霍姆
等公共汽车的年轻女子
沙漠
灯泡
及

这些便是我的穿透黑夜的闪电。但我知道它们随身带来了大量的暴力，金钱及仇恨，正是为此我不再愿意去读那些谈论这光明的诗，那些只为一个女人，一只小鸟或一粒谷子而忘却整个世界的诗。

有一天，我还看见这么三个在尘土中玩耍的阿拉伯小孩。他们边叫边玩。由于那是早晨，打他们身旁走过时，我对他们说："早上好！"他们停下来看了我一眼，但他们没有答我。于是我走了。

还有一天，我看见马路上有条被压死的狗，正在被其它饿狗吞食。

我看见有封信上这么写着：

我不知能否把这幅图景描绘得生动逼真，但我牢记住这一切，有一回在一座城市里，我进了一幢供幽会的房子里。在那儿人们可以上上下下而不被发现。房子的门面、墙壁都朝里，楼梯和门都漆成灰色。这是一幢无名的房子。在这幢高楼的每一层，每一间房里，人们都在做爱。在房门口要交护照，然后再以同样方式拿回。在每间房里，都是相同的音乐，相同的饮料。倘要出去，就要穿过一条无尽的长廊，那长廊朝向一座没有窗户的院子。门自动地开开关关。涌出涌进的人流好似大象的长鼻。在这座房里，有一种那么多男男女女都在逃跑所呈现出的无望，我到今天还能感觉得到。

这就是一切，你们明白么，整个一切。这些不停地来临，遮没了我的东西是为我而来，亦是为别人而来。就是这一切挑起了战争，因为生命无法再自行克制，它毁坏了墙垣。美，温柔，痛苦，激情之爱，同情，仇恨，冷漠：有太多的感情。它们在墙间跳跃，在找寻出口：门，窗，阴沟，随便什么洞口都罢，它们在繁衍，它们在分裂成块。巨潮、强颤、疯狂和怀疑的潮水。火山永不间歇地爆发着，熔岩沸腾，褶皱横陈。所有这些词，这些嘶叫，这些呼唤，“我爱你！”“我要！”“打死……！”“……万岁！”“喝！”“我想！”“吃！”“我认为！”“我是！”“买！”“抽！”“投资！”“我梦想！”“是我的！”“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所有这些摇撼天空的爆炸，这些火星，这些撕裂、磨削，割锯的行动，这些连续不断的创造，这更新，这进步，这财富啊。我都无法抗拒。没有人能够抗拒，没有人能再站得住。运动、声响和光明啊。食物深入喉口，精美的味道在燃烧、在轰鸣。长了翅膀的图

案飞过头顶,形态愈来愈优雅的东西以每秒一百件的速度从机器中窜出。奴隶昼夜劳作要将这世界埋葬,思想是晶体,是铁制品,思想是黑色的电话,思想在撒谎。词语在敲打,从四面八方爆涌出来。它们在互相厮杀,它们钻进耳朵,令人疯狂。

再听我说几句。也许战争只存于我自身。也许这只是诸多情感中的一种,一种意欲在臂膀大腿中引爆手榴弹的肮脏的情感。也许我的词也只是另外一些该死的声响,只是巨大的货物陈列架上的几个罐头盒。你们把它们拾进尼龙编的篮子里,然后到三号柜台付款,计算机轻轻打个嗝,吐出一张小纸条,上面将写着:

战争	12
世界真荒谬	06
一切很美丽	10
有一天我们将获自由	24
X 先生的诅咒	04
总计:	56

也许为了世界不再那么多只脚的重踏下坍塌,我们将要死去,而到处都写着:总有一天一切均将完结,夷为沙漠。

但是,哪怕这一切仅存于我自身,这就是说也存于别人体内,我看见了所有这些符号,在我周围的,我就明白了不仅仅是我的思想,不仅仅是我语言里的词在这里说话。我没能看到应该看见的一切,因为我还缺一百万只眼睛。如果你们和我一道看见这些符号,所有的这些符号,请你们做好准备去摧毁,去歼绝,因为只有火才能止住火。加速你们发明机器的运转,直至它们被损毁,发动起你们的摩托和汽车直至它们在马路

上爆炸。射出你们的巨词，敲起鼓，和闪电赛上一赛。当商店爆炸，食流成河，当谎言紧密相连终成真理，当暴力和其它众多东西一起来临。当人被杀死，不是死于橡皮棍或机枪子弹下，而是死于他们的屋墙下，被他们电视屏幕的射线所粉碎，真正的和平便会来临了，不是介于两场战争之间的和平，也不是人们在屠戮在制造饥饿时伪装的假面和平，而是战争已然经过的、一片平整风景之中的和平。我说过。

这一天，是如此炎热如此白灼，人们都在倾听，就在地平线附近，倾听大气薄膜落覆于这贪得无厌的城市之上。

我在听你说，X 先生，也许你是有道理的。我听你说就仿佛是我自己在说这一切，因为只有当语言是来自于您自身而非来自于他人时，您才认为这是真理；是真理，而非“故事”。你知道，以前，当你还在的时候，当我可以拿起话筒跟你交谈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我是在给自己打电话。

你深入我体内，以至于我无需再说无用的废话。几个词足矣。但而今，你不再存在了。再没有 X 先生了。X 先生几天前就死了。他就简简单单地死在他的房间里，被一颗流弹击中。报纸没有谈及此事，没有任何人知道点什么。子弹从窗户飞进来击中了他的背部。他如块木头般倒在地上，还懵然不知发生了什么。稍后人们才发现他倒在地上，人们还拾起了他的证件，驾驶证和一张身份证照片，便把这些东西寄给了他母亲。这张照片拍得傻乎乎的。那颗脑袋在注视着，没挂一丝笑容，头发剪得很短，嘴角两侧各有两条皱纹，这也不是什么了不起

的大事，几乎什么也没发生。

所有的词都不见了。还有那些信，我们用圆珠笔写在纸上，插入航空信封，贴上邮票，再塞进邮筒缝缝里。这一切其实毫无意义。这些话跟写在一本小小的蓝色记事簿上的话差不多，那记事簿上还题着：

周记练习簿

那些话总在说同一件事，今天是：

寒冷又回来了。我很喜欢寒冷。
昨天牛奶瓶冻起来了，在我的
房间里。有很长时间我已不再工作
了。几乎一文不名。今早碰见了
达尼埃尔，她告诉我都安排好了，和
杜斯基，只要我打个电话给他。其实
这倒并不糟糕，在他的
广告公司工作。我喜欢标语口号之类的。
也许我马上就会给他挂个电话。
下雨了，我是很喜欢雨的。没有
X 先生的消息。昨天下午的电影：
米佐居什的《奇卡玛祖·莫拿加达里》。

这一切都匆匆而过，我不再能区分清楚那些真正来临的东西和擦肩而过的东西。你知道，过去我总以为人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小时候，我想这世界就是如此被构筑起来的，渐渐的，在某天，全都成了，寻找的也就找到了。我相信任何一样东

西都有个名字。爱情，奇遇，信仰，绘画，音乐。于是只需重新去寻找这个名字，我们就赢了。就在不久以前，我还相信，相信有些东西有很深的蕴意，而有些东西则不然。现在，这一切都结束了。

X先生，我真希望你还在，我想跟你说话。有时在我身边是如此沉寂，简直到了难以忍受的地步。但你就愿这样。有一天你告诉了我应该做什么，然后你就留下我独自一人。你这么做当然是有道理的。所有的预言家都自有他们的道理。他们不喜欢人们对其命令讨价还价。他们会点亮他们的碘钨灯，就一会儿，在黑夜里，在那一瞬间人们可以看到一千年的风景。然后他们熄了灯，扬长而去。于是我就不知所措了。我尽量想回忆起我所看见的一切。但这很困难，极其困难。

一直以来你都知道会发生什么。在我想象中，对于那颗越窗而过进入你背部的子弹，你也不会太过震惊。就是你自己跟我说过这事的，还记得吗，就在有一天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我现在甚至能够重复出我们那天所说的话。我声音很低，凑着那个藏在酚醛电木隔音壳里的话筒，你就在电木送话器的那一头回答我，听筒里的声音带着一种古里古怪的鼻音：

为什么？

因为这很明显。

你太相信我了。

听着，辩论一无益处，我可没胃口抨击。

那么你是从书里读来的。

没有书了。书和其余东西都是一回事。

或者你是从电影里看到的。比方说在《黑色上帝与金色魔鬼》里，在一既定时刻，有个家伙曾说过，是安东尼奥·德·莫尔特，我想。他说：我生下来就置身于战争之中。

是真的，但我无法分辨出他在电影里所说的话和我在电影外所说的话。

你做梦么？

所有的人都做梦。

但这只与你有关。

这就不对了。我和别人一起做梦。你以为梦是什么？

是妄想。

所有的人都在妄想。听着，一切都无法避免。我妄想、我做梦、我分析、我理解，这一切都是与别人一同进行的，从不独自一人。

我很孤独。

不，你不孤独，你与我同在，与别人同在。

但我害怕。

你个人适应与否的问题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是属于大家的一切。

你是个混蛋，实际上。

不，这不是真的。我很同情你，但如果我只在意你，就是说我只在意我自己，那有什么好处呢？你知道，我没有那么多时间，现在。这一点我很清楚。我不希望你忘了这个问题，又回复到你那种狭隘的私利者的生活中去。

那我应当做什么？

你应当继续看下去，就好像我仍存在着一般。哪怕这很艰辛，哪怕你的双眼倦得发痛。

而倘若，倘若我什么也没看见呢？

你会看到所有存在着的东西，你不能视而不见。哪怕你关在你那房间里，关上七十年。你也会看见战争。再见。

再见。

在这之后，是话筒挂下的声响，在这电木送话器里，除了“呜呜呜”响类似警笛的声音，就什么也听不见了。

这是你我最后一次在电话里交谈。在这以后，我再也没取下过这黑色的话机。我所知道的，便是我所欠你的，X 先生。你教会我不再孤独。现在，我知道去看了。我甚至只做这一件事：看，看。我在城市之中漫游，我每时每刻都在看。我看见好多汽车事故，好多男女，很多的罪恶和爱情。以前我都不知道那是什么。我生活在机器里，我买下一个个陷阱，我闭上眼睛。当人们与我谈及这一切我就张开它们。我打那些水泥纪念碑旁经过，从来就不知道它们代表些什么。我读着报纸，不知上面的词打哪儿来，以及那些照片源自何处。我像只苍蝇般活着。我总是和别的苍蝇一起，叮住那些个糖块。是你做了所有的一切：而我甚至不认识你。我甚至不知你的名字，X 先生，你不喜欢人家看你。你藏匿于咖啡馆深处，或在便宜的旅馆房间里。你骑着你那辆宝马－500在夜间出动。你从不与人交谈。当你有什么要说的时候，你就摘下话机，而你的声音却与其他数千种声音那么相仿；这声音来自于一个无名的世界，它碰巧来到了我这里。这不是很奇妙么？你在我喉咙里藏了一个话筒，当你的声音说话之时，那就是我在说话。有时你会在杂志里夹张便条，在牙医那里，或在公共汽车顶上。我翻着那本杂志，突然间就看见你写在上面的东西了，用水笔写的，字迹粗粗的：

饥饿对于任何人而言都极其可怖。
骆驼＋鲸鱼＝为了生
篮球万岁

你在人行道未干的水泥道上刻下你的留言。你用红色涂料在高楼的白墙上刷上你的信。或者你画些小图案、十字啦、圈圈、点点啦，就留在饭店的桌子上。而我，我就从那儿经过，当我看见它们，我的心脏就停止了跳动。因为我知道你一直还活着，就在某处。

我听了你所讲述的一切，看了你所有的留言。现在我知道该做些什么了。我们应该从战场上堂皇而过，毫无畏惧之感。我曾经想要逃跑，我曾想找到和平的国度。我想要跑到海滩上，消失在灰尘满布的鹅卵石间。我想要望着大海直至迷失其间。这一切想法都很蠢，我们不能避开这场战争；到处都能寻得见它的那些秘符，甚至在贝壳深处。我们找不到通向和平小花园的最后一扇门。我们在某一天经历的事情，我们无法忘记。城市是地球表面鼓起的水泡，充满热能、声响和运动。它们在呼唤。我得走了，在同一时刻里我应该无处不在，在街上，在装甲公寓里，在超级市场和商店的中心，在酒吧幽深处，沿着停车场车道而上。

昨天，我看到了一个符号，我也看到了。这有点奇怪。我在一块空地上走着，就在那一排排停住不动的汽车间。我看着地面上那一块块涂成黄色的车位，上面都还标着数字：29、32、35、38、41。时不时的，我就换一行走，我沿着那些车窗紧闭的金属车身而过。车子里什么也没有，这是一个广漠、空旷、清寂的地方，完全就像是被晾置海边的一块岩壁。城市在很远的地方，它的声响包围了整个停车场。而我，我有些惊惶失措，因为我眼见这里什么也没发生，一片死寂，仿佛坟墓一般。我想要读出汽车号码牌来弄懂这一切，但它们也没道出什么来。引擎盖下的马达已经冰凉冰凉，千年未用的刮水器被灰尘焊在挡风玻璃上。像迷失在这堆岿然不动的钢架铁骨间可真可怕，你

知道么，我又重新听见胸膛里那颗心在嘭嘭跳着，还有鞋跟踩在碎石面上的声响。我在汽车间越走越快，也不管自己是往哪里去。然后突然间我就看到了它：在地上，沥青路面上的两辆汽车间，有一幅粉笔画的巨幅淫画。我呆在原地看了一会儿。这真是一幅非常奇妙的画。我向你保证，那真是一幅我永世不忘的美妙作品。它在那儿闪闪发光，地面上，巨幅的线条白得眩目。它是那么简洁纯净以至于一时间我都没明白过来画的是什么，这是一列弧线，一条套着一条，没有一丝儿滞涩，圆满无缺。好似是速记下来的一纸消息，寥寥几笔却道出成堆的事情。然后我就看着它，它渐渐变得清晰起来。它的确完美极了，在世界上各大博物馆里怕是再也找不出更甚于它的作品了。现在说这个好像是有点蠢，但我那时看着它时什么也没想，只是带着一种奇怪的激情，好似在黑夜里听到一支美妙醉心的曲子一般。我相信整个地球上就只是这一幅画，我是说，它在停车场中心光芒四射，就似一颗星星或一丛欧洲火棘。它并不多嘴。它不是想要摧毁这世界或将岛屿沦为殖民地。它不想说服什么。它毫无知识可言。那个迅速画下它的人也许是个中学生，就在某中学的出口处，他也未曾料到他创作了一幅旷世杰作。他偷偷摸摸地在一大堆尘封的汽车间掷下了这些粉笔道道，然后就逃之夭夭。图画就在地面上呈现出来，好似太阳一般，两只臂膀和腿尚未完成。图的上部是两个半圆，其中心各有一点。稍下处是另一点，勉强可视。而在大腿的两道重重的弧线间，性器张着宛如眼状，上面竖着男性生殖器。没有脸，没有灵魂，没有感情，什么也没有。只有这个动作符号，这个捕捉了生命的概括。这张白色图画的弧线圈点拖了好几米长，像是一张卡片。它就这么来了，从时光隧道的那一头，历经几千世纪、本能、迅捷、绝然真实。这个势态就被刻画在沥青路面上，

就是用一截粉笔头在碎石间勾出的白道道。这是最初亦是最后一个势态。图画是全新的，它没有年龄，地点和种族。它轻易带有所有被遗忘的名字，没有手，也没有脚。除了身子之外一无所有，甚至连身体也不存在，而只存在着这个动作。它可以叫作：维纳斯、阿斯塔特、加伊亚。或是：海尔、塞克海特、乌娃吉特、巴斯岱特、塔一蕾、伊希斯、阿佛洛狄忒、卡玛德娃、女人阿杜、伊奥邑、阿娜伊达、玛莎、阿尔忒朱斯、伊施塔尔、阿斯多海特、阿达加蒂、贝莉、伊拉特、阿里亚娜、阿娜狄迈德、莎拉可一玛娜、卡·阿杜·克西亚、穆娜、阿克拉和西波阿克西乌娃。这些就是画中那女人的名字，还有好多别的名字哪。也就是说这幅淫画讲述了许多许多东西，许多可以驱除恐惧感的秘密而简单的东西。而我就这么看着它，你明白么，我想也许就这样才有了书写和图画；不是为了分析，也并非为了希望，只是为了在灰色平地上做个动作，为了打破这份沉寂。碰巧在沥青路面上发现这么一幅图可真不错。这幅淫画在粘连在沥青上的小砾石间呈现出它的弧线和线条。它排出有力的曲线，隆起它的肌肉。它只轻轻一击便摧毁了数世纪以来的谎言与遗忘。它打翻了那些个乱七八糟的感情，像碾苍蝇般地把它们杀死。因为它没有粘性，所以它不会粘上你们的思想，或是你们的话语。它是生殖力的平面结构，而这一切在电影广告画或色情刊物的照片上是什么也看不到的。只是一个符号，它说了它该说的一切，它毫不夸饰地在说：我在此，我存在、我渴求生命。

X 先生，如果你还在，去看看这幅图罢。你很容易就找得到它的；它在停车场的空地上，在第四道，112号汽车与113号汽车之间。

人们所想象的一切均会成真，总有一天。这是你自己说的。我不是独自一人在找寻胜利的符号。我找到了它们，在墙

上，在人行道上，在饭店的塑料桌上。我和别人一起找寻着战争的机械装置。我不认识那些人。我甚至不知他们死于何时，但我知道他们叫什么。他们叫**无敌舰队**。

他们无处不在。我读报纸时，不停地就会看到他们又赢了一仗。他们和金钱，和声音，和奴性作战。他们倾其所有在拼命，用词，用照片，用石子，用音乐，或用死寂。

有时，我会在一家大商店门前停下来，里面光辉灿烂，财富云集。而我看见一个小男孩正往里张望，他的眼睛空洞洞的，怪异得很。于是我明白了，他正是这么静缓缓地，用他的眼睛在摧毁这家商店。

或者我看见一个北非人立于邮局前。他和别人一般在等待。他几乎一动不动。但在他周围有一股寂寂的漩流，他也正是用这份沉静来摧毁的。

还有的时候，在咖啡馆平台上，在城市的中心，会有一位年轻姑娘。她身着白色雨衣，背着一只红色尼龙旅行袋，上写TWA。她喝了一杯咖啡，在一本蓝色仿皮的小记事簿上写了点什么，记事簿封面上烫着几个金字：**周记练习簿**。我不知道她写了点什么。没有人会知道的。她戴着副墨镜，微泛蓝光，时不时的，她抬起头，看着人群经过。她的眼镜会散射出奇怪的光芒，径直往前射去，在支持着监狱、博物馆、银行和新大楼的柱基上钻几个小孔。来加入无敌舰队吧。不要再继续瞎下去了。将是眼睛最先获得自由。

和平。

Bea. X.

和上述任何一种性欲高潮相类似；然而作为性高潮，主体会出现一种震颤，一种衰弱，脸上失去血色，有时甚至出现昏厥。对于一个男子一生而言，这仅会在某些情况下的第一次性体验中出现。且这条规律只适于某些青少年(3%)或成年男子。这类完全的昏厥在女人中才更为多见。

阿尔弗雷德·C·金塞

从此刻起，不再有那么多时间睡觉了。到处都在发生那么多事情，又怎么才能睡得着呢?这个叫作Bea. B.的年轻姑娘躺在床垫上，四肢伸展，头枕泡沫橡胶枕。但她眼睛睁着。她的眼皮翻开来，露出两只眼球。在空中有面灰色的天花板，平平坦坦的，只一根电线，线梢吊着只电灯泡。所有的人都睁着眼。夜里，白色的亮光从霓虹灯管、车灯、闪电、灯及电影投映机中绽出来。灯光在地面上、天空中纵横交叉出许多道道来，灯光游动。它是那么灵活、坚强，它要直入人眼底，好在人的体内生存。在脑颅那个盒子里，梦开始放映它真实的电影。当那么多生命存在着、涌动着，又怎么能装死呢?

昼夜飞逝。它们沿着马路神经质地飕飕而去，从一堆堆房屋间阴暗的峡谷中穿过。运移多得可怕。云沿着空中走廊疾

行，游过天际，在城市上空投下一片片云影。

年轻姑娘就在自己正在绘制的一幅图景中存活着：光是一列更迭的线线圈圈，由黑色纤维支撑着。远处是灰色的饰板，饰板前飘动着桔色的星星，淡紫色、暗玫瑰色以及红色的柱体物，还有各种符号，教堂的屋顶，淡紫色的瓶子。数字“9”踮起脚尖，在一条墨色的条纹上站得稳稳的。这是她偶然绘下的一幅图景，不仅仅是用双手，而是用了全身、用双脚、双腿、双乳、双肩和嘴，她的须发也自其上扫过，上面还有她的痰迹、呕吐物和尿迹，这幅图只是一块正在她身旁延展开来的红斑而已。

她不知道她正在做什么。她也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开始的这幅图，又是在什么时候才会结束。这是在她体外，色彩从她身体上脱落，自她体内不断渗出。她审视着这幅图，想要理解它。但每时每刻，她都注意到一个全新的细节，一个正在奔跑的男人的魔影，一片正在白色的地面上延展开来的阴影，一条蛇、一只面具，一面模糊的镜子上出现了一幅女人像，紫色的头发，在雾间飘荡。

图象渐渐消褪。年轻姑娘从几个灰洞当中的一个进去，和那块斑另一面那粘乎乎的画一道滑移。现在她听见了声音。但她没瞧见任何人。声音在回响，就像是在岩洞或一间很大的圆形剧场里一样。这些柔和的声音同时从四面八方涌出，漠然地陈述着可怕的真理。她想要弄明白它们讲了些什么，但每次当一句话刚刚开始之际，就有什么东西介入进来破坏它。

有许许多多的声音。一些也许是从无形的墙间冒出来的。有些比其它的要高，轰鸣着，词都走了样了，年轻姑娘原地转了个圈。她想看见那些张开的嘴巴，或者高音喇叭那黑乎乎的圆洞。但什么也看不见。也许她这会儿瞎了，而那些声音就以

折磨她为乐；抑或这是间刑房，突然之间熄灭了所有的探照灯，就是为了让她招认什么。如果她能够弄明白一句话，那么一切都将完蛋了。灯光复明，出现了墙、窗、门、一切可出入的洞口。但那些声音越说越快。有时，年轻姑娘听见三、四个词，但都只是些淫词，那些词如此污秽、如此粗鲁，她不由感到阵阵惶恐。她想说，由自己来说。她张开嘴，打开喉咙和鼻翼，尽全力吐出空气。空气自她肺叶呼啸而出，但她的声带却离她远去，她唇干舌燥，发出的不再是词，而是仿佛鳄鱼尖锐的嘶叫。

突然，不知怎么的，年轻姑娘找到了一个出口。她向前跃去，能逃多快就逃多快。那些嘶叫和话语都被抛至身后。她再也听不到了。她只听见自己的双脚击在干硬的地面上的声音。她赤着双脚在沥青路面上窜逃，这是夜晚，到处都是阴影一片，简直无法辨出眼前的景物，也许有森林、山峦、河流。风吹过，那种冰冷刺骨割裂脸部肌肤和切断气息的风。年轻姑娘在马路上狂奔。现在，声音又失而复得了，她听见她的声音在喉咙口叫出那些令人心碎的词："打倒！杀！打倒！杀！"她害怕，因为她知道这些词一无用处，她知道没有人听得见，知道他们就要追上她了。但她还是在叫，在跑。这持续了几天、几年都没有结束。她没有停下。她不愿往后看，如果她转回头，不消一秒钟，他们就到了。她低下头看着脚。它们全速敲打着沥青路面，每敲一下，就划出一道口子，每踏一步，就被碎石子蹭下一块皮来。她看着她那双研为细屑的脚，看着她的血流出来。她听见她的声音发出痛苦的嘶喊，她的脚仍敲打着地面，已销毁为可怕的残肢；现在，那双脚已不再发出刚才那般的击打声，而是汩汩作响，好像穿着一双充水的鞋子在跑 。

在她身后，现在还有另一种声音。一种骎骎而来的脚步声，铁蹄之下公路都在震颤。一个男人在她身后跑着，沿着公

路全速滚过来。或者大概是四轮滚动的一辆汽车?这是一种沉闷而具威胁性的震颤,一种自地面而起的雷声。这既是汽车马达在轰鸣,同时又是人在呼吸。它已经很明显地靠近了,就在身边持续响了几个小时。年轻姑娘精疲力竭,无法再呼吸。她还在跑,但已是在碎石路上蹒跚踉跄。在她面前,总是那相同的山峦,遥远、笨重,黑压压的,在灰色的天际轮廓分明。她在眼睛里找寻着什么,一块小小的藏身之地,一株树或一根电线杆。她想用眼睛看到点什么东西。但什么新鲜的东西。沥青马路在平原中间转过弯去,然后再笔直向前。为什么会拐这个弯呢?她害怕陷阱。她知道有许多陷阱,是以前人家告诉她的。那些阴险的圈套:流沙啦、红灯啦。年轻姑娘盯着眼前的一片黑影,她想看清陷阱。但她没有时间了。汽车疾驶声就在她身后,现在她听得很分明,每只橡胶马蹄顿在地面上的声音,一下接一下。她看见了一座城市。刚才她当作山的其实是一座城市。她进了这座城市。左面,右面,前面,有许多高楼大厦。她在沥青广场上奔跑,她在找寻一扇门。但人们忘了在这些大楼里开门。他们只造了墙,耸立着,足有五百米高。没有人在这座城市里生活。当那团巨大的黑影赶上她的时候,年轻姑娘仍独自一人在沥青广场上奔跑。现在她是如此疲惫,她想就地躺下入睡。她想头枕黑色地面,闭上双眼。这就是身后那个男人的声音告诉她的。她没有在意,但他在说。他一直在对她说,一边跑一边说:睡罢,闭上眼睡觉,头枕大地睡罢,他的声音有种奇怪的沉静和轰鸣,因为他是在用马达说话。她从来没想到过有可能这样说话,用马达说。她很熟悉他的嗓音,一种沉静却可怕的嗓音。刚才就是他在说话,在那间黑色的大厅里。他那会儿故意憋着嗓子,让人以为是好几个人在说话,但实际上就是他。

末日临近。我们不能一直跑到时间的尽头。年轻姑娘覆倒在干硬的土地上，她揭去膝盖和双手的皮肤。然后她又重新站起来，往前走了几米。但阴影已在她身上展开，如云般覆没了她。她的脚再不听使唤了，它们互相撞击，乱作一团。她再也无法呼吸，被溺窒息。大楼更加高峻了，空地广阔有如草坪。细粒碎石好似无数把小刀闪闪发光。一切都冰冷凶狠，一切都在闪光，无法渗透。那男人的声音就在她的耳中。年轻姑娘重又挣扎起来，盘着膝在地上匍匐。她试图呼吸，嘴唇微启，但那男人的唇紧紧贴着她的，令她窒息。她又倒下了，刚一落地，那男人的双手就开始剥她的衣服，她看见天空在全速落下，无窗的大楼坍成长长的一片，墙摞着墙。那男人钢肌铁骨的身子压迫着她，双腿有力地缠紧了她以至于她的骨头都碎了。从坍毁的房子里窜出成堆的两足动物，他们往四面八方奔跑着，迅速在空地上蔓延开来。年轻姑娘想喊他们救命，但很显然他们是不会听见的，他们有别的事要做。那男人的手在她身上游移，从上至下，在她身体深处翻掘着。他的牙齿啃噬着她的肌肤，留下一个个半圆形的血痕。在翻涌绽裂的地面上，那些两足动物们彼此追击，短木棍敲下去顿时脑颅开裂。年轻姑娘头向后仰，看着这好似在腐烂的天花板上攒动着的寄生虫般的互相屠戮的人群。她看见一大束光照进废毁的大楼间，铁龙吐出火舌。她看见炸药爆炸在人群中溅出一个个红色的窟窿，但窟窿立即又合上了，而从未曾听见过爆炸的声响。这一切都发生在水的深处，空茫深处，远离常理。年轻姑娘仍在与压迫着她，探入她体内的身体抗争着。但渐渐地，这种抗争便演绎成一种舞蹈，一种爬行了。她无能为力。她知道是这样的，追捕之后的必然结果就这种压迫，这种痛苦愈来愈炽烈，愈来愈明确，直至成为一种快乐。她听见那人的声音在她耳边说话，因为喘息和

嘀咕而变得断断续续。这好似一个人们知道已久的秘密，一个真实的秘密。声音把她一剖两半，在她身体内部探寻。没什么可隐藏的，这就是她要说的。你们什么也找不到，找不到魔石，找不到胎儿，什么也没有。她的眼睛向后翻着，撞在眉眶上，快要掉落了。那群两足动物还在跑。他们在干什么哪？他们紧紧攀住，结成一串，满是触角爪子，蠕动着，他们在无边无际的布料上神经质地跳着，仿佛抱作一团的杆菌。这些都是被全速摄制下来的大屠杀，一系列的快镜拍绘出她周围的尸堆。他们的名字一直在换，就是那些她一路上识记出的、牢记在心的名字；他们叫布里埃尔、巴比·亚尔、达索、高吕拉、费格拉、孙马厄。但这都只是些滑稽的模仿，因为那些还没找到名字的大屠杀即将接踵而来。每次它们即将出现在乱七八糟的地面上时，痛苦就穿过年轻女孩的身子，使之精疲力竭。她平平地滑出去，皮肤上满是肥皂，然后她游动着，侧滑着。但那男人的指甲深嵌入她体内，牢牢抓住她，逮住她。那人奇异的目光直入她体内，检测着她。男人抚摸她的每一个器官、每一个细胞，每一腺体，每一根神经。他像潜水员一般溯流而上，她感觉到他在找寻他的心脏，不禁一阵惶恐。好似一条巨大的绦虫，他在她腹部打着圈儿，然后往上，一厘米一厘米地探测她的五脏六腑。马上就要到心脏了。在他到达心脏之前，她得要看清下面，废墟间阴暗的空地那边正发生什么事呢。她只剩下几秒钟了。快，快呵。X 先生在她体内前进，他在她的腹部挖着岩洞。只要几秒钟弄懂那儿所发生的一切，所来临的一切。一束强光燃亮了空地，让她的眼睛也熊熊燃烧起来。这是什么？为什么会有这一切？这也许是人们写在那里的词，要解决一切的词。**在时间的另一尽头，会有办法的。**年轻姑娘不能动弹。她体内如此沉重，赤身躺在黑色的地面上，纵横四分，就好像人们在她子

宫内浇铸了水泥。她不再试图站起来。她很清楚这是不可能的，现在。她孑然一身，X 先生的脸在她的体内注视着她。于是，她又翻白了眼，为了不再看见那里所发生的一切，就在那座未来的城市里。她看见那群两足动物在废墟间等她。她看见他们立于死尸之上，她知道他们是找到了点什么。他们距她很远，他们很幸福。他们在烈焰前原地起舞。他们是在时间的另一尽头，而她，她只是在初始的这一头。

而就当她正在诵读被写下来的这句话，这句如此美丽、如此沉静，付出如此大的血的代价，如同两只正在注视这世界的惨白的眼睛的话，这句简简单单的话时，在她身体深处，X 先生做了最后一次跃进，彻底击穿了她，触到了她的心脏。就是为此整个世界夷为废墟，年轻姑娘也在她的床垫上死去，头枕着那只泡沫橡胶枕。从她的嘴角流出一星白沫，缓缓地。

我是一个可怜的寂寞牛仔。

达尼埃尔·比加

从此时起，不再有那么多时间去死了。而当一切都如此生机勃勃之时，又如何才能去死呢？

有沙漠。有平原。有山脉和河流。有大海边平静的海滩。有的地方是那么寂寂无声，好似我们在空间深处遨游，距离某一东西一万八千光年。有的地方却又如此喧嚣，连一列火车全速

驶过铁桥的轰鸣之声也无法听见。有的地方广阔苍茫而有的地方却小如芥籽。有眩目的灯光，大片大片的黑影，还有不真实的色彩，每一根纤维都簇新的布料，魔书，蠢书，以及那些热烈地探讨着自身的思想，好似白蚁一般，那些爆炸的思想，那些冻结的思想。还有女人那么多的女人，美丽，漠然，让人爱的女人，让人卖的女人，怀着孩子的女人。还有男人，高谈阔论，信仰，工作着的男人。还有孩子，在玩耍，在听许许多多东西的孩子。还有音乐，舞蹈。还有宗教、体系和部队。

这就是战争。有石头水泥筑就的纪念碑，笔直的墙，脚停驻其上的阶阶相同的楼梯。还有一模一样的铁栅栏、柱子、木板、玻璃也都一模一样。有声音，成千上万种的声音。晚上，倾于半导体上，就听见这些声音，所有这些声音一起开口说话，再也弄不明白它们在说什么了，每种声音都用的是自己的语言，只顾自己又叫又说的，运用自己的词汇来表达自己的各种念头。还有许多各个方面的痛苦，各自在各自的道路上前进，各自沿着状如草茎的神经游走。X 先生很想认识它们，但没有时间，也没有办法了。有许多梦想燃起，再熄灭。眼睛后，那些梦想来自远方，都经过了一段漫长的旅途。机舱里，许多信也在旅行。它们从赫尔辛基到伦敦，比如说，在一张硬纸片的末端写上，爱××。它们从汉堡到纳韦尔，有一封信上大致写着：亲爱的阿丽丝，我匆匆忙忙寄上这封短笺，因我实在没时间给你写长信，我希望你一切均好。我没有忘记你，你什么时候到奥斯陆呢，我希望约翰和达尼埃尔也都好，还有克洛德，他也还好吧，你对你的新工作还满意吗，三天后我到哥德堡会给你写封长信的，不要忘了给我回信，吻你，纳迪娅。

平静的沙漠上有风拂过。天光径直落在宛若冰湖的空地上。从太阳上落下的光束融到了黑色的屋顶。街谷张着嘴，那

闪烁的车河不停地流过，山峦直冲飞满了小鸟苍蝇的天空。沥青海滩上，大海波涛汹涌，金属玻璃的海浪滚滚而来，再退去，一浪滚过一浪。有时地球在颤抖，人们感觉到脚下涌动着一股神秘的火山熔岩。在地下也一样，窨井不断地汲取了成吨成吨的粪便尿液，再将其抛远，抛至大海底下的随便某处或是某个石灰沟壑的深处。到处都是秘密，那些极其可怕的秘密藏在洞中窥视，它们都有着蜘蛛的眼睛。下颌，腹部，腺体。还有沸腾的鲜血，一阵一阵往前涌的鲜血，沿着管子流淌出来。还有声响，类似于“噌！”“咣！”简直永远不知道是源自何处。默不作声的墙壁兀自岿然不动，决然没有一丝动静。两年过去了，它们也没移过一毫米。机器挖掘着街道，揭开沥青路面，泥土就绽出来，那么下面总有泥土吧？在冰冷，无法渗透的沥青跑道上，有时就会有这风镐砸开的洞，而那些本该秘密留藏的东西便一览无余，什么电线啦，管道啦，阴沟啦。所有内脏突然呈现出来，犹带血腥，生机勃勃，就从被剥落了皮肤的窗口呈现出来。工厂的烟囱吐出如柱般的黑烟。在光线明亮的办公室里，身着套装的人们在电话机旁谈论着，询问着，张开嘴巴呼吸着，没有办法听见他们在说些什么，然而想来定是很重要的？商店犹似金字塔。人群沿着楼梯旋转而上，然后再下来。有好多钱，广漠无边的钞票和支票，岩洞里堆满了黄金、白金，还有藏满铀的城堡，武装的士兵牵着狼狗日日夜夜地站岗放哨。光波穿过神经纤维，从空间的这一端到另一头，搅遍了整张无形的网。我买！我卖！在建筑物的地窖里纸头堆积如山，报告迭着报告，那些证明文件，还有印数达10，100，500册的资料，就印在这绿色，玫瑰色，红色，黄色，灰色的纸头上。

这就是战争。什么也没发生。却已发生了成堆的事情。美在挖掘着令人晕眩的深井：力，仇恨、饥饿和欲望。审判机器已

经关上了阀门，它们在切割，它们在腐蚀，它们斩下首级。什么人死了？谁也不愿死。那些街道伸展了几个世纪，林荫路边径直前去绵延了好几公里。

年轻姑娘永远死不了。她只是消失，就这样。当一切都还在又怎么去死哪？她将去藏在一个洞穴的深处，不和任何人说什么。这才是一直以来她想做的事，但这可不简单：在人群中消失，就像这样，走着走着就不见了。而人群并未散开。

有的地方辽阔平静，那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人们骑着马骎骎奔过。风从海面上吹过来，吹来一面冷风城墙，把树连根拔起。所有立着的也都倒下了。干燥的土地上有长长的裂纹，那是时间刻下的裂隙。这沟壑中流淌着金溪，脉脉相承，时不时地响起潮水的轰鸣。还有令人眩晕的窗子，铁板和云母板，密封的甲壳和眼镜片。年轻姑娘注视着所有这些图案和伪饰，猜遍了所有的电线网。她就这样在各种符号间向前走去，时不时地回下头，为了讲述她之所见，她也用自己那面小镜子发射了些符号，在她的手中，小镜子闪着光，反射出太阳那迅捷的光芒。她并不孤独，看见这些闪闪发光的符号没有人会孤独的。

有时她从航空包里拿出那本小小的蓝色记事簿，封面上用金色字母印着标题：**周记练习簿**。她翻过封面，在其另一侧上写下她刚刚学到的东西：背弃上帝和诸神可不简单，但是我恰恰做到了。现在我觉得自由而强大。这种状况很有意思。我想这具有决定性意义。

小河在绿色的河岸间流淌着，树干沿着小河一路伸展下去。泥泞的大海里满是枯叶烂桔。雨后，街道上到处是水洼，要好几小时才干得了。还有绿色的池塘，周围有几张椅子，晒成古铜色的女人把头埋入水中，然后迅速地游起来，浸湿的长发飘动着。

有像羊毛毯般柔滑的表面，地漆布，大理石板或是木头地板。有一刻，我们可以进入所有的居屋，就在这舞池里轻轻滑行。然后脚又把你们带至别处，我们这就认识了所有的房子。

即便紧闭双眼，依旧可以认出所有的这些表面和深渊。我们往前走，双手伸向前方，扶着墙：它们有的冰冷粗糙，擦伤了手指，有的平滑如象牙，坚固，发出声响，静静地竖着它们的栅栏。有微温、炽热或冰凉的画。我们知道许多东西，我们知道那些弧线、铬，光芒和那一绺绺须毛都意味着什么；我们知道这些远非出于学识，而是从内里明白过来的，是用脑中之脑。

无需制造奇遇，无需讲述故事。太阳升起，尔后仍在同一块领土上落下。蚂蚁与鲸鱼各自为营，互不干扰；还有穿过草丛及浮游生物的虚线。年轻姑娘划好自己的国界，在她的城墙间，她修建起城市和公路，然后她开始了战争。

年轻姑娘不停地穿过城市。她无法停下。每夜、每天，她就这么走啊、游啊。这是存于她的体内，现在，她知道了：战争已经爆发。当战争发生之时，随便某处，做什么好呢？我们可以：

a）切腹自杀

b）身心投入地织一件绿色羊毛衫

c）藏于某地窖深处

d）拍照

e）上街

或者可以同时做这一切，这对战争毫无改变。不过这远比自身，比自身的情感或那些小小的现象学分析要来得重要。年轻女孩现在不那么害怕了。该来的都来了。她穿过所有的沙

漠，走上所有的小径，在所有那些水泥的庞然大物间穿行。她看着事故，爆炸，刻写在墙上的词，和街道上的各种符号。她一路数过来，因为她知道它们想说点什么。她往前走，穿着她的白色雨衣，在光明之中。由于久未入睡，她的眼睛灼烧着，鞋中的脚在流血。时不时地，她与X先生交错而过，但他已认不出她来。她不想和他说话，说话又有何益呢？她可以停下来，说几个毫无意义的词，而此时在她的眼睛后，将是一场已经点燃的火灾，她将说：

你好啊？

好……

有什么新闻？

没有……

好，那么……再见。

再见。

再见。

而这就是在说，我爱，我讨厌，我想杀，想做爱，想朝脚上吐唾沫，想在眼睛上踩灭烟头，想吐，想在商店三根柱子后埋下三颗炸弹。年轻姑娘不再有时间停下。她不再有时间在同一棵树前停上两百年，或在同一个男人前，好弄懂他如何生活。

她跑着拾级而上。她从哗哗作响的喷泉前走过。她穿过一两个广场。她避开那些以90公里/小时的速度往前冲的汽车。她聆听着爵士乐、科尔特拉娜、布莱基、谢莉·玛娜。她走进一家电影院，走进一家咖啡店，走进一家图书馆。有成千上万的东西呢，快，快点。有各种手势，长叹和感叹。好多的“！”、“？”，好多的“&”，好多的“＋×i＝§I$Er36＋（　）％*10”。

一切都在跳舞，在踉跄，在沉降，在飘荡，在碎裂。这些运动极为可怕，从未有停息的时候。腺体慢慢渗出水来，这些用

来消化、增长，爱和想的腺体。鲜血浸润了肌肉，空气团团包围了平原，山峦和海洋。

一大清早年轻姑娘就这么走着。她看着水泥长廊里弥漫着灰色的尘雾。阴影仍然贴附在门上。合拢的窗上罩着一层水汽。汽车静静地在人行道沥青路面上行驶，年轻女孩看见一辆灰色的大卡车沿着街道缓缓向前开去。时不时地就有身着蓝装的人从上面跳下来往垃圾箱冲去，然后他们把垃圾倒进货斗里，垃圾箱碰撞着卡车咣当作响。随后他们又把垃圾箱扔在街道上，卡车继续轻轻地向前驶去，年轻女孩就跟在后面。她倾听着马达的声响，还有货斗夹板一开一合发出的一种颤音。

她久久地跟着这辆灰色的卡车穿越街衢，接着她上了一辆公共汽车，直至城市的那一头，那是一片宽阔的荒地，笼罩着一种奇怪的空茫，奇怪的黑烟，这就是人们叫作**垃圾场**的地方。透过铁丝网，她看着那块领地，卡车一辆接一辆地开来，把垃圾倒在地上。在荒地的中心，有一座类似工厂的水泥建筑，两只烟囱吐烟如柱。那股酸味重新落到地面上，令人窒息的气云顿时弥漫开来。工厂前有一大堆垃圾，好似一座山，在等着被焚毁。锥形的山仿佛一直插入灰色的天空。它可没有闪闪发光，一点儿也不好看。它在寒冷的空气中凝固不动，而每当卡车来来去去之时，便又平砌一层废物。年轻女孩一直站在铁丝网后，定定地看着这座晦暗无光的山。她竭尽全力地注视着它。不愿意把它忘记。她看着每一点细节，每一道晦暗的起伏，每一团皮肤，每个纸团，每包内脏。她感到那股恶心的味道进入了她的体内，她听见了那座山中心正燃烧的、崩解的声音。在垃圾山旁，工厂运作着，吐出灰黑色的云团。在她身后很远很远的地方，在光秃秃的马路那头，城市在震颤摇晃。但在这里，很明显是这座垃圾山震住了一切，正是这座几千只垃圾箱

堆就的晦暗无光的大金字塔。年轻女孩定定地望着这堆垃圾，思想也凝固了。她知道那些登山运动员是该来这里，这样的攀登才令人陶醉呢。带上冰镐绳索，穿上钉鞋，他们该来攀登这座粪山。他们的脚在这堆柔软的东西上找寻着支撑点，他们的手紧紧攀住散发着恶臭的粪流。他们将往上去，一米一米地，在工厂黑色气体的包围之中，就这样，他们在粘乎乎的坡道上匍匐前进，直至胜利！

城镇坟墓的阀门也一开一合。有那么多坟墓！垃圾坟墓，狗的坟墓，汽车的坟墓。

另外，在另一个早晨，年轻姑娘看见了一片战场，就在突然之间，是在公路低处，她看见了绵延好几公顷的战场。这是一堆汽车车壳，层层迭加着，成一座锈迹斑斑的车山，在沉寂中等待。一个人也没有，没人在动。翻覆的汽车展示出我们永远不该看见的东西，那神秘的、被遮盖的一面，车轴、桥和轴。这些车四轮朝天，破损的车胎还附着在车毂上。马达已被卸下，一切都打开了，引擎盖，车厢，车门，车顶，到处都是黑色的大洞。还有所有毁了形的可怕的符号。这里也是，年轻姑娘想道，这里也一样。有一天得到这里来，随便什么时候，明天、后天、抑或一年以后，得来这里静坐沉思。那些说没有战争，说世界从未如此平和的人都该来这里看看！年轻女孩沿着斜坡走下来，依旧在铁丝网前停住，她看着这堆直插灰色天际的车壳。她看着每一只车轮，每一只底盘，每块剖开的散热器护栅；还有这些裂开的车灯，麻麻癞癞的座椅，这些车轮罩、碎玻璃、破轮胎、散热器、变速箱、方向盘和车壳。她看着这一切，她知道战争在四面八方咆哮着，陌生的战争。

在迷人的城镇，在大海边，大楼和纪念碑依旧光辉灿烂。白色的光线亮得刺眼，必须戴起墨镜才能走进商店和酒吧。然

而不时地，高墙会消隐而去，年轻女孩就看见一片才将械斗过的黑暗的荒地，还有隐而未见的尸堆。所有这一切，人们都曾想方设法叫她忘记。人们不愿她看见这一切。灯火通明的店铺张贴起巨幅广告画来引诱她，那些画都在柔情脉脉地召呼她，“买啊，快买下我吧，愿您永远年轻&美丽！这真绝了，买下我吧！”到处闪过桔红色的光，还有紫外线，就在你们将要看清之际直射你们眼底。为了掩饰战争的声音，人们发明了雷鸣般的音乐，敲锣打鼓的，而当你即将要听见X先生喊救命的呼声之时，那柔美沉郁的声音立刻把你吸引过去。所有一切都很平滑柔和：袭人的香气，柔软的地毯，美酒佳肴，还有从龙头中流淌出来的那么纯净的水，真是很难让人再去想到饥渴，寒冷，去想堆满泥浆垃圾的土地。

但年轻姑娘注视着，她看到的是：窗帘拉开，大楼洁白的墙面也张开了，磷磷发光的玻璃窗突然掀去那张金膜，墨镜变得透明锃亮，缓缓地，沉寂、平静的灰色板壁呈现出来，还有堆尸处，屠宰场后厅，腐烂发霉的贫民窟，泥塘，坟墓。这一切原本都藏得好好的。是存在于生命的另一面的，仿佛某个人清晨起来兀自淀沉去的一个梦，揉揉眼睛就什么也没有了。人们满怀激情地埋葬了这些破烂肮脏的东西，但它们马上就又重新跳出来，一直蔓至地球表面，于是我们不能再对战争懵然不知。

年轻姑娘径直走到铁网前。她把手放在编制成网的铁丝上，铁丝网的那一面是集中营，她竭力想看清的也就是这个。铁皮木板搭成的小棚屋一座连着一座，排成行，坐落在低处的荒地上，灰尘自小径袭上来，弥漫了整个营地。这里依然不见人影。却只见一些悠远的灵魂沿着小径走来，出出进进于那些小棚屋，衣衫褴褛的孩子们在成堆的残骸中奔来跑去。尖声尖

气地叫喊着。淫荡的女人长着孩子般的面孔，她们穿过营地，隐没在茅屋里。没有时间的概念。一大清早，或是暮色将近。汗水尿液的气味自营地里漫上来，年轻女孩呼吸着。她不再有任何感情。她不愿意嘴巴里有感情存在，好似一颗微酸的糖果。她只是想看见战争，缓慢地杀戮着的，未见英雄的战争。有时一架飞机沉沉地离开地面，在集中营上空飞翔。但它却既没扔下炸弹又没发射火箭。它只在低空扫过，整个银色的机身闪闪发光，横陈的翅翼投下两片阴影。左面，右面，都有汽车在高速公路上疾驶，犹似海在咆哮。于是年轻姑娘走远了，她要找寻别的海滩，就这样，在新的白色立方体大楼后，在丘峦后，在水泥桥下，在干燥的年代悠久的峡谷深处。

这些地狱巨殿呈四边形，东南西北四边都有一扇；它们的底部是用红色的铁块堆砌成的；周围墙壁紧闭；这些地狱既宽又高，呈四方形，每面都有一千约特①，而每一约特都有一千韦②；每一侧及底部、顶部有九约特厚，在这些地狱里，没有一块空的地方。所有人都不得不紧紧相贴，拥挤不堪，而地狱之火未曾熄灭一刻，它

① 原文为“yôt ”，疑为长度单位。
② 原文为“wa”，疑为长度单位。

不停地燃烧着穿过时间直至历史的尽头……

（特莱·甫姆）皮亚·利特哈伊

那个叫做Bea. B.的年轻姑娘失踪了。我们看不见她了，就这样，某一天，在我们犹未警醒之时。她已融入人群之中，也没办法知道她已变成什么样儿了。她随身带走了那只红包，里面有记满了文字的小小的蓝色记事本，一支口红，一面镜子，一包香烟以及一盒火柴。她带走了她的故事，她与X先生，达尼埃尔，无敌舰队，还有那辆宝马－500大摩托，黑色美式轿车，金属罐头盒，阿娜·贝尔，电灯泡及半导体的奇遇。

她消失于城市之中，非常容易就消失了，而且有相当大的概率永不被发现。迫不得已时，我们也可以在报上登一则寻人启示，比方说：

走失一位年轻姑娘，年龄介于20岁—25岁，中等身高，胖瘦适中，栗色头发，绿色眼睛，身着白色雨衣，黑鞋。随身带一只红色空姐手袋，上有TWA字样，及一本叫作**周记练习簿**的蓝色记事簿。

特征：咬手指甲。紧急。

我们也可以雇佣私家侦探，或求助于广播。但我们找不到她，因为她藏起来了。她学会提防人们的眼神，为了逛过尾随者，她有很多乔装改扮的方法。她装成护士，打字员，时装杂志的记者，电影配角演员，裸体画刊的模特，或者女社会福利员。为了消失于世，她起了成堆的名字：Bea. B.、李D、李昂斯、纳迪娅、佛罗朗丝、克洛德·G、唐姬丽娜、卡萝尔、S. D. B.、亚历

山德拉·乔卡尼亚、伊芙丽娜。

她是这样消失的：那是夜晚，在城市中心，阀门似乎打开了，吐出一列列人群。Bea. B. 沿着墙走着。几天来她一直这么不停地走。她搜索着咖啡馆、停车场、广阔的空地、工厂、教堂、商店、机场。她在人行道上，在别的男男女女间游移。她在成千上万的倒影和阴影中往前走。天色墨黑，路灯和广告的灯光在四面跳跃。Bea. B. 沿着人行横道线穿过马路。她绕过障碍物。时不时地她就会想要停下来，但她立即就会发现有两只眼定定地看着她，目光直刺而来，于是她就再走远些。大楼的玻璃门陆续地开开关关，年轻姑娘还看见了别的陌生的海滩，抹着石灰的空地，还有那些快捷的战役。她甚至没有时间来分辨那些战士的脸。只是一闪而过，匕首那种透明的光，或手枪极快的"啪 啪"声，而随之便是长长的静寂。有时是一声嘶叫，很短的一声呼唤，"噢啦"，"呜哇"或类似的声音。现在，这些几乎是随处可见，闪闪发光的图景，好似痛苦到了顶，刺过晦涩无光的板壁，只消一秒钟便熄灭了。或是在轰鸣的车队中响起的断断续续低沉的喇叭声。

眼皮睁开又合上，目光如坚冷的星星一般，却只持续了光芒闪耀的短暂一瞬。这一切很奇怪，同时却又那么明显。我们仿佛相信的那系列连续不断的场景并不存在；事实上只有这些颤抖，这些虚假的启程，这些爆炸，众多的手势传播开来，摇动着所有的机器；隐藏于内的马达无序地乱颤着，而年轻姑娘就在这些冲击中往前走。

她跟着人群，任由自己被它卷走，在一个既定的时刻，人行道上会张开一个口，Bea. B. 就看见人们陷下去。她也沿着闪着点点金光的黑色楼梯急转直下，然后她就开始在地下行

路了。

这是一处可怕的地方。在地下好几米的地方，地道曲曲弯弯地通往各个方向：北、南、东、西。人群就在这坑道里游移，那么多脑袋，肩膀，手臂和腿滚滚而行。影子在疾驰，彼此之间紧紧相贴，再一同消失。其余的影子则重新浮出地面，面色苍白，一同涌向通往外界的黑色楼梯。

我们已非自己本来面目。在人群中辨认出随便哪个女孩已经非常困难。当她从灯下过，我们还可以看见她闪亮的头发投下的影斑。她在一个有机玻璃窗口前排了一会队，买了一张硬纸卡，上面布满了符号；然后她穿过一个类似岩洞的雾汽蒙蒙的地方，一直走到一台机器前面。在那儿，她按下按钮，然后注视着卡片上亮起的行程路线。电线已经准备好了；完全准备好了，它们标下战争地图，它们标出了部队彼此间突然相向行动。西域防线展开了包围攻势，而坦克和自动机枪径直瞄准目标而去。年轻女孩用力吸着气，也许她闻到了成千上万种沿着地道打转转的气息。也许在那会儿，她点了一支烟，然后边抽边在坑道里疾行。也许她听见她的心在跳，但一定是她自己的心吗？地下有那么多颗心在一齐跳动。

她重又体味到了恐惧的滋味。这看得出来因为她又从包里拿出那副墨镜，架在眼睛上。当年轻姑娘在地下带起墨镜，就意味着她们害怕了。

她沿着坑道疾速行走。男男女女的脚在她身边击打着地面，发出回声。地道自旋着往下。在地下逐渐越陷越深。黑色的土地闪着点点云母，嵌在天花板上的电灯大概每隔十来米的光景，就布一片苍黄的光晕。年轻女孩随着人群往下去。她偷偷注视着和她一道往下去的人们的脸，但他们很快就避开了，被带至远方。在坑道壁上，一幅幅巨图彼此相连，上面画着正

在微笑的女郎、右手握着一支玫瑰,带着胸罩的女人、嘴里塞满了奶酪的孩子、婴儿、猫、香烟,然后又是正在微笑的女郎,塞满通心粉的男人和含了一嘴液体巧克力的女人。

Bea. B. 沿着弧形的墙快速往前滑去,她用手轻轻摩挲着那些张贴画。有时在这些纸画上会有奇怪的污点;或者在那些笑脸上有黑铅笔的字迹,粗言污语的;或者是乱绘在戴着胸罩的女人身上的淫画,简洁、粗硬的线条在讲说着仇恨与嘲弄;或是撞击后留下的痕迹,在女人阴阜或胸部挖的孔,还有在肚脐处摁灭的烟蒂,粘在乳尖上的口香糖,年轻女孩边走边把这一切看在眼里,透过她那副墨镜,她害怕。

坑道一直往下,直至地球的中心。人们已经感到呼吸困难了,都气喘吁吁地。穿堂风穿过狭窄的坑道,灼热、猛烈,带着一股恶臭。它也许来自深处的泥塘,也许是出自鼹蜥之口,必须低下头来才能继续往前走。时不时地,楼梯就在脚下展现出来,一级级的阶梯,周边镶着金属条,腿就从上面用力地踩踏过去。其它地道也接踵而现,人群据此分流,每一条都从自己的方向直插地球的中心。人们在不停地往下。人们已远离了地球表面、空气和太阳。人们已经忘记了那一切。地道全都往同一个地点去,但人们还不知道。地道有时会做出往上去的样子;好像应该抬腿往上爬几级。但这是个迷障。不久以后就会有另一列楼梯把你往下引,天花板突然往下倾,墙壁上的水滴蜿蜒而下。还有很大很大的厅,那种云雾蒙蒙的街口,所有的声音都在回响着。声音就从那很远的地方传来。是那种风琴或芦笛奏出的单调的音乐,嗡嗡地响着穿过长廊,愈来愈响,愈来愈刺耳。在街口,人们从乞丐的腿上踩过,避开那些形如自动木偶,不停地在风琴上奏着那三个音符的瞎子,避开傻子、瘫子、吹口琴的残废军人、唱着歌的醉汉,以及衣衫褴褛、肚腹

松弛、嘴里哼哼叽叽的妇人。没有人去注意他们。人群沿着坑道继续往下去，不停地往下，直至消失。空气越来越沉闷了，它沿着坑道往上去，力图冲破表层。硫蒸汽和废炉渣弄黑了地面和墙面，即便电光也很难穿过阴影。人们观望着火山的地道，然后就任由自己往深井中坠落，极缓极缓，沉沉地，所有的胳膊和腿都一道下去了。也许人们再也看不见白昼，也许这就是那张打了洞的黄色硬纸卡上所注明的。或者人们就藏在那里，在地球深处，躲上几个月，听见从远处传来的席卷地面的战争的轰鸣怒吼。炸弹也许在马路上掘出一个个火山口来，玻璃大楼也许坍塌了，超热的马达在爆炸。人们恐怕就在那里等待，在地下，躺在布满云母粉末的地面上，就这么期待着，几个月，几年，几个世纪地等。

年轻姑娘在人群中消失了，她从斜坡上全速走下去。有时碰到金属栅栏，人群就会一分为三，一个接一个地推开那吱嘎作响的栅栏门，然后再汇成一路继续赶路。贴在墙上的那些脏兮兮的画总是相同的画面，总是一模一样的微笑，一模一样的乳房，一模一样的婴儿，一模一样的香烟。

突然，在一列楼梯下，人群涌入一间灯火辉煌的大厅，一个岩洞，高高的天花板，墙面覆满了巨幅照片。人群沿着水泥站台分散开来，站着等待，一动不动。铁轨从一个坑道口窜出来，在大厅的一头，然后又从另一个坑道口消失，是在大厅的那一头。面对面地站在月台上，两股人流互相观察着，好似在铁轨间的沟壑里竖起一面大镜子，都是相同的没有名字的影子，男人身着灰色雨衣，女人带着黑色塑料手袋。

静寂难耐。热乎乎的风一阵阵地刮过岩洞，卷起满地的灰尘和旧报纸。巨幅张贴画高高居于人群之上，总是相同的画面：神和圣女，奇形怪状的孩子吞食着奶酪，独眼巨人抽着香

烟，美丽的女人有公共汽车那么大，太阳下展示出她们壮健如山的玫瑰色肉体，如森林般的金发，鲜红色的嘴唇和蓝绿色的眼睛，牙齿如同立方体的冰块。人们看着这一切，都惊呆了，带着顺从，也有仇恨，在等待。这些都是战争里的偶像，代表着声响，谋杀，最终都在人们眼皮底下跳出来。世上没有一处可避开他们，没有自由之土；他们的寺院无处不在，他们的宗教也遍及各地，在至高点，在太阳里，同样也存于地下一百米的洞穴深处。

六条铁轨在光线中闪闪发亮，就嵌在壕沟里。它们沿着黑色鹅卵石铺就的路堤绵延千里，锋利、明亮、不可战胜。它们也在看，它们的目光是如此冷酷，如此残忍，简直让人站不住。有时，大概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两腿一弯，脱开月台边平衡的人群向前倒去，甚至没叫一声。在每条路的中心会延伸出三条轨道来，更加坚硬，置于瓷绝缘体之上，电就在其间跳来跳去。但可不能从正面看它，因为它有着致命的催眠性。它的力掘开令人晕眩的深渊，想要不计一切地释放自身的能，然后将之置于随便什么之上。比如金属轮盘上，或是残缺不全的肢体上，反正对它而言也都差不多。

接着，远处传来一阵轰鸣，大地也为之震颤，那声音同时从各处响起。在狭窄的坑道深处，在地球的另一端，一束光出现了，在慢慢扩散。轰鸣声更加真切，更加有力了。灯火通明的车厢朝洞口冲来，光芒四射。人群向后退了一步，金属机器在岩洞里面又跃了一记，闸门发出轰响。活塞一拉门就开了，男人、女人，所有人都涌上了车厢，车门吱吱嘎嘎地响着。然后火车又重新启程。这一切进行得非常快，大概只有几秒钟的光景。

现在人们是在坑道里旅行。白铁皮的火车全速穿过岩洞，

擦墙而过，前颠后颤的，能量那么大好似人们是在闪电中游弋。还听见雷声，不曾间歇的轰鸣声，沿着地下网络发出的金属撞击的回声。

就是这样消失的。在地下很深的地方，被成吨的岩石泥浆掩埋起来，在未知的迷宫中，再也没有姓名，没有思想，没有灵魂，什么也没有。人们随着车子一道摇晃颠簸。火车也会在别的岩洞中停下，然后再启程。车厢里的那些脸都成了奇怪的白色面具，上面嵌着深深的皱纹。那些充血的眼睛盯着年轻女孩的眼睛，好似有着蓝绿色鞘翅的那种金龟。嘴就在附近呼吸，银葵花的肛门嘴。女人红棕色的头发在燃烧，黑色的眉毛呈弧弯状，鼻孔则似黑洞，蛇就从中窜出。面具，到处都是面具。宽阔的额头里藏着冻结的大脑，坚硬的衣服遮隐着身体、性器和须发。隔一会儿，门就开了，上来更多的面具。它们彼此窥视，彼此相贴，如一片蚊群般微颤着。快速的火车沿着长廊滚下来，长廊里电线交缠。火车就似炸弹般从火车站里冲出来。带着它那列黄色的窗户，它在地里自转，绕着很大的圈儿，挖掘着，一米米地往地球中心探进，但它却永远找不着出口。年轻姑娘就在地下某处，现在，在一节密封的车厢里，许多到处征战、彼此吞食的白色面具伴着她一道旅行。她戴着代表恐惧的墨镜，穿过所有隐秘的混凝土坑道，因为就在此时，地面上有一种白色的炸弹爆炸了。燃起亮光，焚毁了一切，甚至包括水。战争，是思想的毁灭。

世界开始产生，没有人知道是在哪里，是怎样开始的，但就是这样，它刚刚诞生。那些说末日来临的可大错特错了。那

些说着衰老、颓败、死亡的，亦只是对他们自己而言。他们不愿意睁眼看看周遭，他们害怕青春。

今天刚刚才是古生代之初，地球上发生了重大的裂变；惊天动地的诞生，抽搐和痉挛。可没有人愿意看见这一切，为什么？生命力图从所有褶皱中不停地挣扎出来，它在挖掘着它的通天之道 。

战争无处不在。而战争进行之时，就意味着有什么东西正出现。广场中心出现了火山，街衢打开了，罅隙深处绽出了熔岩、热和能。岩石粉碎成末。大海在岩壁脚下沸腾，挖掘起它的一个个轰鸣的岩洞。有蒸汽、电、云和闪电。

地球是自昨日开始的，人们一边寻觅一边回忆。什么也不曾改变。在这幅不真实的风景画上，水泥高楼林立，粗糙而原始。脚手架的工字钢梁在地面上张开网，光波不曾停息地穿过天空。乔木蕨比巨杉还要高，还有肉食植物、肉食动物、肉食机器。什么剑齿虎啦，双角龙啦，霸王龙啦，这些都算不了什么。现在还有更高大，更沉壮的魔鬼，下颌上的牙齿利如刀剑，尖利的指爪可以研碎一切。有的机器高峻如山，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将其摧毁。它们无视一切地向前开，履带辗过，伸出千百只臂膀把一切连根拔起，它们吐出火焰和致命的毒气，它们不只一颗心一个脑袋，而是有千千万万。夜幕降临之时，天空发红，在那一堆堆乱七八糟的水泥上空颤动。车灯射出道道闪电，高炉熊熊燃烧，年代比火山还要久远。这就是生机盎然的战争呵。它在摧毁、在啃噬，空寂的大楼、贝壳化石、龋齿。然后它将一切碾作粉尘。有扫过天际的巨大手势，还有撕裂一切的狂风。当太阳第六十亿次升起，也还是同样一个东西，倒像初生六天的婴儿放大的瞳孔。所有在内部的东西都悬浮到表面来，无休无止地。甲壳裂开，又一层皮肤显现出来。一切都堆满了

物质。我们在哪儿呢?住在何处?得跟着地下水流运行。语言无法自控,要比演说还长,写它所写,就这样,各自为营。

未曾断过的青春和新生。永恒的大楼,永恒的马路,永恒的机场。火焰燃烧了千个世纪之久。白色的天际,敏捷的巨鸟飞过,掀起暴风雨般的声响。有那么多的形态。美在地面上平衡和谐,竖起它透明的山巅。环形公路是那么显眼,轻颤着,那一个个圆就渐渐消失在远处。丛林中树木丛生,到处到处,树根深入沥青路面。藤、线、棕榈、玻璃荆棘、醋酸纤维果,千千万万的白铁皮小树叶,全部都一模一样。窗玻璃上印下无数来自北极的曙光。还有那么多流星,缀在水晶苍穹,藏在制造影像的机器深处。那么多电闪雷鸣。那么多太阳、星星、月亮、涌动着交错而过,援据自己的机械运动互相追赶。但人们不是在天空上看见这一切的,而是就在此处,在天花板上,在墙上。有那么多阴晴圆缺,那么多旋转的星系,那么多昏暗的星云。云穿过房间,游移着,匍匐着。衣饰反射出道道亮光,非常强烈,炽白亮丽,然后再静静柔柔地黑下来。

世界才将开始,从这些大灾难上看得出来。灾难是永恒的,只消学会睁开眼睛,竖起耳朵。当世界正处于诞生之际,在物质深处才会有这样的沸腾、这些遍布皮肤的水疱以及肌肉的剧痛。还有像香烟这样微微泛红的炭火,还有燃料及油那股酸滋滋的味道,阀门和摇杆的声音,以及这些不停地来来去去的运动。当世界正在生成之际,有很多人在死去。战场上,刺刀穿肠而过,还有跪在稻田泥浆里的人,被喷火枪燃着的脸。有许许多多人为了一片田,一间破屋,一座桥而捐弃生命。大洪水前古老的动物从天而降,把城市和人民踩死在脚下。

所有这些东西每时每刻都在产生出来。当人们走在马路上,它们就打脚下钻出来,它们在眼前冒出来。有些不消一秒

钟便爆发而又消失，如马达内或电灯泡内那炽热的光芒，亦或铅皮上细微的爆炸，而有些东西却是那么缓慢地显现出来，须经历几代人的生生死死才得知它们存于世间。战争需要所有的细胞，所有的大脑，词语你拥我挤，彼此碰撞，如蝙蝠一般布满了天空，像幼虫一般迅速繁殖，密陈如一片浮游生物的雾云，它们在空际滑得很远。星星有的是那么遥远仿佛根本不存在似的。而尘烟却那么贴近，它们进入体内，在鲜血中漫游。

城市也刚刚诞生。它们犹自努力地颤动着，摇摆不定，它们的水泥柱在岩壁边维系着平衡。地平线那么低，天是那般的蓝，全力压下来，原本脆弱的山脊支撑着它。在一个广漠的大广场中心，那儿刚刚竖起方方的白色石头群落，有着那种狭长的窗户，有时会看见一个小女孩。她双腿直立，头发在太阳下闪闪发亮。她看着前方，她瞥见了轻巧的城墙在风中轻颤，还有充满空气的气球。她看着这一切，不太明白，但她已经知道了不少东西。在她脚下有一行黑字，非常简单：

达克里尔为新世界穿上衣装

七十层的大楼竖起它们弯弯曲曲的高塔。那些有着八千四百扇窗的大楼远远高出云雾，那些四百三十三只脚的大楼笼罩着杰克逊城。那些八亿四千万美元堆砌成的大楼翻开它们风化的岩石。高峻的水泥板在天空中延展着它们的沙漠。沙中的金字塔，直矗天际的白色坟墓，还有底比斯神庙，雅典古卫城、金字塔神殿、灯火辉煌的城堡，所有这一切都才刚刚开始。在它们的城墙间，流动着熔岩、钢流、风和光。石头腐烂了，任剥蚀它们的刽子手逃之夭夭。石头在冰层下爆炸，在锤头下粉碎。旋涡缓缓前来，再缓缓退去，港口的锚地盛满了黑色的水，

随后便干枯了。吊桥飞架海湾，隧道在山底蜿蜒；工地一天之间便摧毁了屹立数年的纪念物。千千万万的东西都想来到这世上，它们试图推翻所有的障碍。所有的嘴都想同时呼吸，它们张着贪婪的洞口直向天际的星球而去，永不餍足地吸取着，呼啸着。世界是那么大，那么热闹，到处都是眼睛、肺、性器、肚腹和神经。人们永无止境地看着所有的运动，谈着所有的思想，数着所有的微生物。人们不停地旅行，在城市中，穿过全新的空间，沿着旋转楼梯上上下下。人们在空气中，在凝结的云层上滑翔。人们穿过成万上亿的马路、街衢、环形林荫大道。这儿、那儿，这都想讲述些什么呢？就这儿，或别处，同时那上面、下面、里面。人们永不停息地是在讲述地球的创建。这些词语还不够多，尚且无法与战争并驾齐驱。它们还不够强大，不可以竖起砖墙真正地荫庇我们。危险无处不在。恐惧令人晕眩，它以光速穿过大脑。欢乐、痛苦以及激情都滚滚而来，它们来自时空的那一尽头，在同一瞬间它们架起一座桥飞达另一河岸，而试图明白这一切的就像是一只正在玻璃上爬行的小小蝇虫。但就在这时，一个女人蹲下去，从她的肚腹下就滚出一个孩子来，然后她在屋门前掩埋了血浆和脐带。思想不知疲惫地从成千上万的脑袋中窜出来，化作轻烟袅袅上升，反射到汽车引擎盖和摩天大楼的玻璃上，闪闪发光。战争，就是思想。

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在这古生代之初。大楼高处生长着灌木树丛，桌子上放着颇为奇怪的彩色相簿，展示着女人的面孔和身体。那些书曾想成为现实的镜子，它们曾想谈论美和未来，用简简单单的话和纯纯净净的照片。然而它们不过是物中之物，一样是武器。

城市关上了它那一列列门、百叶窗、窗帘、窗栅和铁帘门。墨镜重又闪烁起来。在有机玻璃头盔上落下了金黄色的眼睑，

一切都看不见了。

有人曾试图弄个明白。有一个人，有一天，想要知道战争是什么，怎样才会结束。有个人想要打碎玻璃，畅吸空气，想要喊出他自己的词语，找寻到和平的空间。然后他消失了。

看得到和平的人尚未存世，他们甚至还未曾被孕育。

而我自己，我也实在说不准我是否已经诞生。